九輛馬車

名家・名著 Best of best 28

瑪麗・史都華 著
張 琰 譯

好時年出版社 印行

九輛馬車 這本書

年輕貌美的琳達，馬丁應聘到瓦敏堡，當一個九歲小男孩的家教。剛開始古堡附近美麗的景緻，和多采多姿的人物，深深吸引著她。

漸漸地，她發現古堡爲神秘的氣氛所籠罩；層出不窮的意外事件，使她意識到陰謀的存在。作者瑪麗・史都華典雅的用辭，天馬行空的想像力，在本書中又有淋漓盡致的發揮。

九輛馬車 的作者

瑪麗・史都華爲英國文壇上與維多莉亞・荷特齊名的浪漫派作家，其著作多以歷史傳奇爲主，在遣詞用句方面，比荷特更見典雅，情節的舖排也更見合宜緊湊，代表作有「水晶洞窟」、「空山幽谷」、「最後的誘惑」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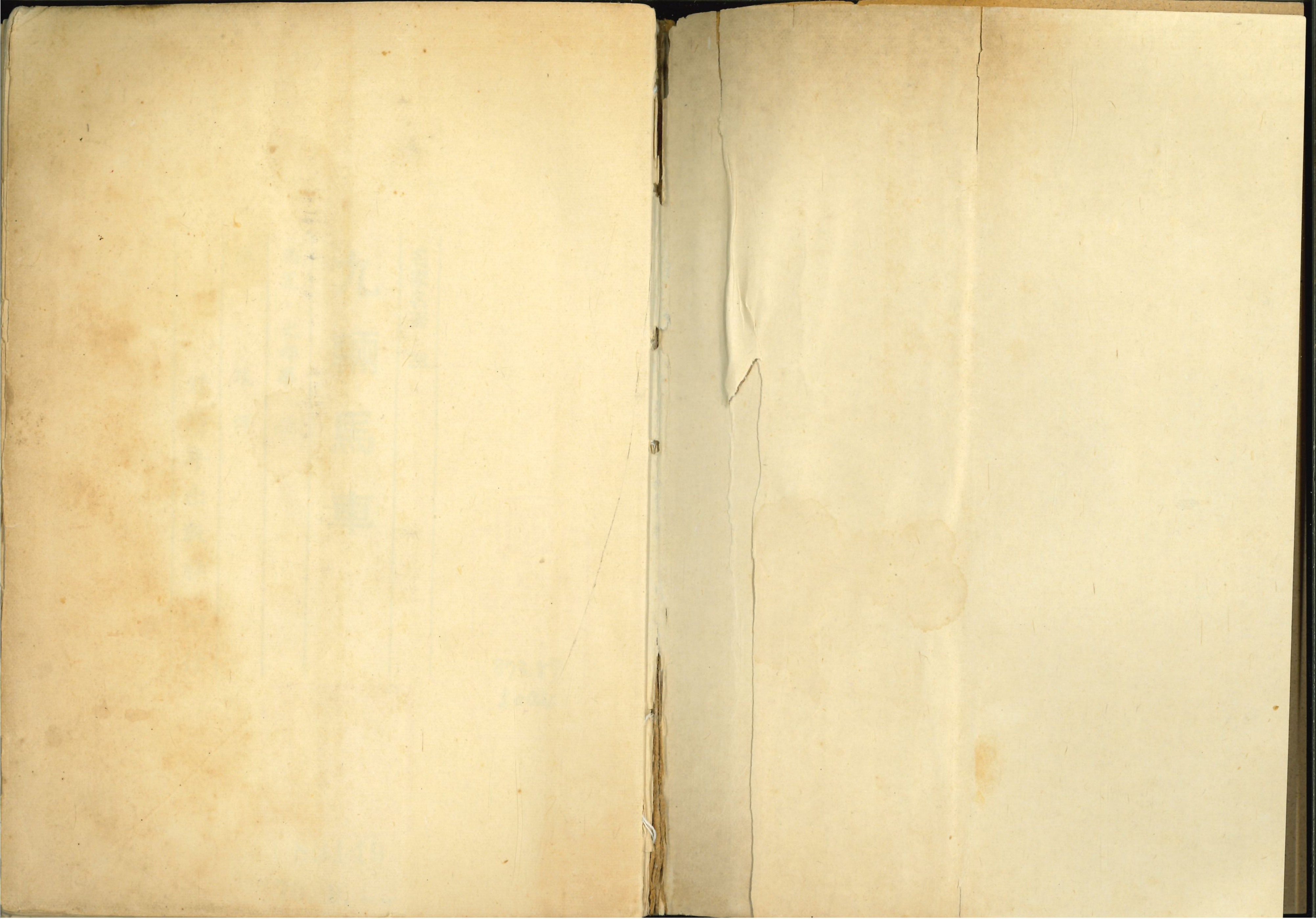
名家・名著 Best of best 28

「名家名著」是我們新近爲您推出的一個系列，本本都是來頭極大、可讀性極高的名家鉅作，而且都有極完整而動人的情節。

「名家名著」以歐美當代知名度極高的作家之作品爲主，我們爲您選書和找書，並且精譯出來，務使每本「名家名著」都能爲您喜愛。

「名家名著」將不定期推出新書，希望能在我們的努力和您的愛心下，日漸茁壯。





名家名著 28

九輛馬車

瑪麗・史都華 著

張 琰 譯

好時年出版社 印行

關於「名家名著」

自從「名家名著」推出以來，許多讀者紛紛來信反應，其中有批評、有鼓勵、也有建議。讀者的意見是相當寶貴的，因此，我們綜合了這三方面的意見，在每次出書時，都依其作適當的調整。我們本身亦無時不思更進一步以服務讀者；將書皮加上塑膠套便是有形的一例，如此可免封面破損、污穢。此外，自選書的態度、譯筆之精進，以至封面之設計、書籍之包裝，也是我們力求更上一層樓的。

當然，我們仍有不少缺點，最要向預約讀者抱歉的是，每回劃撥購書，常得一等再等，而在心急的情況下向我們查詢。其實主要的原因是，劃撥讀者很多，我們無法在書一出來的當天全部處理完畢而寄出，有時要躭擱四、五天，這一點，我們必須鄭重請您體諒。不過，書一定會寄出，請讀者信任我們。此外，校訂上偶有訛誤，這也是我們的疏忽，我們會盡力改正。

我們從一開始，便強調書不論中西，作者亦不論中外，只要作者盡心，作品內容精彩、情節緊湊，就合乎「名家名著」的要求。但是本國知名作家的作品，已有許多出版社不遺餘力的爭取出版，目前我們雖然不以全力放在創作小說上，但我們有此計劃，因此極歡迎各作家有好作品時，能主動與我們聯絡，以便決定可否有創

作品出現於「名家名著」中。

出書之難，主要是在選書，「名家名著」的書，都經我們編輯人員事先詳讀，認為的確精彩，有介紹的必要，才敢決定出版。時常有熱心讀者來信建議出某位作家的某部作品，作為我們出書的參考。我們也希望「名家名著」的書，範圍能夠擴大，因此除了將來打算出版本國作家的作品以外，西洋的作品，我們也擴大了選擇的範圍，已往美國的書佔了大多數，此後則希望更能搜羅歐洲方面的作品，俾更能符合「名家名著」的名稱。

本批新書共有四部五本：「月神之石」是一部早已膾炙人口的名著，國內尚無譯本，我們以其內容精彩，過程曲折，特譯出以饗讀者。「何處是兒家」是瓊・艾肯的成名作，敘述一對小兒女的奮鬥過程。「大冒險家」是名作家哈洛・羅賓斯的大作，充滿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引人入勝的情節，看了令人大呼過癮。因為篇幅過長，分為上下兩冊。最後一本是「九輛馬車」，作者瑪麗・史都華在書中發揮其寫情寫景的特長，將一個緊張懸疑的故事娓娓道來，回味無窮。

「名家名著」仍將不定期推出精彩的新書，它在我們出版社全體人員的切盼下誕生，因著讀者的愛護而滋長，希望它更能不斷地壯大！

譯序

「九輛馬車」的書名，乍看之下實不知何指，更難看出是那一類型的小說，但只要看了頭一章，便會恍悟作者的用意了。

瑪麗・史都華女士擅長描情寫景，更能把握住全書氣氛，帶引讀者到遙遠的地方，因此她的歷史小說雖頗負盛名，浪漫懸疑的作品更受一般讀者的歡迎。本書是敘述孤女琳達・馬丁在一個極湊巧的機會下，應聘到法國擔任一位小伯爵的家庭教師，初時眩於堡中堂皇的氣派，只覺得比起昔日的孤兒院，有如天壤之別，未料自己卻陷入了一個設計周詳的陷阱中，在千鈞一髮之際才意識過來。

每位作家皆有自己的風格，瑪麗・史都華在文字上比較含蓄，描寫的情節或許濃烈，但常將高潮隱於文字內，吸引讀者進到她的故事中，而不是赤裸裸的平鋪直敘。在本書的每一章之前，均有幾行詩或幾句話作引子，雖然是取材自不同的詩句或戲劇，但與各章情節氣氛均極有關連，也饒富深意。讀者若有興趣，可找出原詩加以對照，比較各個旨趣，當能發現作者獨運之匠心。

第一、二輛馬車

噢，細想宮中歡樂！
安逸，堂皇！還有那翻騰的肉肴，
隨時可端上桌，如今想着
入口仍然細嫩……
戶外野宴有火炬！音樂！競技！
九輛馬車正等着——快、快、快——
唉，駛往邪惡……

托爾諾：復仇者之悲劇

幸而沒有人到機場接我。

到達巴黎已是薄暮時分。這是個灰暗的三月天，空氣中有着春的味道，脚下的跑道被雨水淋濕，閃閃發亮。機場的天空似乎十分高，經午后的雨水沖洗，顯得更清澄。幾絲柔雲被風吹動，夕陽以眩彩輕觸着雲朵。機場大樓後方的電報線在馬路上頭閃亮着，路上車輛已經都開了車燈。

有些行李已堆在跑道上，我看得到自己那破舊的行李箱夾在一個嶄新的名牌皮箱及乳黃色皮製的豪華物品之間。我的箱子一度也是上好的，結實的皮革上深鐫着父親名字的縮寫，如今父親名字却半埋在倫敦雨水淋汚了的標籤下。L．馬丁小姐，巴黎。我想，這是象徵而已，心中不禁感到好笑起來。L．馬丁小姐，巴黎。走在兩人之間，一人身材壯碩，穿着考究的城市服裝，另一是個美麗的美國女人，不在意地披件金黃色貂皮大衣，內穿一套告訴人們她最近才到過巴黎的套裝。我自己必定是同父親的舊箱子一樣，灰暗襤褸罷？

但我終於回來了，事隔十年之久，十年了，比我歲數的三分之一還長，因此，當我站在海關擁擠處之時，感覺正如頭一次到國外的人一樣陌生。而我更必須努力好一會兒才能使耳朵適應四周潮湧而出的法文。我發現自己同身邊搜索、因認出熟人而驚喜地嘆着，或被迎接親友認出的人一樣，不住搜索四周的陌生面孔。眞是荒謬！會有誰來接我？難道瓦敏夫人親自駕臨？我爲這個想法逗笑了。瓦敏夫人倒是好心，還給我錢坐計程車到巴黎市區。她看來不像是會爲僱來的人做什麼的，從現在開始，我最好記着。

海關人員手執粉筆，面對我破爛的皮箱沉思，我正要跨上前，一位機場官員匆匆走過，撞到我，而將我的皮包撞落到地上。他立即用法語說：「萬分抱歉，小姐，對不起。」

「沒有關係。」

「我有沒有撞傷你？」

「沒有，眞的沒什麼！」

「我替你撿皮包吧，小姐。」

「謝謝你，先生。不，我向你保證，我沒有受傷……」經我一再保證沒有東西弄丟，也沒有受傷，他才離去。

我望着他離去，心中想到，這件小事顯示出，十年倒並沒有那麼長，我的耳朵和頭腦就在方才的一刹那間重新適應了此地。

可是我不能任由自己重新適應。這是我必須記得的另一件事。我是英國人，英國人。瓦敏夫人已經說得够明白了，她要位英國人，我也看不出讓她認爲我對法語及法國的認識和一般修過法文的英國女郎差不多有什麼害處。她倒是十分強調這一點……不過，或許是我十分想獲得這份工作，所以誇張了事態。畢竟，我是英國人或法國人或南非蠻族又有什麼關係？只要我能勝任，而且在對小菲利浦說英文時不要不小心說出法文來就可以了。而且我也不能說是欺騙她，事實上我是英國人，父親是英國人，母親至少有四分之一的英國血流，所以……況且對我而言，那些早年

歲月既模糊又遙遠。那時我和母親同外婆住在帕西，德軍已進入巴黎，父親又遠在不明的地方，環境危險，因此我們全不准說英文，甚至以英文來思想都不行……那些年早已深埋於過去，似乎從未屬於我。比較真實的是過去十年在英國生活的事情——其中有七年，我都在北倫敦的一所「布氏之家」孤兒院度過，近三年，則在肯特的一所小型男預校擔任助理，兼打雜。那走不完的綠色油氈布走廊；星期一、四必吃的臘腸；一堆堆待點數的髒床單；教室中粉筆、石灰酸皂的濃烈味道……這些回憶要比帕西那幢可愛的房子，或春日街頂樓的日子要更逼近。春日街是戰後父親回來後我們住的地方……

海關人員焦急地問：「你沒有東西要申報?」

我這才猛然驚醒，轉過身來，用堅定的語氣說着英文：「沒有。沒有要申報的，沒有……」

室外有計程車在候客，我對司機說：「到克麗翁旅館。」而從司機對那高貴的地址略感驚訝的神色中，我第三次感到有趣而令人痛苦的情緒。而後他把我的棕色舊皮箱放到我座位旁，關上車門，發動引擎，便駛向前去。

即使原先心中有些怪異，現在也都消失了。車子駛在雨淋過的路面上自然滑，繞向大路時不時發出刺耳的煞車聲，但仍直奔巴黎。我坐在高盧人的氣味中，坐在破損了的皮墊上，坐在陳腐困乏之中，片刻間，舊時歲月全都襲上心頭，彷彿將過去十年全都一筆抹消，像從未有過一樣。這

車便是潘朵拉的盒子（譯註：潘朵拉係女神，下凡時天神賜給她一個盒子，她因好奇打開，盒中一切災害禍事便跑出來，散佈人世，唯有希望尚存。）我不但打開了它，並且正坐在它裏面。這些甜蜜而痛苦的回憶，以往從未注意，從未憶起，直到現在我才又看到它們依然如故，和十年前便告終了的生活牢不可分。

司機原先正在看報，報紙塞到儀器板旁的一個格子裏，我看到那熟悉的黑鉛字及一幀焦距未對準的相片一角。一輛公車迎面駛來，車上標着往聖里士的牌子已亮起燈。工人和女孩們擠在車後，隨着車子的開動和停止搖提不定。醜陋的郊區逼近了，高樓有鑄鐵陽臺和板條窗，廣告撕得零零落落的招貼板、簡陋的煙舖子，金黃色燈光映在潮濕的地上；一家小咖啡館兼酒吧的店，水氣迷濛的玻璃窗中可見成串閃亮的燈泡和一堆金屬桌子……在我們前方，這條法蘭德路的盡頭，巴黎市華燈初上。

眼皮突然刺痛了起來，我閉上雙眼，靠在破舊的椅背上。但巴黎仍然穿過開着的車窗向我迎來，向我襲來：那咖啡味、陰溝味、貓騷臭、酒香、潮氣……嘶啞的叫賣「法國晚報」、「巴黎快報」聲……兜售彩券的吆喝聲……警察吹笛子……尖銳的煞車聲。有一樣東西不見了，我模模糊糊地想到，有樣東西已經變了……就在此時，車身猛烈大轉彎，我睜眼一看，只差幾吋便要撞上幾個騎脚踏車的人。司機並沒有按喇叭，巴黎無止境的喧鬧已消失，我發現自己突然四下打量着，彷彿是個初到異地的陌生人。

然而內心中却歡喜這改變。我故意不繼續往方才想到的方面想，而開始考慮未來。我終於同到法國了，過去十年的夢想也成眞了。不論未來這份工作多麽如詩似畫或厭煩無聊，至少我已同到始終堅認爲祖國的國家。如果我欺騙了瓦敏夫人，我也是情非得已。好啦，我已來到法國。亮着燈的郊區掠過眼前，這就是我的家，不要好久，我們就會到達巴黎的中心，駛過皇家大道，到達協和廣場那一片閃亮的燈光下，克麗翁旅館的窗口俯視着塞納河畔的光禿栗樹。明天我要再度出發，深入法國，經過它的田野、葡萄園、山丘、高高的阿爾卑斯山，來到瓦敏城堡。城堡倨於薩伏依高地的蘇必魯村附近森林之上……我都能想見——在動身以後，我已經在心中想像了上百次——如夢似幻、富浪漫氣息的仙境城堡，有些像狄斯耐電影的宣傳片一般，當然也不盡然，只是……車身突然停下來，前面的公車沒有走動。我抓緊膝上的皮包，往窗外看去。人到了巴黎，反而連這麽微小的躭擱都等得不耐煩了。公車往左邊開了一碼左右，三公尺寬的距離計程車穿得過去，便在兩個驚惶失措的行人中間進進出出倒車，終於駛了過去。快……

忽然腦中浮起一些句子。

九輛馬車正等着——快、快、快——不過這句用在這裏並不適合吧？那首詩怎麽寫的？我絞盡腦汁，苦苦思索，想起來了……好像是說什麽宮中歡樂，安逸堂皇……戶外野宴有火炬！音樂！競技！九輛馬車正等着——快！快！快……原是某位欲引誘孤寂少女的人所敍述的各種歡樂，用以走向豪奢無度的毀滅，是了，正是，文蒂斯以甘言引誘那純眞呆傻的嘉絲蒂莎上公爵的

床……（唉，駛往邪惡）……我朝自己笑笑。眞是不適合。我這個「女人」朝向的旣不是豪奢，也非邪惡，只是一份和她在英國所放棄的同樣的工作罷了！琳達‧馬丁要擔任瓦敏伯爵——年方九歲的菲利浦——的保姆兼家庭敎師。

幾分鐘之後，我就會到達那裏，高雅端莊的瓦敏夫人將端坐椅上，那纖巧的外表，使你認爲一陣風來就會吹倒她。瓦敏夫人將會接見我。於是我不再空作白日夢，而掏出皮包中的小鏡子，開始梳理頭髮，並且同想能憶起多少新僱主之事。

我同瓦敏夫人在倫敦談話之時，她對自己家庭並沒有多作介紹，但我已對這個複雜的家庭略知一二。菲利浦的祖父老瓦敏伯爵十分富有，死後財產分給三個兒子：新的伯爵埃丁、里歐，以及衣伯利。埃丁獲得了大部份家產，包括瓦敏城堡和巴黎的房子；里歐得到普羅方斯的一片葡萄園，叫作「佳釀園」，衣伯利則獲得雷曼湖畔一片不算小的地，此處距瓦敏城堡僅有幾公里。老伯爵死後，埃丁尚未成家，因此里歐自願替他看管瓦敏城堡，而他也深表感激，他比較喜歡住在巴黎，於是埃丁住巴黎，里歐留在瓦敏堡替他照顧，也管理自己在法國南部的產業。么弟衣伯利是位頗有名望的考古學者，安靜地住在杜諾，偶而出外旅行，或進行挖掘工作。

這樣安然無事地過了許多年，而後埃丁在衆人完全沒有料到之時結了婚，幾年後菲利浦便出世了。他們全家一直住在巴黎，去年，菲利浦快滿九歲時，他遭逢了一樁同我一樣的悲劇：他的雙親到西班牙度假，回來時飛機失事，雙雙遇難，菲利浦便跟着叔叔衣伯利到杜諾去住。衣伯利

仍然未成家，「但是，」瓦敏夫人坐在柯萊瑞基旅店起居室中安詳莊嚴地說道，她身邊是一面攝政時代的鏡子。「但是我姪子經常和他在一起，而且很喜歡他。我小叔斷不會願意他自個兒來瓦敏住，可是瓦敏說來也是菲利浦的家……」說到這裏，她嫣然一笑，甜美而拘謹，有如四月的月亮那麼怡人，因此我了解衣伯利的看法了。說實在的，我無法想像嬌弱的艾蘿怡和一個九歲男孩嬉戲的情景。菲利浦和他叔叔衣伯利住在「梅莊」自然是比較好，即使是考古學家，也要比瓦敏夫人可親，至少他懂得男孩子愛在泥巴中玩耍的心情。

不過考古學家偶而會有要務纏身，菲利浦到「梅莊」住了幾個月後，衣伯利因公要到希臘和小亞細亞去幾個月，梅莊勢必得關門，而菲利浦也得在這段時間同另一個叔叔和嬸嬸住在一起。他那巴黎長大的奶娘，待在杜諾這個小鎮早已不耐煩，想到還要到更遙遠的薩伏依山谷去暫居半年左右，更是駭怕，於是涕泗縱橫，不住怨責地求去，回到巴黎。

所以我才來到這裏，不過說也奇怪，巴黎襲向我的雖都是熟悉的事物，我依然無法有回到家的自在感，只覺是個陌生人，一個外國人，到一處陌生的地方就一份陌生的職務。或許寂寞和環境並無關係，或許寂寞是在你心中，不論到那兒去，你都隨身帶着它……

車子穿過里格街，右轉行經我所熟悉的街道。右前方是聖心教堂的圓頂，疊在水仙花色的黃昏天際。其下閃耀的蒙馬特深藍暮色中，就是春日街。

一陣衝動，我傾身向前，雙手緊緊握住那皮包的夾扣。

「你知道春日街嗎？靠近弗西瓦大道，第十八區的。請開到那兒，我——我改變主意了。」

我站在洞開着的門外，行人道上十分潮濕。抬頭看着，春日街十四號。外牆漆已剝落，記憶中那亮藍綠色的陽臺鑄鐵，在昏暗的天色中灰土土的。二樓的窗後有一面百葉窗。貝加先生的金絲雀早已不在，牆上甚至連曾掛過鳥籠的深色暗影都沒有。頂樓是我們住過的，現在看來既高又小。窗外有一排種着天竺葵的花盆，鐵欄杆上還搭着一條毛巾在晾。

多蠢哪，我竟然來到這兒！這種蠢笨，連開口都難以開口的！像你拿起杯子正要喝，才發現裏面沒有水一樣。於是我轉身要走。

有人從樓上走下來，我聽到高跟鞋的喀喀聲，於是我等着，或許心中仍暗暗希望會是個我認識的人，但却不是。是個低俗打扮，穿着件套頭緊身毛線洋裝，戴着看似不像眞的珠鍊的女人，髮色金黃，口嚼着口香糖，從大廳管理員櫃枱旁走過來時，以略帶敵意的眼光瞟着我，她正要去拿報紙。

「你找人嗎？」

「不是。」

她的眼光越過我，注視着人行道上的皮箱。「如果你要租房間——」

「我也不要找房子。」突然間我覺得自己很愚蠢。「我只是——我以前住在這附近，想要再

看看這兒。呃——蕾樂太太是不是仍然在這兒？以前她是這兒的管理員。」

「她是我姑姑，已經死了。」

「噢，對不起。」

她翻着報紙，眼睛仍然盯着我。「你看起來像英國人。」

「我是英國人。」

「噢？聽聲音不像。不過，我想，如果你以前住在這裏……你是說就住在這幢房裏？你叫什麽？」

「家父是查爾士·馬丁，那位詩人。」

她却說：「老時代的人。」而且還舔着鉛筆，並在一張報紙上小小心心地作了個記號。

我說：「萬分感謝，晚安，再見！」便走到放行李的人行道上，在逐漸暗下來的街道上想找輛計程車，有輛車正朝這兒來，我揮着手，待駛近才發現原來已有人了。街燈亮了起來，照射在車後。車中坐了一對中年男女——一個纖弱的女人，一個壯碩的男人，都穿着城裏人的衣服，另外還坐了兩個十多歲的女孩。四個人全帶着大小包裹行李，笑得十分盡興。

原先那輛計程車已經駛走，整條街上空蕩蕩，身後那女人的脚步聲也登囘十四號樓上。我囘首再望了房子一眼，才轉身走到街上等車。房子和街道看來都不再那麽遙不可及與陌生了。

突然我不再後悔來到這裏了。過去的重擔似乎在剛才那一刻中從我肩上卸下。未來仍然隱藏着，掩藏在暗街盡頭那昏黃的天際之後。介於過去與未來二者之間，我等待着，頭一次發現我能將二者看得十分清楚。因爲父親、母親，和春日街，我使自己在英國成爲一個陌生人，不只失去親人，更成爲去國懷鄉而不知所措的人，沒有一定的目標，自暴自棄，嗟嘆悲慘的命運。而我一向拒絕適應此種情形，反而像個被寵壞了的小孩一樣，因爲吃不到最好的蛋糕，便乾脆什麽也不吃。我一直在等待生活能囘復到舊有的情況，可是過去的不能扳囘。爲了童年，我已拒斥了英國要給我的，如今在巴黎的童年也拒斥了我，因爲我在這兒也曾過過孤苦無依的日子。不管是那個國家，我若要有塊屬於自己的地方，得知道沒有人會要你，除非你使得別人需要你。我正打算如此做。目前我已有大好契機，在瓦敏堡。雖然我對這家人除了名字以外毫無所知，但這些名字很快就會成爲我認識的人，而我要同他們共同生活、我也會關切他們……我低低唸着他們的名字，同時也想着：艾蘿怡·瓦敏，嬌弱而且遙不可及，但那冷峻的優雅態度我相信過段時間一定會融解；菲利浦·瓦敏，我的學生，只知他九歲大，身體不算很強壯；還有他的叔叔，古堡的代理主人，里歐·瓦敏。

這時，一件怪事發生了。不知是否因爲這是我頭一次唸出這個名字，再加上獨自佇立街頭，上百萬個無意識的囘憶也在心中翻騰的緣故，總之就在我說出這名字之際，潛意識中的某樣東西勾起了囘憶，就像磁鐵吸住了大頭針而成爲一種圖形一樣，我清清楚楚地聽到他們的談話。「里歐·瓦敏，」母親說着，我猜她當時正在看報。「里歐·瓦敏。報上說他打馬球的時候摔到背，

成了殘廢，即使復原，也得終生坐在輪椅上頭。」而後是父親的聲音，漠不關心的樣子：「噢？這該是很遺憾吧，我想。不過我仍然覺得他沒跌斷脖子才是可惜哩！死了也不算損失。」當母親喝止地說：「查爾斯！」他又不耐地說：「對這種人我又何必假慈悲？你知道我瞧不起他。」而母親說：「我不知道你爲什麽瞧不起人家。」然後父親大笑着說道：「當然你不知道……」

回憶歸於沉寂，我却感到一絲刺痛，可能是出於恐懼吧，我不禁懷疑那究竟是不是回憶，或者又是我的想像力作祟。來了一輛計程車，我必定向它招了手，只見它一個急轉靠邊停了下來，發出一陣尖銳的煞車聲。我說了聲：「到克麗翁旅館！」便坐進車內。車子一震，向前駛出了春日街，加速行進一條暗黑的街道，車子引擎聲轟隆貫耳，在漆黑的房舍間傳出回音。九輛馬車正等着，快！快！快……唉，駛往邪惡……

駛往邪惡……原來我不是恐懼，而是興奮。我對自己笑笑，不管是不是駛往邪惡，反正我已上路了……

我拍着車窗，對司機說：「快點！」

第二輛馬車

2

……他的外形尚未完全失去
她原有的光彩，看來
不比墮落的天使強……

米爾頓：失樂園

頭一個感覺是，他每句話都撒謊，
那個鬢髮斑白的殘廢，眼光惡毒，
斜睨着我，看謊言對我有否效果……

勃朗寧：勇將羅蘭

杜諾這小鎮位於日內瓦東北方約二十哩處，瀕雷曼湖南岸。飛機在日內瓦降落後，瓦敏家的黑色朋馳轎車便來接了，我們坐在車內，安穩地穿過街道，駛往法國邊境及杜諾。

自巴黎來的路上，瓦敏夫人甚少同我說話，這一點倒教我感激，不只因爲我的心和雙眼正在忙着吸收新的印象，更因爲我和她在一起時頗感不自在，雖然她極力表示和靄可親。她身上有種拒人於千里之外的味道，使人難以接近，甚至難以判斷，同她說話，像是遠在天邊一樣，你想像不出她竟然趕了大半路來迎接你，只會覺得她常會突然間出了神，像是整個人的內部都被抽光了一樣。起初我還猜測她這樣作是不是故意要和我保持距離，但是當她兩次問我同一個問題，而我尚未回答她就沒了興趣時，我才決定她定是心中有更重要的問題，我也樂得不再說話。

轎車沿着肥沃廣植的鄉間前行，左方楊柳叢後的小溪時隱時現，右邊的鄉野隨勢起伏，自青葱的樹木漸至長滿樹叢的小丘，小丘再陡地接上阿爾卑斯山的高山脊，堆滿厚雪層。這些山峯中當有一座是白朗峯，但我偷偷望了身邊的艾蘿怡．瓦敏一眼，心想這不是發問的時刻。

她閉上眼坐着。我望着她時想道，我所猜的沒有錯，她既疲倦，也顯得心不在焉，不過即使如此，她那冷艷的風度仍然無人可匹敵。我猜測她約有五十五歲，仍然十分美麗，似乎年齡對她的美麗也莫可奈何。「長相尖刻」，可以這麽說，她的頭型、太陽穴，窄鼻樑、略微鷹勾的鼻，都看得出這一點。要看第二眼，才看得出眼角和唇邊細細的皺紋。她的皮膚細嫩紅潤，雙眉勾成彎月形，閉着的眼瞼給人一種淡淡的傲慢感。頭髮梳成僵硬的樣式，一頭銀浪。在那昂貴的胭脂

下，她的嘴皮和平擺着戴着灰色的手套的雙手太單薄，稱不上美麗。她看起來就是衣飾高貴，嬌弱得無法自勝樣，同天邊月亮一樣遙不可及。

我坐在車子的一角。擋在我前面的是夫人的司機那寬濶的肩膀。在他旁邊，同樣濶肩的是夫人的女侍愛波婷。要照一般典型女家敎的待遇的話，我將會介於主人家客廳和僕人專用廳之間，地位尷尬，不過最起碼我現在的位置十分安全，幸而，因爲我並不怎麽喜歡她。

她約摸有四十五歲，灰暗蠟黃色的皮膚，表情十分詭異，沉默寡言，雙手極爲醜陋。雖然昨天晚上她大多時間都待在瓦敏夫人的房間，但她却未同我說過一句話，而且她看我的眼神是憤怒的，令我大感驚異，但現在我已了解，這可能是習慣性的，出於無意。她僵直地坐在司機身旁，緊握着夫人的首飾盒。她和司機二人都不開口，彼此也彷彿沒有發現對方的存在。這兩人如此的相配，使我不自覺地推測他們是否爲夫婦（後來我發現他們是兄妹）。司機名叫伯納，態度謙恭有禮，無懈可擊，但是看來像從不露笑容一樣，而且面容陰暗，幾乎懷有恨意一般，同他妹妹一樣。只希望這不是薩伏依地區人的特性。我又偷偷瞥了夫人一眼，看來——這是說着好玩的——在客廳和僕人廳之間，我是沒有什麽好選擇的了！

車已駛過邊境，路向南面延伸至山區，奔往杜諾，車子爬坡時，左方土地在我們下面，只見山下民房屋頂閃閃發亮，沿着水邊的帶狀樹林也紛紛抽芽。未長新葉的光禿樹枝層層疊疊，偶而

會露出一些大房子的煙囪。這些大房子之一——此時瓦敏夫人竟醒過來告訴我——就是梅莊，他們家的三弟衣伯利住的。我正好看見它的煙囪，四面都是樹木，但是並不稠密，煙囪也沒有煙冒出來。再過去是一連好幾哩閃亮的雷曼湖，湖水在午後的炎陽下懶洋洋地漾着漣漪，偶而一葉白色或紅色的帆船劃過水面。

這個午後十分溫暖，太陽下，我們穿過的這個小鎮顯得十分快活，夾道樹修剪成平頂，枝葉已抽出綠芽。店家將貨品堆放到人行道上，成排鮮艷的印花洋裝在暖風中搖擺；紅辣椒、青椒則在上一季凋落的蘋果中閃閃發亮；還有一堆鮮艷的花盆和亮綠色的園藝用具。行人道的盡頭還有鮮花：種在木盆中的鬱金香、鳶尾花，和紫紅球型的毛莨；盆盆水仙，花色各異；還有深紫色的三色紫蘿蘭；白色、乳白色、藍色、深紫色的鳶尾花……噢，眞是美極了！各種花都成綑地擠在一起——法國人喜歡如此——在風中波動，發放出濃烈的芳香。

車子經過這兒駛向廣場時，我一定不住驚嘆，因爲瓦敏夫人這時竟然露出一絲笑容對我說：

「你等着看瓦敏的四月天，那才美哩！」然後車向右邊轉去，開始上坡，穿過一片沒有人跡的郊林，爬往山上。

似乎不要好久，我們便來到一處狹窄的山隘，道路、小溪、鐵路彼此混亂地交叉着，逐漸上了長着樹木的巉岩之上，如此行過幾哩，鐵路在右方入了山洞，此後不再出現，而小溪依然與我們平行。在左邊，白花花的水流奔下鵝卵石底的溪谷。巉岩逼近，灰暗的樹木彷彿掛在雲上。路

又開始上坡，河流在我們下面琤琤琮琮的奔流不息。

這是個陰森的小山谷，路也十分險惡……待轉了一個叫作「驚奇彎」的拐彎之後，前頭那片如黑幕中獨被光照亮了的峽谷，便是瓦敏的草地。

「那是蘇必魯村，」瓦敏夫人說：「在遠處的那裏，等路進入森林，你就會又看不見了。」

我傾身向前去看。蘇必魯村座落於廣濶的圓形草地之中，四周有山巒圍繞，還有安寧的果園夾於其中。我看得到那如針細的帶狀河流，以及兩條在草原上交錯的小溪旁的柳樹。小溪交錯處便是蘇必魯村，明亮耀眼，在清新的空氣中看來益發清楚，村中有三座小橋，還有一家小小的鐘表工廠、一座敎堂，陽光照在那著名的尖頂上的風向鷄上。

「那瓦敏呢？」車子再度下坡時我問道，此時路旁的樹也愈來愈密了。「我們必定已經快到了吧？」

「你左邊是瓦敏家的林子，從這到杜諾，大部份都是瓦敏家的。麥隆河——就是這條河——劃分了瓦敏和地約束內的分界，地約束內是路右邊這片林子。我們很快就會渡河，到時——」

她淺淺一笑。「你就看得到瓦敏了。」

她仍用那冷靜而清晰的音調說着，表面看來十分平靜，但我突然覺得她興奮了起來——不，沒有這麽強烈，但是語氣中有期盼以及某種東西……原先我對她的判斷是錯誤的。她雖然嬌弱，帶着城市的迷人味道，實際上她却是深愛着這座孤寂山谷的，因此歡喜回到這兒。我頓時感到溫

響，便脫口而出：「好可愛呀，瓦敏夫人！這兒眞是美麗呢！」

她笑道：「可不是嗎？馬丁小姐，你算得上是幸運的，今年春天來得早。冬天裏這兒雖然荒涼、寒冷，可是景緻總還美麗，最起碼我是如此想的。我——我們住在這兒好多年了。」

我衝動地說：「我會愛上這兒的！我知道我會的！」

那雙戴着手套的手在膝上絞動着。「希望如此，馬丁小姐。」話很和氣，但態度拘謹，笑容也消失了。她又變得孤獨、冷漠，遙不可及，眼光也從我身上移開。也許我在車內的座位還佔些地利，但也僅只於此，休想越過雷池一步！

我又往她投過去疑慮的一瞥，她沒有看到，於是我再注視窗外，就在此時，古堡在望了。

我們沿着谷底行駛了一段時間，地約東內的林子在路的右方，林中種着高大的樅樹，樹頂上陽光照射，微風輕拂。河那頭是瓦敏家的茂林，茂林是天然的，冬青在橡樹和樺樹間閃耀，高大的灰色山毛櫸突起於一團山楂和野鐵線蓮之中。在這堆糾結的樹枝之上，是一片高地，瓦敏城堡便座落此高地上，其後是更密的森林和陡然高起的山丘。瓦敏堡的玻璃窗映着陽光，我只望了一眼，便知這堡可不是有角樓和尖塔的浪漫古堡，而是十八世紀那種典型的四四方方的建築，這兒看來十分遙遠，但在一片灰暗的樹海之上的光亮中，却像不眞實地漂浮在半空中。看來也像無路而通，不過我還來不及去想該如何接近，車已緩了下來，駛離大道，而上了一座美麗的橋，橋下是麥隆河。然後再駛進樹林內。

這條路崎嶇多轉，十分陡峭，也很驚險，這輛大車連續好幾個上坡大轉彎，有些像電梯一樣層層上升，穿過林區，小路，終於行駛在城堡花園的高牆之外。山頂是一大片碎石地，車子輕而易舉便駛到碎石地，漂亮地一轉，停在大門口前面。

司機下車，開了瓦敏夫人旁邊的車門，扶她下車。愛波婷既不看我一眼，也不說話，只顧忙着包褒和行李。我下車等候，瓦敏夫人和伯納低低地說了一陣快速的法語，我無法聽得懂。

有一會兒我猜測她的指令是否和我有關，因爲伯納那雙小眼不停地朝我閃爍，彷彿不在專心聽雇主的話。但這必定只是出於對新來者的好奇，因爲很快他就不動感情地低頭整理行李，再也不看我一眼。

瓦敏夫人轉頭對我說：「到啦！」這話是不必要的，但她態度優雅，使得這句廢話也帶着歡迎的意味，她又朝我甜甜一笑，便往房子走去。

我跟着她走，爲這裏的巨大堂皇弄得有些迷惑了——巨大的外觀；門口的一道梯級；左方通往庭院及附屬建築的拱門；那片陽光普照的斜坡菜園地……我只大略地瞥了一眼，沒有注意。最讓我突然一震的是陽光、空間，以及叢樹所發出的聲音。到處都是下午的金色陽光。空氣清涼、芳香，更有松香及淡淡的雪味混雜其中，令人興奮。

和北倫敦眞是差之千里。

我隨着雇主走上寬濶的梯級，經過鞠躬如儀的男僕，進到古堡的廳中。

最先，我並沒有看到在門後幾步距離等着我們的那個女人。

大廳顯得很寬廣，主要是因爲屋頂高，且廳內昏暗。地板是有如棋盤的黑白大理石板，門對面是一道樓梯，梯頂走廊十分寬濶，陽光自五個尖拱的窗口射進來，眩目耀眼，此處樓梯分爲左右兩道幽雅的弧形通到樓上長畫廊中。光線自窗外斜射進入廳中，除了中間一部份外，全都掩藏於黑暗中。

我仍爲外頭光線刺得不斷眨眼，這時我聽到有人向瓦敏夫人問候，而後一個女人走上前來歡迎我們。我猜她是管家，約有六十來歲，身子健壯，胖胖的臉孔令人看了很舒服，灰髮梳成舊式的捲髮形狀。一身黑衣，唯一的裝飾——假使它稱得上是裝飾的話——是一付金邊夾鼻眼鏡，揷在胸前口袋中，且用鍊子繫住一支金的胸針。那愉快的臉孔、沉重的脚步聲，整個外表就是尊嚴的化身，薩伏依可並不詭異！

她向瓦敏夫人問候時，也好奇地打量着我。她的聲音愉悅，彷彿始終喘不過氣來一樣，令人驚異的是，她的法文雖然流暢，却糟得一塌糊塗。

夫人心不在焉地同着她的話。在這片無情的光線下，她臉上的皺紋顯得一清二楚。她的眼光一溜，從這黑衣婦人身上轉到大廳中那暗影上，突地說：「老爺——還好嗎？」

「是的，夫人，他——這幾天，噢，他又同復往常了，夫人，假如您原諒我這麼說，他又對

外界事感興趣，同他以前一樣，而且滿腦子計劃。噢，可眞的同以前一樣了呢，夫人。」

她的語氣有一種老僕人的安詳，臉上也露出能告訴雇主好消息那種眞正的歡欣，眞的，比瓦敏夫人還顯得高興。瓦敏夫人說：「計劃？」這時我好像看到她臉上閃過一道陰影。

「是的，夫人。我並不知道確實是什麼計劃，但是他和艾芒．李斯托兩人討論了許久，而且我知道有些人在花園裏頭忙着，今天還有個人來估價，算算去年冬天老爺所說的那些事要花多少錢。夫人，他現在就在這兒，他上樓去看看西陽台的石工，我猜老爺同他一起去了。西頓去生書房的火時，沒有看到一樓老爺的昇降梯。」

瓦敏夫人迅速而且緊張地脫下手套，突然她問：「你知不知道他有沒有衣伯利的消息？」

「我猜是有，夫人。一星期以前……星期二，不，是星期三那天有封信——從倫敦寄來，提到這位姑娘的信，才是星期二寄來的。」她停下來喘口氣，點點頭：「對，雅典的信是星期三到的，因爲我記得艾芒．李斯托就是那一天來這兒的，而且——」

「很好，西頓太太，謝謝你。」瓦敏夫人幾乎沒有聽進去。「你說老爺在樓上？麻煩你叫人去告訴他我和馬丁小姐已經到了。」

「我已經叫人去了，夫人。他特別關照，要我們在你們到達時通告他一聲。」

「啊，謝謝你。」而後瓦敏夫人轉向我，動作仍然緊張而且突兀，接着以英文說：「西頓太太，這位是馬丁小姐。我通知老爺時已經寫信告訴你了。馬丁小姐，這是我們家的管家太太，西

頓太太，她也是英國人，所以你不會感到太孤單。她先生是我們的僕役總管，他們夫婦會盡一切力來幫助你。」

「那是當然的。」西頓太太熱切地說，對我微笑着點點頭，胸前的金鍊子也隨之閃耀搖動。「我們都歡迎你，我相信。」

「馬丁小姐的房間準備好了嗎?」

「是的，那是當然的。我現在就領她上樓，好嗎?然後帶她參觀這兒，旣然她才剛剛來!」

「謝謝你，好的，但是別馬上就去，她很快就會上樓去的，你等她一下好嗎?」

「當然好的，夫人。」西頓太太點點頭，又綻開笑顏，而後退下，踩着穩定的步子上樓去。

瓦敏夫人轉身，彷彿有話同我說，但她眼光越過我的肩頭，那雙絞扭着手套的手，在這一刻停了下來。

「里歐。」

我沒有聽到囘音，立刻囘過身，過了一兩秒鐘，才看到陰影中現出一個影子，而後朝我們滑過來。

雖然我已知道此人會是什麼樣。我的眼睛仍本能地抬得太高，落下之後——又是本能地——投到那往這衝過來的矮胖人形，他不發一點聲音，輕巧地停在六呎之外。

憐憫、嫌惡、好奇、以及決意不表露出來的決心……不論原先我在心中掙扎着些什麼樣的情緒，待我轉過身來時，全像秋風落掃葉一般，一掃而光。他那戲劇性的出現，可能是原因之一；一忽兒還是個黑影，一忽兒便靜悄悄地來到這兒……但只要他一出現，你才知道里歐．瓦敏絕不是誰憐憫的對象。你看到的只是個高大、英俊、權威的男人，他坐在輪椅中，不用一言便可使廳中其他人遁形——這可是眞的遁形，因爲幾乎是輪椅一停下來，僕人全都無聲無息地消失了。只有西頓太太的聲音還聽得見，她正在右邊的樓梯上，一步步朝着樓梯上畫廊走去。

我最初的印象和他的殘廢毫無關係，這得歸功於里歐．瓦敏那驚人的個性。我的感覺只是：這是我所見過最英俊的男人。我得承認，我這方面經驗不多，但是他在任何同伴之間，都是鶴立鷄羣的。年歲只會增添他的俊美，爲有皺紋的面頰增加一點憔悴的神情，那白髮也和濃眉黑眼形成強烈對比而已。那張形狀美麗的薄唇，幾乎帶點殘忍的味道，而通常那是由痛苦引起的。那雙手看來十分柔軟，彷彿不常做事，而他太白了，但是這個人可不是殘廢，他是一家之主，而他能動的那半個身子和任何人的兩倍同樣管用……

他笑着同妻子打招呼，然後轉向我，笑容使他臉上頓時一亮，十分迷人。我沒來由地突然緊張起來，甚且想像艾蘿怡．瓦敏在介紹我們時音調變得尖刻且高昂，像是上緊的弦。

我看着她，心想她很怕他……而後我告訴自己別傻了，都是那該死的浪漫想像力。只因爲這個人長得像米爾頓的墮落天使，而又要像魔鬼一樣地出現於大廳中，這並不表示我非得聞到地獄的硫磺味呀!

手朝下方去跟人握手，是件令人緊張的事，希望我沒有露出心中的感覺。但是我竭力自制却是錯誤之舉，他輕輕問道：「有人警告過你，要你提防我嗎？」那雙黑眼帶着疑問的表情瞟了我身旁的妻子一眼。

我彷彿覺得她有一些不表贊同的小動作，他們四目相接，他的眉毛揚了起來。他實在太敏銳了，我那秘密使我太感罪疚，於是我遲疑地問：「警告我？」

「說些魔鬼自天上墮落之事呀，馬丁小姐。」

此時我兩眼呆瞪，此人能看透人心嗎？他確信我該聞到硫磺味嗎？或者他眞認爲自己是他所說的那個墮落天使？

我尙未開口，他却又笑了，十分迷人。「對不起，我不該這樣子故弄玄虛，我只是指那次意外，你也知道——」

我急急忙忙老實回答：「我知道，我只是驚訝，因爲當時我正是想到這個。」

「眞的嗎？」他的笑聲帶着一絲自我嘲諷的意味，但我看他倒是頗開心的。笑聲終止，他的眼睛專注地望着我，十分讚賞的樣子，這時我才憶起——可能爲時已晚——這人是我的雇主，我只是他的僕人而已。頓時我覺得自己羞紅了臉，忙不迭慌亂地說：「有人告訴我你的意外，我從倫敦搭飛機來時，在飛機上遇到的一個人說的。」

「喔？會不會是我們家的朋友？」

「我想是的。我們在閒聊，我告訴她我要來這兒，她記起來曾經見過你。」

「是女人嗎？」艾蘼怡·瓦敏忙問道。

我說：「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她年紀相當大了，好像是里昂之類的地方來的，我也記不起來了。」

里歐·瓦敏突然不再「審問」我。「管她是誰，告訴你倒是好的。」他猶疑了一下，望望雙手，緩慢說道：「馬丁小姐，你一定認爲我們很奇怪，不過我相信內人並不願向人提起我的……畸形。所以別人經常見了我會大爲吃驚，我自己呢，雖說事隔十二年，却仍然對於見到新人，看到他們眼神感到荒謬的敏感。或許我和內人都太愚蠢了……或許你已經將我視爲精神病患了……但是這種過錯人都會犯的，馬丁小姐。我們都愛假裝某樣事情如何，或是不如何，而對於點醒我們夢境的人，並不見得會感激。」

他抬頭望着我的眼睛。「有一天，事情不會再有任何意義。」他聳聳肩，嘲弄地笑了笑。「但是在那之前……」

他的話倒不尖酸，只有這一絲的嘲弄。但他却比我猜想的要說得少，以至於我尷尬萬分也不再有敵意，而冒失地說出愚笨的話來。

我開口便說：「不，請你不要放在心上，說你『畸形』是錯的，而且誰注意到你，都是最後才注意到這一點……這是眞的！」

而後我停住，心中萬分驚駭。馬丁小姐對瓦敏先生說這種話已經夠糟了，而新來的女家教竟對她僱主大放厥詞，簡直無法想像。當時我並未想到，其實引起這些話的是那位雇主，而且似乎他有意如此。我只是呆呆咬着唇，一面深深希望此刻身在千里之外。我混身不自在，只聽到自己喃喃的說：「我——我很抱歉，我不該說的……我的意思只是——」

「謝謝你。」他的語氣依然嚴肅，但我發現他眼中閃現出一絲感到有趣的光芒，那是不會錯的，而後他又安詳地說：「艾蘿怡呀，看來你那位笨到極點的朋友潘夫人總算還活得值得了，就她推薦了馬丁小姐這事而言。我們很幸運能找到你，馬丁小姐，也非常歡迎你來到瓦敏。我希望我們的安排能使你在這兒一切自在如家中。」他停下來，又露出一絲笑意。「這句話或許並不適當，那麼我說希望瓦敏能成爲你的家，好嗎？」

我只僵硬地答道：「謝謝您，您們太好了，我很高興能有機會來此，我會盡我所能——」

「去使您滿意？這可是陳腔濫調，不是嗎？你瞪着眼看什麼？」

「對不起，我太失禮了。只是——您的英語說得太好了。」這個理由實在太勉強了。可惡的這個人！我就永遠恢復不了失去的沈着了嗎？最後，我冷冷加上一句「先生。」

他聽後縱聲大笑，笑得非常痛快，表示讓步，也放棄了這場口舌之辯。然後他詢問我旅途之事，以及我對瓦敏的印象，態度十分和靄，也很自然。瓦敏夫人也笑着加入談話，在他們重申歡迎之意後，我的尷尬也化爲自在，甚至是喜歡他們了。這男人的魅力顯而易見，他更努力使之更

加散發出來……反而我因疲倦、孤單，略感困惑而更易受感動。三人再談了一段時間後，我又快活得無以復加，同時那沈着也恢復了，前半小時的緊張與不安，也都消逝無形。瓦敏夫婦是令人喜歡的一對，我將會喜歡他們，喜歡這兒的生活，並且歸屬於一個家庭——即使自己身份低微。

硫磺？簡直胡說！

但是，不要多久我便了解父親那一段談話的含意了。「當然你不知道……」父親說，現在我知道了，這個男人眞是迷人的可惡，這一點毫無疑問……「可惡」，我故意用這個字，而且我相信正是這個字可以形容。再說，不管他迷人不迷人，他捉弄了我，我可不樂意，我一心一意打算憐憫他、安慰他，結果他並不需要這些……爲此他還感到有趣！

我也不打算解釋——即使是對自己——怎能不動聲色地扯謊，說遇到一位里昂老婦；也不想探究爲何我知道自己一輩子也沒有勇氣告訴里歐．瓦敏，說我的法文說得比他的英文還要好，也知道我上樓去找西頓太太時，他對艾蘿怡說的話。

他的話聲很小，而且我知道他望着我背後在說：「都一樣，艾蘿怡，很可能你已經犯了一個大錯……」

3

城堡地位佳，

空氣流通芳香，

陣陣沁入心肺感官……

莎士比亞：馬克白

烏鴉嘶啞喊叫，

預報鄧肯此番前來有性命之險，

就在我的城垛中。

同前

我的房間出乎想像的可愛，自然更比我住過的要好，面西的長窗，可通向陽臺，眺望山谷景色。

看到窗口，我立刻被吸引過去，靠在石欄杆上遠眺這一片美好的景緻。城堡高居山頂，因此麥隆河彼岸的地約東內森林，我似乎是平視着的；下方沿着那段來時崎嶇路，光禿禿的樹枝如雲般撓動。陽臺像是浮在一片金光之上。北方的蘇必魯林則像珠寶一樣閃耀。

我同轉身來。西頓太太隨我走到窗邊，就在一旁笑着等待，肥胖的手交握在大胸脯下。

「這……眞是太好了！」我說。

「這兒是很漂亮，」她的話聲聽着敎人舒服。「當然啦，有人是不喜歡鄉下的。我嘛，我一直是住在鄉下。我再領你去你的臥室，這兒來。」

我跟着她，穿過美麗的起居間，走向壁爐對面角落的一扇門。

「這些房間都建在一間套房裏，」她說：「主室的門都開向這個走廊，再不然就是朝南的走廊。你也看到這條走廊是貫穿整幢房子的。走廊盡頭的房間原來是育嬰室，一間可通往另一間。這是你的臥室。」

臥室比起居室還漂亮，我告訴她，她聽了好開心。她走向一扇門，門嵌在象牙色及金色的鑲板之間，所以我未曾注意到。「這扇門通浴室，菲利浦少爺臥室也通浴室另一個門，你們兩人共用一間浴室，希望你不介意。」

在「布氏之家」，洗澡非得大排長龍。「不，」我說：「不介意。好漂亮，好時髦呀，不是嗎？浴室半掩藏着。浴室水管裝設之時，這邊所有的鬼全都離開了吧？西頓太太？」

「我倒沒聽說有鬼，」西頓太太平靜地說：「古時候這裏是火藥庫，這兩間都是，後來一半拿來改成浴室，另一半作餐具室，還放了個電爐，可以燒茶，夜晚煮巧克力給菲利浦少爺喝。這兒就是餐具室。」她推開的門內，整整齊齊擺着家用器具——吸塵器、木梯、刷子、拖把——還有一個小型電爐，安放在一個設計精良的枱架上。我一定露出驚訝的神情，因爲她又說：「這裏

一向都作課室的小廳，老爺和他弟兄們都是從小在這兒長大的，這些改變，包括電器等等，是在洛爾先生出生時造的。」

「洛爾?」我問道。

「老爺的兒子。他住在佳釀園，就是老爺在南部的產業。」

「是的，我知道，但是我不知道他有個兒子。瓦敏夫人沒有——她同我說的話不多，所以我對這個家庭所知不多。」

她投過來狡猾的一瞥，我以爲她要批評什麽，但她却說：「不知道嗎?呃，反正你也很快就會發現一切的，我說。洛爾先生不是夫人的兒子，你要知道。老爺結過一次婚，洛爾的母親在二十二年前的春天死的，當時他才八歲。老爺這個婚是十六年前結的，不過你不能怪他，一個人住這種房子，實在是太大了，你也想得到。倒不是，」西頓太太與高采烈地說着，一邊走過房間，將窗簾拉同原處。「倒不是說老爺在那時候成天一個人坐在房裏，如果你能聽懂我的意思的話。可是，可憐的老爺即使想要縱情聲色也不行了，不過我懷疑他肯不肯停止尋花問柳。可憐的埃丁先生也死了，天佑他，此後他再也不用爲這個世界、邪惡操心了，我們也只能這麽希望了……」她又轉過身來，爲這些說漏了嘴的話喘不過氣。看來西頓夫人可沒有瓦敏夫人那麽沈默寡言。「你要現在參觀其餘的地方，還是等到以後再說?你一定累了。」

「那我等以後再慢慢參觀吧。」

「你想怎麽都好，」她又朝我瞟來狡猾的閃亮眼神。「要不要我叫白絲來替你整理行李?」

「不用，謝謝你。」那眼神表示她知道得很清楚，我絕不願讓女僕來翻動我那寒傖的皮箱。不過我並不生氣，反而很感激。「育嬰室在那裏?」我問：「是菲利浦少爺臥房再過去嗎?」

「不，他的臥房是最後一間，然後是你的臥房、你的起居室、然後才是育嬰室，再過來是夫人房，老爺房在書房上面的轉角處。」

「噢，對的。這兒他有個昇降梯，是不是?」

「是啊，小姐。那次意外以後就裝了，差不多有，我看看，十二年了。」

「我也聽說了。西頓太太，當時你在不在這裏?」

「在啊!」她頗表滿足地朝我點點頭。「我是三十二年前，老爺頭一次結婚的時候來的，小姐。」

我坐在床沿，饒感興趣地望着她。「三十二年了?這可是好長一段時間呢，西頓太太。那麽你是同第一位瓦敏夫人來的囉?」

「是的，她是諾森伯蘭人，我也是。」

「那麽她是英國人囉?」我很驚訝。

「是啊。她眞是一個可愛的姑娘，黛博拉小姐。從她小時候，我就到她家做事了。有一年春天，她在巴黎遇到老爺，兩星期之內就訂婚了。喔，可眞浪漫，眞是浪漫!她對我說：『瑪麗，

『──那是我的名字──『瑪麗，』她說：『你要陪我一起來，好不好？這樣我才不會覺得嫁到了好遠的地方。』她說。」西頓太太對我點點頭，眼睛竟然感情豐富地濕了。「所以，當時我正在追阿塞──就是西頓先生──我就和他結了婚，並且要他也跟我一起來了。我不能讓黛比小姐獨自一個人到外國冒險。」

「自然不能。」我深表同情地說，西頓太太便咧開嘴笑了，雙手交叉抱在胸前，顯然已準備暢談下去，只要我能聽多久，她就打算說多久。她的表情，就像一個沈迷於最喜愛的消遣之中的人。若我高興在見了兩個面容詭秘的愛波婷和伯納之後看到她那張英國臉，顯然她也同樣歡喜見到我。而女家教自然不能在禁止之列：何況這也不算同僕人閒聊。我猜想，對我而言，西頓太太也不在禁言之列，不管怎麼樣，我已經決定要盡可能聊個够。

我催促她。「然後當你家黛比小姐……去世後，你就沒有回英國了？為什麼留下來了呢，西頓太太？」

這一點她似乎也說不上來。黛比的父親恰也在此時逝世，英國的房子便賣掉了，而瓦敏的工作，西頓夫婦都認為很好，並且「老爺」也有意讓他們繼續留下來……同時我也知道，黛比小姐對他們特別關懷，他們當時的地位，要在別的人家是絕不可能有那麼高的。在我眼中，西頓是個無懈可擊的僕人，態度不溫不火，作事確實；西頓太太也具備一個優秀管家的一切特點，但她的語調和某些態度十分溫婉，仍然保有昔日園丁之女瑪麗．西頓那平凡和眞摯的風味。

我聽着她長篇大論地形容黛比小姐，黛比小姐的家，她父親、小馬、衣服、首飾、婚禮，結婚禮物和婚筵賓客。看看要提到她母親所見的黛比小姐母親的衣物、首飾、婚禮等等之時，我想該把她引到到了外國之後的話題。

「黛比小姐的兒子也在，不是嗎？當然你願意留下來照顧他囉？」

「你說洛爾先生嗎？」她變得一本正經起來。「他們找了法國護士來照顧他，他也是個很安靜的男孩──有點像菲利浦少爺，不吵不鬧，一點也不煩人，你絕對想不到──」說到這裏她却停下來，嘆了口氣，搖搖頭說：「唉，小姐，反正他也是半個外國人，隨你怎麼說。」

這嘲諷的話中，充滿了英國鄉下人的味道。我滿懷期待地等着，但她却只忿忿地說：「你看看，我本來不喜歡閒言閒語的，對不起，我要去工作了，你留下來收拾衣物吧！小姐，假如你需要什麼，只要找我或者西頓，我們會盡可能幫助你。」

「非常謝謝你，我好高興你在這裏，西頓太太。」我天眞地說。

她看來很開心的樣子。「你好客氣呀，小姐。你很快就會覺得像回到家一樣，也能够適應這裏了。我頭一次來到這兒的時候，法文一句也說不出來，現在我可以說得同他們一樣快。」

「我聽到你說了，說得非常好。」我站起身，撥開了皮箱的鎖。「你說過三十年是一段很長的時間，尤其又是遠在異國度過，那麼瓦敏先生再婚的時候，你沒有想到要回英國嗎？」

「噢，我和西頓商量過了，」她心安理得地說：「可是西頓很能隨遇而安，我們又很喜歡新

來的夫人，她也滿意我們的工作，所以我們就留下來了。何況我從女孩子的時候就有嚴重的哮喘病，不管你怎麽想，這些新發明的玩意兒，抗歇斯底里的藥之類的，對我沒有一點用處。以前在家裏，我會喘得好厲害，但在這兒，却變好了。偶而還會發作，但是一下子就過去了，是空氣的緣故，這裏山上的空氣很有益健康，而且很乾爽。」

「這兒眞是很好。」

「然後，」西頓太太說：「老爺出了意外，她就更不願意我們走了。他無法忍受改變，你知道。」

「從他在大廳中對我說的話看來，我想他是的。他——他是不是很痛苦，西頓太太？」

「痛苦？沒有。但是也不好過就是了，」她神情隱秘地說：「這也不能怪他，發生了那種意外。」

「當然怪不得他。他偶而總會感到沮喪的。」

「沮喪？」她茫然地望着我。「你是說老爺嗎？」

我仍然想將他自已承認了的「精神病」和他那具有權威的印象連在一起。「是的。他會不會偶而變得自憐？」

她發出一聲像噴鼻的聲音。「自憐？他才不會哩！最近幾年他沒有一向的好脾氣，不過他這個人却絲毫沒有變，小姐，這一點你可以相信我，他不是一個因爲會終身殘廢這種『小』事就放

棄生活的人！」

「我猜我了解這一點。事實上，當你同他說話時，你都不會想到。」（我雖沒有說：『除非他提醒你。』心裏倒這麽想。）

「對。」她又朝我點點頭。「而且他多數時間自已都忘了。除了他的昇降梯、扶梯，每個轉角裝設的電話，和伯納的扶助外，他無事不能够做。不過隔段時間，總會有些事使他觸景生情，他就……」

我仍想到大廳那幕情景，這時便問：「那些事？」

「誰曉得！或許是晚上沒睡好覺，或是接到那裏出錯或疏忽了的報告，而他又不能親自去看的，或是急需錢時沒有錢，或是洛爾先生——」和前幾次一樣，說到這兒她又猝然住了口。

我等着她不必要地把只椅墊拉過來扯平，而後又含糊地說：「洛爾先生替他經營南部的佳釀園，老是爲錢的問題，惹老爺操心，而且……噢，他不常來這裏，這是對的，因爲大部份都是他提醒老爺終身的殘廢。」

我心一跳。「提醒他？這簡直太沒有人性了！」

她看來很吃驚的樣子。「噢，不是故意提醒的，你知道，我不是這個意思！只是——只是洛爾先生同二十年前的老爺簡直一模一樣，你知道。」

「喔，我懂你的意思，他父親以前愛做的事他也愛做，比方說打馬球？」

她朝我驚詫地望了一眼。「他們告訴你的嗎？」

「不是，我從一個認識他家的人口裏聽來的——是我在飛機上遇到的一個人。」

「噢。對的，就是這類的事情，老爺以前什麼都愛嘗試，」她充滿回憶，且略帶感傷地笑了笑。「黛比小姐總在說，有一天他定會跌斷脖子，他眞是運動健將，各種運動都玩得來——摩托車、騎馬、汽艇……連鬥劍都行。他有個櫃子，專放鬪劍贏來的獎杯。」

「劍術比賽？」

「對了。不過他主要興趣是在賽馬和駕車。我常想像他那樣從瓦敏橋騎上那一段崎嶇路，總有一天他會跌斷自己的頸子和別人的。有時候，」西頓太太又說：「你會認爲他後面有個魔鬼在驅策他……好像要他非得每樣事情都會做——而且做得要比別人都好才行。」

是的，這話我相信。即使是殘廢了，也得作個殘廢的天使……

我問：「而現在他只能坐着看他兒子騎馬、駕車、擊劍……了？」

「這些事，」西頓太太說：「洛爾先生是沒錢做的……這樣倒好，否則不定他也會他父親一樣。不過他反正也不常來這裏，他住在佳釀園，我沒有去過，不過聽人家說那兒風景很美。」

我禮貌地表示了一些興趣。「噢？」她便開始告訴我那兒的事，但我只是聽而未聞。我想，若洛爾・瓦敏眞和他父親年輕時一樣，那麼他不常來還好，因爲我無法想像兩個里歐・瓦敏在同一間屋頂下能够和諧相處……我又激動了起來。我那可惡的想像力又在活動了……我憑什麼繼續

胡思亂想呢？只不過是十二歲時一段模糊的記憶，和一個個性突出的人對我的嘲弄……

這時我頭一次想到，在歡迎我來到瓦敏古堡的人中，少了一個最主要的人，那就是這華美地方的主人，瓦敏家族中最重要的一位，瓦敏伯爵菲利浦。

西頓太太準備要去忙她自己的事了。

她步履堅定走向門邊，到門口時却猶豫了一會，轉同身來。我已彎身到皮箱裏拿出衣物放到床單上，但我能感覺到她正盯着我。

她說：「你……老爺……他同你處得像是還不錯，是不是？我在樓上等你的時候，好像聽到他在笑。」

我站起來，手上拿着一堆疊起來的手帕。「處得非常好，他很高興。」

「那眞好，我本來想先警告你，他和陌生人相處時有時候會變成什麼樣子。」

我很了解她話中略顯焦慮的探問意思。顯然瓦敏堡中的氣氛，大部份要取決於里歐・瓦敏。

我很高興地說：「謝謝你，但是不用擔心，西頓太太。他對我很好，而且熱誠地歡迎我。」

「是嗎？」她的眼神很焦慮，也有一些困惑。「噢，那就不要緊了。我知道夫人那封提到你的信來時他很高興，但通常他最不喜歡家中有變動的。所以菲利浦少爺的奶娘幹了那麼久了却被

辭退，然後他們說要請一個英國女郎來的時候，我們都很驚奇。」

「是的，瓦敏夫人跟我說過她。」我放下手帕，從皮箱裏拿出幾件內衣。「但是她可不是被辭退的吧？夫人告訴我，是她不想住在瓦敏這種鄉下地方，而夫人當時正巧在倫敦，瓦敏先生十萬火急地寫信要她在英國找位女家庭敎師的。」

「噢，不是的。」西頓太太很坦白。「你一定誤會了夫人的話。奶娘十分疼愛菲利浦少爺，她走的時候，我相信她一定傷心透了。」

「噢？可是我確信夫人是說，她因爲這裏太寂寞，才受不了求去的，那一定是我聽錯了。」我發覺自己聳着肩，急忙停止這十分法國味的動作。「或許她只要警告我小心些。不過她眞的很急着找人敎她英文。」

「菲利浦少爺的英文說得好極了。」西頓太太說着，神情一絲不苟。

我笑着說：「那我很高興，反正不管怎麽樣，我猜菲利浦也九歲了，該離開奶娘，交給家庭敎師了。我從瓦敏先生口中聽出，他大約也是這個意思。這樣好了，我要記住以後把育嬰室改稱爲『課室』。一個小孩長到九歲，也不能再到育嬰室了。」

「菲利浦少爺人比年紀還小，不過有時候太嚴肅，我就不喜歡了。但是在出了那種事以後，你能敎他怎麽樣呢？可憐的小東西！他會適應的，不過要過段時候。」

「我知道。」我說。

她望了我一會兒，然後十分專注地問：「我可否冒昧問問——你現在還記不記得父母親？」

「記得。」我望過去，遇上那慈祥詢問的目光。眞是公平之至，她對我的好奇，就像我對瓦敏家的好奇一樣。我說：「家父和家母去世時，我十四歲，他們是飛機失事，同菲利浦的雙親一樣。我想夫人定已告訴你我在英國的孤兒院住過？」

「是的。她寫信來，說是從一位朋友——潘夫人——那裏聽說你的。潘夫人每年都要來艾維安，她對你評價很高，很高。」

「她是太抬舉我了。潘夫人是我在孤兒院的最後三年的理事之一，後來我到一所男學校當助理，她也有個兒子在那裏上課，有一次省親日她來到學校同我聊起，我告訴她我不喜歡那裏，她就問我肯不肯考慮到國外就一份私人的差事，因爲她的朋友——瓦敏夫人——正在爲她侄子找位女家庭敎師，並問她認不認識英國的女郎。當我聽說這個工作在法國，我高興得都要跳起來了，我——我一直希望能住在法國。所以第二天我就到倫敦去見她。潘夫人答應要把我的事打電話告訴夫人，所以——我就獲得這份工作了。」我沒有說夫人必定深信潘夫人溢美的推薦，潘夫人是個老好人，把大部份時間都用在替朋友和布氏之家安排佣僕了，我懷疑她對我究竟認識清楚不清楚。而且我認爲瓦敏夫人因爲急着要在她停留倫敦的短時間內找到人，所以沒有仔細調查我的身世，相信平時她定會弄得十分清楚的，不過這也沒有什麽關係。

西頓太太仍然略顯困惑地瞧着我，我對她笑着，她也突然笑了，並且點點頭，胸前的金鍊搖

晃着，閃閃發光。

「呃，」她說：「呃，」雖然她沒說：「是的，你一定能勝任。」但已有這含意了。她開了門。「我可是非走不可了。白絲很快會端茶上來，她是負責清理這些房間的，你會發現她的人很好，只是有點兒輕浮。我想她能懂你的話，而且菲利浦少爺也會幫忙你。」

「是的。」我說：「菲利浦少爺呢？」

「可能在育嬰室罷！」西頓太太手已放在門把上了。「但夫人特別吩咐了，今天晚上你不用爲他煩心，你先好好喝杯茶——教他們沖茶，幾乎教了三十年，勉勉強強算得上是茶——整理一下，再去用晚餐，明天再去見菲利浦少爺。但今天晚上不用麻煩了。」

「好，」我說：「那麽謝謝你，西頓太太，我就期待這茶了。」

門在她身後關上，我聽到她沿着走廊蹣跚的脚步聲。

我站在原處望着門，心不在焉地撫平手中的襯裙。

我想着兩件事：第一，我不該聽到西頓太太同瓦敏夫人提到的「昇降梯」，如果我會如此輕易地犯下錯誤，最好還是在眞正的損害造成之前認罪。

第二件是西頓太太臨走前的勸告：「今天晚上不用爲他煩心。」這是不是艾蘿怡的意思？而且他「可能」在育嬰室……我將襯裙輕置於抽屜中，而後轉身走出漂亮的臥房，經過粉紅色及象牙色的起居室，朝課室門走去。在門口我猶豫了一會，傾聽着，聽不到一點聲音。

我輕敲了房門，扭開鍍金把手，門輕悄地開了。

我推開門走進去。

頭一眼看到他，只覺他不是個長相討人喜歡的小孩。

就他年齡而言，他的個兒太小了，細瘦的脖子上支撐個圓形的頭，他的頭髮是黑色，剪得很短，皮膚幾乎是蠟黃色。雙眼又黑又大，手腕和膝蓋骨瘦嶙峋，狀至可憐，穿着一件條紋運動衫和深藍色短褲，正趴在地上看着一本大書，在那片豪華地毯上，他看起來瘦小蒼黃。

他疑問地看了看四周，慢慢站了起來。

我用英文說：「我是馬丁老師，你一定是菲利浦了。」

他羞澀地點了點頭。然後受到教養的影響，往前踏出一步，伸出手來。「歡迎你來，馬丁小姐。」他的聲音也同他的人一樣，細小單薄，沒有什麽表情。「希望你在瓦敏很快樂。」

握着他的手時，我又再度強烈地意識到，這人便是瓦敏的主人。說也奇怪，這種想法使他看來更小，更沒有什麽重要性。

「他們告訴我，說你可能在忙着，」我說：「但我想還是來看看你。」

他想了一會兒，用那孩童的坦白而好奇的眼光看着我。「你眞的要教我英文嗎？」

「眞的。」

他說：「你看來不像家庭教師。」

「那麽我該努力使自己看起來像了。」

「不要，我喜歡你這個樣子，別改變嘛！」

看來瓦敏家的人都開竅得早。我笑了。「伯爵先生，謝謝你的讚美。」

他迅速抬眼看了我一眼，黑眼中閃着亮光，但是他只說：「明天有沒有課？」

「我想有吧，只是不知道。今晚可能會見到你的嬸嬸，到時她會告訴你進度。」

「你有沒有見過……我叔叔？」這話中有沒有使那單調的聲音有些改變？

「見過了。」

他靜靜地站着，小手垂下，我發現他也是令人無法接近，只是和艾蘿怡·瓦敏的方式不同罷了。我在這兒的工作可不簡單。他的言行擧止十分得體，他也不會成爲一個一般家庭教師所說的「問題」少年，但我能够了解他嗎？我能够通過那不准人碰的電網嗎？這一點和他不同小孩一樣靜默的習慣，我已經在瓦敏夫人身上看過，但二人相似處僅此而已。

我說：「我要去收拾行李了，否則趕不及吃晚飯。你要不要來幫忙？」

他很快抬眼看我：「我？」

「說實在不是幫忙，是來陪陪我，看看我替你從倫敦帶什麽來了。」

「你是說有禮物？」

「當然。」

他臉色漾成紅色，而後一言不發，沈着地走過我的起居室，朝我臥室門走去，並且替我打開門，隨我走進房裏，就靜靜站在床尾，盯着我的皮箱。

我彎下身子掏出一些東西丢到床上，然後翻找着箱內。

「不是什麽値錢的東西，」我說：「因爲我也沒有很多餘錢，但是——就是這些。」

我爲他帶來一個硬紙板做的温莎堡模型，可以拆下來再裝回去，還有一個大盒子，裏面裝了很多穿禁衛軍制服的玩具兵。

我望着這個沈默不語的瓦敏堡主，心中不太肯定，然後把盒子遞給他。

「這是英國城堡？」他問：「還有英國士兵嗎？」

「是的。這些士兵和白金漢宮的御林軍一樣。」

「他們戴着毛帽，保護女王的，我知道。」他仍然欣喜地看着這一團操演認眞的禁衛軍。

「這些——這些沒有什麽，」我說，「是這樣的——」

但我看到他根本沒在聽。他打開盒蓋，撥弄着盒中便宜的玩具。「倫敦買來的禮物呢！」他說着，撫摸着一個面目猙獰的玩具兵。突然間我想到，即使這些是自己家裏做的紙娃娃，也沒有什麽關係。

我說：「我還給你帶來一種遊戲玩具，叫作掛鈎鈎，用鈎鈎來玩。以後我再敎你玩，這遊戲

很好。」

課室那頭傳來一個女孩的喊聲：「菲利浦？你在那裏，菲利浦？」

他說：「白絲在叫我，我要走了。」然後蓋上盒蓋站起來，緊緊抓着玩具，一本正經地說：「謝謝你，謝謝你，老師。」然後就轉身跑向門邊。「白絲，我在這裏！馬上就來了！」走到門檻，他停下轉身過來，臉孔仍漲得通紅。手還緊抓着禮物。

「老師。」

「什麼事？」

「用鈎子玩的那種遊戲叫什麼名字？」

「掛掛鈎。」

「掛——掛——鈎。你要教我怎麼玩。」

「好的。」

「我吃完飯到上床以前，你要來玩給我看。」

「好的。」

「今天晚上？」

「是的。」

他猶豫了，彷彿要說什麼話，但却快步走出去，把身後的門輕輕拉上。

4

噢，我那預知的靈魂！
這是我的叔叔嗎？

莎士比亞・哈姆雷特

不論這新環境如何奇異和豪華，瓦敏堡的生活確實很快便趨於單純有秩序。每天早晨，菲利浦的男家教貝當先生都來，兩人在一起上課到午餐時候。我則只要上午課室的工作弄完，便算是自由了。頭幾天我把時間用在探索花園和較近的林子，或者看書，一連看好幾小時，這是在國內許久都享受不到的舒服，因此只要我沉迷其中，總會有些罪疚感。

堡中的圖書室一定有英文書，但圖書室是里歐・瓦敏的書房兼辦公室，我當然不能——也不願——請求去使用它。但我已經盡可能帶了許多書，課室裏也有連到天花板的書櫥，裏面擺滿了各種各樣的書——兒童書和英文、法文古典名著及輕鬆的書籍並排着。我先還納悶，書籍怎會如此雜亂，後來看到許多書上都有「黛博拉・波罕」或是「此書贈予黛比」等字，才恍然大悟。有一次我拿出一本破舊的「金銀島」，發現上面有「洛爾・菲利浦・聖奧邦・瓦敏」的字樣，字跡

飛揚誇張，十分年輕……當然，里歐的兒子是半個英國人，也用過這同樣的房間。我發現布坎的作品，也有柯南．道爾的書，還有一堆被人遺忘或連聽也沒聽過的書，我都滿懷感激地狼吞虎嚥下去，並且強制自己不去想那孤兒院中的七年歲月，那時閱讀只被視爲浪費時間。

有一次我的罪惡感經證明不是沒有理由。當我看法文書時，我都是偷偷摸摸地看，有一次看「崔斯坦和尹索」幾乎當場被逮到。當時我正躲在臥房看得津津有味，白絲敲門我也沒有回答，於是她走進來要清理房間，她倒沒有注意到，可是我却狠狠將自己咒罵了一遍，並發誓以後定要小心，更第一百次的恨不得自己當初沒有騙人。當時這欺騙似乎十分重要，而後來却變爲一天比一天更難承認。

不過我也不再想會有人眞那麽介意，我和菲利浦處得很好，瓦敏夫人雖然高傲，却也挺喜歡我。他們將菲利浦完全託付給我。可是我也不希望讓她知道我曾欺騙她——照說是設了計來矇騙她。像所有的欺騙一樣，欺騙的雪球越滾越大。我必須使那課室女僕白絲了解我的意思，我那小學程度的法文每次都使她樂不可支，連菲利浦也笑了。幸而，對着我的雇主，我倒不必如此大費周章，只要我在場，他們都會說着流利正確的英文。因此日子就這麽過去，我也不聲張，因爲我不敢冒着惹他們不高興的險。我喜愛這裏，工作勝任愉快，也喜歡菲利浦。

他是個十分安靜，也能自我克制的孩子，從不聒噪多言。每天下午，除非雨下得太大，我們都會去外面散步，我們的「英語會話」主要是我對散步所在的評語。他四周的圍牆仍然在，其實

這並非他有意樹立起的——送給他的玩具，即使沒有贏得他的心，至少也換得他的同盟——但這層圍牆就是不消失，這是一種天性保守的閉塞作用。據我想像，他這種喜怒不形於色的天性，因爲雙親的突然去世而更加強烈。而他從來沒有提到他父母親過。這個孩子並不是容易了解的那一型，我很快也就不再試着要去了解他，只將我和他的注意力都放在其他事物上。我要取得他的信賴，唯有逐步漸進，讓他習慣了才行。而且我也沒有理由非要撞進他築籬隔開外界的私人世界，在孤兒院中，我已飽受沒有私密權的痛苦，因此我很專重他人的這種權利，也相信同菲利浦親密便是心靈上的侵犯。

他的沈默寡言不只是對我。每天黃昏五點半鐘，我都要帶他到樓下客廳同他嬸嬸談半個小時的話。她會有禮貌地放下手邊的書或信紙，選個瑣碎的話題，開始這半小時困難且拘謹的對話。菲利浦一如往常，安靜、不多言，有問必答，十分有禮，但從不會主動發問或開啓話題。在我看來，瓦敏夫人才是違背了自己個性，她原也是不多話的，此時却不得不委屈一下，幾乎是喋喋不休地說着。

我猜最恨這半小時談話的是我，最痛苦的也是我，瓦敏夫人和菲利浦以法語交談，而我應該是聽不懂的，但偶而她會爲了使我聽懂而用英文說，同時也爲測驗我學生對英文的聽說能力，如此我便被扯進談話之中，還得極力不露出知道他們起先在說些什麽的樣子。我不記得我有沒有露出馬脚，她是絕對沒有注意到的。

她丈夫從來不在我們去時坐在客廳，他遇到菲利浦的話，純是碰巧，比如說在走廊上，在陽臺上，或在花園裏。起先我心中責怪他，認爲他對這個新近成爲孤兒的寂寞姪子毫不關心，但很快我就發現這並不全是里歐・瓦敏的錯，是菲利浦有意在迴避他。他要看到輪椅安全地推到池塘旁，或推到薔薇園裏，才敢下樓到書房走廊。他似乎有種能在兩條走廊外聽到輪椅走動的異稟，這個時候，他一定會拉着我的手，要我同他一起走到他叔叔看不到的地方去。

如此廻避叔叔，似乎沒有什麼好理由，在我到這兒的頭一個星期中，有兩三次我們無法避免遇見瓦敏先生時，他對菲利浦都十分和氣，可是菲利浦却比平常更彆扭，他在自己叔叔面前，沉默不語得幾乎就像在發脾氣一樣，某方面說來，這也難怪，里歐・瓦敏那咄咄逼人的態勢，任何和菲利浦一樣彆扭及不吸引人的人都會加倍感覺到，不管是不是出於有意識，他也會恨這一點。何況他叔叔對他說話的語氣和氣則和氣，却帶着一種漠不關心的放縱，像是對着一隻並不太喜歡的小狗一樣。我不清楚菲利浦有沒有注意到，或者會不會討厭這，只知道偶而我都會替他憎惡起來。但我仍然喜歡里歐・瓦敏，而菲利浦却非常不喜歡他的叔叔——這是我逐漸發覺的。

有一次，我試着告訴他這是不對的。

「菲利浦，你爲什麼老要躲着里歐叔叔？」

他臉上露出警戒的神色，並用法語說：「我聽不懂。」

「請說英語，而且你明明聽得懂我的話，你叔叔對你很好，你要什麼就有什麼，不是嗎？」

「是的，我要什麼就有什麼。」

「那麼——」

他朝我瞥了個迅速而敎人不解的一眼。「但是他並沒有把它給我。」

「沒有給你什麼？你艾蘿怡嬸嬸嗎？」

他搖搖頭。「又不要他們來給我，不是他們的，原來它是我父親的，現在是我的。」

我望着他，原來是這麼回事，瓦敏堡。我記起當我笑着稱呼他爲瓦敏伯爵時，他黑眼中燃起的光芒。這是另一個瓦敏家人早熟的證明。「你的土地？」我說：「當然這塊地是你的，他是在替你照顧的。他是你的受託人，不是嗎？」

他似乎不能了解。「受託人？我不知道受託人是什麼。」

「他替你照顧瓦敏，待你長大後再交還給你。」

「是啊，到我十五歲，這就是受託人嗎？那我衣伯利叔叔也是受託人。」

「他是嗎？我倒不知道。」

他點着頭，蒼白的小臉神色肅穆。「是的，他們兩個都是，里歐叔叔管房地，衣伯利叔叔管我。」

「這是怎麼回事？」我不自覺地問道。

他朝我投來的眼光閃亮，或許是惡意，或許只是淘氣。「我聽我爸爸說過，他說——」

「菲利浦——」我開口要他停止，但他不聽，他想將他爸爸的話翻譯成英文，但後來又放棄了，還是用法文迅速地說出來，顯見記得很清楚。

「他說：『里歐會管理得很好，這一點可以相信他。若是衣伯利來管理，那可得求上天幫助了。』媽媽說：『可是衣伯利一定要有這孩子，萬一我們出了什麼事，衣伯利一定要照顧他，不能把他交給里歐。』母親就這樣說——」他突然住嘴，緊閉着唇。

我一句話也不說。

他又朝我斜着眼看，用英文說：「他們這樣說的，意思是——」

「別說了，菲利浦，不必翻譯給我聽，」我輕輕說：「我想他們並沒有要你聽到。」

「嗯——是的，可是我希望我不要離開衣伯利。」

「你很喜歡他？」

「當然啦。他到希臘去了，我本來要同他一起去，但是他不能帶我。」

「他很快就會回來了。」

「可是還要過好久。」

「時間總會過去的，」我說：「在這段時間，我替他來照顧你，而你的里歐叔叔替你照顧瓦敏。」

我說罷，看了看那張緘默的臉。我並不想誇大其事，或對他冷淡，但畢竟我要負責他的禮貌

態度。我對他說：「他管理得很好，菲利浦，瓦敏十分美麗，他也很關心這裏，你要知道，你不能不知感激。」

這是眞的，菲利浦沒有理由抱怨他叔叔替他照管有什麼失職處，在我看來，里歐似乎把他所有時間、所有的心力都投到這上面了。彷彿他身體無法發揮出的精力全都被導向瓦敏了。輪椅每天每天都要到陽臺、花園的碎石路、菜圃、車房去巡邏，任何輪椅走得到的地方，他都會去。在堡中各處，也都有他照料的痕跡。對全神貫注於斯的里歐．瓦敏而言，他的關懷是鉅細靡遺的。

不過菲利浦說他在自己的家中沒有地位，這話也不假，可是他只九歲，何況是個巴黎生的陌生人。他的叔叔燔燔漠視他，但他每天要上課，還要接受訓練，而缺乏一般人所說的溫暖家庭生活，這種情形在他這種地位的人來說是很常見的。

我又加上一句：「你再也找不到比他還好的受託人了。」

菲利浦瞄了我一眼，臉上又武裝了。他冷漠而有禮地說：「是的，老師。」便轉頭他顧。

我便不再說話，只覺得無法應付一種仍然是沒有理智的憎惡感。

但在第二個星期末有一天，事情却發生到我頭上了。

我和菲利浦一如往常，五點半鐘便到客廳去同瓦敏夫人談話，準六時我們便告退，正出去時她把我叫住，爲的什麼原因，我已經不記得了。菲利浦不等我，也沒有正式告退，就一溜煙跑到走廊去。

一兩分鐘後我離開客廳，却見到一幕教人不快的景象。

菲利浦滿面罪疚和愁容，站在小客廳外靠牆的一張桌旁，這張桌子小巧可愛，兩旁各擺着一張路易十四時的椅子，椅上鋪着稻黃色的織錦墊。其中一張椅子上有一道墨跡，好像是一支鋼筆從桌上滾到椅子上，一路滑到地上，因此所經之處全被染上墨。

這時我才想起來，我叫菲利浦下樓來的時候，他正給衣伯利叔叔寫信，他一定是匆匆下樓，鋼筆套仍未蓋上，而走進客廳以前隨手擱在桌上。現在他正用沾着墨水的拳頭緊抓着鋼筆，慘白的臉孔盯着他叔叔。

這次他沒有打算避開叔叔，輪椅停在走廊中間，擋住逃路，他站在輪椅前，看來既弱小又無助，像個犯人一樣。

他們似乎都沒有注意到我。里歐・瓦敏正在說着話，他的憤怒十分明顯，看情形他是不無理由，但他責罵這個小男孩很平常的疏忽，態度却太兇惡了，未免小題大作。

菲利浦面如土灰，正喃喃地說些什麽，可能是道歉的話，但聲音却十分害怕，他叔叔淩厲的話聲更像支鞭子般抽着。

「或許以後得規定這部份的房間，你只准到這一間，因爲顯然你還不明白該如何像個文明人一樣擧止。也許你在巴黎的家中可以像個小流氓一樣亂跑亂撞，但是這兒我們都習慣——」

「這是我的家。」菲利浦說。

他的聲音仍是微小且顫抖的，但已有惱怒的味道，而將里歐・瓦敏的長篇大論制止了。有一會兒，我認爲那句話十分可憐，但同時也不解菲利浦，他既不愛戲劇性，也不是喜歡自討苦吃。而後他又說了，聲音仍然很低，但很清楚。「那是我的椅子。」

有好一會兒，廊中一片嚇人的靜寂，里歐・瓦敏的臉上出現某種表情，隨後又消失了——有點像照像機的快門一樣，一閃即過。不過菲利浦後退了一步，我發現自己衝到走廊上，像一隻保護小猫的野猫。

里歐・瓦敏抬頭望到我，但對菲利浦却平心靜氣地說着，好像沒有發怒。

「等你恢復了脾氣和禮貌，菲利浦，你要爲這句話向我道歉。」那雙黑眼抬向我，然後冷靜且有禮地用英文對我說：「啊，馬丁小姐，恐怕這兒有一點令人尷尬，你領菲利浦回房去，勸勸他尊敬長者是紳士必備的要件之一。」

他叔叔對我說話的時候，他很快掉頭而去，像是鬆了一口氣，臉色比平常更白，神情痛苦而陰沉，但那雙眼睛却很易受到傷害：孩子的眼睛。

我看看他，再將視線移到他叔叔身上。「用不着，」我說：「他現在就向您道歉。」我輕輕撫着菲利浦的肩膀，使他面對他叔叔，過了一會兒。那肩膀單薄而且緊張，他混身不住發着抖。

我放鬆了手。「菲利浦？」我說。

他的聲音低弱，有些嗚咽。「請你原諒我的粗魯。」

里歐・瓦敏看看他又看看我，然後再看着他。

「很好，這事就過去了。現在馬丁小姐最好帶你上樓去。」

菲利浦很快轉身便走，我仍遲疑着。我說：「我知道椅子出了點意外，是因爲菲利浦大意引起的，但是我也太粗心了。我的工作是不要使這類事情發生，這是我的錯，我也得向您道歉，瓦敏先生。」

他的語氣同要菲利浦囘去的竟大不相同。「很好，馬丁小姐。謝謝你。我們就忘了這件事好嗎？」

我們走開時，我仍然感覺得到那個靜止、殘廢的人正坐着看我們。

我關上身後的課室門，靠在門上。我和菲利浦彼此對望，他的臉孔因憤恨仍然如寒霜般，他的嘴唇惱怒，但下唇却微微顫抖。

他等着，一言不發。

這是我該維持師道尊嚴之時，馬丁小姐要室內訓話了。里歐・瓦敏的話沒有錯，菲利浦確實是愚蠢、粗心、粗魯……

我說：「小乖，老師是在你這一邊的，可是你也眞是個小壞蛋呢，是不是？」

他却倔強地說：「一個人不能又是小乖又是小壞蛋。」

而後他撲到我身上，放聲大哭。

這次事情以後，我就盡可能幫他避開他叔叔。



啊，陰謀已逼近我們了。

巴金漢：預演

美好的春日氣候持續着，近處的山丘上仍然有雪，聳立雲層下的高峯，春天的步子沒有碰到它，皚皚白雪發出耀眼的光芒。但山谷却是一片青葱，紫羅蘭沿山溝開放，成排放在堡中陽臺上的石甕石盆更是花園錦簇，水仙和黃水仙隨風飄舞。

我和菲利浦每天下午都要出去散步，穿着大衣，迎着吹散飄雪的微風前進。山區空氣對他很有益，面頰出現了紅潤的顏色，他甚至偶而還會放聲大笑、跑步呢。不過通常他都是不動聲色地走在我旁邊，我和他進行會話時，他也是以緩慢而絕佳的英語囘答。

我們走的路徑裏，有一條是沿着陡斜的路走下通向村子的草地。這斜路的下方有座木橋橫過麥隆河，麥隆河流經一個個寬廣的池塘，此處河水深且寧靜。從這座橋過去，經過一片肥沃的河邊草地及發芽的果樹園子，便可通往村子。

當他們知道我們散步的路徑可以通到蘇必魯村時，我們就時常受命去辦點事情，通常是爲西

頓太太或白絲，有時爲愛波婷，偶而也會替瓦敏夫人辦事。

一天早晨——是四月一日——我和菲利浦吃過早飯後便往村子裏去。這天是星期一，通常星期一上午，蘇必魯村的司祭聖奧布雷都要來堡裏給小伯爵上拉丁文、希臘文，和天主教教義。但司祭先生才扭到足踝，菲利浦不上課又不好，於是我陪他到教堂旁邊的司祭屋，然後讓他自己留下來。

這是我頭一次獨自到村裏，而且有閒情逸緻。我站在教堂外的小方場上，打量着四週。

天氣暖和，自旗幟和圓石子之間照下來的陽光明亮異常，幾乎是熱和和的。一面矮牆上有隻白猫在晒太陽，牆脚有人種了些櫻草。村中唯一的小酒館已撑出紅黑條紋的帆布篷，酒館外牆雖已剝落，漆也褪了，但開着的門和束起的彩色百葉窗却給酒館一種愉悅的感覺。一家商店門口掛着一個小鳥籠，籠中的金絲雀正興高采烈地唱着。幾個黑髮棕色四肢的小孩專注於水溝中某樣東西。一家食品店外，大白菜和乳酪以及乾縮了的橘子，形成鮮艷的色彩。一個男孩騎着脚踏車飛經我身邊，腋下夾着一碼長的麵包。

這幅景象十分安寧而喜悅，連我的心也跟着輕鬆起來了。這眞是個可愛的早晨，有兩小時的時間，我高興做什麽就做什麽：我口袋中有些錢，布氏之家的陰影在這温暖的薩伏依陽光下已化爲烏有。一陣微風送來櫻草的香味，也將教堂牆頭那早開的櫻花吹洒了下來——這是春天哪！

我緩步走過廣場，看到聚在水溝旁的孩子們注意的原來是彈珠，而不是青蛙或小猫，然後轉

到小酒館旁的藥房，完成我的任務。

「馬丁小姐？」藥劑師從黝黑的店後走了出來，這次他已經很熟識我了。西頓太太除了偶而服用抗組織胺以外，經常須仰賴阿司匹靈和她叫「嗅廸克阿隆」的東西，而我却狂熱地喜歡外國香皂，因此得經常登店來光顧。

我很高興地用英國式法語說：「喔，早安，嘉尚先生，今天天氣很好，不是嗎？昨天天氣很好，明天天氣也會很好，不是嗎？我是來看香皂的，慣常。」

我說「慣常」，藥劑師的唇便皺緊了。糾正我的法文，是他每個星期的娛樂，每次他都露出那無比痛苦的表情，教人不忍心拒絕他的幫助。

「是同往常一樣。」他不高興地說。

「什麽？」我流利地用法語說道。這句話是他上星期教我的。

「同往常一樣。」嘉尚先生提高了聲音，彷彿是對重聽的人說話一般。

「同什麽一樣？我聽不懂。」我小小心心地說，我明知自己表現不佳，但今天是個多好的一天！何況又是春天！而嘉尚先生一向不苟言笑，陳腐守舊得像放了太久的藥草，又老想在口舌上讓我乖乖地認命於自己地位。因此我也抬高聲音，又說了一遍：「我說我要買些肥皂，慣常。」

他抽了抽鼻子，又極力克制住自己，而後陰鬱地越過一堆通便劑朝我看着。「原來如此，你要那種？」他從櫃枱後面拾出一個盒子。「這星期又有新貨來了，玫瑰、紫蘿蘭、古龍水、檀香

木、丁香——」

「喔，就要丁香的，我喜歡這種味道。」他那牡蠣般的眼中閃現一絲驚喜。「你知道這是什麽花嗎?裝飾石竹?」

我平靜地說：「花名都在香皂上了，還有圖片，看這裏!」我拿起香皂聞了聞，朝他笑道，也好心好意地說：「這要更好。」

他立刻予以糾正。「比較好。」

「比較好。」我輕輕說着。「謝謝你，先生。」

「你學得已經很不錯了。」嘉尚先生慷慨大量地說：「怎麽啦?今天有沒有要替雇主做的事呀?」

「有，瓦敏夫人要我替她拿藥和膠囊——睡覺要用的。」

「好，你有沒有紙條?」

「紙條?」

「你一定要給我紙條，你要知道。」

我蹙眉試圖記憶愛波婷有否把醫生處方連同購物單一起交給我。藥劑師動了動，露出未妥善掩藏的不耐，嘴唇也撅起、抿緊，終至像消失了一般。他一字一句地說，彷彿說給白痴聽一樣。

「你必須——要——有——醫生——開——的——紙——條。」

「噢，」我惡意地說：「處方啊?你怎麽不說這個字?她沒有給我處方呢，先生。我下一年再給你好嗎?」

「下一年?」

「我是說下一星期。」

「不行。」他簡短地說。「沒有處方，我不能開藥給你。」

我已經懊悔捉弄他了，但我又悽慘地說：「啊，但是夫人特別要這個藥的，我會盡快把處方拿來，或叫人送來之類，眞的，一定。求求你，嘉尚先生，你不能信任我一兩天嗎?」

「不可能。不行。」他用細瘦的手指重新把香皂排列好。「還要什麽?」

我看着手中的單子，上頭列了許多樣東西，用法文寫着，對嘉尚先生那不太有的耐心而言，這確是幸運。我仔仔細細一樣樣地唸出來；有人要買牙粉和洗髮精；有人（希望是那苦瓜臉愛波婷）要鷄眼藥膏和碘酒；等等等等，最後是那絕不會少的阿司匹靈、古龍水，和西頓太太的「藥水」。

「還有西頓太太的藥丸。」我最後說。

藥劑師拿起阿司匹靈的盒子。

「不，」我說：「是別的。」（我總不該知道法文的「哮喘」吧?而且我也眞的不知道「抗組織胺」這幾個字怎麽拼。）「是她胸痛時吃的藥。」

「你上星期已經拿了。」他說。

「沒有吧?」

「我知道你拿了。」

他的聲音簡短得近乎粗魯，我不去理會。「或許，」我有禮貌地說：「她還需要更多?」

「如果她上星期已經拿了，就不能再要。」

「你確定嗎，先生?這是她今天自己寫在單子上的呢!」

「她有沒有給你那張紙——處方?」

「沒有。」我說。

他不耐煩地說：「我告訴你她上禮拜已經拿了，是你替她拿的，你當時急急忙忙地交給我一張單子，連同一張開給西頓太太的處方箋，後來我把藥送去了。或許你忘了把藥交給她了，我的記憶力可是很好的，我記得是交給你的，而且我還有記錄。」

「抱歉，先生，我實在是不記得了，你是對的，我想——噢，等一等，我袋子裏有張紙!是了，先生，處方在這裏，你看，這是不是?」

我將紙條遞給他，極力使聲音中沒有「我不是說了嗎?」的味道，不過這也無益，因爲他尖刻地說：「這不是西頓太太的，是瓦敏夫人心臟病的藥方。」

「噢?我還不知道我有這一張呢!一定是同單子一起的。我出來的時候太匆忙了，沒有注意到。對不起。」我對他露出勝利的笑容。「那麽你還是可以把藥給我了，先生。星期五我再到杜諾去拿藥。」

他用那牡蠣一般的眼睛投給我奇怪的一瞥，而後我猜他大概想教導我僕人不該同位尊的人爭執，便戴上眼鏡，故意誇張的仔細唸着處方。我注視着門外的陽光，極力壓抑了煩躁等着他唸。他再唸了一遍，我發覺這情況很好笑，便笑了出來。

「沒有關係的，先生，藥給我，絕對安全的。我會盡快送到該拿的人手裏!我不會去吃人家的強心劑的，放心吧!」

他尖酸地說：「我想你是不會。」而後仔細地把紙摺好，把我要的東西推向我。「好啦，都在這裏了。我再把藥水拿給你。我星期三把西頓太太的藥片送上去時，可否麻煩你負責交給西頓太太?」我不作聲地收拾了東西，他又投給我迅速且異樣的眼神。「我得向你道喜，小姐，你的法文已經進步了許多。」他又生硬地加上一句。

「謝謝你，先生，」我冷冷地說：「我很努力，每天都在讀，再過三星期，你根本猜不出我是英國人。」

「英國人?」有人附和了一句，是個男人聲音，發自我身後。我回身一望，嚇了一跳，我沒有聽到有人走進來，但現在却發現有個碩大的人形擋在藥房門口，早晨的太陽將他巨大的陰影投在他面前，這影子似乎充塞了整間房子。他走上前來。「對不起，但我聽你說『我是英國人』，

你眞的是英國人嗎？」

「是的。」

「噢，我——我可眞鬆了一口氣了！」他半羞怯地俯望着我。現在我能看清他了，他不再是個阻在店門口的龐大人形，但他仍然是個高大的人。他穿着一件卡其短褲和一件皮夾克，頭上沒有戴帽子，一頭厚厚的亂髮，髮色金黃。晒得金黃的臉上，雙眼是藍色的。四肢也都晒得金黃，上面的金色汗毛在陽光下閃耀。

他在衣服裏的口袋中掏着，掏出一個破舊的信封。「我想——不知你可否幫我一個忙？我列了一張要買物品的清單，正在想不知道該如何開口呢，我的法文簡直是一竅不通，你的法文似乎說得非常好——」

我堅定地說：「在你聽來，我的法文似乎不錯，但是嘉尚先生可不認爲有什麼稀奇。」

我朝嘉尚先生笑着，他仍然從那堆通便劑後望着我，沒有回答。我便轉身看着這個英國人，他似乎並不相信我的話，只說：「但是仍然有效果呀。」他指指我所購買的東西。

我笑道：「你要是知道有時這是多麼激烈的一場混戰，你會大吃一驚。不過我當然願意幫助你——只要我能幫得上，我看看你的單子好嗎？」

他像解脫了一般把單子遞給我。「這樣子麻煩你，你實在太好了。」他又露出那和善而羞怯的笑容。「要是平常，我只能像泰山一樣搥胸頓足，還用手比劃。」

「一句法文都不會講，還敢到這裏度假，相信你一定十分勇敢。」

「度假？我是來工作的。」

「職業槍手？」我問：「還是情報處的？」

「什麼？」

我指指單子。「這個呀，看起來不是很明顯嗎？」說着我唸出來。「繃帶，三吋寬、一吋半寬和一吋的；膠布；燙傷藥膏、繃砂粉……你還忘了探針。」

「探針？」

「把子彈取出來呀。」

他笑道：「我只是個研究森林的，偶而會到四千呎高的山上紮營住宿，所以要準備一個急救箱。」

「你就打算如此危險地過日子嗎？」

「誰也不曉得。反正我是個憂鬱症患者，除非身邊堆滿藥丸和大丸藥以及溫度計，我是絕不會快活的。」

我看着這六呎昂藏之軀。「是的，誰也看得出你是該保養自己的。你眞的要我去替你問膠帶和燙傷藥膏嗎？」

「是的，麻煩你了，不過我相信我眞正需要的是那最後一樣，眞緊急了，我自己都可以開口

去耍。」

「白蘭地？噢，我懂你的意思了。」而後我轉身對嘉尚先生略賣了些唇舌和手勢，才讓他知道了其實我可以輕易使他知道的東西。嘉尚先生沉默地對待我，同菲利浦一樣，他的沉默有時候像極了惱怒。我曾兩次試圖以微笑作正式的道歉，若我再試一次，我的希望都會幻滅，因此我們始終處於冷淡的禮貌之中。

終於辦完了事。這名英國人捧着沉重且足以應付各種想像得到的疾病的藥丸、膏藥，在門口往旁邊一站，讓我先通過走到陽光下。

我拿着大包小包正要轉身出去，藥劑師卻以乾澀如枯葉的聲音說道：「你忘了瓦敏夫人的藥水。」然後手拿着伸過櫃臺來。

待我走到陽光普照的街上，這人好奇地問：「他怎麽搞的啦？是不是對你很兇？你——對不起，恕我冒昧——臉紅得像什麽似的！」

「是嚜？都是我自己不好，他不是兇，只是我太傻，所以這是活該。」

「我相信不是的。非常感謝你的幫助，若是我，一定辦不成。」他又羞怯地笑着。「我還是要買白蘭地，不知道你肯不肯再幫我一個忙？」

「你不是說你自己都可以開口去買的嗎？」

「我——呃，不過最好你陪我一起去，而且也讓我請你喝點東西，以感謝你的好意。」

「你實在很好，但是你用不着，眞的——」

他從那一堆東西後面詢問地望着我。「請不要客氣，」他說：「除開別的不說，能够同一個人說英語就是件很愉快的事了。」

突然間，我彷彿看到他一個人獨居於四千呎高山上的小茅屋裏，孤獨寂寞，四周只有藥丸、大丸藥和溫度計。

「好吧。」我說。

他露出了笑容。「那太好了。就在這一家？——反正也僅此一家，別無選擇。這大概是柯亞廸方圓半哩以內唯一的一家。」

原來那張着鮮艷遮陽篷的小酒館，就在藥房隔壁。酒館內部陰暗，並不十分引人，但店外的鵝卵石地上却放着兩三張金屬桌子，幾把漆成亮紅色的舊籐椅，兩個藍色花盆一左一右，裏頭是修剪過的小樹。

我們坐在陽光下。「你要點什麽？」他小小心心地把那堆救命的玩意兒放在一張空椅子上。

「你想這裏有沒有咖啡？」

「當然有。」果眞是有，咖啡盛於黃色的大杯中端來，碟中有三塊方糖。

一旦彼此隔桌對面坐着，我這個同伴似乎又變得羞怯了。「我叫布雷克，威廉·布雷克。」說着，他防衛性地看了我一眼。（譯註：因爲此名和英國一位詩人同名。）

我說：「這個名字很不錯。我叫貝琳達•馬丁，簡單稱呼就是琳達，家母常說叫這名字也會好看些。」

他笑了笑。「謝謝你。」

「謝什麼？使你少叫我一個字嗎？」

「喔——當然啦。但是我的意思是你沒有大驚小怪地提到『無邪之歌』。」（譯註：詩人布雷克著有「無邪之歌」文集，中有讚揚柔弱小羊的詩句，另在「經驗之歌」中有頌讚猛虎英勇的詩句。）

「『小羊，小羊，誰生你？』」

「正是這一句。你眞不知道有多少人就是止不住要提到它。」

我笑道：「這可眞敎人難過呢！不過我倒比較喜歡老虎。不，謝謝你——」他遞上來一支香煙。「我不抽熟。」

「我抽你不介意吧？」

「當然不介意。」

在燃亮的法國火柴後，他凝視着我問道：「容我問個問題——你來蘇必魯幹什麼？也不是度假來的吧，我想？」

「不是，我也是來辦事的，我是家庭敎師。」

「噢，對了，對了，你一定是瓦敏堡那位女敎師！」

「對，你知道我？」

「這裏每個人都知道別人的行踪。何況我就住這附近，這裏的事情也多。我在鄰近的那個莊園工作，就是麥隆河西邊的林區。」

「噢？」我頗感興趣。「地約東內？」

「正是。那座堡說起來只是一幢農舍，只有瓦敏堡的四分之一大，在林子過去一點點的山谷裏，堡主幾乎從不去那裏，他叫聖凡爾。他大部份時間，不是在巴黎，就是南部的波爾多。跟你的雇主一樣，他的財富大多來自木材和葡萄園。」

「葡萄園？瓦敏家也有？」

「有啊，他們擁有普羅方斯省的大部份地區，我想。」

「當然，對了，『佳釀園』。可是那是瓦敏先生自己的財產，不是瓦敏的，連他也不願意把葡萄園收入花在瓦敏上。」

「連他？」

令我驚訝的是，我的聲音顯得像自衛一般。「我認為他是個很好的地主。」

「喔，這個呀，是的，我想他是最好的地主。我可以告訴你，這一帶的人對他評價都很高。而且人家都說佳釀園大部份的收入都轉到這裏，一直到幾年前才停止。以前這兒眞是很富有。」

「現在仍然是，」我說：「至少表面看來是如此。」

「是的，事情又有轉機了，兩季好葡萄酒，就可以重振家聲……」他笑道：「眞有趣，每個人都愛管別人閒事，是不是？」他又看看我。「家庭敎師。那可眞不是人過的日子，對不對？」

「在故事書上是的，眞實生活中也有可能，但是我喜歡。我也喜歡菲利浦——我學生——和這個地方。」

「你難道不覺得寂寞——我是說離家去國這麽遠。」

我笑着說。「你要知道，我所謂『英國的家』是在孤兒院過的七個年頭。不管來這兒是不是作家庭敎師，瓦敏對我而言都是冒險。」

「我想是吧。你要的就是冒險嗎？」

「當然啦，誰不是？」

「我就不是。」他堅定地說。

「噢？我還以爲所有的男人都想像自己用土人大刀劈開紅樹沼澤的雜草，在急湍中行進呢！你知道，就是毛茸茸的膝蓋啦、營火啦，和廣濶的世界呀！」

他咧嘴笑着。「這些我還小的時候就已經不再迷戀了。而且，土人大刀是什麽樣的東西？」

「天知道。反正土人都有的，但是說正經的——」

「說正經的，」他說：「我不知道。我喜歡到處走走，看看新事物，四處旅行，更換環境

但——人要有根才是好的。」這時他停下來，臉有點泛紅。「對不起，我說得太不够技巧了。」

「不要緊，而且我懂你的意思，每個人都需要一個——一個中心，你可以從那裏出來，也可以回到那裏。我想人年紀越大，回去就要比出來更喜歡了。」

他對我露出那羞怯但倒頗迷人的笑容。「是的，我想也是，不過也別聽我的，馬丁小姐。我天生性情就是戀家，你儘管去追你的老虎！何況你到現在爲止，幹得一直不錯。你已經找到一個了吧？」

「你是說瓦敏先生？」

他的眉毛揚了起來。「你的聯想倒很快，那麽他是隻老虎嘍？」

「你眞是在說他？爲什麽呢？」

「只是一般人都說他兇了些，也無法猜度。你和他處得如何？他長得像什麽樣？」

「我——他很有禮貌，人也很好——可以說相當迷人，是的，確實迷人。他和夫人似乎都急着使我感到舒適。當然，我並不常看到他們，但是只要看到，他們對我都很好……」

我轉頭去看廣場，兩個女人從麵包舖子出來，好奇地停下來望了我們一眼，才繼續走遠，木鞋踩在石子地上，啪啪地十分刺耳。有人尖聲叫喚，於是那一羣小孩子便散開來，嘰嘰喳喳有如樫鳥般講着話。其中兩個赤着脚跑過我們身邊溫熱的石子地。教堂鐘聲敲了一響，表示半點。

我問：「你又爲什麽來這裏呢？說說你的工作吧。」

「沒什麼好說的。」他用調羹柄在桌上劃着。是眞的，他的生活一直是規規矩矩的：生長在郊區，家境中等，讀公立學校，在陸軍待了兩年，除了莎利七堡平原的演習外，便沒有什麼大事了，還有大學四年的辛勞讀書，到北歐和德國度假（假期裏做的也差不多是唸書之類的事），以優秀成績畢業後，繼續研究兩年的針葉樹疾病，說到這裏，他便熱心且小心翼翼地向我解釋起來了……針葉林中的生活雖不算冒險，却絕對刺激。從他的話裏，我知道他正致力於松科穀象蟲的研究……而在麥隆河西岸的林中，此種害蟲正在蔓延侵襲……

這時他恢復了自己，微微臉紅地朝我笑了笑。「總之，」他說：「我就是爲了這才到這兒。多虧聖凡爾先生，他眞是個正直的好法國人。」他似乎認爲該再解釋一下：「家父在戰時與他相識，這算是他給我的工作，實際上我是在做自己的研究，而他給我薪資。因此我旣得到經驗，也獲得許多寶貴的資料。我也喜愛在這個國家中工作，這裏一切都是小規模的，但這兒的人——最起碼瓦敏和聖凡爾兩家——可是眞正關心他們的土地。但我待學之事還有很多。」他露出渴望的神情。「語言也在內，只是我似乎沒這種本領，或許我的聽覺太遲鈍，但學了總會有幫助。」

「如果你是一個人住着，頂多有溫度計陪伴，」我說：「我實在不懂學法文做什麼。」

「噢，我並不是所有時間都一個人在山上小屋，大多數時間我在那裏工作，因爲那裏距我目前研究的林區比較近，而且也十分安靜，我的東西都放在那裏，當我沒有錢的時候，也會睡在那裏。」他咧嘴一笑。「當然，這種情形時常發生。不過我也常到『柯亞狄』酒店，吵鬧歸吵鬧，

但店老板會說英文，而且這裏的食物也不差……啊，那是不是你的學生？」

從我們站的地方，可以看到司祭宅院的高牆，現在院門開了，菲利浦出現在拱門下，身旁是司祭那胖管家的身形。

「是的，那是菲利浦，」我說：「我得走了。」

我站起來，菲利浦看到我，便回頭對女管家說了些話，然後穿過廣場向我們跑過來。

「我好高興你在等我。我跟霍謝夫人說你會走了——去散步——可是你還在這裏。」

「是的，你出來得好早，不是嗎，菲利浦？司祭先生被你惹煩了嗎？」

「我不知道惹煩是什麼意思。」

「就是厭倦的意思。」我用法文解說。

他一本正經地說：「他沒有厭倦，但是他身體不舒服，很疲倦，但不是對我。霍謝夫人說我應該回去了。」

「聽到這消息，使我很難過，」我說：「菲利浦，這位是布雷克先生，他是替聖凡爾先生做事的；布雷克先生，這位是瓦敏伯爵。」

兩人握了握手，菲利浦煞有介事的樣子，倒顯得很可愛。

「先生，你是做什麼事的？」

「我是學森林的。」

「森林——喔，對了，瓦敏附近也有森林學者。」

「我知道，我已經見過幾位了：皮爾・德楚齊，尚路易・米曉，和艾芒・李斯托——他就住在『柯亞狄』酒店隔壁。」

「這，」菲利浦說：「我倒還不知道，我來到這兒也不久，你要知道。」

「當然的。我——呃，我想這兒的事都是令叔在負責。」

「是的。」菲利浦很有禮貌地說：「他是我的受託人。」

他朝我投過來的目光，略略帶着勝利的味道，因爲他竟然還記得「受託人」這個詞，但這個回答中還帶了點自得的威嚴，倒使布雷克的臉上顯出有趣的神情。我急急地說：「我想我們該走了，布雷克先生，謝謝你的咖啡，很高興我們認識。」我伸出手來。

他握着我的手時，也很快地問道：「唉，別急着走嘛，我們還能夠再見嗎？」

「我的時間並不太自由。偶而早上有空，但是也不會走得這麼遠。」

「晚上你都有沒有空？」

「沒有，不算全是有空，只有星期五，偶而星期天也有空。」

「那就不行了。」他聲音顯得很失望。「這個週末我已約好要見幾位朋友，那我們改日再說了？」

菲利浦已經輕扯了我的手。「我眞的得走了，」我說：「暫且不提這些了，好嗎？這兒並不

大，我們還會見面的，還有，再謝謝你……」

我們走上橋時，我回頭望，只見他吃力地捧起繃帶、膠布和那些四千呎高山上救命的藥方。希望他記得去拿白蘭地酒。



此事會有結果，只希望
不是血濺三尺。

狄更斯：巴納比・魯吉

那個晚上，我們的安寧生活被打斷了。用過茶後，四月的暮色已降臨在未拉上帘幕的窗外，而室內的燈火則跳躍閃爍。菲利浦坐在爐邊地毯上心不在焉地玩着玩具兵，我則一如往常地坐着唸書給他聽。這時聽到有車子走上那段崎嶇路的聲音，這個夜晚十分暖和，因此有扇陽臺長窗是開着的，那駛上來的汽車引擎咆哮着，換了檔，繼續轟隆作響，也愈來愈近。我停止唸書往外看時，菲利浦也抬起頭來。

「有輛車子！有人來啦！」菲利浦以法文喊着。

「說英文。」我說。「菲利浦，你在做什麼?」

但是他不理會，從地毯上一躍而起，玩具被他扔了一地，然後一溜煙火箭般衝出長窗，到右邊陽臺去了。

我也丟下書本，跟着衝出去，他已跑到陽臺盡頭可俯望鵝卵石舖成的前庭的地方，急切地探身出去，那姿勢有些危險。我遏止了扯住他褲子的衝動，盡可能和顏悅色地說：「如果你這樣子伸出身體，你會掉下去的……你看，這裏已經鬆了——這片牆頂還會動，我相信它會動的，這一定是他們說要修理的地方。菲利浦——」

但是他似乎並不聽，仍然抵着石牆頂。我堅決地說：「快回來，菲利浦，懂事些，到底有什麽好興奮的?」

車子已經駛上最後一段上坡路，轉個彎便橫過鵝卵石地，輪胎發出嘎扎的聲音。車燈是亮着的，隨着車的轉彎，燈也向四周掃射了一遍，照到玫瑰園的叢叢漆黑荊棘，照到鐵欄杆的矛形尖端，和走廊上仔細照顧的盆栽，最後停在馬廐的拱門上，然後才熄滅了。

一扇門砰然關上，我聽到一個男人的聲音，聲音低沉，彷彿很愉快。還有一個人——我猜是司機——回答他，而後車子緩緩朝廐院開去，那人走過石子路，登上石級來到大門。

我好奇地等着門開，大廳燈照亮此人，好仔細端詳一番。但菲利浦却先退回課室，我轉身看到那細瘦的後背和肩膀，似有無限失望，於是我一句話也不說，也進了房裏，而坐在火爐旁的椅

子上，再度拿起書本。菲利浦沒有繼續玩玩具，却呆呆地站在爐邊地毯上望着爐火。我想他或許已忘了我在那裏。

我翻了幾頁書，故作偶而問起的樣子問他：「你知道那是誰嗎?」

那細瘦的肩膀抬了抬。「費羅蒙先生吧，我猜。」

「費羅蒙?你是說那位服裝設計師?」

「是的，以前在巴黎的時候，他常常去看我們，他是艾蘿怡嬸嬸的朋友。你們英國知不知道他?」

「當然知道。」即使在「布氏之家」我們都知道這位偉大的費羅蒙，他設計的「阿拉丁」式服飾，早在數年前便風靡了巴黎和紐約，據說還把克麗斯蒂•迪奧氣得吹鬍子瞪眼，還撕了一套設計圖樣。我很感動地問：「他要來住下嗎?」

「我不清楚。」他的聲音中很明顯地表示了他也不在意。然而那股失望異常的味道却十分強烈，我不由得問：「你是在等那個人嗎，菲利浦?」

他很快地抬眼望我，而後垂下濃厚的睫毛。但不說一句話。

我猶豫了，但菲利浦事關我職責，何況他又是個十分寂寞的小孩子，會是誰能受到他那麽熱切的歡迎?

我說：「是你堂哥洛爾嗎?」

沒有回答。

「還是有別人要來嗎？」

他搖搖頭。

我又問：「你不喜歡費羅蒙先生嗎？」

「喜歡哪，我很喜歡他。」

「那你為什麼——」我正要問下去，他的臉色卻警告我最好住口，於是我改了一個和緩的口氣。「我們該到小客廳了，小傢伙，沒有人要我們別去，所以我想不管此人是不是客人，我們都得去見過。快去洗洗手，我梳梳頭髮。」

他沒有再說話，也不看我，便順從去做。

我慢慢走過去，將陽臺窗關上。

客廳裏已燃了柴火，瓦敏夫人和費羅蒙先生坐在爐火前的玫瑰色織綿沙發上，正在談話。

我頗有興趣地打量着這位剛到來的客人。我不知道我預期時裝界巨擘該是什麼樣，但我却知道這個偉大的費羅蒙却不像費羅蒙。他身體肥胖，禿頭，看來邋邋遢遢，沉靜時，他的面孔竟有些寧靜的憂容。那雙澄藍的眼睛和善而精明，像是任何事都逃不過這雙眼睛。那身剪裁精緻的衣服，被他像對待舊毛巾一樣地糟蹋，口袋鼓起，上身的翻領上還有煙灰。一隻手抓着本大書，不

住誇張地比劃着，強調他對瓦敏夫人說的故事。

她正開心地笑着，看來比我來瓦敏以後的任何時候都要快活且生動。此刻我才發現，在時間和悲劇抽光了她臉上的生命以前，她是何等的可愛。

想到這裏，她回過頭看到我和菲利浦站在門口，歡樂立刻消失，隨之而起的厭煩、惱怒，明顯得眞教我感到羞辱，恨不得摑她一掌，但隨後我想到，菲利浦可能並沒有注意。他嚴肅有禮地走向費羅蒙，後者脚拍打着，顯見看到艾蘿怡不快十分高興。

「菲利浦！多好啊！你好嗎？」

「我很好，謝謝你，先生。」

「嗯，對了，」他拍了拍菲利浦的臉頰。「這裏再多點紅色，你就行了。鄉間空氣，就是這個，瓦敏的空氣很適合你，看就知道了——」他雖未說「比巴黎還好」，但意思已很明顯，菲利浦沒有說話。這時要避免錯誤並不容易。費羅蒙的表情顯示他已意識犯了錯，不過他又和藹地加上一句：「喃，無怪乎瓦敏對你有益，一個人運氣，有年輕小姐經常陪伴，當然會活潑健壯！」

菲利浦禮貌的笑容，表示這句殷勤俏皮話他全聽進去了，而因為他們是以法文交談，我也只得像是沒聽進去一樣。因此我盡可能做出漠然的神態，並且避開費羅蒙的目光。

艾蘿怡在沙發上說：「別浪費你的俏皮話了，卡羅，馬丁小姐的法語進步很神速——我聽人講——可是我相信她還沒有到聽得懂恭維話的程度。」而後她用英文說：「馬丁小姐，我給你介

紹費羅蒙先生，你一定早已久仰其名了，我相信。」

同他握手時，我力持鎮靜地說：「連在我們英國的孤兒院裏，我們都聽說了費羅蒙先生，您的大名差不多要過六年才會傳到我們耳中，慢雖慢，却是確實傳到就是了。」我笑着說，同時想起我那些便宜的成衣。「信不信由你。」

他並不故作聽錯了的樣子，而用那本書比劃了一個慇懃的姿勢，說道：「小姐，你會使任何穿在你身上的衣服生色不少。」

我笑着問：「即使我身上這件？」

「即使是這件。」他仍然鎮靜自若地說，藍眼眨了一下。

「如此恭維，眞敎我不知該說些什麼呢，先生。」我說。

瓦敏夫人說起話了，現在話聲比較高興，也友善多了。「費羅蒙先生深以爲憾的，就是出得起錢找他設計的人，不是老太婆就是老婦人，而年輕貌美的小姐，却只能買——我這會兒同你說得高興，英文都忘光了，卡羅——那句話怎麼說？」

「成衣？」我問道。

「對，就是成衣。你買成衣穿，仍然使我們相形見絀。」

「夫人，您的英文說錯了，」我說：「代名詞全用錯了。」

她聽後抬起眉毛，費羅蒙高興地說：「親愛的夫人，你看看，這才是眞正的恭維呢！最佳的

恭維，不温不火，不着痕跡，誇了你你都不知道哩！」

她笑道：「親愛的卡羅，即使是現在，我還不致於沒聽過恭維以致聽不出呢，相信我。謝謝你，馬丁小姐，你過奬了。」她對我笑着，眼光十分友善，甚至是温暖的，從我到這兒以後，這是頭一次我發現她的魅力，不是個性活潑的魅力。而是主動發射出來那種眞誠熱情的魅力，像在向你保證他喜歡你，願意同你在一起。我眞的需要這種保證，而且也隨時準備以熱情回報任何輕微的表示。或許終於……

即使我對她笑，事情還是又發生了。那温煦的笑容逝去，彷彿酒自裂縫洒出，只剩得一只空杯，空冷孤寂，空無一物。

她調過頭去，拿起刺繡的活兒。

我的笑容仍僵在臉上，比以前更感覺到被一樣莫名的東西阻礙，前一會兒我還可以發誓她喜歡我，現在却……在她那冰冷的雙眼垂到刺繡活兒上的前一刻，我好像看到第一天來瓦敏時曾注意到的那怪異的恐懼。

我立刻摒斥了這種想法。我已不再猜想瓦敏夫人畏懼她丈夫了，即使不用明白的表示，這對夫妻十分接近也是很明顯的，他們的個性有着共同的接壤處，就像光線和陰影一樣，是相連的。

我憐憫地想到，艾蘿怡·瓦敏這種與人保持距離的冷漠，或許是她練習一種類似日本武士的自制工夫所致，好使她在他處也能如一。年輕人是除了自己的性情外，很難想像到別人的，因此我只

能猜想，里歐．瓦敏的日子要比他妻子舒服多了……

她對我——和菲利浦——的態度，一定也只是這種閉鎖態度的一部份……時間才能使這閉上的門打開。她的神情不是恐懼，而是等待、讚美罷了。這要化一段時間的。或者她仍然在忖度，爲什麽里歐．瓦敏認爲她「犯了大錯……」。

她小心翼翼地縫了一針。她手肘旁有一盞燈，燈光柔和地照在細白的手上，針兒在帆布上進進出出，閃着亮光。她頭也不抬地說：「來，坐在我身邊，菲利浦，坐在這張小凳子上。你可以坐十分鐘……不，馬丁小姐，不要走開。你也坐下來，替我招待費羅蒙先生。」

說罷，她又戴上了那虛僞的面具。她優雅自若地埋首刺繡中，甚至在進行枯躁問答之時，都露出淡淡的興趣來，並且還聽着菲利浦那有禮且困難的回答。

費羅蒙在我身邊問道：「你不坐在這裏嗎？」

我滿懷感激地轉身對着他，發現他用那雙慈祥但精明得不錯過任何事的雙眼注視着我。他很可能已經注意到瓦敏夫人對我一忽兒冷一忽兒熱的態度使我沉默且難堪，總之，他現在是盡一切力來使我開心。他說的那些有趣而略不堪入耳的故事確實很引人快樂，而且很可能一半以上都是假的，他所說的巴黎，我要知道得比他以爲的多，所以他的故事很快就使我聽得津津有味。他也略略賣弄了一些風情，但是賣弄得何其高明呀！先前我還有點不安，後來發現他的俏皮話確實使我高興，而不是令我摸不着頭腦，便開心了。若他知道某些地方他使我憶起父親，他會更不安。

自從十年前父親准我參加他一個飲酒作詩的盛會以後，我再沒聽過這類俏皮、成熟的暢談了。即使我對這番懷鄉的無聊談話感到高興，也是可以原諒的。

不一定感到高興，如果我不是經常看到瓦敏夫人以那說不出的表情冷冷打量着我——或許是讚揚，或許是憂懼，或許是害怕——的話，我會高興的。

同時，我也不停地納着悶，是誰告訴夫人說我法文進步神速的？

西頓太太端着鷄尾酒盤走進來，打斷了我們的談話，我詢問地看着瓦敏夫人，菲利浦似乎要站起來。

但她還來不及要我們退下，費羅蒙就安慰地說了：「艾龗怡，別要這小朋友走開，他已經回答了你的問題，你該可以把他交給我吧？」

她揚着細眉笑道：「你要他做什麽？卡羅？」

他終於把書放在一個看來很薄弱的咖啡桌邊緣，一隻手在一個不怎麽乾淨的口袋中掏呀掏，一邊還咧嘴對菲利浦笑着。菲利浦用那我最不喜歡看的防衛眼神看着他，而後回答時才放鬆了一些。「上次看到你的時候，孩子呀，」費羅蒙說：「我就想引發你喜歡理智的男士唯一適當的消遣……」說着他便從袋中掏出一塊小木板，原來是一個旅行用的棋盤，棋子也備全。

瓦敏夫人笑了。「你就是這樣充滿統治的野心！」她那冷淡的聲音幾乎是縱容的。「好吧，卡羅，但是他六點一刻一定得上樓，不准再拖。白絲在樓上等他。」

她很清楚這是謊話，我也知道。雖然她是用法語說的，我還是看到她迅速地瞥了我一眼，所以我極力作出沒有表情的樣子。有趣，原來要菲利浦避開他叔叔的，不只我一個人。

菲利浦忙拖着小凳子到費羅蒙椅邊，兩人立刻便沉思起棋局來了。

「現在，」費羅蒙先生高興地說：「我們來看看你還記不記得規則，小伙子。我好像還記得上次我們下的時候有幾步棋走錯了，不過你對這種棋有些很新奇的概念，這會使你有意想不到的效果。該你了。」

「我已經走了，」菲利浦嚴肅地說：「剛剛你說話的時候。」

「是嗎？天哪？啊，國王的小卒？這是典型的犧牲棋，先生……我嘛，就下這個小卒，就這樣。」

菲利浦彎着身子，傾注於棋盤上，雙眉皺成一團，整個人都集中心力於棋上。費羅蒙則靠在椅背上，身軀龐大，雪茄的灰洒在那裁剪美麗的外套上，寵溺地看着他，和靄的家常話一刻也沒有停止，而菲利浦即使在聽，恐怕也是三句話裏只聽進一句。

我靜靜坐着看他們兩人，對這個高大而知名的巴黎人感到一陣温暖而敬愛的感情，他有那麼多繁忙的事，却仍不嫌麻煩地使一個孤單的小男孩感到被人需要。從他的話裏，你會覺得他過去一年彷彿無所事事，唯一盼望的就是同菲利浦下這盤棋。

這時我發現瓦敏夫人沒有在縫紉，她那雙手呆呆地擱在腿上的那堆刺繡上。起先我以爲她也

在注意棋賽，後來才看到她根本沒有看棋盤，眼睛盯在菲利浦低下的後腦杓上。她必定沉思某件很遠很遠的事，因爲當菲利浦驚嘆了一聲時，她竟跳了起來。

他輕輕地歡呼了一聲，拳頭擊在棋盤上。「你的皇后，你的皇后，看，先生，我吃了你的皇后！」

「是的，」費羅蒙不動聲色地說：「可是你可否告訴我，你憑那條新規則能把棋子直走？」

「這前面沒有棋子呀。」菲利浦好心好意地解釋。

「是沒有別的棋子，可是，小朋友，你走的這個棋子是主敎，我不是器量狹窄，可是這有規定，主敎不能走對角線，你會說這是沒有用，瑣瑣碎碎……可是規定就是規定，不能修改的，菲利浦。」

「主敎啊？」菲利浦說着這個重要的詞。

「有尖頂帽的是主敎。」費羅蒙平靜地說。

菲利浦「噢」了一聲，抬頭看着對手，咧嘴笑道，却沒有一絲侷促不安的神色。「我忘了。那你可以收回你的皇后。」

「我很感激，謝謝你。現在還該你走，我建議你再觀察一下你的主敎和皇后的相對位置。」

菲利浦專心地看着，而後不太確定地說：「他們之間沒有什麼哇。」

「正是。」

「那——噢！」那隻小手急匆匆地把主教移開皇后的前路。「這裏，我要他走到這裏。」

費羅蒙喃喃笑道：「很聰明，很聰明。」從他往後靠在椅背上，透過嬝嬝煙霧審視棋盤的姿態，你會以爲他下棋的對手是個名手，而不是個連棋賽規則都不懂的小男孩。

我瞟了鐘一眼，六點十六分，而後驚訝地望着瓦敏夫人。我以爲她會同我一樣緊緊張張地看着鐘，却發現她已放下擱在腿上的雙手，而凝視着爐火，人在千里遠外，不知是何處……我想不會是快活的地方就是了。

我說：「夫人。」

她一驚，立刻拿起刺繡活兒，不小心刺到了手指。我說：「抱歉，夫人，我嚇着你了。我想我該帶菲利浦上樓去了，是不是？」

我背對着門，所以旣沒有看到，也沒有聽到門打開。是菲利浦很快的回頭和他大睜的雙眼使我知道的。里歐．瓦敏圓柔的聲音說着：「啊，菲利浦，不，不用走。卡羅，看到你眞高興！怎麼我們都不常看到你呢？」

他說着話時輪椅輕輕地往前滑動。如此安靜地進來，造成無比的效果。菲利浦跳離開凳子，呆呆盯着叔叔，像隻被催了眠的小鳥。費羅蒙先生也再一次站了起來，艾蘿怡則丟下刺繡活兒，迅速朝着她丈夫的方向望去；我則趁他輪椅經過身邊時悄悄溜回平常的窗臺椅子上。

我想里歐．瓦敏沒有看到我，但是菲利浦却看到了，他也動了一下，像是要逃掉，但却被他

叔叔的話給困在原處。

「別走，菲利浦。我很少有機會看到你，得感謝費羅蒙先生使我早點進來，坐！」

菲利浦依言坐下。輪椅來到沙發旁停下。里歐．瓦敏碰了碰妻子的手。「你如此盡忠職守，眞使我深爲感動，艾蘿怡，眞的。」

只有敏感的耳朵才能聽出這平滑寧靜的聲音裏有譏諷的意味。他們四目相接，艾蘿怡．瓦敏笑着，這個晚上第二次，我再度感到憤怒得血脈賁張。難道他們認爲陪伴菲利浦半個小時都難以忍受嗎？而且還得明明白白地表現出來嗎？這次菲利浦沒有錯過，我看到他睫毛迅速朝他叔叔揚起，而那張蒼白的小臉上重又出現了熟得不能再熟的陰沉表情。這時我想：你怎麼不去欺負同你一樣大的人？這可惡的……

下一秒鐘，此事却像幻覺一樣。里歐．瓦敏顯然處於情緒最佳之時，所以歡喜地和費羅蒙先生說着。「卡羅，你到山上來看我們，實在是太好了。什麼風把你吹到日內瓦的？」

費羅蒙坐到椅子裏。「我爲衣料之事來的。」說着他又比劃着，這次是對着才掉到地上的那本書。「找個時間看看這些照片，艾蘿怡，再告訴我你有沒有看過這麼優雅、美妙的……啊，謝謝你，小寶貝。」這是對菲利浦說的，後者已靜靜地拾起書本交給他。「把它拿給你嬸嬸，小乖乖，這很可怕吧，呃？」

她瞥了一眼：「這是什麼呀，卡羅？」

「是對你心靈和平及我口袋的威脅，」里歐‧瓦敏笑道：「是保守式樣、風格的衣服，或這類的，我毫不懷疑，但我實在看不出你穿着這種衣服是什麼樣子，親愛的。」

費羅蒙笑道。「這只是衣料，只是衣料，我向你保證。我和羅斯‧高廸耶籌劃了一些式樣，在明年十一月保證能轟動全球，我來是監督製造的過程。」他和善地對主人笑了笑。「至少這是我的藉口。在這個節骨眼，我總想找機會逃離巴黎。」

「服裝展示得如何了？」夫人問道。

費羅蒙掉了一塊煙灰在襯衫上，而把它拍掉。「目前幾乎看不出來，不痛不癢。我不會花很多時間來進行，然後再進行那一向都有的轟動宣傳，讓別人把那些不成形的廢物式樣捧上天。」他的眼光落在靜靜坐在小凳上的菲利浦身上，音調似乎沒有什麼改變，繼續說：「這裏到杜諾之間的路上，有濃霧籠罩。」

里歐‧瓦敏正忙着在盤中調酒，他交給妻子一杯酒，「眞的嗎？很糟嗎？」

「視地方而定。不過我想這只是本地才有此情形，日內瓦就很清澄，不過日內瓦湖可能也有霧。啊，多謝。」

里歐‧瓦敏也給自己倒了一杯酒，而後座椅轉到了壁爐的方向，突然他看到矮桌上的棋盤。那兩束濃眉揚了起來。「棋？你還眞是到那裏都不忘帶着棋嗎？」

「當然。今晚來陪我下一盤吧？」

「非常樂意。可是別用你那些裁縫用別針作棋子吧！當我用望遠鏡的時候，我是下不出水準的。」

「用你那一套棋倒是很令人愉快，」費羅蒙說：「雖然你是敵人，用我的別針才配——換句話說，你五次裏總有四次要下贏我。」

「嗯。」里歐‧瓦敏審視着棋盤。「看來紅子的棋下得確實短視，艾蘿怡，我知道你不是下棋高手，可是我不曉得你竟有這麼糟。」

她只笑了笑，連否認也不否認，反正也不必，他知道是誰下的，菲利浦也知道他知道。

「啊，是的，」費羅蒙平靜地說，並且瞥着那個兒矮小的人。「天哪，我眞把自己走進個怪角落了，不是嗎？或者我得戴付眼鏡了，你的話沒有錯，親愛的里歐，低估敵手是錯誤的，千萬別這樣做。」他的大手移動了兩個棋子，溫和的聰明臉上只流露出對棋盤上的小世界的專注。我看到里歐‧瓦敏迅速抬臉瞥了他一眼，是一種有趣的神情。「我不會的。」而後他對着靜默不語的菲利浦笑道。「菲利浦，快來把這盤棋下完，我相信你嬸嬸現在還不會把你趕上樓。」

菲利浦變得似乎更加微小，更加嚴肅。「我——我還是不要下好了，謝謝您。」

里歐‧瓦敏愉悅地說：「你可不能因爲輸了棋就心情不好噢，你要知道。」

菲利浦滿面通紅，費羅蒙不動聲色地說：「反正我們也不能繼續下去，我剛剛已經把棋子弄亂了，棋子的位置倒沒有你叔叔所以爲的那麼特異，不過我也記不起它是什麼樣的了。對不起，

我看下次你我再較量一番吧！你下得很好噢。」

他推開棋盤，朝菲利浦笑着，菲利浦則報以迅速的一瞥。而後費羅蒙靠回椅中，可親地朝男主人笑了笑，便逕自開始敘說那不太可信的故事，使得全屋子的人注意力都轉到他身上。菲利浦仍是動也不動地縮在小凳上，一片孤獨的景象。我看着他，心中仍然氣憤着那些人，他必定也覺察到我的注視，因爲後來他抬起頭來了，我朝他咧了咧嘴笑，他却沒有反應，那深黑的睫毛再度垂下。

門開了，僕役總管西頓走了進來，逕自走到瓦敏夫人前面。

「夫人，洛爾先生打電話來留下口信。」

她往丈夫處迅速瞟了一眼。「洛爾先生嗎？說些什麽，西頓？」

「他要我告訴您他已經來這兒了，夫人。」

里歐．瓦敏的杯底乒地一聲擱在椅子扶手上。「已經來了？要到這兒？什麽時候來的？他在那裏打的電話？」

「這我也說不上來，先生，總之不在佳釀園就是了，他說今天晚上就會到這兒。」

靜默了一會兒。我聽到壁爐架上那座可愛小鐘的滴答聲。

費羅蒙安慰的地說：「太好了！我都不記得上次看到他是那個時候了，他會來吃晚飯吧？」「西頓說：「不會的，先生。他說他可能會到得晚，所以別等他，他今晚一定會到就是了。」

里歐．瓦敏問：「他就說這些？」

「是的，老爺。」

瓦敏夫人似乎有些激動。「他說話的口氣不像是……佳釀園出了事吧？」

「沒有，夫人，一點也不像。」

費羅蒙咯咯笑道：「親愛的，別一付愁容，可能是他們那裏吹了一禮拜乾冷的西北風，他想出來走走。那西北風人見人厭。」

「他通常可不往我們這裏走啊，」作父親的乾澀地說。「很好，西頓，謝謝你了。」

瓦敏夫人說：「麻煩你要西頓太太整出一間屋子好嗎？」

「那自然，夫人。」西頓同以往一樣，面無表情地彎下頭來。我看到瓦敏夫人又看了丈夫一眼，從我坐的地方，我看不到他的臉孔，但她緊咬着下唇，更令我驚訝的是，她看來心情緊張，面容慘白。

於是歡迎這一家之子的準備便展開了，他和菲利浦兩人都是……瓦敏堡要作個舒適的家，確實是波濤洶湧了些。但這兒可不是布氏之家！

大廳中央的水晶吊燈突然投下一片明亮的光芒。西頓走向前，將窗簾拉上，又爲我們斟酒。玻璃杯交相碰撞，發出悅耳的聲音，有人在笑，菲利浦高興地幫費羅蒙收走棋子……似乎在一刻間，耀眼的燈光下，那想像的緊張便自動化爲烏有。火光、笑語、松木的芳香、窗簾環圈的叮噹

聲、厚重的織錦被風吹得捲起所發出的咻咻聲……把這可愛的瓦敏堡比成居住着幽魂惡鬼的荊棘區，未免荒謬。

這時「魔王」轉過頭來，用英語說：「出來吧，簡愛。」

我必定跳了有一呎高，他先是詫異，而後說道：「我嚇着你了嗎？抱歉，你是不是心在千里遠之外？」

「是很遠，我想到約克郡一個叫荊棘區的地方。」

那兩道濃眉又揚了起來。「那麽我們是一致的了？怪不得你會跳了起來。」他笑道：「以後我會留意一些……你把你的責任帶走吧，免得待會兒費羅蒙拿苦艾酒把他帶壞了。不，菲利浦，我可以向你保證，你不會喜歡苦艾酒的，好，現在向大家告別吧。」

菲利浦一忽兒就站了起來，急急忙忙地向大家道別，待他抓着我的手，我也同衆人告別時，我想我同他一樣鬆了口氣。

里歐・瓦敏的「晚安，簡愛小姐」，和那故意的嘲諷語氣，一直送我到門口。

當晚後來，菲利浦都有氣沒力的，不過大體上說來，經過他叔叔這一關後，他還能恢復得過來。他睡了以後，我獨自在房中進餐，晚餐是愛波婷——瓦敏夫人那陰沈着臉的女侍——端進來的，她的動作靜悄悄，人也閉唇不語，很明顯地表示心中老大不樂意。

「謝謝你，愛波婷，」她放下最後一道菜時我說道：「噢，對了——」

她在門口轉過身子來，那張病黃色的臉上甚至無一絲詢問的表示，態度就跟個壞脾氣的臭鼬一樣，惹人討厭。「怎麽？」

我說：「不曉得你記不記得我上星期有沒有替西頓太太拿藥？」

「沒有。」愛波婷說了就轉身要走。

「你是說我沒有去拿藥，還是說你不記得了？」

她嚴厲地回頭說：「我是說我不知道。爲什麽？」

「因爲西頓太太今天要我去替她拿藥，而嘉尚先生說他上星期已經給我了，如果是這樣，我一定把藥連同別的東西一起給她了。我一點也記不得，你知不知道你給我的藥單當中有沒有一張醫生處方？」

那方方正正的肩膀一聳。「也許有吧，我不知道。」那雙黑眼厭惡地盯着我。「你怎不自己去問她？」

「好的，我會去問的。」我也冷淡地說：「就這些了，愛波婷。」

但是門却已經關上了，我咬着唇望了門好一會兒，才開始吃飯。又過了一會兒，門上有人扣門，西頓太太殷懃地進來，我什麽話也沒說，直接就說：「那個愛波婷到底怎麽啦？怎麽那麽不友善？」

西頓太太說：「噢，她呀，我要她替你端晚餐上來，她就那付悽慘的德性。白絲去幫瑪莉葉收拾洛爾先生的房，因爲瑪莉葉不肯同愛波婷一起工作，而愛波婷也是，你要她做夫人房以外的任何事情，她就給你擺出一付死臭臉。她和那個伯納眞是一對寶，我相信只要老爺命令一聲，他去替他搶銀行都在所不辭。但要他爲別人抬一只小指頭，他可會要你好看。」

「我相信你。我不懂的只是，夫人怎麼能受得了她。」

「你總不會認爲她那張苦瓜臉也敢擺給夫人看吧？才不是哩，她才裝得害羞、乖巧狀哩！不過她對每個人都是這樣，只除了伯納，而我相信，只要夫人對別人微微一笑，她就嫉妒得不知成什麼樣子呢，她知道夫人喜歡你，所以才對你這樣，你該相信吧！」

我略感詫異地說：「夫人喜歡我？你怎麼知道？」

「她說了你不少好話，」西頓太太安慰我說：「所以你不必怕她那張嘴會說什麼。」

我笑道：「我是不怕她。哮喘怎樣了？聽你聲音好多了。」

「是呀，反正哮喘這種病也是說來就來，說去就去，一年中這時候最討厭，不過不像以前那麼糟了。我還記得以前年輕時，黛比小姐的媽媽就對我說——」

我在這裏，用練習多次的圓滑技巧打斷了話。「嘉尚先生今天不給我抗組織胺，他說我上星期拿過了。我是不是拿給你了，西頓太太？我感到很慚愧，不過我眞是記不得了。你知不知道那是不是和別的東西一起交給你了？我記得有雀巢巧克力、幾個鈕扣、棉布——是不是上星期你把

表從修理匠那兒拿回來？」

「是嗎？或許吧，藥有沒有拿，我也記不清，但是我知道上星期買了很多東西，所以藥很可能混在裏面了。」她有些氣喘地笑着。「我不能說我曾留意過，因爲我一直沒怎麼缺，不過嘉尚先生可能說對了，他一向拘謹愛挑剔，可又愛說話。這樣吧，今天晚上我再到小櫥裏看看，很對不起讓你這麼麻煩。」

「這沒有什麼關係，我還把你的阿司匹靈和古龍水買來了，這是找錢。」

「喔，謝謝你。」

我問：「費羅蒙先生要住下還是只是來吃晚飯？」

「他是來吃晚飯的，不過我敢說他會留下來等着見洛爾先生。如果霧再大點，他們也會留他過夜。」

我站起來，走到陽臺窗口。

「我沒有看到霧，今天晚上視野還不錯。」

「呃？噢，是的。我想霧都聚在下面的水邊，我們這上面很高，但是因爲路大部份是繞着河邊，以前起霧的時候，山谷裏也出過車禍。這條路在黑夜實在很險惡。」

「我想也是。」我坐回椅上，心中還記着先前在起居室中那不快的一幕。「也許今晚洛爾先生根本上不了這兒。」

她搖搖頭。「他會來的，他若是說了要來，一定會來。」說罷她看了我一會兒，又說：「他們——起先在樓下有沒有說什麼？」

「沒有，只猜測他爲什麼要來。」

「沒什麼好猜的，」她黯然說：「只有一件事能夠使他來這兒，錢。」

「噢？」我不安地問，畢竟閒聊天也該有個分寸。「我想——我認爲可能和『佳釀園』的事有關。」

「我就是這個意思啊，反正總是『佳釀園』和錢，」她嘆口氣：「我告訴你，洛爾先生獨自經營那裏，偶而會上山來跟他說起那兒的事，然後——」她又嘆了一口氣。「他們就吵起來，每次都有問題，不是洛爾先生爲『佳釀園』要錢，就是老爺爲瓦敏要錢，你還不知怎麼同事，他們就已經吵翻了天，洛爾先生敢爲自己說話以後，他就開始會兇猛的吵架了——」

「他——他一定是個很關心自己產業的地主了。」我急忙說。

「噢，我不否認他爲『佳釀園』作了不少事——他太像他父親了，不會不盡力的，如果你懂我的意思的話——不過他們也說他經常在這一帶放蕩遊樂，他們說——」

「你不能相信人家說的每句話。」我說。

「是不能全信人家，」西頓太太說，有些懊悔的樣子。「尤其是有關洛爾先生的事，小姐，因爲他那種人，即使住在修道院裏都有人論他是非。」

「我相信你的看法是對的。」我說。

「而他那筆錢從那兒來的，我問你？」西頓太太現在已經話題大開了。「上次他開來這裏，那輛喇叭按得同世界末日一樣的車，他是怎麼弄來的？我問你，從那裏弄來的？」

「呃，」我輕輕問道：「那裏？」

「噢，」西頓太太陰沈地說：「問得好，上次他來這兒的時候，老爺也問他，好兇啊，可是洛爾先生就不告訴他，而用別的話支開，就像他去風流一夜或豪賭一樣地支吾其詞。」

我笑道：「我覺得他像是玩輪盤贏來的，祝他運氣好！」

她有些驚異。「小姐，我可不會說偶而玩玩會有什麼害處，我對牌戲也和別人一樣，不會有偏見，但是——好幾次我都在想，要是黛比小姐在的話，她會說什麼，她以前常常對我說：『瑪麗——』」

「對不起，」我很快接口：「到了給菲利浦喝巧克力的時間了，我讓他在床上看書，得去替他關房裏的燈。」

「呃？噢，是的，眞是的，時間過得好快呀，不是嗎？我早就該去看看白絲和瑪莉葉把房子收得怎麼樣了……」她忙站起來走到我爲她打開的門邊。「他們有沒有記得牛奶？」

「放在餐碟裏了。」

「噢，對的。你覺得白絲工作做得還好嗎？如果有什麼不滿意，可一定要讓我知道噢。」

「我沒有不滿的，」我說：「我很喜歡白絲，她將房裏整得有條不紊，你只要看看這間餐具室就知道了。」

她於是跟着我進這間小餐具室，室中光線閃耀在纖塵不染的小琺瑯爐子上，煮鍋、大杯、湯匙也都井井有條地擱着。我將牛奶倒入鍋內，打開爐火熱着。西頓太太以老練的目光掃視室內，又用同樣老練的手指去摸放着巧克力罐、咖啡罐、茶罐的櫥子，而後滿意地點點頭。

「是的，白絲是個好女孩，只要她把心思放到工作上，別去窮追那個伯納……糖在這兒。」

「不，不是那種糖，我給菲利浦吃都是用葡萄糖，你該記得的——這個藍色罐是他專用的。噢，謝謝你。你的意思是白絲和伯納之間有什麼嗎？希望不是認眞的吧？否則就太可惜了，他對她而言，嫌太老了，而且——」

我停下來，但她接着說：「哈，你這話說得再正確也不過了，可惜！要是愛波婷不是他親妹妹，我會說怎不敎他倆配成對哩！這樣才不會壞了兩個家庭的幸福，何況他們兩個就像同一窩的豬！白絲這麼個好女孩竟會喜歡那個苦瓜臉，黑不隆冬的傢伙，也眞是失去理智了。可是人性就是這樣，信不信由你，我們也改動不了什麼，現在你又在找什麼？」

「餅乾。被人動過了，啊，在這裏。」於是我放了三塊餅乾在菲利浦的小碟子裏，側着頭對西頓太太說：「這是今天晚上的額外配給，起先在起居室實在是有些令人討厭。」

「對的，有時候可以寵寵他。我該走了，眞的，我們的談話很使我高興，而且我要說我和西

頓都認爲你在這裏，對菲利浦有很大的好處，他喜歡你，那是很明顯的，我相信他需要的，就是他能喜歡的人。」

我輕聲說，一半像是對自己：「我們不都是如此？」

「可不是嗎？」西頓太太像安慰人似地說：「倒不是說他另一位保姆不好，她眞是個好人，只是她把他當小娃娃看待，這也是很自然的，因爲他從小就是她帶大的。或許老爺說的沒錯，他該改變一下環境，尤其是死了父母親以後，可憐的孩子。而你做的相當好，假使你不介意我這樣說的話。」

我眞心感激地對她說：「你太客氣了，謝謝你。」我端起菲利浦的餐碟，朝她笑笑。「我也眞希望樓下平靜無事，洛爾先生來的時候，至少有一個人是歡喜的。」

她在走廊上停步，有些疑惑地轉身說：「誰會？費羅蒙先生嗎？這我倒是不敢說——」

「我不是說他，我指的是菲利浦。」

她瞪着我，然後搖了搖頭。「洛爾先生根本不認識他，別忘了菲利浦只比你早一點點從巴黎來，他來以後，洛爾先生還未來過呢。」

「那麼一定是洛爾先生在巴黎看過他一些事情，再不然就是菲利浦同衣伯利先生一起時候看到的。」

「沒有，這我是知道的，而且我敢保證他和洛爾先生在巴黎時根本連認識也不認識。」西頓

太太又說：「巴黎！他到了那種地方，才不會拿菲利浦來浪費自己的時間！他可有別的樂子哩，你要記得。」

「可是我們晚上同費羅蒙先生一起時，聽到有車上山的聲音，菲利浦就像火箭一樣衝到陽臺外——但顯然想看到的不是他，所以好失望的樣子……比這更嚴重，『毀滅』似乎是最好的形容字眼……如果不是看他堂兄洛爾，又會是看誰呢？」

而後我望着她，却令我大吃一驚，因爲她的眼中突然噙着淚水，她朝我搖搖頭，然後用胖胖的手背揩着面頰。「可憐的孩子，可憐的孩子。」她口中一直說着這句話，但是抽噎了幾下，又用手帕拭了淚以後，她就簡單明白地說了。

「當然，他沒看着父母親死去，別人也不許他參加喪禮。所以我和西頓相信，他在心中並不肯接受父母雙亡的事實。他們本來是要從機場駕車同來，而他在等他們，只是他們永遠也回不來了，他再也見不到他們。所以我相信他仍然在等。」

「這實在太可怕了。」我嚥了嚥口水說：「這……眞是太可怕了，西頓太太。」

「是的，每次有車來，他就會衝過去看，我就看過他這麽做，幸而這兒進出車子不多，否則他一定也進進出出忙個不停，不是弄得頭腦不清，就會撞上欄杆。」

我不禁顫抖了。「我會仔細注意他。」我說。

「你好好看着。」西頓太太說。

7

第四輛馬車

一樣生物，兩條腿可以站立，外觀和人類完全一樣，不像個怪物。

狄更斯：皮克威克故事

菲利浦已經睡了，身體在被單下縮成一小團，燈仍亮着，書已滑到地上。他手裏緊握着一樣東西，我把被單掀到一旁，原來是個玩具兵。

我拾起書本，蓋好被單，把燈擰熄了，才悄悄端着沒有喝的巧克力回到餐具室。

回到房裏，我直接走向陽臺，而任窗簾垂落我身後，擋住室內燈光。這個夜晚十分寧靜，且出人意料地暖和，雖然仍沒見到霧，但我却看到遠方谷底似有一片較淺的黑暗，春天的潮氣浮在空中。下方森林中有隻貓頭鷹在一遍遍嚎叫，牠那沈默的憂鬱立即激起我的共鳴，我感到疲倦、洩氣。今天一天裏發生了太多事情，而比較快活的事——早上遇到威廉．布雷克，以及和費羅蒙在小廳中的輕俏言語——却已消逝心中，只剩下這股奇異的洩氣感。

當然我知道這是什麼感覺。許久以來，孤寂便陪伴着我，那是永遠在的……我們學着去使它與我們保持距離，有時候甚至還喜歡有它陪伴——但有時自己不足以應付它，這時便得去尋找止痛劑了……不論是聽收音機、養狗、洗頭髮、洗襪子、玩具兵……都是止痛劑。

我咬着唇，心中在責備自己，不能因爲你有的兩次愉快的際遇——還加上同管家婦的愉快聊天——過去了，你就覺得洩氣，自怨自艾了起來，你應該好好計劃這個夜晚。我不必望着春霧沈思冥想，想像自己後半生都被貶謫到屋角一邊去了。

我到底要些什麼？相信費羅蒙禮貌所造成的幻覺，以爲我和他以及瓦敏夫人可以圍着火爐談天，平起平坐？和瓦敏夫人同等地位？若是十年前那件事未發生，現在我又會在那裏？這一切都已完了，我愈早接受那喧擾的筵席已終的事實，便愈早能脫離這陣不穩的情緒和回憶。

我回過身來，走到陽臺的南端，站在樓下小客廳的正上方。

落地長窗的燈光被金色窗簾所掩，柔和地發散到走廊及臺階上。光禿的玫瑰叢中，嫩枝和荆棘使光線像穿透網子一般，而其陰影斜罩在新掘的花床上，一如掃帚。落地長窗開了一扇，裏頭的燈光便毫不客氣地濺射到外面，同時傾洩而出的，有人聲笑語，我可以想像出那熊熊燃燒的柴火，大型酒杯的燦耀、咖啡、白蘭地酒香、雪茄的煙味……

晚安，簡愛小姐……口氣顯得很有趣，但却又說得一本正經。我輕輕走回窗口，對自己笑了笑，若我眞得後半生都被貶謫到別人的起居室一角去過，織着毛線，穿着漆黑的羽綢衣——不管

是什麼質料——那麼我也要穿最好的羽綢，世上最好的。

於是我不去管書本、收音機、待洗的襪子等等止痛劑，穿上外套便出去了。

我緩步走下那段曲曲折折的路，在黯淡的月光下，這段坡路很容易使人走錯，再加上有些潮濕，使得路面滑脚且難行。其實林子裏有一條路也可以走下山，這條路有土階也有坡路，是比大路要近捷得多，但是月光被樹木遮着，路會太暗，所以我還是沿着大路走。

空氣十分寧靜，山谷下河流處，我能清楚地看到一片白霧瀰漫。林中貓頭鷹嗚嗚地又叫了一聲，聲音淒厲。空氣中傳來一股濃重的泥土及植物的潮濕味道，是春的味道……不是柔和的，不是薄荷以及花香，而是某種穿出土地的尖刺氣息……殘酷已極的月份，丁香穿出死寂大地……是的，就是這。這已不是我頭一次感激父親使我養成愛詩的習慣。以最佳順序排列最佳字彙……看到一個景象，或心生一念頭時，突然間有詩句湧入腦中，而會有熟識及驚喜之感。父親是對的，思考之時，詩是最佳材料。

山毛櫸去年的葉上突然有陣窸窸窣窣的聲音，這時詩立刻飛走，我才想起法國仍然有熊，還有野猪，說不定還有狼呢，狼人和吸血鬼也一定有……如此自我解嘲一番，我終於安全地走到和河流一般高的路面，正欲過橋。

橋身是十八世紀的精巧造型，上頭雕刻精美的欄杆以優雅的線條成弧形朝向河的兩岸。這兒

霧比較濃，不過也是一片片的，在我站的地方，霧只到腰部，但是在我右邊矮欄外，霧却洩到橋下，籠罩水面，只偶而被蘆葦和枯木幹穿透。

我雙手揷在口袋裏，站在橋中央，望着路那頭陡峭的山坡，上面排排高起的松樹，將崎嶇的山坡地塞滿，偶而會有個光凸的峭壁突出，若在白日，那裏當是老鷹呼叫盤桓之處。此刻在月光下，森林只剩隱隱約約的一團黑暗。一彎新月射下的光亮給松樹鑲上一層薄邊，空中有一朶微亮的雲。松樹的氣味也飄下來，濃馥、刺鼻，似乎和松樹一樣昏暗無比。

一輛車從山谷駛上來，隨着曲折的路、濃霧阻隔，引擎聲時大時小，有時也會變了調。車繞過濃霧之上的「驚奇彎」以後，我才看到它的燈光，而後看見燈光轉了彎，傾斜，而後進入黑暗中，在林路中彎曲前行，時而光亮時而模糊，因爲濃霧經常阻擋。在燈光照射中，樹木枝幹的輪廓清晰閃過，而後又躲入濃霧瀰漫着的高聳黑暗中。

只是一輛駛往蘇必魯的卡車……車頭燈平穩地通過橋尾，白霧在車尾紅燈光下飛散。

我正打算轉身回去，忽然瞧見在地約東內森林上有一個小小的光點，一分鐘前還沒有的，現在却穿透了株株松樹閃亮着，像一顆黃色的星星。

我停下步子，仔細抬頭望，路旁的樹木在另一輛卡車駛上山時忙着鬼魅似地舞蹈，但那微小的光點却高高地懸在那兒，安穩而溫暖。不，那不是星星，而是有人住的，雖然可能不是高居四千呎的威廉·布雷克的小屋，但我却想那是。我對自己笑着，並且想像他坐在小屋裏，伴着一大

堆繃帶、大丸藥還有溫度計。

第二輛卡車隆隆地駛過了橋尾。

還有白蘭地——他有沒有記得帶白蘭地？

我沒有注意那輛靜靜駛在大卡車後面的汽車，直到它急轉彎駛上窄橋，朝我像個魚雷一樣衝過來。

這個彎不大，但車開得很快，車頭強烈的燈光將我整個人罩住，只聽到尖銳的剎車聲，我忙跳到路旁。燈光猛烈一頓，輪胎發出吱嘎的聲音，磨擦過路面。一碼之差，就差這一碼。有樣東西鈎到我，撕破了什麽，我脚一滑，跌到橋欄杆下旁的水溝裏，車子距我一呎半駛向前，過了橋便尖銳地剎車停下來。

引擎關閉，車門打開又碰然關上。里歐·瓦敏的聲音說：「你在那裏？受傷了嗎？我沒碰到你吧？」路上傳來迅疾的脚步聲。「你在那裏？」

我跪在濕水溝裏，雙手用力地扶着欄杆，聽到脚步聲和那熟悉的聲音，一時竟想自己必定是被撞到，心智發狂了。而且我也看不見了，我看不到任何東西或任何人。我強自鎭定，顫抖地站了起來，但仍因驚惶而不住霎着眼。

實際上我並沒有瞎，待我轉過身倚着欄杆時，只見濃霧下沉、漸褪、飛舞，而又變成及膝的高度了。

我也沒有發狂，月光下朝我大步走來的人，並不是里歐·瓦敏，不過三十年前的里歐·瓦敏可能正是這付模樣。他給我的頭一個印象，就和他父親一樣，非常英俊，而因爲疾病和年歲的關係，他父親臉上有細緻而像墮落天使的特質。洛爾的臉上却沒有一點纖巧的味道，只是強壯、自負——此刻且憤怒異常。現在不是判斷他是否具有其父一般運用自如的魅力的時候，不過他的個性却確實具有強烈的影響力。但父子二人之間仍有區別：里歐·瓦敏是個內蘊着強烈個性的人，而洛爾却是咄咄逼人，此時他咄咄逼人的不只是他的個性，他和我一樣爲此事件驚嚇，而此驚嚇使他大爲光火。

我跌坐在欄杆上等着，他模糊的身影逐漸走近，在霧茫茫的月光下看來，高大且怕人。

高大、英俊……浪漫小說中的陳腔濫調在我心中響起——自然而然，抵擋不住，使我鼓起精神決心不喜歡他了。

他厲聲問着：「你受傷了嗎?」

「沒有。」

「我有沒有撞到你?」

「沒有。」

「連碰也沒碰到嗎?」

我以不太穩的手指撫平外衣。「沒——沒有。」

「你確定你沒有事?」

「是的，我——是的，謝謝你。」

我聽到他如釋重負地吁了一口氣，輕鬆了以後他的聲音才變爲憤怒。「那麽可否請你好心告訴我，你一個人站在大霧裏頭的路中間，究竟要幹什麽鬼事情?你離我那麽近，幾乎死掉了知不知道?被撞死都是活該!」

這陣驚嚇也在我身上起了反應，而且我可不習慣這樣子責罵。我不再整理身上衣服，而抬頭回瞪着他。「這裏又不是公路，只要我高興，我可以站在路中間，也可以坐在路中間，躺在路中間!我怎知道你會來——至少我已經忘了你的車子要過來，而且你根本用不着開這種速度，不管這是不是私人的道路!」

其後有一段極短的時間沒有人說話，我覺得他似乎有些震懾了，而後他竟然語氣溫和地說：

「我只開到五十，而且這條路我熟得很。」

「五十!」我的聲音提高，大爲氣憤。「胡說，那——噢，是公里，那當然。」

「還有什麽?」

「速度仍然太快，而且還有霧。」

「路我看得非常清楚，而且這輛車開起來，穩得同孵蛋的母鷄一樣。」他的口氣變得有趣起來，使我更爲惱火。

我說：「管它是不是母鷄，反正它幾乎把我撞倒！」

「這一點我很瞭解，只是我想不到有人會在夜裏這種時刻站在橋上——」

他停了一下，才又繼續說道，現在他的話裏有明顯的感到有趣的意味。「我眞不知道幹嘛一個勁兒站在這裏爲沒有撞到你而辯護！你現在可否好心告訴我，爲什麽你認爲自己有權利站——或是躺——在這條私人道路中間？這是我——瓦敏家的產業，你知道。」

我忙着用手帕擦着泥濘的雙手。「是的，」我說：「因爲我住在這裏。」

他略感吃驚，我看到他的眼睛在月光下瞇起來端詳着我。「你不會是僕——？」

「僕人嗎？可以說是，」我說：「我是菲利浦的家庭教師。」

「可是，」洛爾·瓦敏一字一句地說：「他們告訴我說她是英國人。」

我只覺得腹部像挨了他重重一拳一樣，我頭一次發現我們由頭到尾的所有話，都是用法文說的，在當時完全失去平衡的狀況下，我想也不想便說起和他同樣的語文——法文了。

我只微弱地說：「我——我忘了。」

「你是英國人嗎？」他的語氣十分驚訝。

我點點頭，「我叫琳達·馬丁，倫敦人，來這裏已經三個星期了。」

他嘲諷地說：「那麽我恭賀你進步神速了，馬丁小姐。」

這第二次的震驚使我失却沉着，他冷嘲的口氣太像他父親了，因此我不自覺地提高聲音說：

「你當然知道我的英文又不是這三個星期中學來的，瓦敏先生，別想像把我撞倒一樣地用字語侮辱我！」

這話說得並不公平，因此我心中也暗暗等着其後的爭執，豈知他却只說：「我很抱歉。你現在有沒有恢復到可以走動的程度？我不能再讓你在這兒說話，你一定受了不少驚嚇。我們進到車裏，我送你回堡。」

他和他父親一樣，懂得適時化解敵意……我發現自己竟然順從地從欄杆旁移開，而他則將一隻手穩住我的手肘。

「我沒有什麽事。」我說。

但當我打算朝汽車走去時，我才發覺膝蓋仍然不住顫抖，因此他的扶助使我非常感激。

他很快地說：「你的脚跛了，受傷了。」

我却安慰他道：「不是你弄的，是我起先躲開的時候滑倒的，只是膝蓋撞到之類的，眞的，沒有事。」

他的口氣却很焦急。「我想愈快把你送回堡裏喝點飲料愈好，你從駕駛座這邊的門進去吧，另一個門現在很不好開。」

這話倒不錯。車在避開我之際，因爲地濕而滑到橋那頭路的右邊去了，剛好路邊是一處泥濘的草堆，幸而不很陡，但却足以使車子斜成一個十分怪異的角度。

我滿懷罪疚地看了看車，而後又望望洛爾．瓦敏那不動感情的臉。

「我——車子沒有撞壞吧，呃？」

「我想沒有壞。你把車調出來，你是要在路上等，還是到車裏坐着？」

「我想如果對你都一樣，我還是到車裏去坐吧。」

「好。」他打開車門，我坐了進去，因爲膝蓋痲痺，進入有點兒困難，好不容易越過了方向盤，才坐到隔壁的座位。他傾身到車裏，在黑暗中往儀器板下面摸索着，只聽得「克利」一聲，前燈亮了起來，車前就是上坡路的彎轉。一道凹凸不平的樹和岩石造成的牆，立於保險槓之前，約有六呎來高。

他卻連看也不看，只說：「等一會兒。」便關上車門，繞到後去了。

我閉上眼睛，不想看到那堵石牆，而靠在椅背上鬆弛自己。車很大，十分舒適，即使在傾斜成如此角度，仍然不失舒服。我再度睜開眼睛，只見漆黑而長的引擎蓋上反射着由石上映着的光亮——引擎蓋下一定有不少馬力，我想，而後憶起了西頓太太的形容：「喇叭按得同世界末日一樣。」不知道洛爾．瓦敏賭博時的幸運號碼是多少……

我讓肩頭倚着豪華座椅的背，那顫抖的感覺幾乎完全消失，突然間我想起在布氏之家聽過的一些話——女僕之間傳說的一段——當時我感到很有趣，但現在回想起來，却似乎更有道理了：如果你要被車子撞，千萬要挑部勞斯萊斯車……現在想想，其中倒也不無道理……卡廸萊克作爲第二志願倒不差，尤其駕駛者又像洛爾．瓦敏一樣長於駕駛。頭一個驚訝已消逝，我才瞭解我自己的愚笨使我險些受重傷。洛爾先生這輛昂貴的卡廸萊克沒有撞上橋邊欄杆，也不是因爲我的緣故。

洛爾．瓦敏仍然在車後，我往回看，只見一團迷霧中，他彎腰查看後擋泥板，一支手電筒緩緩移動其上。我咬住唇，但還沒開口，他已直起身子，關掉手電筒，很快來到駕駛座旁的門邊。

他滑進來坐在我身旁，往我瞥了一眼。「你沒事吧？」我點點頭。「我很快就送你回去，坐好，抓緊。」

他發動引擎，引擎轟隆隆地咆哮，恢復了生命。他輕輕開動車子往左，車身移動、顛簸、遲疑，而後前輪往下跌落到路面，後輪似乎往前爬了一會兒，也隨着前輪落下，於是整個車身都到了平地上，停下來，因着特佳的彈性輕輕搖動着。

「好啦！」洛爾．瓦敏說完，朝我一笑。

他的手正要扳動手刹車，我小聲說：「瓦敏先生。」

他的手停了下來。「什麽？」

「你送我回去以前，我——我想向你道歉。我很抱歉，眞的。」

「抱歉？爲什麽？我親愛的女士——」

我說：「請你別這麽寬宏大量！這事實實在在是我的錯，而你使得我像個卑鄙無恥的人！」

我聽見他的笑聲，依然說下去，口齒已經不清。「我本沒有必要站在路中間，而你却寧肯把車開到一邊而救了我一命，但我還對你無禮。若是換了別人，百分之九十九會揮拳把我從這裏打到馬達加斯加去，你却依然對我很好，眞的，我覺得自己卑下極了。簡直可恥——」我深吸了口氣，癡呆地說下去：「若是這輛車損傷了，我可以從薪水中扣給你賠償！」

他仍然對我笑着。「謝謝你，可是車子沒有壞！」

「是眞的嗎？」我懷疑地問道。

「是眞的，連點擦傷也沒有，起先車子滑在路上時，我聽到一些聲音，但是只是落下的樹枝磨擦到車輪，連點刮痕也沒有。所以馬丁小姐，請不用道歉，該道歉的是我，我罵了你，實在很抱歉。」

「沒有關係。」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說：「我想我們都有些被震驚得不知所措了，我都不知道我在那兒、做些什麼事了。」

他沒說什麼，也沒有發動車，似乎在等待，我偷偷瞟了他一眼，看到他正專注地望着我，臉上好玩的神情已失，那是一種奇異而且大膽的眼神。雖然先前他對我很溫和，我却發現自己雙手緊握，以使自己有繼續說下去的勇氣。「我幾乎不懂自己在說些什麼，所以不小心便把我的祕密洩漏了。」

「當你對我說法語的時候？」這幾乎不是問話。

「是的。」

他將電門關掉，引擎靜止，而後關掉前車燈，車子就只剩尾燈和側燈那點微弱的光亮。他把身子半轉向我，肩膀倚着車門，我看不清他的臉，而他的聲音中也聽不出什麼，他說：「這倒很有趣，那麼我說對了？」

「你是說他們僱我時不知道我有法國血統？對的。」

他說：「我不是你的僱主，你要知道，所以你也不必解釋。不過我純是好奇，難道說這件事你故意瞞着我父親和瓦敏夫人？」

「我——我想是的。」

「爲什麼？」

「因爲我想要這份工作。」

「可是我不明白——」

我兩手緊緊按着，小心地說：「我需要這份工作。我就告訴你原因吧，只是我想你可能不會了解……」他正想說話，我却迅速說下去。「我算半個法國人，在巴黎長大，十四歲的時候，父母親因爲飛機失事雙雙遇難。當時父親正在爲一部電影編寫劇本，電影要在威尼斯拍攝，而母親同他一起去度假。他們——噢，細節不重要，總之後來我就到倫敦一家孤兒院去……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到過孤兒院？」

「沒有。」

「這裏的詳情也沒有必要說，總之，孤兒院的人對我很好，但是我想——噢，想眞正生活，想擁有一塊屬於我的地方，而我似乎毫無進展。我的學校教育因爲戰爭和其他事情全告報銷，所以我不能做什麽了不起的事，不過還是在一間私人小學校找到一個工作。而我——我在那兒也不快活，然後我們有一位理事聽說瓦敏夫人需要找一位英國家庭敎師，對我而言，這是天賜良機。按說我的資格不够好，但我可以照顧小孩子，而且我知道我可以把菲利浦的英文敎好，何況能够重回法國，住在一個眞正的家庭中，是件多麽美妙的事！」

他不露感情地說：「所以你就來到瓦敏。」

「是的，就這樣。」

他停了一會，又說：「我想我能瞭解，可是你用不着把這一切全告訴我，我也沒有權利質問你。」

我不好意思地說：「我自覺虧欠你些什麽，而且你也問我爲什麽要這份工作。」

「不是的，你誤會了。我是問你爲什麽要瞞着家父和艾蘿怡。」

我笨拙地說：「我不是已經說了——」

「我該說你爲什麽非得瞞着他們。我絕不在意你瞞着他們，」我看到一絲笑容。「只是不明白爲什麽非得瞞他們。你的意思是不是說你隱瞞了有法國血統的事實，否則你就不能得到這個工作？」

「我——是的，差不多是這樣。」

而後有短暫沉默。「確實是。」

「不過事情不是這樣的，」我急急忙忙說：「我沒有說很多話來蓄意欺騙，只是——我是感覺到表白自己會有影響，我是說，一旦過了該告訴瓦敏夫人我也是半個法國人之時，我不能回過頭去再度解釋，否則她會認爲我行爲怪異，而不肯再正眼瞧我了。而且她又多次強調我同菲利浦說話時絕不能說法文——我該只同他說英文的。其實我自己倒不覺得這有什麽關係，因爲我可以小心謹愼，只同他說英語，但是她特別一再強調這點，所以我——我就不表明自己了。我知道這樣很蠢，」我氣急敗壞地說：「這事也做得太蠢了，反正就是這樣。」

「所以我想他們仍然不知情？」他仍然不露感情地說。

「是的。」

「噢。」令我鬆了一口氣的是，他又開始用那種好玩的語氣說着話：「你有沒有發現這種欺騙——對不起這話說得重了些——會有尷尬的時刻？」

「你是說聽到我不該聽到的話？沒有，因爲老爺和夫人禮貌十分週全。」這時他大聲笑道，我頗感不解地說：「我是說——當我去見他們的時候，他們都用英文說，而當我帶菲利浦去見他們的時候，他們也只談他功課上的事，這也是我知道的事，而在其他時候，我根本不去聽。」

他說：「那麼我不用操心了，現在看來，似乎不會有任何關係。」他轉身坐正了，便發動引擎。車燈亮了起來，我看到他在笑。「況且我也絕無意再進行審訊來侮辱你，對不起，不關我的事。」

「先生。」我輕聲說着。

「嗯?」

「我在想你能不能——我的意思是說——」我掙扎着想說，又停了下來。

他迅速瞧了我一眼。「你在想我能不能替你保密是嗎?」

「是的，我請求你。」我又說一句，感覺到更爲渺小。

停了短短一段時間。「這是值得的，」洛爾．瓦敏緩緩說道。「我不會說出去……我們還是快回去吧……」

車子往前駛去，以相當威儀的速度爬上第一個坡。

他沉默地駕車，我這才有時間回想，而驚訝地發現驚嚇會產生一些怪異的後效，是什麼東西迫着我把自己可憐的需要坦白天眞地全盤洩漏給洛爾．瓦敏那種世故老練的人呢?父母親飛機失事……孤兒院裏的人對我很好……跟他有什麼關係?煩人的傻瓜，他一定這樣想我，而我也確實是個不折不扣的小傻瓜，尤其想到早先自己心情何等沮喪。我咬住唇。反正又有什麼要緊?他很可能根本沒有聽到我的話，人家心裏頭有比菲利浦的女老師更重要的事。比方說「佳釀園」，或

是那件使他上山來的事。

想到費羅蒙，我不禁鬆了一口氣，旋即又感到好笑：洛爾．瓦敏可不像菲利浦一樣，還需要人的保護。

我說：「費羅蒙先生今晚也在堡裏。」

「噢?他要長住嗎?」

「我想他只是來吃晚餐的，但是如果霧再大一些，他可能會住下。」

「噢。」洛爾說：「這也得記到這霧的帳上，他們都說這陣風很邪惡。」

我仍在想着這話的意思，卡迪萊克却已駛上最後的坡路，輕輕地停在門階下。

我們走進大廳，西頓正走過，轉身看到洛爾，便快步上前迎接，而後目光落到我身上，沒有表情的五官上，突現一絲驚慌。

「洛爾先生!馬丁小姐!是不是出了什麼意外?」

「我在瓦敏橋上幾乎撞到馬丁小姐，我建議你現在就去倒杯白蘭地給她壓壓驚，再找人上樓去——」

「不用了，」我很快說道：「我不要酒，西頓先生，我已經沒事了。洛爾先生沒有碰到我，我是躲開時跌倒的，都是我的錯。我去洗個澡，沏點茶喝了就好。」

西頓猶豫着，用眼瞧着洛爾，我却堅決地說：「沒有關係，眞的，我什麽也不需要。」

「如果你這麽有把握……」他看看洛爾：「先生，我會把您的行李直接送上樓，您還住一向那間房。」

「謝謝你，你還好吧？西頓太太呢？哮喘好些了嗎？」

「好些了，謝謝您，我們都很好。」

「那好。我過一會兒就到樓上去，人呢？是不是在客廳裏？」

「是的。費羅蒙先生也來了，他要留下來過夜。要不要我通知夫人您已經到了？」

「好吧。告訴他們說我一會兒就過去。」

「是，先生。」臨去前他還望了我一眼，才走開。

我轉身正打算跟着他走開，洛爾却說：「你的罩衫破了。」

我低頭一看，好一會兒無法抑制驚惶的情緒，我的外套是開着的，裏頭的罩衫邊緣裂開了。

「喔，我現在想起來了，起先我感覺到有樣東西鈎着，不過不要緊，我補一下就行了。」

他皺着眉。「一定是保險槓鈎到的，我實在很——」

「洛爾？」

聲音發自我身後。我跳轉身，洛爾必定早已習慣於他父親這種逼近法，因爲他只轉身說一句：「父親，您好嗎？」便伸出手來，里歐．瓦敏握着他的手，黑眼却又轉向我。

「怎麽回事？我好像聽到保險槓撞到你了？」

我說：「沒什麽。」

「我和馬丁小姐在瓦敏橋上遇到——可以說是很突然地。」

他父親的眼光注視着我罩衫破處，又注視我抽了絲的襪子，以及腿上泥濘的擦傷處。「你是說你把她撞了？」

我很快地說：「噢，不是，不是這樣的，只是我摔了一跤，撞到膝蓋，如此而已。洛爾先生沒有撞到我，是——」

「你衣服裂開可不是摔跤摔裂的，是扯裂的，這是你那該死的大車扯的吧，洛爾？」

他的怒氣由這些話中爆出來，像條皮鞭。一時間竟使我想起他對菲利浦說話，就在黃色織錦椅旁當衆侮辱他的情景，可是，唉呀，洛爾已是——多少歲？三十了吧？這麽大的人還要受辱！我只覺羞窘發熱，便望着他。

不過這人可不是菲利浦，他毫不動怒地說：「我想是吧，我也是剛剛才注意到它的，您進來時我正在埋怨自己。」他又轉回頭對我說：「馬丁小姐，我眞眞正正感到抱歉——」

「噢，請你別說了！」我喊道：「沒有什麽嘛，而且是我自己的錯！」

瓦敏先生說：「你在半夜這種時候到橋上去做什麽？」

「我去散步，林子裏太濕，我就在馬路上走。」

「究竟出了什麽事?」

洛爾想說，我却搶先說：「我在橋中間停下來，本要往回走，而聽流水聲就聽了一兩分鐘，這眞是不智之擧，因爲河面上籠罩一片白霧，而洛爾先生開車直衝過來，不過我忘了他要來。」

「忘了?」

我略感詫異地望着他，而後才想起他們在客廳中的談話全是用法語。於是我極力以平穩的聲調說——並且希望臉上不要浮起紅暈。「西頓太太今天晚上告訴我說他要來。」

「噢。」那對濃眉下的黑眼深不可測，他又看着洛爾。「然後?」

我很快接着。「所以洛爾先生當然看不見我——直到幾乎撞到我時才看到，這事錯全在我，我能只擦點傷，罩衫撕裂，已經算够幸運了。如果罩衫眞是汽車刮裂的，那麽車也只碰到這裏，眞的。擦傷是我跌到溝裏磨到的。」

里歐・瓦敏仍然顰眉不展。「那裏是個急轉彎……我們都知道的。」而後尖刻的語氣又出現了。「洛爾，如果你在像今天這種夜晚非得開車在這種路上行駛——」

洛爾平靜地說：「我已經告訴馬丁小姐我很抱歉了。」

我心中有些東西爆發了，我的僱主老爺有權審問我，可是用不着當我的面羞辱其子。而且今晚我也看够了他的各種巧詐手段，所以我火爆地說：「我也同洛爾先生解釋過，錯全在我一個人身上，請你們不要再繼續談這個話題了好不好?不該怪他，若是他駕駛技術不這麽高明，我早就

作了輪下鬼!」

說罷，洛爾臉上有股淡淡的有趣表情，他父親臉上則是微慍。他開始緩緩說着，但是在那字斟句酌的話裏頭，仍然有尖酸的味道。「技術高超的駕駛者根本不必在這種急轉彎下表現他的本事。」

洛爾朝他笑着，愉快地說：「『佳釀園』去年秋天重新修整了這條路，記得嗎?而且您有資格批評我的駕車技術嗎?您忘了，自從您最後一次能駕車以來，道路和車子的改變都相當大。」

在其後短暫而駭人的靜默裏，只見里歐・瓦敏嘴角的紋路加深，白手在輪椅扶手上移動，但一言不發。洛爾懶洋洋地朝他笑着，不，他可不是菲利浦，怪不得當我莽莽撞撞地爲他辯護時，他還露出有趣的表情。我感到一陣快意：爲了菲利浦，活該，你這魔鬼先生!

洛爾轉身，對我不在意地說：「你眞的不要我叫人送點東西上去嗎，馬丁小姐?」

「眞的不要，」我往他們身上不確定地輪流巡逡。「晚安，瓦敏先生；晚安，洛爾先生。」

我疾步走上樓，讓他們兩人待在樓下。

8

第五輛馬車

你比那撒旦還要可惡，
至今仍未有地獄惡魔，醜陋得同你一樣，
如果你真殺死這個孩子。

莎士比亞：約翰王

第二天濃霧已消失得無影無蹤，陰綠的樹木輕快地搖動。自從三月的柔風將嫩芽吹出了小葉子以後，我們最喜愛的散步便是穿過林中小徑，朝北方走下山谷，今天下午我們又踏上這條路。

我們走下小徑，路雖陡，走起來倒不難，因爲路上會擱着木塊，好讓人踏脚，而偶而出現的一道木階，也都修得很好，平坦寬濶的階面上有刻痕，並且沒有長青苔。偶而小徑會橫過一彎溪流，有時候小橋只是木階，或是石板，跨過長滿青苔的水溝。但在有些地方，小溪竟然深蝕了岩

石，造成小型瀑布一般，架在其上的橋，不過是不到兩塊木板寬的小橋，而只有一邊有未修剪的松枝做的扶欄。

菲利浦愛在這些橋上流連，望着底下隨風搖動的羊齒和青草，計算着他想像要跳出水面的魚數。我們快活地互相倚着，望着最大的水潭，只見道道陽光穿過羊齒，造成七彩光束。

「三條，」菲利浦勝利地說道：「這裏，你有沒有看到她？就在那邊的石頭旁邊，有水波的地方！」

我看着十五呎以下波動的水潭，「我什麽也看不到，而且魚不能說是她，菲利浦。」

「眞的在那裏，就在那裏，我看到她——」

「我相信你看到了，不過魚不能用女字旁的她，該用牠。」

「法文裏鱒魚就是陰性的，」菲利浦肯定地說，我的法文比他的英文差，使他經常感到很驕傲。

「那當然，」我說：「但是英文中却不是。噢，看，那裏有一條，我看到她了——牠跳了起來！」

「四條。」菲利浦懂得乘勝追擊，也知道適可而止。「四條半，因爲我不曉得那個黑影是魚還是影子。」他抓緊欄杆倚上前，急切地往下看。

「我們再繼續走，」我說：「如果同來時它還在，就是影子。我們再到大森林裏去。」

他乖乖地離開橋，走到通往林中深處的寬道。「好吧，我們要找狼嗎？」

「狼？」

他走在我前頭，此時回過頭來笑着：「老師，你的聲音聽起來好像很害怕呢！你想這兒眞的有狼嗎？」

「呃，我——」

他大笑一聲，又滑稽地往前一踢，踢亂了去年的落葉。「你害怕！你害怕！」

「我從沒有在這種地方住過，我猜瓦敏可能到處都是狼。」

「我們這裏有熊，」菲利浦十分慶幸地說着，而後誠摯地望着我。「眞的有噢，可不是吹牛的，很多熊好大好大。」他用那雙戴了紅手套的手在空中比劃出一隻大得過份的熊。「我從沒看過，你知道，可是伯納打過熊，他告訴我的。」

「那麽我希望今天我們可別遇上。」

「牠們都睡了，」菲利浦安慰我說：「除非你走到牠們睡覺的地方，不然不會有危險的。」於是他試探式地跳到一堆枯葉上，把枯葉揚起於亮麗的金色光線中。還好枯葉堆中沒有熊。「牠們睡得很熟，」他似乎認爲找不到熊必須要有個藉口才行。「牠們口袋裏頭還有松果，像松鼠一樣。」

此處他以法文說出「松鼠」，於是我糾正他。

「松鼠。」

「『山』鼠。老師，你是不是不願意去找熊？」

「我倒是眞不願意呢。」我滿懷歉意地說。

「那我們就別找了。」他很大方地說：「不過林子裏還有許多別的東西好看，我想，爸爸以前常告訴我，說有羚羊和土撥鼠和狐狸，噢，有好多噢！你想等我有十年——」

「『等我十歲的時候。』」

「等我十歲的時候，可以有把獵槍來打獵嗎？老師？」

「或許不行，菲利浦，但再大一點或許就可以了。」

「十歲就很大了。」

「大是大，但不是很大，還不够大到懂得正確使用槍枝對付熊的程度。」

「那就打『山』鼠嘛。」

「松鼠。」

「『山』鼠。等我十歲的時候，我可以有枝打『山』鼠的槍嗎？」

「可能，只是我懷疑。總之，那只是一種所謂的『不值得的志向』。」

「什麽？」這句話他又用法文說，這時他還在我前頭亂蹦亂跳，回過頭來笑着，那張小臉在紅色滑雪帽下通紅而發亮，他又老着臉皮說：「請說英語。」

我被他逗笑了。「我是說射殺松鼠是可恥的，因爲松鼠很可愛。」

「可愛？才不可愛哩，牠們吃小樹，害得人要工作、要花錢，人家森林學者說的，說我們要射殺牠們。」

「眞是典型的法國人作風。」我說。

「我就是法國人嘛。」菲利浦快活地踢着地，「樹是我的，等我長大了，我要有一把槍，每天都帶出去打『生』鼠。看！那裏有一隻！砰！」他繼續用手勢比劃着又打了幾隻松鼠，口裏頭也吵吵鬧鬧地哼着不成形的調子，歌詞的疊句是這樣的：

砰，砰，砰，

砰，砰，砰，

打到你了，打到你了，

砰，砰，砰！

「你如果不看路，到時候——小心！這個傻東西！」

接着有三件事情幾乎是同時發生。

菲利浦一邊走一邊回頭朝我笑，一個不小心踩到一段樹根，便倒栽葱地倒了下去；有樣東西打到菲利浦身邊的一株樹，發出像巴掌拍背的聲音；過了一會兒，「咻」的一響槍聲劃破了林中的寂靜。

不知過了多久，我才意識到發生的是什麽事：那絕不會聽錯的槍聲，菲利浦平躺在路上的身軀……在那令人心跳爲之靜止的一刻中，恐懼如同痛苦一樣，穿透我的血液，而後雖然菲利浦身體動了動，擊在樹幹上那尖銳的一響仍然令我心悸，不過我總算知道他沒有被射到了。

我向寂靜的坡上林中喊道：「別開槍，你這個呆瓜！這裏有人！」然後我趕忙到菲利浦身邊去檢查他是否安然無恙。

子彈沒有碰到他，但我抬頭看到他上面樹上的彈孔時，才發現眞是千鈞一髮，那首無意義的兒歌救了他一命。

他抬起小臉，歡愉和血色盡失，一邊面頰上沾着泥土，眼睛充滿了驚恐。

「有人開槍！子彈射到樹上了。」

他用法語說着，此時已不用堅持要他說英語，也不必管我的僞裝，而且我也用法語罵了開槍的人，他也聽到了。於是我以手臂環着他，也說着法語：「是個笨人用來福槍獵狐狸罷了。（獵狐狸用得着來福槍嗎？）不要緊，菲利浦，沒有關係了。失誤罷了，他一定聽到我罵他的話，他會比我們還要怕。」我對他笑一笑，然後站起身，也把他扶起來。「我猜他以爲你是頭狼。」

菲利浦全身顫抖，既怕且怒。「他根本沒有必要開槍，狼又不會唱歌，而且不管怎麽說，也不能還沒看見東西就朝聲音開槍，他是個傻瓜，是個笨蛋！以後不准他帶槍，我要把他開除！」

我讓他把怒氣用顫抖而尖銳的聲音喊出來，他的神情既有着被嚇到的小孩模樣，更加上憤怒

的瓦敏伯爵的兇猛，頗爲奇特。我望着前面空曠的林木坡地上看，希望能看到一個驚惶失措、滿面歉容的獵場守衛走過來，可是過了一會兒我才發現，林中空無一人，我們走着的小徑，兩旁是距離寬濶的樹木；在我們頭上的斜坡，則是幾百碼的雜草——陽光灑射其上，偶而有稀疏的小山毛櫸，而砍倒的樹根上則盤結着荆棘和忍冬。這個斜坡頂端則有一堆岩石，並且是一片人造林的邊緣。沒有一樣東西在動。不管是誰拿着來福槍逃開，他一定不願承認自己那瘋狂且大意的「傑作」。

我的聲音因着心的狂跳也有些微顫抖，我說：「對，你說的對，不管他是誰，都不該讓他再這樣出來害人了，你在這裏等一下，他既然不肯走出來，我倒要去看看——」

「不要！」他的聲音不過像喘氣一樣大，但他却牢牢地抓着我的手。

「可是，菲利浦——你看，你會沒事的，他現在已經在好幾哩以外，而且離這兒愈來愈遠，讓我去，乖噢。」

「不要！」

我抬望頭望空蕩蕩的林子，再低頭看看紅帽下苦惱的臉蛋。

「好吧，」我說：「我們囘去吧！」

我們急急循來時的路囘去，我仍然握着菲利浦的手，他也緊緊抓着不放。我的聲音仍然又怒

又抖。「我們很快就可以查出來，別擔心，你叔叔也會把他辭掉，不管他是個犯了錯不敢承認的傻瓜；還是開玩笑的瘋子，你叔叔都會查出來。他會被辭退的。」

他一句話也沒說，只連跑帶滑地沉默前進，神情嚴肅，也不踢也不唱。我儘量壓抑住心中怒火，使聲音變得安靜且理智。「不管怎樣，我們直接去見瓦敏先生。」

握在我手中的那隻小手輕微地抽動一下。「不要。」

「可是，小菲利浦——」我停下來，看到他的紅帽子別過去。「好吧，你不用去，可是我必須去。我會要白絲拿點東西給你吃，並且陪你。等我囘到了課室，我會要你艾羅怡嬸嬸到樓上看你，不必要你下樓去，然後我們再玩遊戲，一直玩到睡覺，好不好？」

小紅帽點點頭。我們又靜靜走了一段路，走上數鱒魚的橋，菲利浦看也不看橋下的水池，就走過去了。

我心裏頭的怒火再度燃燒起來，我說：「菲利浦，我們會要那個笨傢伙辭職的，現在你別再擔心了好不好？」

他又點點頭，而後偷偷抬眼望了我一下。

「什麼事？」

「你一直在講法語，我剛剛才注意到。」他說。

「是啊，」我笑着對他說：「要是你就不可能在被人當『山』鼠開槍的時候說法文吧？」

他勉勉強強露出一絲笑容。

「你說錯了，是『松鼠』才對。」

接着，他突如其來地哭了起來。

瓦敏夫人一個人在玫瑰園裏，她走着的小徑旁，早開的菫菜都已發芽了，花壇邊也長滿水仙花，她手中還拿着一些。

她面朝我們的方向，所以我們一出了森林，她就看到我們了，原先她正彎腰預備摘一朵水仙花，看到我們便停了下來，緩緩直起身子，水仙花便從她手中掉落了。即使隔那麽遠——我們離她至少幾百碼遠——她定也看到菲利浦外衣上的泥巴，和他那種頹喪的神情。

她便往我們走來。

「菲利浦！到底發生了什麽事？你的外衣！你跌跤了嗎？馬丁小姐——」她那尖銳的音調中含有眞誠的關懷。「馬丁小姐，不會是一次意外吧？」

急上坡使我走得喘不過氣來，加上心中仍然很憤怒，於是我直率地說：「下面林子裏有人開槍射菲利浦。」

她已彎下身去看菲利浦，聽到我這直截了當的話，彷彿被人打到了一樣停下來。

「開槍……射菲利浦？」

「是的，幸好他絆了一跤；才沒打到他，而射到一棵樹上。」

她慢慢伸直身子，眼光望着我，臉色慘白。「但是——這簡直荒謬！誰可能……你有沒有看到是誰？」

「沒有。那人一定知道出了什麽事，因爲我喊了出來，但是他沒有出現。」

「那菲利浦呢？」她將驚嚇的眼睛轉到他身上。「你怎麽啦，小東西？他有沒有傷到你？」

那頂小紅帽搖了搖，握在我手裏的手也搌動了一下，這便是他全部的同答。我的手更加握緊他。

「他跌倒了，」我說：「不過沒有受到什麽傷，今天他一直很勇敢。」我想不用在孩子面前說若不是他摔了一跤，現在可能已經沒命了。但是瓦敏夫人了解我的意思，她的面孔蒼白極了，我都猜想她是不是要暈倒了。那雙注視菲利浦的眼睛，有一股恐懼的神色。那麽她還眞的很關心他了，我心裏想，並且還有點驚訝，也有些感動。她無力地說：「這眞是……太可怕了。這麽大意……罪無可赦的大意。你……什麽都沒看到嗎？」

我乾脆地說：「什麽都沒看到，不過要找出是誰，應該不會太難。如果我能放得下菲利浦，當時我就會追他去了，不過我想瓦敏先生該能夠查出今天下午到林子裏去的是誰吧。先生呢，夫人？」

「在書房吧，我想。」她一手捂住胸口，另一隻手上的水仙花則已散落一地。她看起來眞是

受到極可怕的打擊。「這眞是——這眞是件可怕的事，菲利浦很可能就——就——」

「我想還是不要讓他待在這裏，今天晚上我們能否不下樓，夫人？菲利浦最好還是安靜一個晚上，並且早點兒去睡。」

「那當然，當然。馬丁小姐，你也該休息休息，受了一場驚嚇——」

「是的，但我也很氣憤，而我發現氣憤對人也有好處。我把菲利浦送上去以後，立刻就去找瓦敏先生。」

她點點頭，不太瞭解而又有些吃驚的樣子。「對，對，當然。瓦敏先生將會十分……惱怒，十分惱怒。」

「我只希望，」我冷冷地說：「您說的還是保守的看法。走吧，菲利浦，我們去找白絲，夫人……」

離開她之時，我同首望到她正急忙朝花壇角落走去，毫無疑問是先去告訴里歐・瓦敏，反正愈快愈好，我心裏想，而後把菲利浦帶進房裏，上樓到課室去。

白絲在餐具室，正忙着清理，我簡單把事情向她解釋之後，她訝異的程度和艾蘿怡一樣。本來我想把菲利浦交給她，但他卻緊緊依着我，表情像是又要哭的樣子，我只得再陪他：反正瓦敏夫人一定把這事告訴她丈夫了，而她丈夫會毫無疑問地採取必要措施查出嫌疑份子，對我而言，

最重要的是菲利浦。

所以我立定主意說些輕鬆、無關緊要的話，終於使他不再想到那件意外，待他洗過熱水澡，便舒舒服服安坐於課室地上壁爐旁，手拿着一本書，白絲拿着修補的衣物進來，預備陪伴他，讓我下樓去見他叔叔，他便沒有再反對了。

里歐・瓦敏獨自在書房裏，以前我從未到過此處。書房很高，有兩扇長窗，足使光線射入，而房內一排自地板到頂的橡木書櫥，却使得房子看來比較昏暗，也更温暖。壁爐上方牆上懸着巨幅人像畫，第一眼看到畫，直覺畫中人是年輕的洛爾・瓦敏，穿着騎馬裝，雄姿英發，一隻手握着馬鞭，另隻手握着一匹灰色阿拉伯小馬的韁轡，小馬有大而温和的眼睛，口鼻是黑色的。不知道他父親爲什麽要把畫掛在這裏。畫下燃着熊熊爐火，爐側放了一把有把手的椅子。除了一櫥子成千本的書，和窗邊一張大桌外，房內幾乎沒有什麽傢俱。里歐・瓦敏原在一張靠牆小几上翻閱文件，此時則將輪椅轉過來，往爐火的方向滑來，停在那有把手的椅子對面，這時我才明白房內空蕩的原因。

「請坐，馬丁小姐。」

我順從他的話，最初那一陣怒潮早已褪去，但緊張使我喉頭哽塞，慌亂地不知該如何開口。今天他毫無一絲威嚇的態度，當他轉身對我說話時，口氣莊重而且友善。這時我才驚懼地發

現，那幅畫像並非他兒子，而是他自己。

他一定看到我不自覺投到上方的目光，因爲他的眼睛也跟着向上望，靜靜凝視着肖像，而後轉過頭來對我笑道：「看來我們是個倒霉的家族，我們瓦敏家。」

初次見面時，那種譏誚的笑容再次出現，這略嫌戲劇性的話再度使我感到震驚，其程度不比他三番兩次故意提到表面上不在意之事更使我驚訝。這麽說來，他是不是將每件事都看成和他自己的不幸有關?我沒有說話，只是把眼睛避開他。

他說：「我聽說今天下午險些碰上另一樁悲劇。」

我抬頭看他。(另一樁悲劇。)我不動聲色地問：「瓦敏夫人已經見過您了?」

「當時她立刻就來找我，她受到極大的驚擾，心情也很沮喪，這事使她身體不適，她的心臟不太強壯。」他停下來，用那雙黑眼搜索我的臉，他的臉上則只有温柔和關懷。「你也是，馬丁小姐，我想你最好來一杯吧，雪莉酒好嗎?現在你大概可以把事情發生經過告訴我吧?」於是他伸出一隻手到肘邊的酒瓶枱架去。

「多謝。」我感激不盡地接過酒杯，緊張已失，只有一種直覺反應和疲倦的空洞感覺，於是我用着不帶任何感情的音調，簡單地把下午的情形說了。「您知道今天下午有誰帶槍出去嗎?」最後我說。

他舉舉酒杯。「臨時有誰出去的我並不知道。艾芒・李斯托告訴我——不，不是，他今天下

午到蘇必魯的鋸木廠去，而且他用槍一向小心。」

「不過您將能够查出是誰吧?這種人不能——」

「我會盡力去查，」他瞟我一眼。「我有效的工作主要是靠電話指揮，等我查出來，一定會把這人辭掉。」

他把酒杯在修長的手指中轉呀轉，望着琥珀色液體中爐火的閃耀和變換，身後那些柔和的棕金色書籍則被爐火映照得閃閃發亮。屋外暮靄迅速罩下，長窗成爲長方形模糊灰影。西頓很快便會來拉上窗簾打開燈，此刻房子在柴火照耀下顯得豐裕、愉快，甚至還有些舒適呢。

我說：「已經有人出去查看了嗎?」

他抬眼望我。「自然，只是嫌犯看到自己闖下了什麽禍以後，很可能拔腿就跑了，他不會願意被人看到手裏有槍。」他微微一笑。「你該知道，不論是誰幹的，他一定會費不少周章掩飾他的行迹，不是嗎?在這一帶想找份好工作可沒那麽容易。」

「如果他願意現身，我叫的時候他就會跑過來了，」我說：「不過我了解他爲什麽會害怕，這事說不定會牽涉到警方。」

那雙濃眉揚了起來。「警方?如果眞出了什麽意外，那當然會，可是這只是——」

「我不認爲這是意外。」

他面露驚訝的神情。「那麽你指的是什麽?」我沒有即刻接答，他又以嘲弄和懷疑之中含有

憤怒的語氣說：「不然是什麼，馬丁小姐？是什麼？難道是蓄意謀殺？」

雖是嘲諷，但我却能感覺到其中的憤怒正是衝着我來，明顯得如一股熱風朝我襲來。我只張口結舌，驚訝地望着他。

而後那股怒意消褪，他的音調比較緩和，也很冷淡：「你有一些歇斯底里吧？誰會想殺一個小孩？菲利浦沒有敵人。」

是沒有，我想，但也沒有朋友，除了我。我坐起身子，迎着里歐・瓦敏嚴厲的目光，我便也冷冷地說：「您想得太快了，瓦敏先生，我可沒有提到那種蠢事吧？而且我也沒有歇斯底里。」

他的嘴角緩和了些。「抱歉，不過你的話使我大吃一驚，繼續說吧！」

我一邊喝着雪莉酒，直視着他。「只是我看不出這怎麼可能是純粹的意外事件。那裏非常空曠，而那個人也必定能夠清楚地聽到我們。我想是那個年輕人在開玩笑，或許是想炫耀自己的技術，或許想嚇嚇我們，而不小心射得太近了，看到闖了禍，心裏頭一害怕，就溜走了。」

「是這樣的。」他靜默了一會兒。「你最好還是把詳情告訴我，當時你們在那裏？」

「我們沿着那條小路朝瓦敏橋的方向走，才走到一半路，也就是穿過一條深的山澗，直下山谷的地方。」

「我知道那個地方，那邊有片小瀑布，還有鱒魚水池。」

我的臉上必定露出驚訝的神情，因為他接着又平靜地說：「馬丁小姐，我在瓦敏堡住了一輩

子了。」

極盡努力，我才使自己不去看頭上那幅畫像，我很快地說：「自然是。那麼你該知道那條小路如何沿山坡通下山谷？約走了半哩，路面便變得平坦寬濶，左邊還有一片密林，斜下去連到河邊，但在右邊的坡上，林子却稀稀疏疏。」

「我知道，是一片空曠的騎馬道，坡上的山毛櫸和野草一直長到上頭的石堆邊，石堆後面是人造林。」

我點點頭。「松樹約有二十呎高，而且非常茂密。我們正走在那條路上，菲利浦在我前面又唱又跳，沒有看着路。」

「看來這還是幸運呢。」里歐・瓦敏冷冷地說。

「是的。就在他絆倒的時候，剛巧一顆子彈射進把他絆倒的樹身中，我聽那槍聲是從我們的右上方傳出來的。」

「石堆那裏嗎？」

「我想是的，那裏是最好的掩護，而且那裏和我們走的地方中間，除了荊棘和長滿忍冬的樹幹外，什麼也沒有。」

「你什麼都沒看到？」

「沒看到。我喊了一下，可是後來我得去照顧菲利浦，當時我認為那人一定會感到害怕，而

很快跑下來看我們有沒有受傷，可是他却沒有下來。本來我想上去查看，只是想到應該先把菲利浦立刻送回家。」

他好奇地望着我。「你會去做這種危險的事嗎？」

「當然會，爲什麽不？」

他緩緩說道：「你眞是位勇敢的女士，不是嗎？」

「什麽勇敢？你我都知道那人又不是故意的，粗心大意的傻子我有什麽好怕的？」

短暫的停頓後，他臉上竟然閃現出難得的迷人笑容。「年輕女士是會不敢接近一個拿着來福槍的傻子的。別生氣，小姐，我的本意是要恭維你。」

「對不起，」我嚥了嚥口水，隨後才突然想到：「謝謝您。」

他又笑了。「告訴我，你對槍枝懂得多少？」

「一無所知。」

「我想也是。當你談到這件意外時，似乎形容得不太可能，事實上，你認爲這個拿着槍的傻子是對一個看不見的目標，甚或是聲音而胡亂射擊嗎？」

「是的，而我又不懂他爲什麽會不知道——」

「正是，這地方很空曠，而且你說菲利浦又叫又唱的樣子。」

「是的，所以我想這一定是開玩笑。」

「一個專會找刺激的年輕人擅自開的玩笑？不太可能。不，原因還要單純。槍擊的意外事件只有一種可能——槍枝沒有拿好，或絆了一跤（像菲利浦被絆倒一樣），因而走火。我猜想，他一定是看到菲利浦倒下去，以爲打中他，心裏頭一慌亂，就逃開了。」

「對，自然是，看來這似乎是答案。」

「你只管放心，這件事一定會仔細調查的，說不定那人聽說沒有造成損傷，他就會自動說出來——不過我個人認爲那是不可能的。」他那修長的手指在玩弄着玻璃杯。他和善地說：「可憐的女孩，這兩天你可眞是辛勞不堪了吧？我和內人都十分感激你對菲利浦的關懷，很抱歉今天又使你承受如此重擔。」

「這不是重擔，而且我很高興在這兒。」

「是嗎？我很高興。請你不必再爲這件事煩心，畢竟不管我們找不找得到嫌犯，這事都不會發生了。菲利浦是不是不再害怕了？」

「我想是的。」

「用不着請醫生或者治療？」

「噢，用不着，現在他已好了，我懷疑他自己知不知道當時好險呢，我離開他時，他似乎十分快活，不過我答應他睡覺前回去，同他玩遊戲。」

「那麽我就不躭誤你了，但請你先把雪莉酒喝完再走，好嗎？」

我便照作，而後把酒杯放下，小小心心地說：「瓦敏先生，我走以前有件事想向您坦白。」

他揚了一揚眉，我沒有猜錯，他感到很有趣。

我說：「不，我是說正事，我——我欺騙了您和瓦敏夫人，但是我不能再欺騙下去，我非得說出來。」

他正色說道：「你說罷，我聽着呢，你是怎麽欺騙我們的？」

我用法語說：「先生，這就是我欺騙您的，我想現在該是把事實向您坦白的時候了。」

而後有一陣短暫的沈默。

「嗯，」他說：「還不只是法國人，而是道地的法國人哩，馬丁小姐。好吧，我且來聽聽你的自白吧！」

痛苦的經過說完了，罪也受完了，承認了自己的錯後，除了里歐．瓦敏大笑數次外，沒有任何事發生。他笑的不只是我的欺瞞，更因爲我的工作要求我得不懂法文。我倍感羞悔地同他一起笑，雖不願承認自己的愚蠢，但……

在我心深處，有樣東西輕聲抗議，但……

但此時「魔王」却好心地笑着，而我也同他一起笑。

一會兒以後，洛爾．瓦敏也加入這片歡喜的情景中，起先我沒有聽到他走進來，直到他在門

口說：「對不起，我不曉得您有事。」

「沒有關係，」他父親說：「進來吧！」

「搭」的一聲，燈打開了，洛爾繞過書櫥，走到我們坐的地方。「我剛剛才得到消——」才說着，看到我手握着雪莉酒坐着，便停下來。

「晚安，小姐。」他先看看我，再看他父親。「您要見我嗎？」

我識相地放下酒杯，趕緊站起來。

「我要走了。」我用法語說着，只見洛爾眉毛揚了起來，但沒有說話。而後我停下來，沒有信心地回望我的僱主。「或者洛爾先生發現了有關那槍響的事？他出去找那個人了嗎？」

「沒有。」瓦敏先生說，而後快活地點了一個逐客的頭。「謝謝你了，馬丁小姐，謝謝你來這裏。晚安。」

「槍響？」洛爾厲聲說。

他對着我說，我遲疑起來，不確定地望着瓦敏先生，洛爾又說：「這槍響是怎麽回事？誰能告訴我這事？」

「噢，」我萬分愧窘——畢竟人家已經要我走了——「我還以爲……那麽你不曉得今天下午的事嘍？」

洛爾走到他父親的椅子和壁爐之間，正要去拿雪莉酒瓶。

「不曉得，發生什麼事了？」

里歐冷冷地說：「有個傻子拿着槍在林裏，險些就射中你的堂弟哩。」

洛爾一聽到這話，頭迅速一抬，濺了一些雪莉酒。「什麽？菲利浦？有人朝菲利浦開槍？」

「對。」

「他有沒有受傷？」

「子彈沒碰到他。」

洛爾直起身子，手握酒杯，肩膀倚着壁爐上頭的裝飾架，用眼睛逐個打量我們。「那傢伙以爲自己在做什麽？」

「這也正是我們想知道的，」他父親說，並把頭往後靠，好看着兒子。「你說你出去過，你有沒有看到什麽人？」

「沒有。」

「你走那條路？」

「東邊那條。我跟你說過我從新林子上去，先從菜園上去，但是我一個人也沒有看到。這事在那裏發生的？」

「穿過山毛櫸林子那條小徑，橋北面半哩路的地方。」

「我知道那地方，」他看着我。「這眞是……令人驚異。他眞的一點傷都沒有？」

「一點也沒有，」我說，「他跌了一跤，所以子彈才沒射中他。」

「你呢？我想你也在場吧？」

「我同他在一起，但子彈離我很遠。」

他望着手中空了的酒杯，而後放在身旁的壁爐架上。「請先別走，再坐下來，你介不介意把事情發生經過說一遍？」

於是我又說了一次，他動也不動地聽着，他父親則靠回椅背，一隻手把玩着空酒杯，望着我們兩人。待我說完，洛爾頭轉也不轉便說：「我猜這事你已經着手調查了？」

有一會兒，我還以爲他是同我說話，所以我吃驚地抬起頭，却聽里歐．瓦敏說：「是的。」並且繼續把各種他的電話指示大略敍說一遍。洛爾低頭傾聽，凝視着爐火，我坐回椅子，看着這一對父子，爲他們之間奇特的關係再度感到驚奇。今天他們之間似乎一切都很正常，昨晚的齟齬和不睦像是從沒有發生一樣。兩人聲音如此的像，兩張臉孔如此相似，却又如此不同……我的眼睛移到壁爐架上那張毫無顧忌的年輕臉孔，那付笑容和不在意地放在韁轡上的手。不，那不是洛爾，永遠也不可能是洛爾。他臉上有某種深暗且難懂的東西，是畫中那個笑得自在的男孩絕不可能有的。當洛爾同他父親說話時，我望着他們，心中有個感覺，畫中的年輕人說不定還要比較容易認識……

突然一震，我重返現實，里歐．瓦敏說：「我們對雇用的人員似乎太嚴酷了，我本想勸馬丁

小姐晚上休個假，但是她認爲陪伴菲利浦是她的職責。」

「我必須，」我說：「我答應他了的。」

「那麼陪完他以後再去吧，別——」他又閃現那迷人的笑容。「只是去散個步，我們瓦敏的人似乎總在你散步時給你帶來困擾。你怎不離開這片危險地，到杜諾走走？現在還不晚，去咖啡館，或去看戲——」

「等到她把菲利浦哄睡了，都已經沒有往杜諾的公車了。」洛爾說。

「不要緊的。」我說得好快，也很驚異自己急欲逃離這一切的渴望，到瓦敏堡外享受一個夜晚——到擁擠而熱鬧、有音樂，有人聲的咖啡館去吃飯，散步街頭——突然間我好渴望這些。過去兩天我的戲劇性已嚐了不少，於是我站起來，這一次是立定主意了。

「您實在很好，但是我答應了菲利浦，而他心情一直不好……我可不能讓他失望，等晚飯後我再休息罷。」

「又是獨自在房屋裏用茶，而後早早上床？」洛爾挺直肩膀。「你眞的確定你不去嗎？」

「呃，我——」我猶豫了一下，笑道：「我不能吧？」

「瓦敏堡有兩輛車，也有駕駛人員，」他瞧瞧里歐。「我想我們該讓馬丁小姐喘口氣，您說是不是？」

「當然，不過夏農駕大車到日內瓦辦事去了，另一輛車到鋸木廠去，還沒有回來。」

「還有我的車，」洛爾說着看看我。「你會駕車嗎？」

「不會。不過你要知道，你不能認爲——我絕對不會願意——」

「你知道，」洛爾望着天花板說：「她簡直渴望極了，不是嗎？」

於是我也不再客氣了。「那就太好了。」

「那就用我的車子吧，」他望着父親。「您可以要伯納來駕車嗎？」

「當然可以。」

「他在那裏？」

「出去了。我要他直接去找這個開槍的傻子的行踪，現在天色已暗，也該回來了，他很快就會回來。那麼就這樣了，唯一我該向你說——說什麼呢，馬丁小姐？祝你今晚愉快，或是有個難忘的夜晚？」

想起菲利浦臉上淨是泥土和眼淚的情景，我說：「我原想這個晚上是應該盡快忘掉的。」

里歐．瓦敏笑了起來。

洛爾過來替我打開門。

「那麼八點了？」

「謝謝你，好的。」

「我會要他準備着，我——呃，我想我們現在是在說法語嘛？」

我低低說道：「我剛才把事情告訴他了。」

我沒有說我很相信我那番自白其實並不必要，「魔王」早已知道了。

準八時，車燈已在陽臺外射向黑暗。菲利浦已經熟睡，白絲在我起居室爐火旁縫衣，我以輕鬆的心情，踏着輕快的步子走向這未料到的自由夜晚。

卡廸萊克車已停在那兒，引擎正在發動，司機站在前門邊，光線將他的高大身形顯了出來，我坐進車裏，他把門關上，然後繞過車頭打開我鄰座的車門，滑進我旁邊的座位。

「你？」我說：「這可不是連車帶人的吧？」

車往前滑，轉個圈，而後駛下馬路。洛爾．瓦敏大笑。

「我們說法文好嗎？」他用法文說：「因爲我一向帶女孩子出去玩都說法文。」

「我的意思只是不懂你爲什麽要替我駕車，找不到伯納是嗎？」

「我找到伯納，只是沒有問他，你介意嗎？」

「自然不介意，你太熱心了。」

「順着我的喜好是熱心嗎？我可要警告你，」他輕快地說：「我一向順性爲之，這是我的生活方式。」

「爲什麽要『警告』我？難道順性危險嗎？」

「有時候。」我本以爲他會爲這句話笑的，但他却沒有笑，輕鬆的心情似乎離他而去，有好一會兒他都在出神，幾乎是蹙眉的靜默中駕車。我則害羞地坐着，雙手置於膝上，看着路面扭曲盤轉。

終於車子駛下最後一段彎轉的路，小小心心轉離了橋，在山谷的路上加速行駛。最後他以正式得幾乎冷淡的音調說：「我很抱歉你過了如此難過的兩天。」

「兩天？」

「我想到昨天晚上橋上的事。」

「噢，那個呀，」我輕輕一笑。「你知道嗎，我幾乎都忘了呢！」

「我很高興你這麽說，不過這或許是因爲今天下午的事情比昨晚更可怖，你現在似乎已經不再吃驚了。」他很快瞥了我一眼，猛然說：「你怕嗎？」

「今天的事？是的，我當時很害怕，倒不是怕被射中——因爲我還不知道以前，事情就過去了——而是，就是嚇着了。」我絞着手指，回想那個足以使人屏息的時刻，極力解釋着。「我想是當我聽到槍聲，而菲利浦躺在路上的時候……在我還不知道他沒受傷的時候，那一刻時間似乎永無止境。槍響之後，只有那片沈寂，世界像是運轉失常，沒有一點聲音，只剩樹枝迎風搖擺，就像你聽到一輛車熄了引擎却在滑走的輪聲。」

我們繞着坡路駛向「驚奇彎」，兩旁樹木迅速後退，一會兒浸在流瀉的燈光中，而後變成土

色，而後消逝過去。我說：「當有可怕的事情發生之時，你會不會想到，『前一刻事情還不是這樣，再回到那時候吧，不要到現在！』而你一遍一遍想去重新來過，但是你也知道不行，所以你就將那時靜止下來，不要它往前，當時我就是這種感覺。」

「我知道，但是結果還是沒有發生。」

「是沒有發生，」我緩緩吁出一口氣。「但在當時是靜止的。我想在我有生之年，我絕忘不了菲利浦動了的那一刻。」

他又迅速瞥了我一眼。「後來呢？」

「後來我好生氣，氣得都要殺人了。」

「人是會這樣的。」他說。

「因爲他們被嚇壞了？我知道，但不止於此，如果你看到菲利浦當時的臉孔——」我看得太清楚了。於是我覺得勢必要解釋一下。「菲利浦一向好安靜，簡直是——靜得不對勁，小男孩不應該這樣的，而好不容易他今天好多了，他像別的小孩一樣傻兮兮地又跳又胡亂叫着，但我很高興看他這樣子嬉鬧，所以也不去管他，而後……突然之間……竟有這種獸性行爲。他臉上沾着泥土，同來時也不願去看鱒魚，後來，後來他就哭了。」我不再說下去，只咬着唇，把視線從他身上移到車窗上。

「如果你不願意談，就別再說了。」

「這事……使我很難過，不過說出來以後，我覺得好多了。」我勉強笑了笑。「我們忘了它吧，好不好？」

「我們出來正是爲此。」他突然也笑起來，聲音也立刻變得歡愉。「等你吃了晚飯，感覺就會完全不同了，你護照帶着沒有？」

「什麼？」

「護照。我想你帶着吧？」

「是的，我帶着了，聽你口氣很嚴重，什麼事，把我驅逐出境嗎？」

「差不多。」我們已駛到杜諾的郊區，夾道的樹間亮着球型燈，將樹枝的形狀裝點得奇幻美麗。

「怎麼樣，」洛爾減低車速，望着我說：「今晚我們狂歡一番吧？我們到日內瓦找個地方吃點東西，然後去跳舞或看電影等等？」

「幹什麼都好，」我的心情也愉快了起來。「隨你。」

「你可當眞？」

「當眞。」

「太好了。」於是車身駛向杜諾主要廣場的光影和喧嘩中。

我不要詳述這個晚上，雖然它是非常重要的一晚。這只是美好的一個夜晚……我們停在杜諾一座花攤旁，黃水仙和牆花在煤氣燈下發出眩人的色彩。他買了鳶尾花和紅色天竺葵送我。而後我們便在這清澄的夜晚駛向前，只見繁星點點，月兒漸盈，隱約現在白楊之後。待抵日內瓦——眩目的光彩和串起的燈泡倒映在日內瓦湖漆黑的湖水中，隨波盪漾，如此的一座城市——我的情緒也跟着飛揚，驚嚇、孤寂、危險，全都抛到腦後。

為什麼我會以為他難以了解？今晚我們談話就像已認識一輩子了，他問我巴黎的事，我發現自己頭一次能够侃侃而談地提到父親、母親，和春日街的事。即使那段孤兒院的歲月，我也能快活而帶情感地回憶起來。

洛爾也告訴我他所知道的巴黎，那和我所知道的大異其趣；又說起倫敦，布氏之家與之似乎毫無關係；以及佳釀園所在的普羅方斯……

什麼都說了，單不提瓦敏，我想他一次也沒有提過。

我們也確實做了每件事，在一處並不時新的地方用餐，食物十分可口，而我的衣服也不致招人白眼。但我們沒在這裏跳舞，因為洛爾說吃飯是件大事，不能被運動分了心。後來我們到別處去跳了舞，然後駕車直駛回杜諾，車速快得使我血脈賁張，但在如此美妙的夜晚，坐在如此美妙的大車中，却覺得像是毫無速度。邊境檢查站很快地檢查過後，車再度奔上往杜諾的山路，沿着湖畔寬道，穿過現已空曠的市集，越過往蘇必魯的彎路……

「嘿，」我說：「你過了轉彎的地方了！」

「我又在隨着危險的心與之所至了。」

我謹慎地望了他一眼。「什麼樣的興？」

他說：「艾維安有一座賭場。」

我記起西頓太太那番話，笑了笑。「你的幸運號碼是多少？」

他笑道：「還不知道，不過我知道今天晚上它會出現就是了。」於是我們去賭場，先是他玩我看，然後他教我，我玩了一會贏了錢，便兌成現金，出去喝咖啡，歡暢無比而後才回家。

車駛上那段崎嶇路時，已是清晨三點，不知是過於興奮，還是瞌睡，還是咖啡，我像是在夢中飄浮一樣。他將車停在庭院的門旁，我仍然迷迷糊糊，而且毫無疑問說話斷斷續續，前後不銜接，但我還是謝了他，並且說了晚安。

我定是同樣恍惚地穿過黑的走廊和樓梯，進到房裏，但我却毫無記憶，也不知道自己怎麼上的床。

不是白蘭地酒喝多了，咖啡早已將酒力壓下去，而是一股更狂猛的風暴，在今晚歡樂的音樂中，有一樣如岩石般的東西堵在其中，那是愚蠢的、嚇人的、美妙的，但却發生了。

原來我已愛上洛爾．瓦敏了。

第六輛馬車



別想說出你的愛，
愛永不可言喻……

威廉·布雷克·MSS之詩

其實這是早該料到的，像我這樣一個出身孤兒院的灰姑娘，在和洛爾·瓦敏接觸後不會有此事發生，那就未免太奇特了。他的相貌和魅力幾乎可以保證他不必費吹灰之力就可擁有一個家，而他還盡一切努力讓一個寂寞的女郎過個愉快的夜晚，一個值得回憶的夜晚。

我也明白得很，這也只是一個值得回憶的夜晚而已。雖然浪漫小說我看了很多，也常做些浪漫的夢，但是法國人的理智我倒也不少，並且也兼具英國人鎮定的性情，所以可以助我克制目前這種痴傻的心緒。我過了快活的夜晚，明天又是平常的一天。

事實也是。早餐過後，那輛大卡廸萊克便消失在崎嶇路下，我猜洛爾已回佳釀園了。於是我把幻想二人月下駛過葡萄園的田園景象拋開，專心於菲利浦身上。

沒有人自願招認來福槍事件，查出嫌犯的希望也很渺小，不過菲利浦似乎驚魂已定，於是事情也可以了了。生活又回復一向的格局，只有對復活節舞會興奮的期待，成爲樓下會話最引人刺激的題材。這項舞會多年來都是復活節次日在瓦敏堡舉行。西頓太太和白絲每在到課室附近，總會興高采烈地告訴我過去堡中舉行舞會的情景。

「到處都是花和燈泡，以前還用串起的燈泡從路上一直掛到堡裏，水池裏也亮起水銀燈，噴水池也打開了，水面上還有燈光，像百合花一樣。當然啦，」白絲停下了清理的工作，渴望地看着我。「比起以前是算不上氣派了，家母常告訴我老伯爵在世時候的情形，人家說他可有的是錢呢，但是，當然啦，現在到處都和以前不同啦，不是嗎？不過這次將會很有規模，有些人說今年不該舉行舞會，因爲伯爵夫婦去年才死，可是我說人死了就死了（天保祐他倆）——」她急急忙忙在胸前劃了個十字——「活着的人該做什麼還是得做什麼。我可不是心腸硬，小姐，不過你懂我的意思吧？」

「當然懂。」

「總之，夫人說只要一個小型私人舞會就行了，不只他們所謂的小舞會會使你驚訝得目瞪口呆，而且——」說到此處她人變得更爲開朗，拿起一個銅盤，便開始用力擦拭。「我們還會像以

前一樣有自己的舞會。」

「你們也有舞會?」

「有啊，所有佃戶和堡內的工作人員都參加，是堡裏舉行後的第二天晚上，星期二，在蘇必魯舉行，每個人都去的。」

自然我便不住猜測屆時會邀我去的是那一場舞會，不過不久之後，瓦敏夫人便告訴我，謂此種場合不論如何我都該坐上席……於是我也和衆人一樣，愉悅地期待着，但在歡欣中，也兼雜着沒有跳舞衣裳穿的憂慮。

不過我的憂慮沒有好久。就針線活兒言，我這法國人還算地道，並且也積了大部份薪水——因爲沒有別的用途。我倒不懷疑我能裁出十分美麗的衣裳，雖然不能和屆時滿場都是名家設計的女士比美，不過一定漂亮得足以出場亮相了，我堅定地告訴自己，一邊抑制自己穿着大禮服和洛爾單獨在一間有白金漢宮那麼大的廳中跳舞的念頭。

下一次的半天休假，是在槍擊事件三天以後。我搭下午的公車到杜諾，想買點禮服的布料和花樣，因爲在杜諾這種小鎭，成衣是買不着的，而艾維安或日內瓦的價錢又超出我能力範圍，所以我高高興興地去找我能買得起的最好衣料，終於找到一塊美麗的白色意大利料子，上綴細銀絲線，女店員說我買得便宜，但却佔了我積蓄一個相當嚇人的比率。我迅速和殘存的理智搏鬥，但也迅速潰敗，便把錢毅然決然地放到櫃枱上，無一絲後悔。而後抓緊了貨品，走出店門，來到颳

着風的街上。

時近五點，這是個天色昏暗，空氣中下着雨的四月天，温暖的風猛烈吹着，起先下過雨，但此時西天遲來的光線却滑落在濕漉漉的屋頂上，將廣場上初發芽的栗樹以淺金色刻畫出來。好些個商家櫥窗已經亮了，燈光強烈的雜貨店和肉舖在濕的人行道上映出柔和的橘紅色和紅棕色。在洛爾買花送我的那個花攤上，僅剩一盞光禿禿的煤氣燈，火光在強風中嘶嘶閃爍着，一忽兒是蛇一般長的火焰鞭子，一忽兒又變作蛾翅般扁平。路過的車輪輕輕在濕路面駛過，偶而在光禿的栗樹之中，看見早早點燃的街燈亮了起來。

我好想喝杯茶，但我的經濟念頭因方才的購物已大爲不快，因此便使我猶疑着茶和咖啡之間的幾法郎的差異。茶館費用昂貴，但咖啡或開胃飲料却只要半價，且品質要好得多。

於是我放棄飲茶的念頭，穿過廣場走向一座餐館，館子有塊大玻璃，可使餐桌免受斷斷續續的風雨侵襲。

走到人行道，停下來正想選張桌子坐下，身旁傳來一句話。

「馬丁小姐?」

我有些訝異地轉過頭來，因爲這句話分明是英國人說的，原來正是那天在蘇必魯遇到的那位年輕人，穿着一件厚毛外套，圍着襤褸的圍巾。一頭蓬蓬的金髮在風中跳動。我忘了他是個多麽壯碩的人了，只覺那是頭巨大而害羞的金毛熊，大得不可思議。

他說：「你記得我嗎？我們在蘇必魯見過。」

「當然我記得你，布雷克先生。」本來我還想拿他的名字開玩笑，說不可能忘得了他，但想想這樣不夠技巧：「希望你還沒有必要用得上那些繃帶等等的？」

他咧嘴笑道：「目前爲止還沒有，不過我每天都等着哩，你——你想到裏面喝點東西？不曉得你——我可否——我是說不知你可否給我這個榮幸——」

我解救了他。「非常謝謝你，我很樂意。我們就坐在這外頭，好看得到外面街上好嗎？」

於是我們在玻璃窗旁坐下，他用那費勁的英式法文點了咖啡，當咖啡果眞端來時，他那得意非凡的神情使我笑了出來。「你進步神速嘛。」我說。

「是嗎？不過說眞的，你知道，點咖啡會點錯，倒是不容易的。」

「你的採購還順利吧？」

「是的，杜諾通常都能找到有人會說英語，並且也便宜，我一向都到市集買東西，反正需要的也不多。」

「你現在住在山上小屋裏嗎？」

「目前是，一星期裏頭，有兩個晚上我是住在柯亞狄酒店，偶而也在那裏搭伙，不過我喜歡山上小屋，在那兒可以做許多工作，來去、吃睡都隨我的意。」

一時間我產生一幅景象：他踡伏在草堆裏，口袋放着堅果，像隻熊一樣地過冬，而使我想到

菲利浦。我說：「在你們那邊的山谷裏，有沒有人帶槍到瓦敏去？」

「除非是被邀請，秋天時分有射擊大會。」

「我不是這個意思，有沒有森林學者或林區管理員或任何人會帶着來福槍追獵狐狸或小羚羊等等？」

「老天，沒有，爲什麼問？」

我便把星期二下午菲利浦遇到的事挑些細節告訴他，他專注地聽着，羞怯因驚嚇而消失，變成勸告的表情。

「太可怕了！可憐的孩子，那一定是殘酷的打擊——對你也是！幸而——呃，眞是兇暴的疏忽！你說他們沒有找到此人的蹤跡？」

「沒有人承認，雖然大家都知道沒有人受傷，不過這是很容易了解的，要是說出來他准會丟掉差事，而這兒工作並不好找。」

「倒是不錯。」

「還有呢，」我說：「瓦敏先生派了兩個人去查看事發的地點時，他們却發現子彈已經被人從樹裏挖出來了。」

他吹了一聲口哨。「可眞徹底噢？」

「是的，你看得出這是什麼意思嗎？那兩個人是我和菲利浦一同到家中就派出去的，所以，

第一，開槍的那人知道出了什麼事，第二，他並沒有逃走，他一定好端端坐着等我們走了，再趕緊下來把證據滅掉。」我看看他。「想到他躲起來窺視我們，眞教人——噁心。」

「正是。況且那人是個傻子，意外總是難免，如果他當時就跑過來向你們道歉，並且送你們回去，很可能會被雇主原諒，他一定是昏了頭，不敢去承認，所以我希望他們能抓到這個人，瓦敏先生對這事怎麼處置?」

「他還在詢問人員，不過我想問也問不出來什麼，目前只有一大堆不在場的證明，不過我只肯相信瓦敏先生和僕役總管的話。」

他說：「當時他兒子也在，不是嗎?」

他的口氣很平常，但我只覺熱血湧上雙頰，我氣憤自己這般敏感，便轉頭望着玻璃窗外暮靄映照的廣場。若我每次人家提到他的名字都要臉紅，我絕逃不過那「魔王」譏諷的眼神，而他是不可能寬恕我的。我注視着花攤上的深紅和艷黃，故作不在意地說：「是的，他在第二天早晨就走了，但你總不可能認爲——」我的聲音中有些惱火。「不可能是他!」

「不可能?有鐵證如山的不在場證明?」

「沒有，反正——反正是不可能就是了!」情緒激動之際，邏輯珊珊來遲。「他沒有理由偷偷摸摸把子彈從樹裏頭挖出來!」

「自然沒有。」

我便急急忙忙又說：「穀象蟲陷阱怎麼了?」

正中下懷。他一點也看不出提到他的工作——無論是多麼唐突提到的——是分散他注意的方法。於是我們很快又暢談起來……我傾聽他的話，問着問題，並且想到瓦敏堡舞會，他會到嗎?會嗎?

我從昏昏沈沈的夢想中醒來，聽到威廉·布雷克很平淡地問我準備搭那一班車回瓦敏。「因爲，」他說：「有一班車再十二分鐘就開了，而再後面的可就要等上兩個小時。」

「老天，是的，」我說：「我可不能錯過這班，你也搭同一班?」

「不是，我的車在你之前開，本週末我要開個小差，到安納西見幾位朋友，」他朝我咧嘴笑着，同時伸手召喚侍者。「所以你就忘掉曾見過我，好嗎?這是不假外出，但是我禁不起誘惑。我有幾個老朋友到安納西來玩，要我同他們一起去爬山。」

「我不會洩漏這機密的。」我向他保證。

此時侍者走過來，布雷克先生便開始困難地與算帳掙扎，過程是這樣的：先要聽懂侍者所說的總數，而後在心中換算成英鎊，再除以十作小費，然後選一個最接近的整數，再吃力、緩慢地數出紙鈔，最後則以一副這麼多錢簡直不可能是付這麼少的餐點的表情，把一束鈔票交過去。

付過賬後，他看到我的目光，便微微紅着臉笑道：「我還算好，」他自衛似地說：「等到算到九十，我就完蛋了，只好要他們寫下來。」

「照我想你已經很好了，再待上一個月，你會說得同本地人一樣。」我站起身，「多謝你的咖啡，如果你要趕車，請別麻煩招呼我了。」

「你說的對，我恐怕得開始跑了，」但是他依然遲疑着。「呃——很榮幸再次見面……我們能否——我要說，你下次何時能再有下午休假？」

「我也不知道，」我說的並不實在，而後又有些後悔，又說：「不過星期五下午我時常會到杜諾——看哪，老天爺……那不是你的車嗎？駕駛員已經坐上去了！快跑！這是你的嗎？還有這……？再見，祝你週末愉快！」

他把隨身行李從地上拿起來，繩索、背包還搖晃着，他便穿過餐桌衝過我為他拉開的門，朝我一揮手便跑了。到了車邊，剛好駕駛員把門關上，引擎發出隆隆的聲響，而後他在車中狹窄的座位間擠動，還費勁地轉身又朝我高興地揮了揮手，車子才咆哮着駛了開去。

我屏息觀看這一幕，朝他揮了手後，便轉身急忙朝我的車停着的地方過去，才剛抬脚，一輛大車滑到我身邊，卡廸萊克。我的心竟没來由地飛快跳動了起來。

門從裏面推開，他的聲音說：「順路嗎？」

車裏只有他，我一言不發便坐進去，坐在他旁邊，車子繞過往蘇必魯的公車仍停着的廣場一角，轉向兩旁樹木夾道的街。

說也奇怪，一直到現在，我才發現這個夜晚有多麽美麗，亮着的街燈像長在光禿樹幹上的熟

透橘子，濕淋淋的街道上，街燈倒影也在不住閃動，淹沒在自己的倒影中。人行道上還有眞正的成堆的橘子，和茄子以及綠、紅色的辣椒擺成一大堆。一家開着門的酒店中閃爍着，酒瓶從地上堆到天花板，紅色、琥珀色和紫色的液體一樹接着一樹。附近一家光亮的工人咖啡店裏傳來音樂聲，有大聲爭論的聲音，以及新出爐麵包的香味。

最後一盞街燈的倒影也淹沒在前頭路中，最後一幢房屋也消失了，車子便奔馳在平坦的原野之上。右方天空在雨雲西邊仍然清晰可見，夾道的光禿樹木在天空的背景前黑漆漆，十分險惡的樣子。柳樹在風中搖擺，一如女人的秀髮飄揚，前頭路面高起，在垂頭的白楊木下，路面銀白有如青花魚。憂鬱的時分，可愛的時刻……

而後我們置身山巒中，天色也黑了。

洛爾車駕得飛快，沒有開口說話。

終於我有點不好意思地說：「你回來很快，這麽說你不是回佳釀園嘍？」

「不是，我在巴黎有點事。」

不知那會是那一樁。「玩得愉快嗎？」

「嗯。」但他的語氣十分心不在焉，使我不敢再說話。我靜靜靠回椅背。

沒有多久，我便注意到他開車的態度。他一向駕車飛快，而車滑過黑暗、攀上彎轉山路時的方式，在在顯示了他對這條路的熟悉，但是今晚他駕車却有些不同。

當車駛上一條與路成直角的窄橋時，我偷偷瞥了一眼沉默的他，他並沒有作出什麼極危險的事，在黑暗中，若有車子接近，會有足够的警告，但是我們這樣危險地前行，使我突然想到他是不是醉了？但當前車燈射出弧形光亮照在石壁上，而光線反射回到車中時，我看到他的臉孔，看來很清醒，可是那不對勁之處十分明顯，他對着前路蹙着眉頭，雙眼凝視飛逝過去的黑暗路面，已經忘了我在車裏。顯然有樣事情惹他不快，他把氣出在車子上。

「你到杜諾去做什麼？」這話無非是找話說，但他那麼猝然自靜默中說出口，聽起來倒像是指責，我一驚，便慌亂地回答。

「什麼？噢，今天下午我休假。」

「你下午休假通常都做些什麼事？」

「沒什麼，買買東西……看電影，隨便什麼事。」

「會去找找朋友嗎？」

「不會，」我很驚訝地說：「我這兒誰也不認識，上次……星期二我告訴你了。」

「噢，是的，你告訴我了。」

下起一陣傾盆大雨，豆大的雨滴打在擋風玻璃上，車子快速轉過一個彎，輪胎橡皮在濕路面上嘶嘶叫著。他甚至連一次都沒有看過我，可能他根本都不知道是誰在他車子裏。如此灰姑娘！

我靜靜坐在他旁邊，嚐着理智的苦果。

待他再度開口時，我們已駛了三分之二的路。但他的話却是毫無關連，且令我驚訝。

「那傢伙是誰？」

我感到一驚，一時間竟不知該如何是好。

「那個傢伙？」

「在杜諾和你一起的，你和他一起走出咖啡館的。」

「噢，他啊。」

「不然會是誰？」這話簡短得近乎粗魯，我驚訝地望着他。

我也簡單說：「我的朋友。」

「你告訴我說這附近一個人也不認識。」

「但是我認識他。」我的口氣倒像個小孩。

這話使他迅速嚴肅地望了我一眼，却只說：「菲利浦怎樣了？」

「很好，謝謝你。」

「你呢？有沒有再遇到不幸事件？」

「沒有。」

我的聲音壓得很低，也定顯得惱怒，但我已經極力克制着不敎它顯出來。自尊心和理智結合起來，同聲斥責我，那些痴傻的夢境在黑暗中嘲弄地搖撼着……我不知道我期望些什麼，但……

那個男人，還有這些，這改變何其大！何其嚇人！

同時我也發現一件小事，也使我害怕。那夢境或許是妄想，但事實依舊在，我愛他，而這並非因爲那晚的酒、星辰，和浪漫的環境，甚至也不是他當時慨然施捨的魅力所致。此刻我清醒得很，何況天下着雨，他也沒有故意表現出魅力……而我依然愛着這個同我冷漠地說些惹人惱而無聊話的陌生人。至少我還能够嘲笑我自己的愚行，但是這却再也不好笑了。

我緊咬着唇，又嚥下一口苦水，此時只希望他不要再問非得回答的問題，但他却仍然鍥而不捨，口氣也仍然那麽突兀，使他的問話——雖然不傷人——聽來像是質詢。

他似乎仍對威廉．布雷克感到好奇，但在我一意不想洩漏什麽的情況下，却顯得十分尷尬。

「他是那裏人？英國人？」

「是的。」

「他搭往安納西的公車，是個登山者？」

「本週末他要從安納西去登山。」

「住在那裏？」

「是的。」

「你在英國認識他的？」

「不是。」

「噢，那麽他到過瓦敏？」

「據我所知是沒有。」

「他要在這一帶待很久嗎？」

「聽着，」我被逼得只得說：「這有關係嗎？你這樣一個勁兒的質詢，是要做什麽？」

他停了一會兒，而後旣執拗又有些驚惶地說：「對不起，我沒有想到侵犯了你的私事。」

「這不是私事，只是——我——我不是這個意思……我不想告訴你……」我笨拙地說着。

他奇異的瞥了我一眼。「不想告訴我什麽？」

「噢，沒有。聽着，」我氣急敗壞地說：「我不想提這件事，你介意嗎？」

此時他的情緒不會讓人有絲毫懷疑，只聽見他怒氣沖沖地說：「該死！」而後以平常速度的兩倍將車駛過瓦敏橋，繼續駛上那段曲折多轉的路。車子行在彎道上，咆哮的聲音就像隻壞脾氣的貓，而後繞過第一個轉彎。「你誤會了，」他的聲調仍是克制不住的激怒。「我不是要探聽與我無關之事，只是——」

「我明白，對不起。」我的口氣必定也和他同樣急躁，我早已心神不寧了，不只是他的氣憤和我不明所以所造成，更因他無法猜測到而感到羞辱。「我想我大概是倦了，我在杜諾爲了找點衣料，來來回回走了兩個小時——噢！」我手掩着頰。「我一定把它忘在——對了，我把它放在咖啡店裏了，我放在桌下的空格裏，後來威廉要趕車，我——噢，天，我怎麽這麽笨！如果我打

電話去——噢！」

他的手急速扳動，喇叭響起，我嚇了一跳，問道：「那是什麼？」

「什麼動物，黃鼠狼吧！」

路旁樹滑向黑暗，下一個轉彎路旁的圍石倏地衝向我們面前。

我說：「你非得開這麼快不可嗎？嚇死我了。」

於是車速緩下來，變得穩定，到下一個轉彎時，只濺出一些碎石。

「你告訴他山毛櫸林子裏的槍擊意外了嗎？」

「什麼？告訴誰？」

「這個——威廉。」

我迅速倒抽了一口氣，一字一句地說：「是的，我告訴他了。他猜想或許是你幹的。」

車子輕聲駛上坡路，漸出於樹海之上，他駕着車子的態度，有如小心翼翼地侮辱我，一句話也不說，不知什麼鬼迷心竅，我又出於那愚蠢的自我懲罰而脫口而出：「我不知道我必須把下午休假時做的每件事都向我雇主報告！」

果然，這句話使他着惱了，他從齒縫中迸出一句話：「我不是你的雇主。」

「不是嗎？」我非常氣憤地說，因爲我怕自己會哭喊出來。「那麼我做什麼、看什麼，和你**又有什麼關係？」**

我們已駛上最後一段斜坡，突然刹車一踩，車身往前一震後停下，洛爾．瓦敏轉過身來。

「大有關係。」他低聲激怒地說，而後粗魯地把我拖過去，嘴唇壓在我的唇上。

就初吻而言，這一吻相當令人震懾，也確實不像夢境那麼美妙。洛爾．瓦敏只是個突然間被憤怒和其他情緒沖昏了頭，而暫時失去了自制能力的經驗老到的人，那些「其他情緒」連我都認出來了，我說連我都認出來，因爲我很快便驚惶地發現，我自己的平靜簡直十分脆弱，我好不容易半虛情假意地狂亂掙出他的懷抱，而我把自己這種混亂的情緒硬稱是極端的憤怒。他下一個動作更算不得要安撫我，使我息怒，他既不吐出熱情揚洋的情話，也不道歉，却只把我放開，重新發動車駛上路，一句話也不說。車開到碎石地上，他熄了引擎，打開車門，好像要繞過來替我開門一樣，但我不待他過來便下車，把門重重摔上，便也沉默地昂首濶步而去，走上階梯。

他搶先一步替我把大門打開，口裏喃喃說着什麼——我猜是我的名字——像是被笑聲打斷了一般。我望也不望他地走進光亮中，彷彿他不存在一樣。里歐．瓦敏正經過大廳。

他平穩地把輪椅停了下來，轉過頭像是迎接我，而後眼光從我臉上閃到洛爾臉上，又閃回來，那對魔王般的眉毛輕揚了揚，我猛然回身，跑上樓去。

如果我需要什麼使我從夢中清醒，里歐．瓦敏那一瞥便夠了。我靠在暗黑臥房門內，將手背貼着滾燙的面頰。那深吻使我舌上有股苦苦甜甜的味道……里歐．瓦敏一定也看到了。我身上像

又挨了一鞭子，不只我的臉，連我整個身體都滾燙了。

我離開門，打開燈，用力扯下手套，該死的洛爾！他怎如此大膽？他怎如此大膽？還有那里歐・瓦敏——第二隻手套落在第一隻旁——里歐・瓦敏也該死！瓦敏家的人都該死！我恨他們全家，再也不要看到任何一個！

這時我停下來，外衣才脫了一半。

但我更可能沒有機會了，那魔王不必同我說就可猜出今晚發生了什麼事，而他極可能先辭了我。

當時我沒有立刻想到，若有任何問題，洛爾自會告訴父親實情，說我被他強行親吻，而既然一年中大部份時間洛爾都不在瓦敏搗蛋，所以我很可能可以繼續留任。

當我把外衣掛在美麗的衣櫥中時，我只知道自己為將會見不到可恨的瓦敏家人而感到十分沮喪，更可說是悽涼。

嘴唇已止血，於是我仔細塗上唇膏，梳理頭髮，而後鎮定地走出起居室，來到課室門口。打開課室門走進去，燈亮着，但是沒有人，爐火已弱，房中看來怪異且孤零，一扇落地窗開着，未拉起的窗簾便在微風中搖動。地毯上一本書攤開來擺着，書頁也隨風吹動。

我大惑不解，抬頭望望鐘，早過了菲利浦由樓下客廳回房的時間了，瓦敏夫人該在樓上換衣

服。啊，我想，反正不關我的事，今天晚上我可不願去看她為什麼仍在樓下，反正吃過晚餐她一定會上來。

於是我彎身去拾一塊木頭，好丟到壁爐中，就在此時我聽到了聲音，那是十分輕微的聲音，不比那只小法國鐘的滴答聲或木柴燃燒的聲音大。

聲音非常小，但我却不禁毛骨悚然，彷彿全身也感受到開着的窗吹進來的寒風。那聲音只不過像人在嘆氣，但却像是兩個字……「老師……」

我一躍跳過課室，衝到漆黑的陽臺上，查看落地窗框，左右兩方的窗子都已關上，且暗黑一片，身後的課室光亮照射到陽臺上，也使我的巨大影子在我前方的狹窄欄杆頂跳躍舞動。

「菲利浦？」

陽臺盡頭暗不可見。我沿着窗子衝過去，陽臺地面十分濕滑。

「菲利浦？菲利浦？」

那細若遊絲的回答從最黑的角落裏傳出，我過去蹲在潮濕的陽臺上，他縮成一小團，攀着欄杆。

該說攀着原有欄杆之處，因為這裏已經沒有欄杆了，放在上面的是下午我才拿來搭在不穩的石地上的梯子，這脆弱的阻隔物再過去，便只有一片漆黑，和三十呎直落到碎石地以及鐵圍柵的高度……

我忙扶起他，聲音嘶啞顫抖。

「菲利浦？出了什麽事？你沒跌倒吧？噢，老天，幸好你沒有掉下去……我的小菲利浦，你沒事吧？」

那冰冷的小手伸過來抓緊。「老師……」

我將他摟到懷裏，臉貼着他濕濕的面頰。「你沒事吧，菲利浦？你受傷了沒有？」只覺他搖了搖頭，「眞的？你眞的確定？」他點點頭。我擁着他站了起來，我自己個子並不高，但他簡直瘦小得像鳥一般。我抱他走回課室，來到壁爐旁，坐在安樂椅上，將他緊緊倚着我。他伸手繞着我的頸子，並且緊緊抓着。我不知道自己對他說了什麽，只緊緊擁着他，並對埋在我頰下的小頭低哼着無意義的話。

突然他放鬆了手，不再顫抖，但當我想彎腰添點柴火到爐中，他却又緊抓着我。

「不要緊的，」我很快說：「我只要添點柴，你一定要暖和噢，你知道。」

於是他讓我傾身丟一些柴薪到火裏，並且撥動着，直到火舌在新添的木柴四周升起，並且燃燒着，我才坐回椅中，看來我的懷抱在此刻要比床舖或熱飲或其他東西更重要。我輕輕問他：「是不是車，菲利浦？」

小腦袋又點了點頭。

「可是我警告過你石頭鬆了，我告訴過你不要到那邊跑跑跳跳，有沒有？」

他的聲音比以前更細小，更孩子氣。「我聽到喇叭聲，我想……爸爸以前都是……開車的時候……好告訴我他回來了……」

我咬着唇，不禁畏縮了起來，對了，正是那喇叭聲。我想起洛爾那傲慢的凝視，當時路上不見一物，毫無疑問，喇叭聲一定是驅使洛爾吻我的一時興起之一部份……同時也使得菲利浦一路奔向黑暗，因而不愼絆倒。

我半說給自己聽，也半說給他聽：「我不知道那裏竟這麽危險，它看起來只移動了一點點，我還以爲能够撐得住，幸而我還把梯子橫擱其上，爲什麽會…噢，謝天謝地！」而後突然閃過一個念頭。「菲利浦，白絲呢？她不是該和你在一起嗎？」

「伯納把她找去，爲了她忘記做的一件事。」

「噢，」我擁着他又過了一會兒，才說：「菲利浦，現在火已經燒得很旺了，來烤烤凍僵的小手好嗎？」

這次他毫不猶豫鬆開身子，而滑到地毯上坐在我身邊，乖乖地伸手到明亮的爐火上去烤，我用手指揉揉他的頭髮。「頭髮也濕了，這種夜晚還要跑到外頭，你眞是個小傻蛋，不是嗎？」

他以仍然緊張且尖銳的聲音說：「我撞到石柱，然後它就不見了，只聽到砰的一聲，然後我就撞到一樣東西，可是看不見，我跌下去，什麽也看不到了。」

「你撞到的是梯子，菲利浦。你不可能跌下去，那裏並不是眞有一條裂縫，你看不到梯子，

不過梯子很牢固，十分安全，很安全的。」

「好可怕啊，我嚇都嚇壞了。」

「也不怪你，」我說：「若是我，一定嚇呆了，你能够不亂動，實在是很聰明。」

「我不敢動，我知道你會來，」那張蒼白而平凡的臉孔轉向我。「所以我就等着。」

心中有樣東西在絞動，我故作輕快地說：「而我也終於來了，幸而我沒有去等公車，而搭你堂哥洛爾的車回來。」我手伸到他胳臂下架他起來。「好啦，現在起來脫掉衣服，老天，你起先可是躺在泥坑裏頭呢！洗個熱水澡，在床上吃頓晚餐，並且在你臥室生個火，你看怎麽樣？」

「你也來嗎？」

「是的。」

「也在我房裏吃晚飯嗎？」

「我就坐到你床上。」

那雙黑眼瞥着我。「玩掛掛鈎？」

「噉，」我說：「原來你在趁機要脅啊，可是你的掛掛鈎玩得比我好。好吧，可是你要答應我，不准贏我，我才跟你玩。」我將他扳過身去，輕輕把他推向門口：「去脫下衣服，我來弄熱水。」

他乖乖地去了，我按鈴要白絲過來，然後便去開熱水，望着蒸騰而上，覆着瓷磚的水汽，我

害怕地想到，今晚又勢必得見里歐．瓦敏一面了。

在嘩啦嘩啦的水聲中，起居室門上有敲門聲，我高喊「進來」，心想白絲速度倒眞快。待我回過頭一看，却使我大吃一驚，不是白絲，而是瓦敏夫人，她從不在這個時刻光臨這裏的，而當我看到她的表情時，心裏不由得下沉，要來的終於來了，可是我還想不出該說什麽話。

我把龍頭擰小一些，降低水流聲，而後站起身來，準備面對任何該來的事。

「馬丁小姐，請你原諒我打擾，」這開頭倒不怕人，反而有道歉的味道，且急急忙忙，幾乎有些緊張。「不曉得——你可記得今天下午去杜諾拿我的藥？」

我不禁鬆了一口氣，臉也漲得通紅。「對，記得了，夫人，我本打算把藥交給白絲，要她送到您房裏，抱歉，我不曉得您馬上就要。」

「我的藥吃完了，否則也不會來麻煩你。」

「我就去拿，」我說：「不，眞的，一點也不麻煩，夫人，而且你沒有打擾我，我放水不是自己要洗。菲利浦！」

我彎身去試探水温，然後關掉龍頭。「來，菲利浦，快進來，這次可別漏過耳朶了……夫人，我馬上去拿您的藥片，我的袋子在我的起居室裏。」

走出浴室，關上門後，我想該如何告訴她最近這一個幾乎釀成悲劇的事件，但正望她時，這些全化爲另一種恐怖的感覺。她有病容，先前我以爲是嚴厲的表情，現在則是灰白、緊抿的唇，

如同一個瀕臨崩潰的人那種緊張的眼神。

我着急地說：「您還好嗎?看起來臉色不大好，要不要坐下來休息幾分鐘?我去拿點水來好嗎?」

「不用。」她在壁爐旁邊停下來，附近有一張高背椅，好不容易她才掙出一個笑容，我都看得出她的用力。「別擔心，我——我只是昨晚沒有睡好而已。這些天來我要不吃藥就沒法子。」

「我立刻就去拿。」於是我不理會她另一個懷疑的目光，便跑向我的起居室，但又想起藥其實是放在外衣口袋裏，便再轉身。

「夫人!」我所看到的使我不覺驚嚇地喊出來。

她一隻手支着椅背，身子倚在椅上，臉別過去，似乎在聽菲利浦在浴室中戲水的聲音，但她眼睛閉起，面頰鐵青，老態畢露，無一絲美感。

聽到我的驚呼，她眼睛忙張開，似乎用盡了氣力，才離開椅子。

我衝過去。「夫人，您生病了，我去找人來好嗎?找愛波婷?」

「不，不，我就沒事了。藥呢?」

「在衣櫥裏我的外衣口袋中，對了，就是……」

她幾乎是從我手中搶過去藥盒，又掙出另一個笑容。「謝謝你，抱歉嚇着你了……這病就是這樣，說來就來，說去就去。別擔心，馬丁小姐。」浴室裏的菲利浦吹着不成調的口哨，和水聲

一起傳過來。艾蘿怡望了浴室門一眼，轉身要走，又極力想恢復常態地說：「菲利浦聽起來……很快活的樣子。」

「是的，」我也很高興地說：「他很好。」

我爲她打開門，正好面對停在門口舉手要敲門的白絲。

「小姐，你嚇我一跳!我正要進來。」她眼光掠過我，只見雙眼圓睜，我忙說：「夫人不大舒服，夫人，讓白絲送您回房。我本是要她來給菲利浦房裏生火，不過我來就好了，白絲——」我轉身對白絲說，她仍好奇地望着瓦敏夫人沈鬱的臉。「送夫人到她房裏，再按鈴要愛波婷來，等她到了，你再回來。」

「是的，小姐。」

我蹲下來爲菲利浦臥室壁爐生火，心中却憂懼一個新問題：夫人的救命藥片究竟是什麼?她吸食毒品嗎?這醜惡的想法在一波波不明事理的猜臆中打轉，但我不願相信，我相信那些只是安眠藥，而有些人沒有安眠藥是過不下去的，但——火焰很快地從紙頭燒到樹枝，發出畢剝的燃燒聲——現在她要藥做什麼?她的表情彷彿受到什麼精神上的震驚或是心臟病發作，而需要與奮劑一樣。安眠藥不可能是她焦慮所需的救命丸藥。

我聳聳肩，將這些念頭拋開，傾身上前將炭放在燒着的樹枝上。反正這些事情我並不清楚，她確有病容，富瑞醫生也確知如何處置……

浴室又傳來一陣口哨和胡亂潑水的聲音，不多久菲利浦也出來了，濕髮一束束連在一起，平日蒼白的臉漲得通紅，看來經過用力擦洗。身着睡衣，上面披了一件晨衣。

我的喉頭爲一樣荒謬而柔和的東西哽住，我嚴肅地看他。「耳朵呢？」

他自然不會注意這句中氣不足的話，而逕自走到爐邊，並且用着明顯的驕傲口氣說：「我是九死一生逃過大刼，不是嗎？」

「是的。」

「大部份的人都會跌下去，不是嗎？」

「當然會。」

「大部份的人都不會靜止不動，不是嗎？」

我坐下來，將他摟到身邊，笑道：「你這可惡的孩子，別得意忘形啦！對了，菲利浦，白絲來這裏以後，我們別把這事告訴她，好不好？」

「爲什麽呢？」

「因爲你嬸嬸身體不舒服，我不想讓一些風言風語傳到她耳邊，使她不快。」

「好。但是你——你會告訴我叔叔吧，是嗎？」

「自然啦。奇怪，他怎麽沒聽到你跌下去的聲音？當我走進屋裏時，他人在大廳裏，而事情發生只是一會兒之後的事——唉，白絲，夫人怎麽樣了？」

「好些了，已經睡了。有愛波婷陪她，她知道該怎麽辦。她說夫人可以下樓去吃晚餐。」

「那太好了，她……她吃了藥，白絲？」

「藥？不是，是藥水。她把藥水放在床頭櫃裏，愛波婷已經給她喝了。」

「我——噢。對了，白絲，我出去的時候，你不是該在課室裏嗎？」

「是的，但是伯納來找我。」她斜眼望着我。「我縫了些衣物，伯納要拿給老爺，但又找不到，不過起先我已經告訴他在那兒了。」

「噢，那應該不會費很多時間。」

「是不該。可是放置的地方却沒有，有人動過了，我化了一段時間才找到。」她回答時望着我，顯然奇怪我爲什麽問她。

我說：「菲利浦少爺到外面陽台玩，全身都濕了，所以他洗了個澡，並且要在床上吃午餐，麻煩你把它端到這裏，還有我的好嗎？」

「好的，很對不起，可是那時伯納急着要，所以——」她突然停住，臉色緋紅，顯得慌亂。

我想：顯然他也不急着要你走，而且你也不堅持。我高聲說：「沒關係，白絲，不要緊的，菲利浦少爺也不是小孩，他弄濕是他自己的錯，現在他也受了苦，只是你我得額外多做些事情，不過人生就是如此，不是嗎？」

於是我站起來，把菲利浦推向床。「現在你給我上床去，小傢伙，別再穿睡衣在附近晃蕩就

是了。」

我履行諾言，陪菲利浦一起吃晚餐，和玩遊戲、說故事給他聽。他的興緻仍然高昂，我也高興這件意外在他想像中的英雄味道愈來愈重，至少如此一來，他不會夢魘。

但當我要到餐具室爲他調宵夜飲料時，他却有些喘不過氣來地堅持要同我一起去，我想讓他去也比較好，就讓他穿着拖鞋晨袍，跟我去。而我把巧克力和葡萄糖倒在他的藍色杯中之時，他則看顧電爐上熱着的牛奶。我們一起拿回臥室，我陪着他喝完。到了該說晚安之時，他又倚着我好久，使我打消了當晚去見里歐．瓦敏的打算，而回房中度過剩下的時間，任我和菲利浦之間的房門開着，好讓他看得見我房裏的燈光。

我終於能坐在自已屋裏的壁爐前，只覺混身疲憊得筋肉緊繃。我沈到椅中，閉上眼睛，心中但覺有說不出的東西啃嚙着，使我慌亂不安，憂慮不已——有些憂慮是看得見的，有些則模糊不清，有些則根本出於直覺——使我無法定下心來。夜很深了，我聽到有汽車上山的聲音，忙跳起來，緊張而安靜地穿過重重黑影走到菲利浦房門口。

他睡着了，我才困倦已極地回房更衣，要上床時有人在門上輕輕扣着。

我有些驚訝，問道：「那位？」

「白絲。」

「噢，白絲，請進。」

她拿着一包東西，表情有些怪異地望着我。「這是給你的，我想你或許已經睡了，但是我奉命要立刻拿上來。」

「我還沒有睡，謝謝你，白絲，明兒見。」

「明兒見。」

她便離開了，我坐在床上打開包裹，心中大惑不解。

我呆瞪了好一會兒那義大利衣料上閃閃發亮的銀絲褶子。然後才看到字條。上寫着：「那一吻我無法說抱歉，但其餘的事我深感歉意。我爲一些事情擔憂，但不能够對你說。我替你拿回了東西，可不可以算作補償？同時並且原諒我？洛爾上。又：請別那麼大驚小怪，只不過是一吻罷了。」

這晚睡覺前，我把瓦敏夫人服藥的事情左思右想了許久。

10

我告訴我愛，我告訴我愛，
全心全意告訴……

威廉・布雷克：MSS之詩

第二天早上，這一切又都像春夢一場。洛爾・瓦敏一大早就走了，這次是到南方佳釀園。我沒有看到他走，他有沒有和里歐提起昨晚的意外，我也不知道，沒有人向我說起或暗示。當我鼓起勇氣到書房向僱主報告菲利浦第二次逃出大難時，他很愉快地接待我，然後愈聽眉頭愈蹙，臉色也更陰暗了。

他坐在大書桌後面，我說完以後，他靜靜坐了一兩分鐘，一隻手的手指頭敲着前面的文件，眼睛專注地沈思着。我覺得他已經忘了我的存在。

他再度開口時，奇怪的是，他却說：「又一次。」

我吃驚地問：「先生，什麼？」

那雙濃眉下的眼睛迅速瞥了我一下，他的語氣不太耐煩。「馬丁小姐，短短幾天當中，這是我們第二次要感激你的了。」

「噢，」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說：「沒有什麼，任何人——」

「任何人也會如此？」他的笑容瞬間即逝，眼睛中沒有光亮。「你以前也說過，馬丁小姐，但我也要同以前一樣堅持我們很幸運地能有如此……」他停了一會兒。「如此有先知卓見的年輕女郎來照顧菲利浦。你是什麼時候把梯子擺在那裏的？」

「昨天才擺的。」

「眞的？你怎麼會擺呢？」

我猶豫着，字斟句酌地說：「前些天我到陽臺上去——等一輛車來。我記得以前曾發現有點鬆，就試試看，結果是鬆動了，但我敢發誓絕不危險，本來我打算向您報告，但說實話我不知道有這麼糟，後來車來了，我——我就忘了這事。」

我沒有說那是星期一的事，也沒說等的是洛爾的車。我又說：「然後到了昨天，我正要到杜諾，又出去看了看會不會下雨，那時候我想起這事，可是却急着趕公車，所以我想我暫時拿樣東西蓋上去，免得危險，等我回來以後再向您報告。課室裏有個梯子，我就去搬過來，看來够安全了。我——我敢發誓我記着要回來的時候告訴您的——對——對不起。」說到最後，我聲調已無力。

「不必，你又不是非得知道石頭爛成什麽樣子。前一段時間，我是接到陽臺石工的報告，但他們並沒有說這很急迫。這事還有得麻煩的，你儘管放心，不過我們還是該感激你那搬梯子的靈感。」

我笑了，但仍有些微困窘。「或許是菲利浦的守護神告訴我的。」

他不動感情地說：「也許吧，他倒是很需要一個。」

我說：「不是有句話可以形容嗎，所謂『意外成習』？」

「似乎形容得十分中肯。」他那平滑的聲音中竟有一絲有趣的感覺，我盯着他，他看到我。

「怎麽了，馬丁小姐？」

「沒事。」我混亂地說：「我——只是……您如此平靜，我本以爲您會大爲光火。」

「我是非常光火的，」他說。而當我說話以來，頭一次正視他的眼神時，却發現他說的倒是不差，他又笑了笑，這回不再有好玩的神情。「但我很理智，所以憤怒要看是不是對該負責的人而發，小姐，拿你作出氣筒，並不適宜，而且我也不能咒罵，因爲那……不是我的慣常作風。」

他將輪椅滑向一旁，眼睛望着窗外的玫瑰園，我則等着，看着他那張嚴肅而英俊的臉孔，那美麗的雙眼、靈巧的嘴唇，一邊猜想爲什麽同里歐．瓦敏說起話來，總使我覺得像在一齣知道下一句是什麽的戲裏頭，他要說什麽，我都知道。

他用那種諷刺的平靜口吻說：「當一個人殘廢了，他自然學會使用……最經濟的力量。馬丁

小姐。在此時此地對你大發雷霆又有什麽用？我不該怪你。菲利浦怎麽樣了？」

這句問話打斷我的思潮——我想我還比較喜歡他大發雷霆——太突然了，使我一躍而起。

「菲利浦？噢，他很好了，謝謝您。他受了驚，心情不太好，不過我想不會有壞的影響。我想他很快就會忘了這件事——只是目前他正爲自己這番冒險感到驕傲哩。」

他眼睛仍然注視着花園。「是嗎？孩子眞是無法預測的東西，不是嗎？可憐的小東西，希望他的『冒險』到此爲止，已經終止。」

「別擔心，瓦敏先生，他只是有一段時間不好過，不過事情總會過去的。」我又不着邊際地問一句：「衣伯利先生幾時回來？」

他很快轉過頭來，輪椅也突然轉動，以致手臂撞到桌邊，他的叫聲掩在我的驚呼中。

「你撞到手了！」

「沒什麽。」

「關節在流血呢，我去拿——」

「沒有什麽事，我告訴你。你起先說什麽？」

「我忘了，噢，對了，不知您曉不曉得菲利浦的衣伯利叔叔幾時會回來？」

「我不曉得，爲什麽？」

我原先看着他撞傷的手，此時抬起頭來，却見他也在看我，臉色一如往常；平靜而且不動聲

色，眼中有某樣東西使我凝視他，沒有回答。

而後那雙美麗的眼睛垂下，他用手撫弄拆信刀，「你爲什麼會問？」

「只是菲利浦老要問我，所以我想知道您有沒有衣伯利先生的消息。」

「噢，是的，不過我所知不清。家弟一向行踪不定，無法預測，不過他至少還要在外頭三個月，我想菲利浦該知道的。他的演講行程剛好在復活節以前結束，但他打算還要多待一段時間，去協助——那叫什麼——特耳菲地方的考古挖掘工作。」他笑道：「家弟不愛寫信……我想菲利浦知道的同我差不多。」他拿起拆信刀放回原處，抬頭看看我，迷人地笑笑。「馬丁小姐，我不留你了，我得把怒氣找些適當的途徑發洩。」

於是我就「逃」開了，當時他正要打電話。

事後我又怒又驚地想，用「逃」一字來形容我離開書房的態度，可眞是不作二想。這個發現使我很着惱，該死，這隻兇惡的老虎對我表面故作溫柔是不是？

但是，雖然這極不理智，我却無法驅逐那怒氣是針對我而來的感覺，不論他說什麼，不論可不可能。

復活節舞會距今只有兩週的時間，我得盡快工作才行。氣候不好，也無法和菲利浦去散步，雖然我在好幾個下雨的午後帶他到馬廄裏玩，但在室內也有許多時間讓我裁剪縫製。菲利浦和白絲似乎都很喜歡自製舞衣的念頭，因此老是在我身邊撫摸着衣料，在每個縫製過程中不住讚嘆。白絲比較幫得上忙，她的縫衣機把借我用，又因爲和我身高、體型相當，所以讓我當模特兒縫製，而且也永不疲倦地站在布料下，讓我用針別上、拉直、試穿。

日子一天天過去，堡中事情愈來愈多，也充滿了喜悅的期待。即使堡裏財力不足，你也猜不到。我從別人的閒談裏得知，這次舞會的開銷全得由瓦敏先生獨力承擔。他們還說，衣伯利先生不喜歡管這種事，而且過去多年來都是菲利浦的父親以財力資助此事，而他父母也都一成不變從巴黎來此參加。如衣伯利先生既然是菲利浦的受託人，所以他會好好看牢着錢。無論如何，看來瓦敏先生立定主意要恢復最起碼一點昔日光彩。對我這初見世面的人而言，準備的工夫似乎已經奢華到了極點。甚少使用的臥室都開了門，讓空氣流動——復活節週末有客人要留宿——跳舞廳和大客廳也開了，水晶吊燈洗了，盤子也擦亮了，家具、地毯換了地方。而這一切，都在瓦敏先生的鷹眼監視下進行。他的輪椅隨處可見，若有一個僕人掉了一件正在清洗的銀器，老爺會聽到；若有張桌子不是被抬起來，而是在拼花地板上推過去，老爺也會怒沖沖地從屋中一角開言。甚至樓上走廊裏也常常看到他，從不常使用的臥房和走廊中迅速鑽出。

於是這幢巨邸一點一點地準備妥當，只等一年中的大日子來到。而復活節愈近，興奮之情也益發濃厚。還剩下最後一道程序：花朵從溫室裏拿出，山茶花、百合，以及我不認識的各種美麗花朵；還有一盆盆風信子、水仙和鬱金香，在芳香濃烈的異國花卉中，顯得清新純潔。在一處走

廊上，還佈置了好些株小楊柳樹，樹下有水池，池裏金魚游來游去，池邊簇生着櫻草。堡外水銀燈已架設好，噴水池的水沖上三十呎之高。復活節前夕，天氣轉晴，復活節當天則陽光普照，氣象萬千，和風陣陣拂來，野水仙在風中舞動，像在預祝舞會的成功。

瓦敏堡已浸於節慶的歡樂中。

星期日晚上，菲利浦睡覺以後，我爲舞衣作最後修飾的工作，白絲也留下來幫忙，此刻正穿着它欣喜地在我面前展示，我則坐在四散的大頭針中，仔細評估。

「呃——嗯，」我說：「再轉個身，謝謝。我想差不多了，白絲。」

她歡歡喜喜地屈膝，行了個姿態優美的禮。她隨着制服之換下，也去掉了一本正經的女侍態度，眞敎人驚異。此時在亮閃閃的衣服中，她露出了原本的面目：一個瘦長年輕的鄉下女孩，因興奮而臉孔通紅。

「它好美麗啊，眞的好美！」她繞了個圈，裙擺便飛揚起來，她提起一處褶子，幾乎是無限渴望地撫摸着。「你穿起來一定很美。」

「我却覺得和樓下那些衣着華麗的人比起來，這身衣服一看就知道是自己做的。」

「你可別這麽想，」白絲堅決說：「我可看過很多人的衣服，她們的衣物行李都是我和瑪莉葉收拾的；最美麗的一套我想是黃色客房那位侯爵夫人的，可是她要比起油畫中的美女，可差得

遠呢。」

「噓，白絲，」我笑着抗議：「你可不能這麽說。」

她開始在房裏跳起華爾滋來，口裏頭還哼着曲子。「自然夫人一向都很出色，盛裝之時更是堂皇，像皇后一樣。那個華蘭夫人也很會打扮，不是嗎？她的衣服是黑色的。」

「費羅蒙先生也來嗎？」

「噢，每次都到，他說他絕不會錯過，何況半數的女賓，衣服都是他設計的。」

我開始拾起散落的大頭針，故作不經意地問道：「洛爾先生呢？他是不是每年都來？」

有一陣短暫的停頓，我以眼角看白絲轉動的身子停下來，並且轉過來，我抬眼看到她眼光瞥向我，而後迅速別過去。她拾起一個衣褶。「他好多年都沒回來參加了，但是這次大家都猜他會來。」

我沒有說什麽，繼續拾大頭針。

她走到我坐的地方，聲音再度變得溫暖自然。「你怎不現在試穿看看？別管這些，等會我再來撿。」

「已經撿完了，」我說：「好，就是這些了，我猜。」

「你可別這麽相信，」她有些威脅地說：「我們將會找上好幾個星期。快嘛，小姐，穿上看看，我要看你穿上去的模樣，還要穿銀鞋，配戴齊全。」

我笑着站起身來。「好吧。」

「沒有一面像樣的鏡子眞可惜，衣櫥裏那面鏡子一點也不好，穿上長禮服就不行了。」

「沒關係，我告訴夫人我做了件長禮服，她說我可以用她房裏的鏡子，我就去照照看，作最後一次的檢查，明天晚上一定要能穿出來。」

她跟我走進我的臥房，略帶羞怯地問：「明天晚上幫替你穿衣服好不好？」

「那太好了，可是你到時有許多事要忙，我應付得過來，眞的，你知道我一向不習慣奢華享受。」

「我想要嘛，眞的。」

「眞的萬分感謝了，我很高興你能幫忙。」

她換囘制服，高高興興地幫我穿衣服，最後我站在窄小的衣櫥鏡前看着自己。

「噢，小姐，好美呀！」

「我們花費了不少心血，白絲，我很感激你的大力幫忙，若沒有你，我絕無法對付得了。」

我轉過來又轉過去，仔細看着衣服的線條和作工，猜測和樓下女貴賓的禮服比起來會有多麽笨拙，而後我看到鏡中白絲的眼睛，那是單純的喜悅和興奮。「喔，小姐，好美呀！不會有人比你更美了，你看來就像圖畫裏的人一樣，等等，我去拿鞋！」

說着她便要朝一個小櫥走去，我立刻叫住她：「白絲……」

她囘過身子。

「白絲，你想不想也穿這件，在星期一的舞會上穿？或許你已經有一件同樣漂亮的，但是你願不願意——？」

「噢，小姐！」她睜大眼睛，兩隻手緊緊握住。「借我嗎？唉，可是我不能……能嗎？」

「怎麼不能？你穿起來好可愛，白絲，我很高興你穿它，我想不會有人認得出來。」

「對，認不出來的，」她靈巧地說：「明天這兒要從外頭雇僕人來，伯——所以我們堡裏的僕人不會在。如果——你眞有這個意思——」她又向我稱謝，但我很快說：「那麽就這樣定了，好。我得趕快去照照鏡子，免得夫人上樓來。」

白絲又蹲下去到小櫥中找尋。

「你的鞋！把新鞋一起穿上看看！」

「不，不用麻煩了，」我急急忙忙說道，並往門口走去。「我得用跑才的行了，再謝謝你，明兒見！」

瓦敏夫人的臥房與一間小起居室相通，起居室是她早上要用到的，我穿過起居室來到臥室，任門開着。

她的臥室十分美麗，柔和的燈光、織錦、路易十六式的家具，梳粧枱上閃耀着的是光燦的水

晶和銀器，浴室門上懸了一面巨大的威尼斯鏡子。

我站在鏡子前面，鏡中映出我身後窗帘是玫瑰色的織錦。室內光線明亮適中，因此我一移動身子，就見那珠網般的銀線攪動、閃耀。

還記得這時的頭一個念頭就是：灰姑娘已經沒有理由不去參加那盛大的舞會了，但到了午夜會如何？

我不耐地搖搖頭，驅散了這些念頭，並爲了自己明知無益却去胡思亂想而生氣。爲這事我受的困擾和傷害已經够多了。

有人站在起居室門口，一定是白絲拿那雙銀鞋來給我了，我叫道：「進來，我已經好了。」並朝鏡中扮了個鬼臉，玻璃鞋送來了，該死，我沒有機會……

一陣快速的脚步聲穿過起居室。洛爾的聲音說道：「艾蘿怡，你有事叫我嗎？」而後他看到了我，便在門口停了下來。

「怎麽——你好哇？」他的聲音有些喘不過氣來，好像先前在急些什麽事一樣。

我張口想回答，嚥了嚥口水便又閉上，即使我盡力，也說不出來的。於是我就像個被當場抓到惡作劇的女學生一樣，張口結舌，而且臉孔通紅。

我手忙脚亂地提起衣服，便往他堵着的門口走去。

他却不讓開，只將肩膀往後倚着的門柱等着，彷彿打算就這麽靠一晚上。

我又遲疑地往他面前走了兩步，才停下脚步。

「別跑嘛，讓我看看你。」

「我一定要，我是說，我還是——」

他說：「大驚小怪。」音調十分溫柔，而話中的笑聲益發使我臉紅，我抬眼望他。

我也不清楚後來發生了什麽事，好像他動了一下，並且說：「好吧，你眞要跑？」我好像回答：「不，」而後說：「洛爾——」此時他肩膀猛地離了門柱，身子靠過來，便把我擁入懷中，猛烈地吻着我，力量大得嚇人，然後却是我那些幸福美夢的最高點。

我終於掙脫了他，雙手抵住他的胸部。「但是洛爾，爲什麽呢？」

「爲什麽要問爲什麽？」

「爲什麽挑上我？你父親說我是『簡愛』，而他說的可沒有錯，你——你又是，我想誰都可以的，爲什麽呢？」

「你想知道爲什麽嗎？」他將我扳向鏡子，再拉向他，我可以感覺到他的心臟在我肩膀處卜通卜通地跳着。我們四目在鏡中相遇。「親愛的，你不必如此自卑，這就是原因。」

我心中襲來一陣奇異的感覺，一部份是勝利，一部份是孤寂。我不發一言。後方房中的玫瑰色、金色和水晶光華四射，洛爾凝視我的臉。

他張開嘴，彷彿要說話，但尚未啓口，另一間房中傳來聲音。他驚覺地轉過頭來，放在我肩上的雙手也變得僵硬，然後他讓我走開，自己轉過身去冷冷說道：「噢，艾蘿怡，我正在找你，你有事要見我？」

我躍起來，忙轉過身，只覺頰上的熱燙迅速褪去，變得蒼白、冰冷。我們站的地方，任何走進起居室的人都能看得一清二楚。而艾蘿怡·瓦敏此刻便才剛走進起居室，愛波婷在她身旁。夫人別過去同走廊上另一個人——我猜可能是位賓客——說話，但我看不到那人。

傳來一陣輕柔的回答，接着是衣裙窸窣離去的聲音。我無法知道瓦敏夫人有沒有看到洛爾擁着我，但我知道愛波婷看到了。我避開她黑眼惡毒的注視，迅速走出臥室，洛爾跟在我後面。

我支支吾吾地說：「夫人……我借用您的鏡子……試穿禮服，您說過我可以……」

我還是不知道她看到了沒有。沒有任何表情，她只用那對淺灰色的眼睛上上下下打量我，眼中和平常一樣不露笑意，不過我倒看不出臉上有什麼不悅的面情。

她冷靜安詳地說：「自然。這是你自己做的禮服嗎？馬丁小姐，很漂亮呢！你的手藝一定很巧，或許那一天你爲我做點什麼！」

那麼她是看到了。我覺得身邊的洛爾移動了一下，我的臉孔冉度變得火紅，很快說道：「那是我的榮幸，夫人，晚安，夫人；晚安，先生。」

我看也不看他，便溜過艾蘿怡·瓦敏，走到昏暗的走廊中，再奔回房裏。

第二天如一陣風似地過去了，我所有時間都陪着菲利浦。他是全屋中似乎最不爲衆人興奮所感染的人，而他也爲了自己獨被拒於復活節的歡樂之外，大爲不快。

幸好我不必面對瓦敏夫人。午飯後，愛波婷要我們下午散步時到村裏去一趟——她說話時的聲音和表情是不是有些惡意？——買點東西，因爲僕人們沒有一個分得開身。

我很有禮貌地答應了，帶着老大不樂意的菲利浦往蘇必魯去時，我還責罵自己過份敏感。瓦敏夫人自然不會如此殘忍地挫我銳氣，至於愛波婷，一個僕人的惡感不至影響到我。

但過了幾分鐘後，我却開始猶豫了，第二種可能究竟是不是眞的？當我在嘉尚先生店外的陽光中停下來，往手袋中掏愛波婷的紙條時，藥房門口的珠簾被掀開，愛波婷走了出來。她不是，「分不開身」嗎？我還爲了她當聽差呢！她一定是同我說過話以後立刻就往蘇必魯來了。

我訝異地望着她，她沒有一慌混亂的神情，却只雙眼一瞟，帶着蒙娜麗莎式微笑擦身而過，走到咖啡店隔壁的一家糖果舖。

當我撥開撓動的珠簾，進到氣味濃烈且陰暗的店裏頭，當下就發現嘉尚先生的聲調和態度和愛波婷方才一瞟有相同的意味，令我緊張且不安。

我堅定地告訴自己，這純粹是想像，但當我從藥房出來，面對面遇到司祭的管家霍謝夫人，這回她打招呼的冷淡可沒有一點疑問了。若她能視而不見，她一定做得出來，結果她只直直瞪着我，點了個頭，說聲「午安」，音調故意要使我顯得卑微，同時讓我對未來的清白地位，僅留最

渺小的希望。她對菲利浦打招呼時，則充滿了憐憫。

過後，我到糖果舖子買點巧克力之時，那胖胖的杜太太，笑容也變得有些僵硬，那雙梅乾般的黑眼珠從菲利浦身上看到我身上時，好奇且幾乎是急切地，她說：「小姐，你要那個時候離開呀？」

我的心臟突然猛烈跳動，但我依然冷冷說道：「還得再過好些日子，我們才會囘杜諾呢！衣伯利先生要三個月以後才囘來。」

我幾乎是把菲利浦推出那珠簾，來到炎熱的陽光中。愛波婷任務達成了，消息隨着謠言，早已傳遍了整座蘇必魯村。

就這麼一路忍受着各種各樣的眼光和低語。可憐的菲利浦則在身邊不住抱怨，終於走到橋，走上坡上的草地。

以前我從未想過灰姑娘作得有多辛苦。

用過茶後，我去找西頓太太，想同她談談樓下傳了些什麼謠言。但是却聽人說，她因爲忙着準備舞會和其他雜事，工作過度，舊病又發作了，只能躺到床上，不宜同任何人說話。我只得同菲利浦在一起，心中却在囘憶着種種的喜悅——和即將面臨的失業的命運間徘徊不定。令我高興的一點是，出發點是菲利浦……

待白絲上樓來招呼菲利浦晚餐時，我的精神已處於一個極悽慘的狀況中，只希望不要去面對樓下的男女主人。偏偏菲利浦又發起脾氣，聲淚俱下地不肯上床睡覺，除非我「半夜」上去，帶他到畫廊上去偷看一下。我答應他，他才滿意，不吭不響地同白絲走了。

我關上門，要開始放熱水。

爲生平首次舞會穿禮服……賓客之中又有洛爾……我該當快樂、急切、與奮的，但當我打開一塊新的香皂時，手指却是顫抖的，洗過澡後，我穿着襯裙坐着梳頭髮之時，門上傳來一聲敲門聲，我猛然轉身，彷彿將要面對行刑隊一樣。

「我來。」白絲已安置好菲利浦，正在幫我穿衣服，此時前去把門拉開一點點，然後和門外的來人說着我沒有聽清楚的話，關上門，手裏提着一個盒子走進房裏。

我仍坐在梳粧臺前，手中仍持着髮刷，白絲走過去，臉微微發紅地把盒子遞給我，目光也避開我的眼睛。

「這是送給你的。」她的語氣——當晚她整個人都是如此——有些正式，也很克制。

有一會兒，我想問她們門外說些什麼，却又止住了。我不想在愛波婷才剛剛說了我的閒話之後見他，或見伯爵夫婦，愛波婷的目光已够教我難堪了。

你也是，白絲，我想着，便接過盒子。

盒子平扁，重量很輕，上頭有玻璃紙覆蓋，裏頭是黑色心形葉子和嬌柔的白色紫羅蘭；乳白

色的花朵襯着墨綠色的葉子，還有隱約可見的葉脈。

葉中挿着一張紙卡，不用打開蓋子，我也看得到那龍飛鳳舞、傲慢自大的字母：R。

我一言不發地穿好禮服。

而後我將紫羅蘭別上，靜靜說：「謝謝你，白絲。」便走向音樂與笑語處。



我是雙重傻子，我知道，

一是愛上別人，一是說了出來。

約翰・但恩：三重傻子

舞會進行得正熱鬧，謝天謝地，瓦敏夫婦已經接待完賓客，他們近樓梯底的座位是空的。大廳中光彩燦耀，人影攪動，我在畫廊上猶豫着，實在不敢獨自走下那道堂皇的梯階，就在此時，一間房門打開了，三個女人邊談邊走過我身邊，下樓去，我便盡可能不敎人看到，隨着她們之後下樓。

穿過人羣要進跳舞廳就容易多了。恰好我發現有個角落前面有柱子擋着，還有一排杜鵑花，便靜悄悄地坐下來觀人跳舞。

到處都看不見里歐・瓦敏的輪椅，但穿着紫藍色禮服的艾蘿怡，却正儀態萬千地同一個蓄鬚的長者跳舞，後者胸前露出一枚勳章的藍帶。賚羅蒙站在窗邊子，正在同一位面目可怖的女人談話——或者是聽她說話比較恰當。那女人長着鷹勾鼻，藍色的頭髮不像眞的。他微微前傾，表情奉承，使她相信自己是全場最聰明、最有趣的女人，或許是吧，但是即使她是世上最最乏味無聊的人，我相信賚羅蒙表情依然如此。

我調過頭搜索洛爾，身邊的舞者隨旋律一轉，分開身子，我就看到他了。他正與一個金髮、鳳眼，口型很美的女人舞着。女人穿着全黑的高領窄禮服，顯得身材嬌弱而修長。她和他偎得很近，正快速同他說着話，偶而閃動着長睫毛，往上望着他。我沒有看到他說話，但他却面露着笑容，二人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一對，舞姿曼妙，吸引許多人的注視。而——我只能看着他們——合意深刻的在他們身後彼此揚眉。看來西頓太太的話沒有錯，洛爾一走到那裏，閒言閒語便跟到那裏。不知這女郞是誰？當他——假使——同我跳舞時，那些擠眉弄眼的會怎麼說？那新面孔的女孩是誰？老天爺，顯然是個沒名沒姓的寒門子弟。老天哪，瞧她那身衣服……家庭敎師啊，難怪嘛……

樂聲停止，衆人紛紛回到廳旁，我隱藏在人羣中，沒有人注意到我。我直直地坐着，很高興

柱子和杜鵑花遮住我。身邊有一道水流，琤琤琮琮如瑟般無形。這兒還有個魚箱，水從旁邊的青苔上滴下。杜鵑花倒影水中，金色、銀色的魚兒在水裏謹愼地游着。

音樂再度響起，喧嘩的人聲笑語兼雜着流水的聲音。地板爲那些五光十彩的衣飾佔據。這次他領着一位穿着可怕的藍色、戴着鑽石首飾的老女人出場；接下去是個黑皮膚的老女人，精明的臉孔，雙手像黃色的爪子一樣。然後又是那位金髮女郎；過一會兒是個穿緊身褲、染了頭髮的女人，穿件黑衣禮服，戴着翡翠首飾；再下來是個面貌和善的白髮女人，而後還是那位金髮女人。

魚在水中游動，鰭有節奏地擺動着。一朵粉紅色杜鵑花花瓣落到水面上，我突憶起答應菲利浦之事，便起身攤平衣褶。水中的魚一驚，躲到水草下面去了。

當一個聲音在我身後說：「小姐」之時，我嚇了一大跳，像是犯人聽到可怕的召喚一般，一不留意便掉了手提包，只差毫釐就進了水箱。

聲音的主人彎下腰，笨重地拾起手提包。我就知道他遲早會過來安慰我這朵壁花。

「費羅蒙先生！」我說：「您嚇了我一跳。」

「抱歉。」他微微一笑，遞給我手提包。「但是你可不准現在就溜，我還要你作我不在場的證人。」

「證人？」

他誇張地比劃着。「親愛的，我不會跳舞，剛剛的話也告一段落了，所以我們再來打情罵俏

吧，這是我不必費力就隨時可以做到的。」

「而且，」我望着他的手在口袋裏頭掏着。「同時可以安靜的呑雲吐霧一番？好的，費羅蒙先生，我來讓你暫避風雨。」

「富有同情心的女人，」他毫無侷促不安地掏出煙盒。「比紅寶石還可貴。」

「你可別相信。沒有女人比紅寶石可貴，」我重又坐下。「不用，謝謝你，我不會抽煙。」

「那可比紅寶石、珍珠、鑽石都可貴。」他嘆口氣坐下來，像進行一項繁複的儀式般點燃了煙，在煙霧中朝我微微一笑。「親愛的，這件禮服可眞美麗呢。」

我笑道：「您這不是像莎士比亞稱讚無知識的人說了句傻美辭藻嗎？謝謝您，先生。」

他皺着眉頭，眼睛打量着角落。「我是說眞的。可是你太掩藏鋒芒了，不是嗎？我一直在觀察你，沒看到你跳舞。」

「我誰也不認識。」

「哈哈，艾蘿怡沒給你介紹年輕人嗎？」

「我沒有看到她，所以沒同她說話。我下來得很遲。」

「而現在她——啊，是了，她在那兒同聖雨伯先生跳着。」他又搜尋着廳中。「洛爾呢？他認識所有的人，或許他能够——」

「喔，請不必了！」我不自覺地叫了出來，看到費羅蒙先生詢問的目光，才有氣無力地說：

「我要上樓去，我答應菲利浦要去看他，我——別去打擾洛爾先生吧。」

「上樓？不再下來了嗎？」那雙慈祥的眼睛審視着我。「所以你才故意遲到，然後躲在花叢裏嗎？」

「我並沒有——您這話怎麼說？」

他只是注視着我身上的紫羅蘭，却沒有同答。我忙把手遮住它，並說：「您怎麼知道？」再用手指了指紫羅蘭。「是這花嗎？」

他搖搖頭。「親愛的，」他輕聲說道：「你難道還不知道，瓦敏家任何一點風吹草動都是山村裏的大消息嗎？」

我挖苦地說：「現在知道了。」而後眼睛不再看他。一條魚以吻嗅着杜鵑花瓣，又從水下輕輕撞它，我全神貫注地看着，舞曲的樂聲似乎從十分遙遠的地方傳來，在這叢花之間，像是一個有圍牆的寂靜花園，只有青苔滴水聲穿透進來。

終於他說了：「你很年輕。」

「二十三歲了。」我儘量使聲音不帶動怒的味道。

「小姐，」他似乎正字斟句酌。「不知你有沒有想過，若離開瓦敏，你要到那裏去？」

在令人暈眩的沉寂中，我呆瞪他好一會兒。原來也傳到這裏了，那麼那是眞的了，愛波婷那種像已撤下對我不利種子的表情，果眞不是出自我的想像了。不是瓦敏夫人，就是（我驚詫地想

到）伯爵本人說了些什麼，而暗示要辭退我。而費羅蒙則好心好意找我一談。看來每個人都把我和洛爾的交往當作他們自己的事。

我不大明瞭自己所想的是什麼，除了我愛他、他吻過我、而他今晚也在這兒以外，我什麼也不知道。既想見他，又怕見他。至於他的目的和感覺——他的「用心」——我一點也沒有想。他在這兒，我愛他，如此而已。

「這是什麼意思？」

我勉強集中心意去聽費羅蒙好心地問：「你在法國有沒有朋友，還是獨自一人，小姐？」

我以平板的聲音說：「我在法國沒有一個認識的人，但是我並不是獨自一人，先生。」

「費羅蒙先生，您很和善，我並非不知感激，不過我們既然也不陌生，還是坦白說罷，你關心我，是因爲我與洛爾親吻被人看到，就要被辭退了，是不是這樣？」

「不全是。」

我大吃一驚，「那麼是爲什麼？」

他溫柔地說：「因爲你也愛上了洛爾．瓦敏呀，孩子。」

我有些喘不過氣來。「那——又怎麼樣？」

「我剛才說的，你太年輕了，在這兒又沒有誰可以投靠，孤孤單單。」

「不是的，我說過，我並不孤單。」

他的表情很懷疑。

我不疾不徐地說：「若我照你說的，去投靠洛爾，這是不是非常不可能的？」

短暫的停頓了一下，似乎在寂靜中話又重覆了一遍。我闔上皮包，手被夾扣弄痛，我看了看他。「是的，您我二人不妨坦白說，洛爾喜歡我是不是不可能？」

「親愛的——」費羅蒙才說，便止住。

「什麽事？」

他深吸了一口氣。「你和洛爾……？不，小姐，不，不。」

我又等了一會才說：「您認識他有多深？」

「洛爾？够清楚了，不是很親密，但是——」他又停下來，用隻大手緊抓着衣領，但沒有看我。他突如其來破口罵道：「該死！」然後才從杜鵑花盆中的土裏找出了香煙。

我太憤怒了，才不肯就此干休。「既然您和他並不很熟，那麽麻煩您解釋一下剛才那話的意思好嗎？」

這時他看看我。「老天，我無法奉告。我根本不該說的，我已經鑄了永無法原諒的大錯，不能再錯下去。」

「是不是因爲瓦敏先生是你的主人？」

他幾乎跳起來說：「你反應要比我快呢！是的，就是這個原因和別的原因。」

我們四目相接，彼此知道對方的心意，都不大好意思。但我依然很氣憤，我說：「既然我們像在猜謎一樣，先生，那麽我問您，您憑什麽認爲朱門高不可攀？」

「小姐——」

「好吧，暫且別猜謎。總之，您已警告過我，已經對得起良心了，多謝您費神勞煩，我們且等着瞧好嗎？」

他大大地喘了口氣。「我錯了，」他說：「你並不像我想像的那麽年輕。」他和善地朝我笑着，又去找另一支煙。「反正我該說的說了，你的表現很好。記着，當你眞要去投靠誰的時候，法國至少還有一個人可以投靠。」

我的怒氣消失了。「費羅蒙先生——」

「好啦，這件事現在不提。我們不是要嘻鬧一番的嗎？你記不記得我們說到那裏？再不然我們來下局快棋好吧？」

我不由得笑起來。「那一定是局快棋，和我比起來，菲利浦算得上是專家了。不消三分鐘你就會把我掃光了。」

「眞可惜。下棋和抽煙是使自己不去想糟老頭忠告的最佳方式。」一隻大手慈祥地拍拍我又收了回去。「原諒我，孩子，這忠告也來得太遲了，但我也沒法子，是吧？」

我對他笑笑。「費羅蒙先生，即使我這話不當在這時候說，您實在太好了。但是

您說的沒錯……太遲了。」

洛爾的聲音從我上頭傳來。「原來你在這裏，卡羅，你把她藏到角落裏，究竟是什麼意思？眞該死，我望着這個門，已經望了兩個小時了！倒不曉得她認爲和金魚作伴比較有趣，你們談些什麼嚴肅問題？什麼太遲了？」

「你。」費羅蒙平靜地說：「快把馬丁小姐帶去跳舞，補償她獨伴金魚的孤寂。」

洛爾咧嘴一笑。「我會的，琳達，來吧。」

我便去了。

費羅蒙目送我們，眼中却仍有那抹困擾神情，然而樂聲一起，我便忘了這些。

他的聲音低低響在我耳畔。「幾乎像是一年之久，你來這兒很久了嗎？」

「不太久。」

「怎麼這樣晚才下來？」

「不敢下樓。」

「不敢？老天爺，爲什麼？喔，自然，艾蘿怡。」

「她看到我們了，你也知道。」

「是啊。」他笑道：「你在意嗎？」

「自然在意。」

「你得適應別去介意。」

我的心都要跳出喉嚨了。「你這是什麼意思？」

但他只是又笑着，並不回答，而將我隨着樂聲迅速轉動，一根柱子掠過我們，一羣男人，一把輪椅……

里歐．瓦敏。

他正諦視我們：萬花筒中的陰影、明亮珠網中的蜘蛛……無來由的，我心中升起一團幻想，我氣憤地搖搖頭，彷彿這樣便能驅散它們。這該死的男人，我才不怕他呢……是嗎？

舞曲使我暫時得面對他，我便牢牢看着他，又對他燦然一笑。

他却往後一縮，只見那黑眉倏然揚起，嘴角扭曲，也朝我回笑。

其他舞者湧過來，遮住了他。我却感覺到我的雇主臉上的笑容似乎非常歡喜，但却是對我看不見的某個笑話異常歡喜，這個想法令我十分不悅。

「洛爾，」我突然急切地說。

「什麼？」

「嗯……沒什麼。」

「只是叫我名字嗎？」

「是的。」

他斜眼瞥了我一眼，笑道：「好吧！」但我却感覺到他明白我的感受。

舞曲旣終，我們已到里歐・瓦敏所在的大廳另一頭，旁邊就是落地長窗。洛爾沒有要離開我的意思，只是在一旁靜靜等候，似乎已遺忘了四週的人羣，但眉毛却不住揚動。有幾個人好奇地望着我們，我不擔心，因爲我正忙着在衆賓客中找出瓦敏夫人，只是沒有她的影子。

音樂再度響起，洛爾轉身面對我。

我微弱地說：「聽着，你不必麻煩照顧我，我——」

「別傻氣啦。」他擁住我，乾脆地說。

這種情人般的話使我完全放下心，我笑了，忘了艾蘿怡・瓦敏，忘了揚起的眉，甚至也忘了里歐和他的嘲弄，我細聲說：「好吧，先生。」便再舞向廳中。

「老天，今晚我的義務已經盡够了，」洛爾帶着感情說：「我同這一帶每一位貴婦都跳了，現在你可別再妨礙我了……起先沒有發現你也算好，否則我會疏忽職務。」

我們在廳的邊緣跳着，靠近開向温暖夜晚的落地窗。

他繼續說：「我現在就要怠忽了……」

我還不知道怎麽回事呢，我們已出了大廳，輕而易舉不教別人看見就滑到走廊上，像小枝掉

落水中一樣。樂聲從落地窗中瀉出，跟隨我們。月兒高掛，黃水仙的精靈在黑暗的花園中舞動。我的裙擦到花壇邊的水仙花，洛爾的肩膀觸到茉莉花，灑落了一片星星般的小白花。我們彷彿中了魔咒般，誰也不說話，只在月光照射的拱廊上舞着，而後舞進了小客廳漆黑的落地窗裏，小廳中爐火温暖了孤寂的暗影，音樂也失了聲，彷彿遠在千里之外。

我們在暗影之中，他停下來，手臂緊緊地摟着我。「現在……」他說。

一待我恢復了說話能力，我顫抖地說：「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自然，說了這些話以後，我確實有一會兒旣無法說話也無法呼吸。

終於他放開我，並且說話時，我幾乎認不出他的聲音了。但雖然模糊且不穩，却仍有掩不住的笑意。

「你怎不問呢？」

「問什麽？」

「別的女人都會問的，山盟海誓般的『你愛我嗎？』」

我說：「你能給我什麽我就接受什麽。」

「我告訴過你，別那麽自卑，琳達。」

「我沒辦法，你就使我有這種感覺。」

他說：「老天爺！」聲音顯得奇異的痛苦，而後把我拉過去，他並沒有吻我，却只是緊緊摟着，望着我頭上說：「琳達……琳達，聽着。」

「我在聽着。」

「愛這種事，我並不清楚，這是眞的，我一點也不知道。」

心中有樣東西絞動着，或許就是憐憫吧。「不要緊的，洛爾，別這樣。」

「要緊。你非得知道不可，以前我曾有過別的女人，你也知道，而且很不少。」

「是的。」

「然而這次却不一樣。」他停了一下，似笑非笑。「反正我一定會這樣說的，不是嗎？但是這次眞的不一樣，絕對不一樣。」他面頰摩擦着我的頭髮。「琳達。這名字對一個法國女人而言可眞不好，不是嗎？所以現在你該知道，天老爺，我要你，我需要你，如果你說這就是愛——」

「是的，」我說：「請相信我，這就是的。」

另一短暫的沈寂。爐火穩定地燃着，將房內照得到處都是暗影，一根木頭燒得發出嘶嘶的聲音，樹脂也冒着泡泡。

他輕嘆了一口氣，鬆開了我，使我離他有一臂之遠。他又恢復了慣常那種冷靜而不在意的語氣。「起先你和卡羅在說什麽？」

這問題大出我意料，我結結巴巴地說：「我——嗯，幾乎記不得了，只隨便閒聊，還有——

噢，對了，我的禮服。是的，我們談着我的禮服。」

他微微一笑。「別這樣，快承認吧，你們是在談我。」

「你怎麽知道？」

「千里眼。」

「胡扯，」我說：「可不是你也染上了吧？」

「我也……」

「令尊是個巫師，你難道不知道？」

「是嗎？那麽我就說我只是聽覺特別靈敏好了。卡羅是不是警告你，說我絕對不懷好意？」

「當然囉。」

「他眞這樣說嗎？」

「差不多，他暗示我如此，而且他的出發點是百分之百的善意。」

「我相信。他說了些什麽？」

我朝他笑着，告訴他：「『你和洛爾，不，不，不。』你別生氣，我很尊敬貴羅蒙先生，而且他是爲我好才說的。」

他嚴肅地望着我說：「我不會生氣，他說的很對——我不是說我不懷好意——你和我二人之間，可能——」他突然停下來。「我已經告訴你我的感覺了，可是你，你說你愛我的。」

我說：「是，是，是。」

他笑了。「有三倍之多的愛嗎？你眞慷慨呢！」

「我只是要把卡羅說的話去掉；況且我們英國有句詩是『我告訴你三遍，事情就成眞。』」

他又不語了一會兒，而後問道：「那麼你可願意嫁給我？」

我不禁顫抖起來，說起話來聲音也沙啞了。「可是你父親——」

他雙手用力摟緊我，使我感到一陣疼痛。「我父親？這和他有什麼關係？」

「他會大發雷霆，或許還會採取什麼行動來阻止——強迫你離開佳釀園，或——」

「那又怎麼樣？我又沒有和他或佳釀園黏在一起。」他露出一個半生氣的笑容。「你怕會破壞我的地位？我的未來？老天爺，這可眞可笑！」

我支吾地說：「但是你愛佳釀園，不是嗎？你對我說過你愛它，而西頓太太說——」

「誰對你都是議論紛紛。」我說。

「那麼她有沒有告訴你，除了佳釀園以外，我沒有任何未來，而這要等到菲利浦繼承瓦敏之後？」

「有。」

「她沒有說錯。」他又輕輕說：「你那份三倍多的愛，能不能容許你冒這個毫無希望和未來的險？」

「我說過你能給我什麼，我就接受什麼，不是嗎？」

他又沉默了片刻。「是的。而你還願意嫁給我嗎？」

「願意。」

「不顧這個警告？」

「不顧。」

「毫無前途？」

「是的。」

於是他笑了，含有勝利的意味。「你用不着擔心這一點，」他神秘地說：「無論何種手段，反正我總是會有前途的。」

「你眞是個冒險者。」我說。

他俯視我，那雙黑眼再度變得朦朧。「你難道不是嗎？」

我一字一句地說：「是的，我相信我也是。」

「我知道你是，」洛爾說：「咱們勢鈞力敵，親愛的。吻吻我，我們就這麼一言爲定。」

而後他讓我走，我遲疑地問：「我們——要不要宣佈？」

「爲什麼不呢？我現在就想向全屋子的人喊叫呢！如果你願意，我們就明天宣佈吧！」

「呃，那太好了。」

他的牙齒潔白發亮。「親愛的，宣佈需要那麼大的力氣嗎？你怕我父親？」

「是的。」

他訝異地朝我望了一眼。「是嗎？其實不必。不過如果你願意，那麼我自己去告訴他們，你暫時先不管這些，等我來辦。」

我說：「他們會——非常非常震怒。」

「震怒？親愛的，你太低估自己了。」

「你不明白，我——本來都要被解雇了，所以把這事禀告他們並不容易。」

「要被解雇？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想明天他們就會通知我了，所以我才不想下來參加舞會。」

「可是——為什麼？你犯了什麼罪？」

我輕輕一笑，抬頭望着他。「你。」

他過了好一會兒才意會過來。「你是說因為艾蘿怡看到我吻你？你就為了這而被解雇嗎？眞是胡言亂語！」

「這是眞的，最起碼我認為如此。你——你也聽到後來夫人怎麼對我說的。今天我到蘇必魯村去，顯然這件事已經傳遍了這一帶。」我便告訴他我在村子裏所受的待遇。「或許是愛波婷惡

意傳播的，因為她不喜歡我，不過我想她或許也知道夫人打算如何。」

他漠不關心地聳聳肩。「那也沒有關係，你不必為這擔心。而且我相信你錯了，艾蘿怡絕不會願意放你走的。」

我也不太好意思。「我也這麼想過，不過我倒眞覺得有些……怪，因為菲利浦的關係。」

他很快說道：「菲利浦？」

「是的，我——可別弄錯，我並沒有認為自己為菲利浦做了什麼偉大的事，林中槍擊事件不算什麼，我只是沒有失去理智，為他太過小題大做，但是我——呃，我確實救他免於他落到陽臺下，而你父親說——」

洛爾說：「什麼時候？你說的是什麼？」

「你不知道嗎？」我很驚訝地問，隨後告訴他從杜諾回來後所發生的小意外，他將臉別向爐火，專心聽着，火光閃耀下，我看不出他的表情。他出神地掏了根煙，然後點燃，透過火柴的火光，我看到他正蹙眉，最後我說：「而且你父親知道那天晚上你吻我的事，我相信他知道。你記得吧？」

他眼睛一亮。「我記得。」

「當時並沒有說要辭退我，但現在就有了。」

他笑了。「那麼我們可給他們更多理由了，不是嗎？這一點應可以安慰你。很可能現在跳舞

廳裏的人全都知道你和我離開了，而且正在猜我們爲什麼離開，又到那裏去了。」

我正色說道：「我想他們對我們爲什麼離開，又到那裏去了有絕對的把握。你可以大大方方地進行你的風流韻事，瓦敏先生，不過我只是一個家庭教師，不，別笑我，我明天總得去面對他們。」

「我倆一起去面對，親愛的，可要記住。現在我們暫且忘了明天吧，今晚是今晚，何況我們已經訂了終身。」他拉起我的手。「如果我們不能向全屋子的人宣佈，最起碼我們可以私下慶祝一番。我們去拿點香檳來喝。」

「還要一些食物。」我說。

「可憐的人！你還沒有吃東西嗎？」

「一點也沒有，我就坐在角落裏，看着你們跳舞、飲酒……」

「眞傻，」洛爾毫不同情地說：「你只要現了身，就會被狂熱的舞伴把你踐踏至死，而且他們些會讓你跳舞、飲酒、玩個痛快。來吧，我們去端些食物。」

大餐廳裏光彩奪目，歡愉明媚，人聲笑語和開瓶塞的聲音不絕於耳。洛爾穿過人羣，我跟在他身後，有幾個人朝他打招呼，也有些好奇的目光瞥向我，不過洛爾始終沒有停下脚步。待走到擺滿銀器的大桌前時，我想起一件事，便碰了碰他的衣袖。

「洛爾，我忘了，我答應菲利浦在舞會進行一半的時候去看他，我得去了。」

他迅速轉身，彷彿我嚇着他了。「菲利浦？幹什麼？」

「我怕他會覺得被人遺忘了，總之，我已答應他半夜去看他，不能讓他失望。」

「你……對他的照顧已經超過你的職責了，不是嗎？」

「我不這麼想。我該趕緊去了，免得他睡着，而認爲我把他忘了。」

「可是你不是很餓嗎？」

「我是很餓啊。」我無限渴望地望着豐盛的餐桌，我身旁正有一銀碟的蟹餅，顏色通紅，捲在一堆香菜之下。「可是說話要算話。」

「而你一向都守諾言？」

「一向如此。」

「我會謹記在心。」

我笑道：「只要你讓我遵守對菲利浦的諾言，我就會守你的諾言了，他的要先辦。」

「那麼我勢必得讓你了，不過我要陪你一起上去，我可不能眼見你餓倒路邊，」他看了看腕表。「已近午夜了，我們索性再來變通一番，把食物帶上去吧？這樣一來，菲利浦可以得到他的刺激，而我們也可以進行自己的慶祝。」

「噢，洛爾，這個主意太美妙了！就這麼辦！」

「好，我來弄點食物和飲料，你想要什麼？」

我又望了望餐桌。「每一樣都要。」

他顯得很驚訝，「你一定是餓壞了！」

「是呀。不過即使我不餓——」我嘆了口氣。「我也捨不得放過，我這輩子尚未見過比這些更美妙的東西。」

他以一種奇特的表情望着我。「你是說你從未參加過舞會？」

「這一類的事？從沒有。」

「有時候人會忘記的喲！」他說。

「我是盡力想忘記，」我輕快地說：「反正那可厭的過去也從未有過這類遙不可及的事。我可不可以要點這種糕點？」

「當然。我想你大概也從沒有嚐過香檳的滋味了？好在今天晚上你會嚐到。好吧，你上去找菲利浦，我等弄好這些食物馬上就上去，我會把每樣東西都拿一點。」

「說話可要算話的噢！」我說完，就穿出人羣。

我最怕的是遇上里歐．瓦敏，所以避開大廳和樓梯，跑向走廊，朝另一個我和菲利浦常用的樓梯上去。

其實我用不着擔心的，直到走上樓梯，都沒有人注意到我。我匆匆忙忙上得樓來，手提着裙子，樓梯上來處正對瓦敏夫人的臥房，快要上去時，腳上涼鞋的掛鈎一鬆，幾乎絆跌了，涼鞋因

而掉了，我得停下來去撿。

待我手已撿起涼鞋，才直起身來，瓦敏夫人起居室走出兩個女人，我的心頓時涼了下來，而後才發現她們中無一人是艾蘿怡，她們年齡比較大，所以沒有跳舞，其中一個是那個老愛揚眉的老女人。「不知她若曉得我上樓是和洛爾有約，她的眉毛會揚到那兒去？」

我很有禮貌地讓她們走過我面前，並朝她們笑着，她們也有禮且姿態優雅地點了點頭，往主樓梯走去。

走廊上沒有衣裙窸窣聲，我謹慎地朝艾蘿怡房門望了一眼，再度提起裙子，朝菲利浦房間走去。

某處的鐘絲絲待響，午夜了，我笑着。希望菲利浦仍然醒着。

鐘敲十二響，我沿走廊輕悄走着，突然腦中閃過一個念頭，我立刻停步，凝視手中的涼鞋。

午夜、失落的玻璃鞋、從舞會中逃逸的灰姑娘。

我發現自己蹙起了眉頭，這事眞荒謬得可以，我笑笑，聳聳肩膀。

「帶着你的南瓜！」我輕快地低語，將一隻手放到菲利浦房門上。

12

他那雙熱切的手堆砌着美好事物，
置於金盤與閃亮的
銀籃中，代表着奢侈
在寂靜的夜半……

濟慈：聖埃格尼斯節前夕

為愚昧無知乾杯！
死亡是它親密的弟兄！

丁尼生：罪惡

菲利浦醒着。當我靜悄悄走進他臥房的時候，他穿着晨袍端坐床上，眼睛注視着門。那早該滅了的壁爐火，此時正快活地燃着。陽臺落地窗的窗帘也拉開了，月光斜射照在床頭。

菲利浦便坐在月光中，他的皮膚被月光漂成蠟般慘白，那漆黑的眼珠既大且亮，整個人看來異常脆弱。

不過他倒是挺活潑的，他迅速地說：「怎麽去了這麽久？」

「你不記得你自己說要我半夜來看你嗎？現在才剛剛午夜。」

「午夜？眞的嗎？」他看起來很高興。「我一直沒讓火熄掉，我知道你會來。」

「我自然會來。可是你怎能在這麽晚了還不睡？」此時我看到床頭櫃上那杯絲毫未動過的巧克力，便笑道：「噢，我懂了，你可眞精呢，是不是？可是你一點也不瞌睡嗎？」

「我有點瞌睡，」他承認了，「不過我忙着使爐火燒着，就不會睡了。」

「所以你才不要火熄滅是不是？」

那雙大眼瞥到一旁，他扯着被單。「我有個願望——不知道你肯不肯留下來陪我一會兒？」

我坐到床上。「怎麽啦，菲利浦？有什麽事嗎？」

他往旁看了一眼，隨後用力地點了點頭，但眼神却訴說着相反的意思。我伸出一隻手，按着他的手。「是什麽事，小傢伙？」

他略帶憤怒地喃喃吐出兩個字：「惡夢！」

「喔，我没有想到，是什麽樣的惡夢？」

「有人走進來，」菲利浦說：「而且摸我。」

說也奇怪，這要比說夢中遭人追逐更教人吃驚。我的肩膀爲之一抖，像突然受到寒冷的侵襲一般。隨後我趕忙說：「喔，那只不過夢罷了，不是眞的——除非你是說我。有時候我會在你睡着以後進來。」

「不，」菲利浦無力地說：「不是你，我不怕你。」

「你時常做同樣的夢嗎？」

他點點頭。

「夢不是會把你驚醒嗎？如果是的話，你應話喊叫，我就會來了。」

「我叫喊了，可是却喊不出聲。」

我拍拍他的手，那雙手似乎好小也好冰。「那就表示你仍在睡，這種感覺很可怕，不過那只是夢，而且進來的人很可能是我哩，菲利浦，我通常上床之前的最後一件事就是來看你。而你總是睡得好沉。」

「是嗎？」

「睡得好沉，還打鼾呢。」

「我才沒打鼾哩。」

「有。好，聽着，小伯爵先生，旣然您無法在舞會中紆尊降貴下來進餐，您可願晚餐端上來給您？」

「晚餐？但是我已經吃過晚餐了！」

「那已經是好幾小時了，」我說：「而且我也還沒吃晚餐。你想不想和你堂兄洛爾、我共進午夜大餐？」

「午夜大餐？噢，老師，」那大眼在月光下閃閃發光，而後又有些遲疑。「你說，我堂哥洛爾？」

我點點頭。「他說他要拿食物上來——噢，他來了。」

門已輕輕開了，洛爾走進來，手裏抱着酒瓶，後頭跟着一個端着餐盤的僕人，洛爾擧起一個酒杯，故作敬禮狀地說：「晚安，伯爵先生。把盤子放在這裏，謝謝你。等會兒可否麻煩你來收拾一下？自然是秘密地了。」

那人面部肌肉動也不動。「好的，先生。」

洛爾手上有樣東西塞到他手中。「那好，就這樣了。謝謝。」

「謝謝你，先生，小姐，晚安。」那人朝着床和我之間微微一鞠躬，才走出去，將門帶上。

「果眞是午餐大夜了？」菲利浦靦覥地望了望他堂兄。

「毫無疑問的。」洛爾正在開酒瓶。「旣秘密——呃，對了，這聲音很棒吧，不是嗎，菲利浦？——又舒適。這個火可眞好，你暖和嗎，琳達？」

「很暖和，謝謝你。」

他正在倒香檳。菲利浦早忘了疑懼，一步跳下床。「這是檸檬汁嗎？」

「這是檸檬汁之王。」

「它還會冒泡泡，發出嘶嘶的聲音，不是嗎？碰的一聲好像槍噢！」

「不管它像不像槍，它可能並不適合你噢，小堂弟。我帶來眞正的檸檬汁，在這。」

「這還比較像。」菲利浦說着，並接過一大杯黃色發出嘶嘶聲的飲料。「老師，你要不要喝一點？」

「看來很棒呢，」我說：「不過我不敢傷你堂哥的心。」

洛爾咧嘴笑笑，遞給我一杯香檳。「我不曉得這是否也適合你喝，小東西，不過我不願拿別的東西來慶賀我們的誓約。」

「誓約？」菲利浦問道：「誓約是什麽？」

「就是一個保證，一項誓言。」

「我們來擧杯慶賀，」洛爾說着，擧起酒杯，爐火透過萬千個小泡沫閃耀攪動。「起立，菲利浦，先和我碰杯……再和馬丁小姐碰杯……現在我們爲誓約乾杯，祝我們能永遠信守！」

菲利浦雖然聽不懂，却很勇敢地喝了一些檸檬汁，而後遲疑地先看看洛爾，再看着我，終於看到僕人放在爐火前一張矮桌上的餐盤。「我們那時候開始？」

「現在。」我說完便坐下。

即使沒有香檳，這也是一頓美好的大餐。我的訂婚宴便是在一個小男孩房中的爐火和月光下擧行。我和菲利浦痛快地將盤中食物吃了大半。

洛爾果眞如我所說，將每樣東西都拿了來，有夾奶油蘆筍的棕色麵包捲，盛着奶油蟹的海扇殼，酥脆的磨菇、鷄、龍蝦製的點心、杏仁甜點，爲霜蒙上薄霧的小玻璃杯，中間是奶油製品，發散着草莓和酒的香味，襯着光滑葉子的桃子，與糖霜一起凍着的葡萄，在火光下閃耀，有如鑽石。

我和菲利浦吃着、嘆着，又悄悄地低語；洛爾則走到火邊，吸煙、喝香檳，寵溺地望着我們一邊，彷彿我和菲利浦是同樣大的孩子，而他則是一個慈祥的叔叔。

「還要點香檳嗎？」

「不用了，這樣眞好，多好的香檳，多好的晚餐！菲利浦，如果你等一會兒還做惡夢，我告訴你一句安慰的話：這是你自找的！」

「我倒認爲，」洛爾說道：「小伯爵先生已經睡了。」

菲利浦捲在地毯上，頭靠着我膝蓋，確實已安靜了好一會兒。我彎身去看，長睫的影子覆在孩子氣的頰上，呼吸均勻，我抬頭看看洛爾，點點頭，他便站起來，伸伸懶腰，將香煙扔到壁爐將熄的火中。「我們把他送上床吧。」他站着凝視菲利浦好一會兒，和脚下的菲利浦比起來，他顯得異常高大。「他會做惡夢嗎？」

「他說的，說有人晚上進來摸他，很怕人的。」

他的眼光放在我身上好一會兒，但我覺得他並沒有在看我。

「好，送他囘床。」他輕而易舉便抱起菲利浦，朝臥室走去。

原先我們坐的地方，現已在重重暗影之下，然而在逐漸褪去的火光下，却顯得很溫暖。從窗外射進的一方方白光也緩緩逼近，床已完全在月光照射之下。

洛爾抱着沉睡的菲利浦走過房中，正要踏上那一片白光，一個新的人影却突現在地毯上，將光線一切爲二，有人走到窗邊，並且立定於月光中。

那條人影立刻跳走，却驚動了洛爾，猛地一轉身，菲利浦的臉被月光照成慘白，仍倚着他的肩。只聽到艾蘿怡·瓦敏以一種歇斯底里的尖銳音調說：「洛爾！你在這裏做什麼？出了什麼事情嗎？」

她背着月光，所以我看不清她的臉，但那隻抓着窗簾的手却像鷹爪一樣緊。另一隻手則撫着胸口，這是一個我見過多次的動作。

他望着她，一字一句地說：「沒有。爲什麼要出事？」

她嘶啞一般地說：「菲利浦怎麼了？」

「沒有什麼，睡着了。」

我想還是別等她發現我，便站起來。

我的白衣在陰影中擺動，令她嚇了一跳。「噢！」像喉頭哽住了一般的叫聲。

「別緊張，」洛爾說：「你會吵醒他。」

我走到月光中。「抱歉，夫人，我嚇了您一跳。」

「你在這裏？怎麼一囘事？這裏出了事嗎？」

洛爾朝她咧嘴一笑。「只是一個小酒會。我們三人偷偷慶祝了一晚。是這樣的，菲利浦覺得遭受冷落，所以馬丁小姐和我就邀他參加，如此而已，而他已經睡了，琳達，替我把他的晨袍脫下。」

艾蘿怡往四周訝異地望了一圈。「那麼，我是眞的聽到聲音了，起先我聽到有人說話，不知道……」她眼光看到爐邊的餐盤、酒瓶、空杯、空了的銀盤堆得滿滿。她茫然問道：「酒會？你眞的是說酒會？」

洛爾將被單拉到菲利浦下顎，再拍了拍他，才囘過身來。「當然。明天早晨他的肚子恐怕不會舒服，不過我相信他認爲這是值得的。」他看看我。「我們再下樓去罷。」

他的眼光很有信心，彷彿也覺得很有趣，但我却很緊張地看着瓦敏夫人。「您找我嗎？」

「我？不是。」她的口氣仍舊有嗒然若失的味道。「我是上來看看菲利浦睡了沒有。」

「您……您不介意我們上來這裏……拿東西給他吃吧？」

「沒關係。」她甚至連看也不看我，而只是注視着洛爾。

他有點突兀地說：「我送你下樓。」便繞過床朝我走來。

下樓？去看里歐．瓦敏、費羅蒙先生，和別人的擠眉弄眼？我搖搖頭。「不用了，謝謝你，我——現在已經很晚了，我不下去了，我要回房了。」

「好吧，」他望着夫人。「艾蘿怡？」

她低着頭，往門邊走去，我爲她拉開門，她經過我身邊時，我遲疑地說：「晚安，夫人，謝謝您……准我參加這次盛會。非常——我玩得十分愉快。」

她略停了腳步，暗淡的光線下，她的面色蒼白，雙眼迷濛，從不曾有如此遙不可及的表情。「晚安，馬丁小姐。」話聲中也毫無音調的變化。

我詢問地說：「夫人……」

她却已掉頭而去，在一片寂靜中，那衣裙的窸窣聲一如流水。她沒有回答。

洛爾站在我身旁，我碰碰他的袖子。「你看吧，是眞的了。」

他却沒有看我，只盯着艾蘿怡身後。而且也沒有回答。

我急切地屏息說道：「洛爾……別告訴他們。我無法承擔，現在還不要，我……受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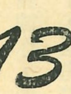
他似乎猶豫了一下。「明天再說。」

我趕緊說：「讓他們趕我走好了，我可以去巴黎，在那兒待段時間，許或然後我們再——」

他放在我肩上的雙手將我很快扳向他，而打岔道：「親愛的，如果今晚不告訴艾蘿怡，我

好還是把你留在這裏。別愁，一切都會沒事的。在我們討論過以前，我什麼都不會說。」他彎下頭飛快給我一吻。「晚安，我的好朋友，好好睡……」

門在他身後關上，只聽到他快步隨艾蘿怡之後走向走廊，彷彿很急。



昨晚我答應你「可」，
今晨我却說「否」，
燭火下的五彩繽紛，
白日裏全已走樣。

勃朗寧夫人：女人的「可」

第二天早餐時，伯納拿張紙條到課室給我。其中的字，彷彿是急就章所寫成，內容是：

「親愛的：今日我無法照預定留下來，有要事得趕回巴黎，原諒我，並且別擔心任何事，星

期四上午定返回，屆時再共同處理一切。艾蘿怡沒有對我說什麼，我也沒有告訴她（我已答應你了）。所以對那方面，你千萬毋庸多慮，若他們有事，定會對我說，不會對你開口。到星期四為止，你儘可假裝無事發生，反正你恐怕也不會常見到艾蘿怡。她已經很忙了，我猜想她會常臥床上。你的R上。」

以頭一封情書來看，這其中實在沒有理由使我抬頭看伯納時的雙手不住的發抖。他正審視着我，那張乖戾臉上的黑眼精明銳利，小心翼翼，而且彷彿正在謀劃着什麼，我煩躁地想，洛爾就是這種人，找個服侍里歐・瓦敏已有二十年的人來傳信。

我冷冷地說：「是洛爾先生親手交給你的嗎？」

「是的，小姐。」

「他已經走了嗎？」

「是的。他開車下山，好搭往巴黎的早班飛機。」

「呃。謝謝你，西頓太太今天怎麼樣了？」

「好多了，但是醫生說她必須在床上靜養一、兩天。」

「希望她很快就能復原，」我說：「請你代我向她致意，好嗎？」

「好的。」

「伯納，」菲利浦放下帽子說：「你們今天晚上也有舞會，是不是？」

「是的，小姐。」

「在下面村子裏？」

「是的，小姐。」

「你們也在那兒吃晚餐嗎？」

「是的，小姐。」

「你們晚餐都吃些什麼？」

他的表情木然，眼神有股自保的味道——甚至是很不友善的。「那我就不知道了，小姐。」

「好吧，伯納，」我說：「謝謝。」

待他走後，我再度猜想，白絲看上他那一點呢？

這天很不愉快，也很漫長。

我感到異常淒涼，洛爾走了，費羅蒙吃過早飯後也馬上離去了，西頓太太待在房中養病，白絲則忙着做活——她的表情羞怯，像有心事，而實在教人難想到伯納那陰鬱的臉孔。

當我和菲利浦下午去散步時，一輛吉普車急吼吼的駛過面前，威廉・布雷克駕着，上頭坐了幾個男人，他歡愉地朝我揮手，我也熱烈地揮手，使得菲利浦奇怪地望着我，並且說：「那個人是你的好朋友呃？」

「他是英國人，」我簡單地說，然後笑笑。「菲利浦，你知道嘲諷是什麽嗎？」

「不知道。是什麽？」

我懷疑地注視他，但我旣已要告訴他，便非得說出來，想也不想即脫口而出。「嘲諷是……我想是機緣或命運之類的東西，它跟着你，觀察你的所作所爲，然後在最糟的時候出現，使你爲難。不對，這個說法並不好，別管它，小寶貝，今天下午我的腦子並不十分淸楚。」

「可是今天早上我讀到過它，」菲利浦說：「它有一個特別的名字，當你說話或做了什麽傻事的時候，它就會出現來爲難你，它就是『報應』。」

我停下來，看了看他，說：「菲利浦，小乖乖，有時候我覺得……左邊有些烏鴉在低飛，上星期四下午我走錯路，繞到聖瑪利坡的另一頭——」

「你才沒有，」菲利浦說：「上星期四下午下雨。」

「是嗎？」

「當然。」他略略笑着，又故作一個滑跤的姿勢：「你常會說傻話，是不是？」

「太時常了。」

「不過我喜歡這樣，再說嘛，說烏鴉在飛嘛，是眞的嗎？爲什麽？快說嘛，老師。」

「我大概說不出來，」我說：「辭不達意。」

囘來的路上遇到瓦敏先生。

我們不沿着崎嶇路上去，而走着一條陡斜的捷徑，終於翻上那片碎石路，穿過馬廐門，正要往側門走去，輪椅已無聲無息地滑過來，里歐・瓦敏說着法語：「嗨，菲利浦。下午好，馬丁小姐。你們剛散步囘來？」

我臉上立刻染上紅暈，「下午好，先生，是的，我們剛才在山谷散步，從小路囘來的。」

他笑了，在他臉上沒有不同意或冷酷的意味。若我被他們私下判了辭退的罪，他必定不會這麽自然——何況還一反常態，友善而平靜地和我們打招呼？在他那溫暖的笑容下，菲利浦也被他包含進去了。他說：「你們現在很喜歡走林中小徑囉？」

「是的。」我說：「不過我很緊張，所以總是靠近大路走。」

他笑道：「我不怪你。」而後轉身快活地朝菲利浦眨眨眼。「昨晚過飮過食之後，今天早上你怎麽樣啦？」

「過飮過食？」菲利浦緊張地問。

「我說聽說你們昨晚吃了一頓午夜大餐。後來沒有再做惡夢了吧？」

菲利浦說：「沒有了，叔叔。」那雙頗覺有趣的黑眼朝我望來。

我幾乎同菲利浦一樣緊張。「您不介意？那大概有些不像話，但是——」

「親愛的馬丁小姐，我爲什麽會介意？我們將菲利浦完全交給你照顧，到目前爲止我們還算

正確，請別以爲我和內人對每一種超出常軌的行爲都大肆批評。我們對照顧小孩實在所知不多，請你全權負責。而且偶而吃頓『大餐』也很必要，我想是吧？你在自己的娛樂中，還能費心費神在他身上，實在是太好了……我希望你在舞會中玩得很盡興。」

「是的，我很快活！昨晚我沒有看到您，無法當面向您致謝，我現在向您致謝，這個舞會太完美了，我玩得很高興。」

「我很高興聽你這麼說。我怕你會覺得在我們中間很不自在，不過聽說洛爾也招待你了。」

這不是故意陶侃，只是禮貌地詢問，音調也仍然快活。

「是的，先生，謝謝您，他是招待我了……瓦敏夫人下午好嗎？她沒有生病吧？」

「沒有，只是很疲倦，今晚村中舞會，她也要去，所以白天特別休息休息。」

「那麼今晚她不會在客廳見我們——我和菲利浦——囉？」

「不會，今晚一定不行了。」他臉上的笑容略帶淘氣。「除非你們想來見我？」

菲利浦身子都伸直了，我說：「遵您的意思，在書房嗎？」

他笑道：「不，不，我們還是饒了菲利浦吧！好啦，別讓我阻着你們。」輪椅轉過去，却又廻過來。「噢，對了……」

「什麼？」

「馬丁小姐，別讓菲利浦去玩車房裏的鞦韆，我看到有個絞釘已經鬆了，要修好以後才能去

碰，可不能再有意外了，對不對？」

「是的。謝謝您，我們會小心避開的。」

他點點頭，再把輪椅朝着菜圃滑開，速度平穩極了。菲利浦在我前頭，以一付如釋重負的神情跑向側門。

如釋重負的不只他。我想到昨晚瓦敏先生的笑容……夫人的冷淡……當時我的看法未免太偏差了。罪疚感和別人的閒言閒語着實使我難受了好幾個小時，看來我是活該。顯然他們並沒有要辭退我的意思，若有，瓦敏先生絕不會那樣同我說話。一切都沒事……即使未來有些阻礙，洛爾也會在我身邊。

「老師，」菲利浦說：「你看起來很怪，是什麼同事？」

「我想我看到一隻烏鴉在飛。」

這一天沒再發生什麼意外就過去了。我比平常早送菲利浦上床，把宵夜的巧克力給他後，我也回房了，而且很快就進入夢鄉。

我不記得自己是怎麼醒的。好像忽然就從沉睡中醒過來，我躺在床上，睜大眼，扭頭看着房門。房裏很暗，什麼都看不見，可是却聽到一種鬼鬼祟祟的關門聲，及輕輕的脚步聲越過地毯，朝床邊走來。一時間我還沒察覺到是自己清醒的，只半睡半醒的聽着那可怕的脚步聲逼近。

有什麼東西碰到了床。我聽到呼吸聲，自己是醒着的，這不是夢。我的心臟急跳起來，因爲恐懼而疼痛地抽搐着，我先沒作聲，然後突然大聲問：「誰？」

我摸索着床邊的開關，一個同樣驚懼的聲音說：「別開燈，請不要！」

我的手離開了開關。這個闖進來的人似乎被我們中間的氣氛弄得更緊張了，我反而鎭靜了起來，平靜的問：「誰？」

她低聲說：「白絲，小姐。」

「白絲？」

驚慌的聲音有像點哭過。「哦，小聲點，小姐，他們會聽到的！」

我輕柔的說：「什麼事，白絲？你爲什麼起來？」一個想法使我通體冰凉，我把手放在床單上。

「菲利浦？菲利浦怎麼了？」

「不，不，不是那方面的！不過是——是——我想我應該來告訴你……」

飲泣聲變得更大了，白絲重重的在床尾坐下。

我從被子裏出來，走到門邊把門鎖上，然後囘到床邊，打開床頭燈。

白絲肩臉埋在掌心裏，仍然踡縮在床尾。她穿着銀絲禮服，胡亂地披了一件廉價深色外套，肩膀因爲啜泣而聳動着。

我溫柔的說：「別急，白絲。要不要來杯咖啡？」

她搖搖頭，把頭抬了起來。一向美麗的臉憔悴而蒼白，頰上滿是淚痕，眼睛又紅又腫。

我在她身邊坐下，用手攬着她說：「別哭了，怎麼囘事？我幫得上忙嗎？是不是舞會時出了什麼事？」我覺得她肩膀抽動了一下。我憑直覺問：「是伯納嗎？」

她點點頭，仍然飲泣着，然後挺了挺胸。我收囘手，還是坐在她身邊。她費力地鎭靜一下自己，說：「你最好囘到床上去，小姐。這樣會感冒的。」

「好。」我上了床，用被子把自己裹起來，看着她說：「現在告訴我。怎麼囘事？我能幫得上忙嗎？」

她停了一會沒答腔，也不看我。眼睛環顧室內，好像要看看有沒有人躲在暗處偷聽，我看到她臉上再度閃過害怕痛楚的表情。她舔舔唇。

我等待着。她坐在那絞弄了一會兒，然後才平靜下來，低聲而匆匆的說：「是伯納……就某方面說。你知道我——我打算嫁給伯納嗎？他今晚帶我去參加舞會，我穿着你的禮服去，他說我看來像個公主，後來他開始——哦，他喝了酒，小姐，而且他……你知道——」

「我懂。」

「他喝醉了，」白絲說：「我以前從沒看過他那個樣子。我知道他喝了不少，當然，他平常也喝得不少，可是他從沒顯露過醉態。我——我們一起離開。」她的眼睛注視着手指，白色的衣

裙使手指顯得很蒼白。她的聲音細細弱弱的，「我們到我姊姊家，她和她先生去參加舞會了。這件事——我知道錯在我，但——」她停住了。

我無助而不很恰當的說：「好了，白絲。跳過那一段。什麼事使你害怕？」

「他喝醉了，」她重複着用細弱的聲音說。「我起先沒發現……他看來很和善，直到……他看來和平常一樣。然後……後來……他開始不停的說，」她又舔舔唇。「他誇張、瘋狂的談着我們的婚禮。他說，我是公主，我們會有錢，很多很多錢。現在我——我必須馬上嫁給他，我們要買座農莊，而且會變得富有，我們……哦，他講得亂七八糟，聽起來又很可笑，我嚇了一跳，告訴他別像個傻瓜似的，他那會有錢來買農莊呢。可是他說……」

她支支吾吾的停了下來。

我好奇的想知道事情的來龍去脈。「嗯？他說什麼？」

在微弱的燈光下，她蒼白的手絞動着。「他說過一會就會有足夠的錢……當菲利浦——當菲利浦——」

「怎麼樣？」

「——死了以後。」白絲戰慄地把話說完。

我的心臟急速的跳動。白絲的眼睛注視着我，眼神畏縮驚懼。她的上唇冒汗。

我無動於衷地說：「說下去。」

「我——我只是複述他的話。他喝醉了……半睡着了。他是——」

「怎麼樣？說下去啊。」

「他說瓦敏先生答應給他錢——」

「怎麼樣？」

「——當菲利浦死了以後。」

「白絲！」

「不錯，小姐。」白絲乾脆的說。

我們都沒再說話。現在我看到她額頭也開始冒汗了。我的手乾而冰冷，指甲深陷入被單裏。全是些夢話！這只是場惡夢！它不可能發生的。但是內心、本能和我腦裏的某些想法却覺得這並不令人震驚。這惡夢是眞實的，我早就知道這樁陰謀。因爲某些潛藏的本能，在很早以前就知道了。我只是奇怪自己以前怎麼會那麼笨。我聽到自己平靜的說：「說完，白絲。菲利浦……所以菲利浦不久就得死了，對不對？多久以後？」

「伯——伯納說馬上。他說必須趕快，因爲衣伯利先生今天一大早打電報來，說他要回來。他們不知道原因——他一定是生病了，或別的什麼事，反正他取消了行程，明晚就要回來了。所以他們必須馬上動手，伯納這麼說。他說，他們早就試過，但是——」

我說：「他們？」

「瓦敏一家人。瓦敏先生、瓦敏夫人和——」

「不！」我說。「不！」

「是的，小姐。洛爾先生。」白絲說。

我自然地說：「我不相信。」

她默默的看着我。

「我不相信！」我開始憤怒起來。可是她還是没說話。如果她對我抗議，我或許還會和她爭辯，但是她一言不發，只是用法國人慣用的推卸責任方式，誇張的聳聳肩。

「白絲，你確定嗎？」

她再次聳聳肩膀。

「他這麽說？伯納這麽說？」

「是的。」我臉上的表情使她急忙補充：「他喝醉了，他說的——」

「我知道。他只是講些醉話，毫無意義。可是這絕不可能是眞的！不可能！我知道！白絲，你聽到没有？那——絕——不是——眞的。」

她什麽都没說，只是看着別處。

我張開嘴，又閉上，最後也沈默下來。

即使有辦法，我也不想嘗試描述接下來的幾分鐘。心裏的幻想破碎消失，是一樁令人痛苦的事。過了一會，我試着把牽涉到菲利浦的事連貫起來，所有的事都很清楚了，傷心可以等一會，最重要的是要考慮到菲利浦的安危。

我掀開被子，白絲急忙問：「你上那去？」

我没回答，下了床，奔向浴室的門。穿過浴室……進了菲利浦的臥房……在床邊停下，我聽到細微均勻的呼吸聲，鬆了一口氣，這時才意識到自己已深受白絲的影響。這到底是怎麽同事？一個好色而說漏了嘴的僕人，和受驚的女孩所說的話，究竟怎麽同事？它是如此的眞實，和一些情況不謀而合，以致我聽了一半，就想捨棄對我一片好意的雇主；和一小時前還在愛着的那個男人。

我渾渾噩噩，像個夢遊的人一樣，回到自己的房間，爬上床。

「他還好吧？」白絲緊張且小聲的問。

我點點頭。

「哦，小姐，哦，小姐……」她又在絞手了。最後我用一種使自己都嚇一跳，平板、僵硬的聲音說：「我想，我們最好把這件事弄清楚。我並不是說我相信伯納的話，但是——唔，我想聽聽……所有的事。他說，他們計劃殺菲利浦。如果眞是這樣，不用問理由，先生、夫人和——他們的企圖很明顯。」

話很輕易就說完了。像演戲一樣，我正在演一齣戲。我已經沒感覺了——不生氣，不害怕，也沒有不快樂。我只是用呆呆的，沒有感情的聲音，把我的想法說出來。白絲注視着我，絞着手聽着。

我說：「你說：『他們早就試過了！』我想你是指森林裏的槍擊，和陽臺上的欄杆那兩次事件吧？」

「是——是的。」

「好。」我想起那天和菲利浦從森林回來時，瓦敏夫人蒼白的臉，和陽臺欄杆出事那晚，她反常的沒上樓吃藥，後來再也無法忍受等待後，她才上樓。里歐．瓦敏站在大廳裏，他一定聽到前院傳來的崩落聲。我腦海從這件事跳到和里歐．瓦敏在圖書室裏的兩次會談。我冷肅的說：「這可能是眞的。哦，上帝，白絲，這可能是眞的。好吧，我們不妨相信。誰開槍的？伯納嗎？」

「不，是洛爾先生。伯納只把子彈挖出來。」

我忘了這是齣戲。「我不相信！」

「小姐——」

「伯納這樣說的？」

「是的。」

「就這些話？」

「是的。」

「那他一定在說謊。可能是他開的槍，而且——」講到這裏，我看到她臉上的表情因而停了下來。過了一會，我平靜的說：「抱歉。我只是請你告訴我他說了些什麼。我——我十分確定他說的大部分是眞的。我只是不能使自己相——相信——」

「我懂，小姐。我明白。」

我看着她說：「哦，白絲，你使我覺得慚愧。我被自己的感覺裹得緊緊的，忘了你也有一些看法，我很抱歉。我們是站在一邊的，對不？」

她點點頭沒說話。

這使我安定下來。我說：「唔，白絲。我們爲了菲利浦，和時間急迫，非得認眞不可。待會我們可以再想想，決定誰有問題誰沒問題。現在我們得先假定他們都有問題，不管我們心裏是否相信。而且我絕對確定先生和夫人有嫌疑——事實上我知道他們有。我遺憾自己早先沒看出來，但是誰會去懷疑像謀殺那樣不可能的事呢？這種事只會在書裏發生，而非在我們認識的人中間。當菲利浦在樹林裏險些被人槍殺的時候，我就應該看出來的。洛爾……洛爾也到森林裏去，他自己也承認了。伯納立刻被派去，把子彈挖出來，然後回來讓別人『發現』它。是了，瓦敏先生知道我會說法文，在——在山毛欅林裏，我曾用法語叫喊，回家路上也一直用法文和菲利浦交談。至於陽臺欄杆的事，白絲——我想那和車房的鞦韆都是額外的了？擺在那兒等人遲早去碰的？」

「對。」

「那麼卡廸萊克的喇叭响，使菲利浦差點送命的喇叭聲——也不是無意的了？」我不確定的加上一句：「這種巧合我也得相信嗎？」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小姐。什麼喇叭？伯納根本沒說過什麼喇叭的事！」

「哦？那，別管它。反正都結束了，謝天謝地，他沒受到傷害。現在我們該想想怎麼辦。」

試着整理思緒時，我低下頭看着自己的手。事情到了這步田地，我不想再深思了。我嘗試讓自己冷靜，有條理的思索。從菲利浦被送到瓦敏堡；從絲毫不知內情的衣伯利離開以後，從這樁謀殺計劃的開始……

他們的第一步是擺脫唯一接近菲利浦，而又被衣伯利信任的人——孩子的褓姆。因此必須找個人來代替她，根據研判結果，最好找一個沒有家，沒有監護人的年輕女孩。在學生出「意外」後，她絕不可能找到親戚朋友，洗脫自己可能被控的疏忽（或更糟）的罪名。所以瓦敏夫人到倫敦拜訪一位熟悉孤兒院的朋友。她最好是個孤兒，而且是個外國人，這樣她在初臨異地，面對新的工作、新語言時，就無法知道太多事情，或早早爲自己辯護、打算……。看來我強調我的英國籍……而隱藏我曾在法國待過的事，過去雖然看來有點怪，現在却證實竟是有先見之明了。

他們一找到這個代罪羔羊後，就把她帶到法國來了。然後等待機會。反正時間很充裕，所以就留下她，和菲利浦一起平靜地生活，除了里歐先生經常苛責菲利浦外倒也平淡無事。日子一天

天的過去，我在這住了三個禮拜，雖然還不能自在地和雇主相處，但也還滿快樂的。然後他們開始行動，却不料功敗垂成。第二個計劃需時較久，但可使他們完全置身事外——有人說過陽臺的石頭鬆了，所以伯納確定石頭會鬆塌，而在附近都沒有人的時候，等待着意外的發生。不幸這「意外」因爲我而又失敗了。毫無疑問的，這一連串陰謀，他們不在場的證明俯拾皆是。最不可能被認爲有嫌疑的就是里歐．瓦敏。孩子的死只是一椿悲劇，了不起有些風言風語，很快就會被人遺忘，里歐可以輕易的擁有瓦敏堡。而且說不定根本無人懷疑。里歐受人景仰，是一流的地主，當他接管瓦敏堡時，鄉人只會感到高興。

白絲仍然蜷縮在床，默默無言地看着我。我說：「白絲，他還說了些什麼？」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你知道。這是最緊要的地方。想一想，伯納講了那麼多，他一定跟你說了。」

「沒有。我想他自己都不知道，不會是他動手。如此而已。」她驚慌不已，又開始啜泣。

一個幻影突然浮現在我腦海裏。菲利浦沈睡着，頭靠着洛爾的肩膀，艾蘿怡粗聲粗氣的說：「菲利浦怎麼了？」洛爾平靜的看看她。「沒什麼，只是睡着了。」

我戰慄地說：「伯納沒有提到什麼時候？或怎麼下手？」

「沒有，他眞的沒說。不過一定很快，因爲衣伯利先生就要回來了。電報一大早就到了，伯納說，先生很緊張。」

「衣伯利明天就回來?」我鬆了一口氣。「那是今天了，白絲，是今天，你知不知道就是今天?」

「嗄……哦，我忘了。現在已經快一點了，不是嗎?可是我不確定他什麼時候會到。我想不會到晚上，他在星期四以前該不會到瓦敏堡來。」

我靜靜的說：「白絲，洛爾先生到巴黎去了，星期四才會回來。如果電報在『一大早』就到了，他應該會曉得，可是他還是去巴黎了。所以他不可能牽涉在內，對不?伯納錯了。」

她用震驚却又頑固的聲音說：「伯納說他有涉及，伯納說是他開的槍。」

花時間抗議是毫無用處的。我說：「好吧。現在最要緊的是決定如何保護菲利浦，我們得大概了解一下危險從那來。我是說，除非我們有令人信服的證據，否則沒有人會相信我們，老天，我們什麼都還不曉得。先從已知的地方着手吧。你說不會由伯納下手?」

她噙着淚，點了點頭，情緒穩多了，呼吸也沒那麼急促，雙手不用那麼緊張的絞扭着。她專心的聽着。

「我們可以相信不會再有許多陷阱。這一回，他們一定有把握了，總不能讓機會找上門來。再說，同樣的『意外』發生太多次的話，人家不會相信的。所以，下午瓦敏先生一聽說衣伯利要來，馬上就來警告我，要我小心車房裏頭的鞦韆——好像眞的一樣，雖然我敢肯定他和夫人——算了，現在已經無關緊要，重要的是伯納和害人陷阱却不能派上用場。瓦敏一個人的力量有限，

洛爾又不在這兒，不可能是他——」我興奮的說。「現只剩下夫人了，對不對?」

「你敢肯定?」白絲說。

「肯定是夫人?當然我不敢。可是——」

「可是他明明已經走了，對不對?」白絲說。

「你的意思是——」

她聳了聳肩。「這個地方大得很。」

我打了個寒顫。「你是說……他沒走……藏起來了……?」

她沒說話，點了點頭，痛苦的望着我。

「可是，一定有人看見他離開，伯納說——那是不能算作證據的，可是——他的車子也不見了。」

「我親眼看到他離開的，沒錯。」白絲說。「可是他還可以回來啊!這就叫做『不在現場證明』。」

「或許是吧!不過，他應該就在這附近……藏着……不對呀?這有點牽強。」我說。

「可是，如果說是夫人的話，也有點牽強。」白絲說。

「老天!」我叫道。「每個人都牽強，可是，我就是不敢相信洛爾他……」「不……」她正要說，我馬上接着說：「不只因爲你想的原因，更因爲如果他與這件事有關，那麼我的立場就値

得商榷了！」

「你的意思是？」

「如果他扯牽到這件謀殺案的話，爲什麼把我也扯進去？你知道他和我……」

「我當然知道，大家都知道。」

我苦笑道：「大家都知道？他又是爲了什麼？何苦去冒這個不必要的險？」

「或許，他已經無法控制自己。你長得不錯，對不對？愛波婷說，她在巴黎聽說——」

「沒錯，」我說：「愛波婷聽到一大堆話對不對？你是說他只要一見漂亮女人，就很自動的去追？他的父親頗好此道，你有沒有注意到？他有一種隨時可施展魅力的本領。不過，洛爾不像他的父親，他不須在這方面花精力。這麼一來，如果他是第三兇手的話，扯我進來就是件非常危險的事了。」

「如果他參加他們的密謀，如果他想和你——」

「對我有進一步的要求？」

「沒錯，小姐。如果他眞的這樣，就像你說的，那並不安全。先生和夫人會不會因此而不高興？」

「我起先也以爲，可是後來我發現他們沒有不高興。里歐先生今天下午對我好得很。」

「小姐！他們眞的是不高興。愛波婷說你會被辭掉。大家都曉得。除非洛爾先生和他們是一

路的，不然的話，他們才不會爲了他的不檢點而擔心，因爲——噢，小姐，我很抱歉，我——」

「沒關係，不檢點就不檢點吧。他們仍可能不高興，因爲菲利浦受他們照顧，而我——也不對呀！如果他們有心要殺這個孩子，他們才不會管他家庭老師行爲浪不浪蕩呢！這說不通。我還是沒辦法把洛爾先生扯進來，也不是因爲我感覺如此。扯得太遠了——如果他也參與其父的陰謀，我和他的關係就親密得太過份了。他向我求婚了。」

「我知道。」

「你知道？」

「小姐，每個人都知道了。」

「每個人？他們是先見之明，還是隨便說說？」

「我不懂你的意思。伯納告訴愛波婷，然後她就告訴大家。」

「什麼時候？」

「我什麼？」

她有點不自在。「她一直都在背後說你，他說你……」

「她說是你主動去找他的，小姐，還說先生和夫人都很生氣，要把你辭退。昨天她說你眞的被辭退了。」

「昨天？你是說舞會完了以後？」

「對！」

「她有沒有說她敢肯定？」

「我不知道。她的口氣頗肯定的。她說——算了。她心眼很小。」

「對！算了。我也聽够愛波婷閑話了。可是，我們再想想看，」我有點失望的說。「如果她和大夥都在談論我們訂婚的事，那麽，你想，就算是沒人告訴他們，夫人和先生會不會知道？」

「對，他們會知道——」

「可是你說他們在知道我們彼此都有意思之前就生氣了。」

「這點我敢肯定。」

「這麽一來就說不通了。我昨天看到瓦敏先生——當時假設他和大夥知道的一樣多的話——可是，他對我特別的友善。此外，他們兩人沒有一個人來找我，問我這件事。我——我眞的是弄糊塗了。白絲。如果他們早就知道，而且不在乎，那麽洛爾一定與此案無關，對不對？我的頭都快炸了。里歐先生一定已經把計劃擬好，因爲他早就收到衣伯利的電報了。」

我再也說不出話了，只嚥了幾口口水。「他早就收到衣伯利的電報了。」

安靜了一會。只聽到床舖的嘎嘎聲。

「他和夫人早就生我的氣了；我相信他們計劃要把我辭退。可是衣伯利的電報改變了他們的主意，因此他們必須馬上再擬個計劃，而且這個計劃必須有我在內，你覺得這個推測怎麽樣？」

「嗯——」

「你明明知道我的推測是對的。你究竟有什麽意見？你肯定伯納什麽都沒說？」

「我肯定，」她沮喪着臉說。「你不要緊張，我擔保你沒事。」

「你怎麽會以爲我在緊張？」我厲聲問道。「如果要幫助菲利浦，只有先把這一點弄清楚。把我也扯進去了的陰謀到底是什麽？」

「或許根本就沒你的事。或許他們認爲菲利浦出事的時候你不在場，會變得怪怪的。所以乾脆把你留住。」

「可是，結婚……未免太——」

「或許他們想你如果結了婚，即使你懷疑什麽，也不會說出來。」

「天老爺，」我說。「難道我懷疑一個孩子被謀殺也不會說出來？」

「可是，一旦你和他結了婚——」

「結了婚又怎麽樣？他們還不至於笨到以爲我會幫他們吧？不可能，他們絕對不可能利用結婚爲餌來堵住我的口。他們爲什麽要這樣？那他們——」

「我不是這個意思——」白絲的語氣有點不一樣。「每個人都知道你和洛爾訂婚的事。如果菲利浦死了，你將成爲瓦敏夫人。」她說。

「我不懂你的意思。」然後，我明白了：「你是說電報來了以後，他們立刻擬了一個包括我

在內的計劃？而且他們還給我冠上殺人的動機？因爲他們不能再冒『意外』不成的險，只好找個代罪羔羊，免得人家盤問，你是不是這個意思？」

「不然他爲什麽要娶你？」白絲簡短的說。

「爲什麽要娶我？」我說。

我回頭看了看菲利浦。他平靜的睡着，屋內靜悄悄的。我踮着脚尖回到房內，拿了套睡袍。白絲說：「他沒事吧？」

我一面穿上睡袍一面答道：「他很好，你知道今天晚上是最好的時機，除了西頓太太以外，每個人都去跳舞去了吧？」

「西頓先生也沒去，他陪她在家。」

「哦？我是很信任他們的，但她正生着病，西頓先生也不曉得有沒有用處。」我匆匆忙忙的換上拖鞋。「你今天晚上守着菲利浦好不好？把門窗關好。」

「你呢？」

「現在幾點？」

「快一點十五了。我——我們離開得早。」

「伯納有沒有和你一道？」

「有。」她低着頭。「我讓他在中場休息的時候帶我回來的。他現在在我房內睡覺。」幾乎聽不見她在說什麽。「他喝得醉醺醺的，一路開上那段崎嶇路時好怕人哪……」

我沒注意她在說什麽。心裏在尋思着，除了西頓夫婦外，這房裏只剩里歐和伯納。感謝主，伯納大概整晚都不會醒來。「瓦敏夫人是不是還在舞會？」

「是的，不過她大概快回來了，她從不久待的。」

「我現在到西頓的厨房打個電話，你想他們會不會聽到？會不會上鎖了？」

「不會上鎖的，不過他都在十二點以後才上床，上床前再經過老爺的房間，關上開關。」

我肚子一陣不舒服。「我再去打開。敎我怎麽開？」

「左邊有一個紅色的開關，往下按。可是，他可能會聽見。小姐，你要怎麽辦？」

「我們只有去尋求救兵了。你剛剛說，老爺的房內聽得到電話聲。這樣的話我就不能打了。我又不能離開菲利浦。你去報警好不好？」

「報警？」

我站在門口聽聽外面走廊有沒什麽動靜。

「還有誰？我一定要報警。他們大概不會相信我，不過，我至少可以把他們請過來，這樣一來他們就不敢再動菲利浦的腦筋了。衣伯利今晚或明天就要回來。那麽這陣騷擾、和我被辭退之後，就有人照顧菲利浦。」

「不！」白絲突然暴跳如雷，而後掩住口。

「爲什麼不？」

「不許你去報警，不許你告訴任何人！」

「可是——」

「我告訴你，是因爲你平常對我很好，是因爲我喜歡你和菲利浦。你一直對我都不錯，還借我衣服穿。目前你大概被這些搞糊塗了，但你不可以把這件事洩漏出去。」

她的聲音裏有一絲恐懼，我溫柔的對她說，「噓——小聲點好不好？別傻了！我怎麼可能不說出去呢？」

「你不可以把伯納說出來！如果你害怕的話，你可以一走了之。」

「一走了之？」

「如果我們所說的都是眞的，而你可能會被指爲兇手，那麼天一亮，你就可以找個藉口離開這兒。很簡單，你只要說你不想嫁給他，他們不會懷疑你的。」

「可是，白絲，從頭到尾我們都只是猜測而已！就算我們猜對了，你總不能讓我一走了之，留下菲利浦吧？」

「我會照顧他，一直等到衣伯利同來，也才只剩下一天而已！你可以放心的把這事交給我。說不定你如此壞了他們的計劃，他們就什麼也不做了呢！」

「說不定，」我冷冷的說。「他們會怪起你來。」

「他們不敢。伯納不會站在他們那一邊的。」

「你說的或許對，可是我可不願冒『或許』的險，而使得菲利浦喪生。你不了解，白絲，要阻止的不是我被牽扯進去，而是菲利浦遭謀殺！我很感激你對我的警告，可是要我離開是不可能的。我現在就去報警。」

她的臉色慘白，毫無表情：「不！不！不！」拼命的搖着頭。「伯納會知道我來告密！還有瓦敏先生！你不可以報警！」

「我必須去。你不覺得除了菲利浦以外，其他什麼都不是重要的。」

「我會否認的，我會否認所有說過的話。我會發誓他沒告訴我什麼。我會說你騙人。我會！我會！我會！」

屋內一片沉靜。

「你眞的——會？」

「我發誓，我會！」

我什麼也沒說。她的眼神告訴我她說到做到。我抑制了怒氣，提醒自己，她一直是活在瓦敏的陰影下。難怪伯納要娶她。可憐的白絲；完成了一項好交易……

「好吧！」我說。「我不把你和伯納扯進來。過去的事就算了，我以自己疑心的理由報警，

總可以吧？我好好想個理由。然後再到里歐·瓦敏那兒跟他說，我已經告訴他了。這件事就可以完了。」

她凝視着我，彷彿我發瘋了。「你——敢嗎？」

我突然好像看到洛爾逮到菲利浦。「沒錯，我敢，我就敢。」

她有點顫抖，牙齒緊咬，好像很冷似的。「你不可以這麽做——他會懷疑我和伯納的。有人會告訴他，伯納今晚醉了，他會知道，你不能這麽做！」

「我必須這麽做，我也會這麽做。白絲，別再傻了，你……你和我一樣明白，我必須……」

「不！不！不！我們可以看着他，有我們兩個一塊，他一定會安全的，只剩下一天了。我們可以監視伯納——」

「還有夫人？里歐·瓦敏？還有——天曉得到底還有誰？」

她歇斯底里地說：「如果你一定要去報警的話，我現在就去叫醒伯納，叫他阻止你。」

我大步跨到床邊，抓住她的肩膀。「白絲，你怎麽可以這個樣子？」

在我的雙手搖撼下，她似乎清醒了一點。「如果你報了警，他們見到老爺以後，老爺會問你怎麽知道的。他會否認一切，然後會放聲大笑。他們會反咬你一口，說你爲了要嫁給洛爾……不擇手段。然後警察也會放聲大笑，和老爺喝杯咖啡，然後離去。」

「也可能，可是，只要能救菲利浦，多受一點侮辱也無所謂。」

「可是你有沒有替我想想？」白絲問道。「還有伯納？我爸爸和媽媽？我的一家人？他們都是靠瓦敏過日子的，他們很窮。被解僱了以後怎麽辦？」她搖着頭。「求求你，就聽我一次勸，我們倆可以看住菲利浦的，只有這樣了！」

「好吧！就照你的意思好了。我什麽都不說就是了。」我看着她。「可是我警告你，如果菲利浦有個三長兩短——或者他們敢再試一次，我就要登報揭露他們的陰謀，登在法國的每家報紙上，叫他們得到報應。」

「菲利浦不會有事的。」

「但願你說的沒錯。走吧，白絲。」

她下了床，遲疑了一會。「那件禮服？」

「你留着吧，我以後也穿不着了。晚安。」

「小姐——」

「晚安，白絲。」

她卡搭的關上了門，留下我一個人，伴着寂寂長夜。

14

菲利浦，斟滿酒，
讓我們來乾一杯。

佚名：英國古詩

只有一個計劃能確保菲利浦的安全：他必須到里歐．瓦敏看不到的地方躲起來，等人救他。這件事不能再躭擱一分鐘了。里歐．瓦敏也許訂定凌晨一點三十分在課室進行謀殺。僕人在三點到四點之間才會從舞會回來。假如今晚會發生什麼事故，可能馬上就快發生了。

我回到床邊，用顫抖的手脫下睡袍，而腦中却如一片亂蔴。我不能思想，也不願思想，更不想面對事實。菲利浦必須離開這裏，這是最重要的事。我決定不使用電話，以免被里歐．瓦敏查覺；而且白絲可能等着看我進入食具室。在她那種不穩而害怕的心情下，我無法料想她的反應。在瓦敏堡中已找不到能幫助的人，西頓太太生病了；西頓本身年老、守舊、而且恐怕並不聰明。白絲和我能够合力保護菲利浦，只要我們知道危險在那裏，然而……不，我必須接受最近者的幫助，然後再儘快接受警方保護。我對白絲的承諾，並沒有造成我心中的壓迫。我是個女人，我不

會讓虛幻的「榮耀」擺在普通常識之前。只要能挽救菲利浦，就算違背一千個承諾，我也不覺得不安。

我甩掉睡袍，伸手去拿衣服，却聽到走廊處有聲音。

雖然我仔細傾聽，却一時分不清是什麼聲音。混亂的腦子聽到的是一種細細的轆轆聲。這個聲音使我產生警覺，我飛快的關掉床邊的燈。在這同時，菲利浦的房門打開了；我知道那是什麼聲音——是輪椅聲。

我僵立在原地不動，一隻手還放在燈的開關上，我甚至無法呼吸了。假如另一個房間有任何聲響，我想我會像子彈出膛一樣衝過去。但是輪椅靜靜不動，所以我也靜靜佇候着。沒事。沒有行動。過一會後菲利浦的門又輕輕闔上了。轆轆聲又在走廊響起。

我不知道是什麼動機使我又回到床上，並把被褥拉蓋在身上。當我的房門打開時，我靜靜的背對着門躺着。

他沒有進來，他只是默默的等着。我覺得度秒如年；如果我轉過身看到他並尖叫，不曉得他怎麽辦？僱主偷偷潛入女家庭教師的臥房，燈光、疑問、走廊上急促的脚步聲……瓦敏先生，你能對此一笑置之嗎？我一想到里歐．瓦敏被當成色狼扣押起來，喉嚨就起了鷄皮疙瘩。然後，我又記起他的可憐狀況，那份嘲弄的快樂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羞愧、憐憫和無法緩和的恐懼。我的情緒十分複雜，肌肉緊縮，開始發抖起來。

他走了，門悄悄的關上。我聽到輪椅的聲音沿着走廊消失到他的房間裏。

我溜下床，踮着脚尖走到門口，聽到走廊遠處的另一房門也關上了。過些時候我又聽到昇降機的聲音。他只不過是檢查門戶而已。但如此一來，我更證實了心中的想法，我必須趕快把菲利浦送出去。我又鎮靜下來了，我鎖上房門，用穩定的手拉合窗簾，然後扭開床頭燈。我快速的穿上衣服、拿起外套和穿上鞋子，從浴室到菲利浦的房間去。

這是這個工作最艱難的部份。我坐在昨晚吃午夜大餐時坐的椅子上，把外套和鞋子穿上，然後看一看熟睡中的菲利浦。我不慌不忙的鎖上門，如果事情要成功就不能操之過急。

室內已經够明亮了。長窗簾稍微分開，像昨晚一樣，中間洩出一道光，照在地毯上。當我走過地板時，我的脚碰到了一樣東西，東西往前滾動並發出閃光。是一粒葡萄，顯然白絲今天掃地時馬虎行事。

我拉開厚重的窗簾，並閂上窗子。身後的菲利浦在轉身嘆氣，我回過頭看他，我的一隻手還擱在窗閂上，另一隻手拉着窗簾。

閃過我身上的黑影，使我像個木偶般又轉向窗口。有人在陽臺上從窗簾的隙縫中看我。我無法動彈，手緊緊的附在窗閂上，像通了電一般。我直直的瞪視着一呎外艾蘿怡的眼睛。

她對於我的出現並不驚訝，甚至對我穿着外出服也不感到意外。她只是把手放在窗閂上，好

像希望窗子是開的。然後她的手滑過玻璃，好像想把窗子推開。然後她又抓住窗閂，不耐煩的搖着。

我無法拒絕他進來。我注意到她穿的象牙色睡袍沒有口袋，她的手也是空的。如果她是要來傷害菲利浦，她不會這麼沉靜的要我放她進來。我一面考慮要怎麼向她解釋，一面打開窗戶並冷靜的說：「夫人，晚安。」

她沒有注意，只是一逕兒往室內走。她的睡袍拂過地毯，發出輕輕的聲音。她停在床頭旁，影子投在熟睡的孩子身上，形成一層更黑的陰影。她慢慢的伸出一隻手想去碰孩子的臉。這只是一個輕柔的、無意義的手勢，但是我認得出來。這就是菲利浦的惡夢，以前也曾發生過。

假如她帶着武器，假如她的動作是偷偷摸摸的——而不是如此鎮定、如此習以爲常——毫無疑問的，我會動作快些。當我走到她身後時，她的手仍在菲利浦的臉上移動着。我走到菲利浦身邊時，她的手剛好碰到他的臉。我繞過床去，將被單拉起來蓋在孩子的臉上。此時我和她正好面對面，孩子並沒有動，她把手縮回去，站直了身子。不管我對那個魔王的感覺如何，我並不怕她的太太。「夫人，您有什麼事嗎？您想要什麼？」

她沒有回答，她甚至沒感覺到我的存在。這太過份了，我開始說些氣憤的話，然後停下來，疑惑的看着她。

她轉向床邊的小桌子，手在摸着桌上的東西——一隻玩具小羊、一本書、一個小鐘、裝着巧

克力的杯子、幾個玩具兵、一塊餅乾……我想她是要打開燈，所以我就作了一個半抗議的動作，但是她的手摸索地經過小羊，輕輕地移過鐘、小士兵、然後放在杯子上。她把杯子拿起來。

「瓦敏夫人——」我說。

她轉過頭來，把杯子舉起好像要喝的樣子，她的眼光透過杯緣和我目光相遇。她背着月光，臉孔慘白黯淡、眼睛黑而無神，當我看着她時，我懂了——我起了一陣鷄皮疙瘩。

她那雙張大的眼睛果真是視而不見……我膽怯地看着這張全無表情的臉。菲利浦在我們中間輕輕地呼吸。我靜悄悄的走向床尾。

她直挺挺的站着，杯子拿在臉的前面，看着我站的地方……「你看，她的眼睛張開着……但裏面却空無一物。」……我看着她，她好像是在月光照射的舞臺上的鬼魂。有些詞句在我腦中廻響，像有人開了錄音帶而忘了關……她來了？……

原來瓦敏夫人像馬克白夫人一樣，心裏沉重的負擔使她夢遊到此來。她是不是也會像馬克白夫人一樣把事情說出來？除了在「馬克白」一劇中看過夢遊外，我對夢遊一無所知。馬克白夫人夢遊時會說話，我是不是也能讓瓦敏夫人說話？

我緊抓着菲利浦床尾的欄杆，否則我可能會倒下去。

我粗聲地喊一聲：「夫人！」

她沒有注意，只把杯子穩定而安靜的放下，然後轉身離去。月光照在她睡袍縐折中，造成美

麗的波紋。月光照在她臉上，她的眼睛像洋娃娃的眼珠一樣把光反射回去。

我說：「瓦敏夫人，回答我。您要怎麽殺害菲利浦？」

她正走向窗口，我跟着她。她輕柔地走着，並適時地拉住窗簾。有一瞬間我以爲我判斷錯誤了，以爲她是清醒的，可是後來我又看到她摸索着窗簾。她的眼睛動也不動，她嘆了一口氣，然後往後退。天知道她知道什麽。我又冒出一句逼人的問題：「是洛爾在幫助您嗎？」

她停止不動。她的頭傾向我。我在她耳邊緊迫的說：「是洛爾在幫助您嗎？」

她轉身離開，一切都沒有效。她走了，她的秘密還鎖在睡眠中。我伸出顫抖的手幫她把窗簾拉開。她沉靜的經過我身邊，在走廊上走遠了。

但是我一轉身就發現她告訴了我一件事。

老天，我手中拿着杯子在菲利浦床邊。

我輕輕地搖醒他。我用在布坎書中讀到的技巧——輕輕地按住他的左耳下面。似乎有效，他自然的睜開眼睛，停了一會兒後才將目光集中在我身上。他說：「我又做惡夢了。」

「我知道，所以我才進來。」

他抬起頭，然後坐了起來。「什麽時候了？」

「一點半。」

「你還沒上床?你到村裏去跳舞了?你沒有告訴我。」

「沒有。我沒有出去。我再穿上外出服是因爲——」

「你現在要出去?」他輕輕的聲音突然變大，我的手急忙放到嘴唇上。

「菲利浦，小聲些。你不要怕，我不會單獨留你在這裏。你和我一起出去。」

「我?」

我點點頭，並坐在床沿上。他的大眼睛靜靜地看着我。我不知道他在想什麽，天知道我的聲音聽來是什麽樣子?我只知道我僵硬的雙唇說：「菲利浦。」

「什麽，老師?」

「你……還好嗎?不睏吧?」

「不太睏。」

「很清醒嗎?」

「對。」

我聲音嘶啞地問：「你有沒有喝巧克力?」

他的眼光溜向杯子，然後再同到我臉上。他猶豫地說：「我倒掉了。」

「什麽?爲什麽?」

「哦……」他不肯定地說，看看我，然後停止不語。

「聽着，菲利浦，我不在乎。我只是想知道巧克力裏是不是有髒東西或什麽?」

「哦，不，我不知道。」他還是那種眼神，然後却突然坦白的說：「他們昨天晚上把瓶子留在這裏，我發現了，就把它藏起來。我沒有告訴你。」

我呆呆的問：「瓶子?」

「對，」菲利浦說。「就是那種『檸檬汁之王』，雖然不冒泡了，是但還不錯。」

「我去替你沖巧克力時，你……什麽都沒說。」

「哦，」菲利浦說。「我不想讓你生氣。你經常替我泡巧克力，而且——怎麽同事?」

「沒事，沒事。哦，菲利浦。」

「老師，什麽事?」

「我想我是累了，」我說。「我昨晚很晚才睡，今晚又沒睡。」

「你不介意?」

「我不介意。」

「你今晚爲什麽不睡?」

我說：「小東西，聽着。你知不知道你的衣伯利叔叔明天——今天要來?」

他臉上閃過一陣愉悅之色，好像一道光掠過水面，是種深沉的感謝，好像是在暴風雨中找到了避風港。

菲利浦以快速、興奮的聲音說：「他什麼時候來？他爲什麼同來？誰告訴你的？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去看他？」

「這就是我來喚醒你的原因。」我說。好像這是一件世界上最合理的事。「我們現在就可以走了——愈快愈好。」我無力的說。我自己編出來的藉口，在他定定的注視下逐漸消去。

「你是說我們現在要到梅莊去見衣伯利叔叔？」

「對。他還沒到那裏，不過我想——」

菲利浦慘淡的說：「里歐叔叔知不知道？」

我嚥下口水說：「菲利浦，我無法讓你全部了解，但是我希望你能信任我。現在你趕快乖乖和我走，你的里歐叔叔——」

「你要帶我離開他。」這是一句敍述語，不是問話。他臉上沒有表情，但是眼睛十分熱切，他的呼吸稍微加快了。

「對。」我說，並且不由自主的緊張起來，深怕他會問：「爲什麼？」他沒有問，但是他自己說出一個可怕的答案。

他以深沉、鎮定的聲音說：「我知道里歐叔叔恨我。他希望我死，是不是？」

我溫柔的說：「菲利浦，我的小寶貝，我怕他會傷害你。我也不太喜歡你的里歐叔叔。我們兩個最好趕快離開，希望你能相信我，和我走。」

他毫不遲疑的把被單掀開，抓起長襯衫準備從頭上套進去。此時他停下來問：「上次我在樹林中遇到槍擊也不是意外囉？」

這個問題使我張口結舌，但是我沒有必要再喬裝了。我說：「是的，不是意外。這是你的背心。」

「他想殺我？」

「對。」我淡淡地說。「別怕，菲利浦。」

「我不怕。」他把襯衫穿上。當他把頭從襯衫領伸出來時，我發現他說的是實情。他像電線一樣瘦，長睫毛的瓦敏家眼睛開始發火。「我一來到瓦敏堡就感到害怕，但是我不知道爲什麼。我不快樂，而且我恨里歐叔叔，但是我不知道我爲什麼一直都很害怕。現在我知道了，也就不再害怕了。」他坐在我脚旁，開始把襪子拉高。「我們到衣伯利叔叔那裏去，把這一切都告訴他。里歐叔叔就會上斷頭臺。」

「菲利浦！」

他抬頭看我。「兇手都要上斷頭臺，他是兇手。」

眞是虎父虎子，我想。乍看之下，他還眞有些像里歐・瓦敏。但是他還是個孩子，他不知道自己話中的含意。我說：「他不會。你還活着，而且不會死。只是我們得快一點，而且要保持安靜。來，這是你的鞋子。先別穿上，等出了屋子以後再穿。」

「但是我們不能到梅莊去，」他不肯定的說。「他們早上就會去那兒找我們。」

「我知道。」他的手在我的手中發抖。我把他拉近我的膝蓋，然後用一隻手攬着他的肩膀。

「我們會很安全。菲利浦，我們可以跟着我們的星星，它不會讓我們失望。你記不記得那個英國人布雷克先生？」

他點點頭。

「他在地約東內樹林有一座小屋，他偶而到那裏去過夜。我知道他現在在那裏，因爲我上床前看到他屋子的燈光像星星一樣明亮。我們直接到 那裏去，他會照顧我們，明天帶我們到你叔叔家去。我敢保證不會出事，」

「好吧。我要不要圍圍巾？」

「要。你是不是穿上厚毛衫了？好。我們最好把陽臺的窗戶鎖起來，我想……好了嗎？請安靜點。」

我停在門口，手放在鎖上，仔細地聆聽。菲利浦像鬼魂一樣飄到我手肘邊。他的眼睛在蒼白的臉上顯得好大。我什麽都聽不到。屋內一片漆黑，瓦敏夫人當然睡着了，伯納醉了、老虎殘廢了……

我悄悄打開門，拉着菲利浦的手；兩人跕着脚走進黑暗的走廊。經過大鐘，走下樓梯；在走廊兩旁肖像的注目下走出去……隨着我們的前進，漆黑的大屋也像夢幻一般滑過，一直到通往廳

院和自由的厚門阻擋前路。

門已鎖上，雖然別處一定還有給夜歸僕人進的門，但我不敢去四處搜尋。沉重的鑰匙雖可轉動，門却紋風不動。我用手在門上到處摸，尋找門閂。身邊的菲利浦輕輕吸了一口氣，全身戰慄着。我跕起脚，在我頭上摸索，終於找到門閂，便拉了開來，發出一陣尖銳的嘎吱聲，在走廊中回響，聽來毛骨悚然。我用顫抖的雙手拉門，同時靜聽有無輪椅聲。但門仍然不動，我想找門上是否還有彈簧鎖，却找不到。現在里歐·瓦敏隨時都會出現，並且發現我們被困在這暗黑的一角中。用不着門閂的尖銳聲告訴他我們何在，並且在做些什麽，我幾乎都聽到我那驚惶萬狀的思潮奔流到走廊中，朝他大吼着。他會知道的……

「沒有關係，」菲利浦悄聲說：「我帶了手電筒。」

他彎身去拉另一個門閂，輕輕拉開，門便立時開了。

我們走到夜晚的空氣中。

15

這迷人的森林，
唯爾敢進入。

喬治・麥狄芮士・威思特麥森林

我不知道如何去找威廉・布雷克的小屋，但從瓦敏堡房間的窗戶，我曾注意到小屋燈光似乎極靠近一條瓦敏橋旁直陡的騎馬道。菲利浦和我只須過橋從騎馬道上去，再略朝右走就可以到達一處空地，再沿着路到第一個山脊，那盞燈遲早會引導我們找到小屋。

聽起來似乎很容易，但事實上却是一段長而費力的路程。在靠近大路的地方和騎馬道上，我都不敢用菲利浦的手電筒，因爲一打開它，瓦敏堡兩邊的每一個窗戶都會看得見。

森林裏很黑，我的眼睛現在慢慢適應了，在樹木間找路沒什麽大困難，但是非常慢，而且常會被積在地上的厚松葉堆給絆倒；或是被突出的松針、枯枝擦傷。菲利浦失足過一次，幸好我拉得快才沒掉下去，我也曾踢到一些倒下的樹木尖端，它們像劍一般刺着我的腿，痛得我緊咬嘴唇才沒喊出來。但菲利浦却毫無怨言，而我，聽起來也許瘋狂，當午夜時分樹木將我和瓦敏堡一寸

寸隔開時，我却覺得更安全、更快樂。這個滿是松葉味的荒凉山坡，雖然神秘而且時時有沙沙聲響，却不像燈火輝煌的瓦敏堡那樣令人害怕。我的腦海再度想到了「逃走」這個字眼，瓦敏堡光耀、舒適的生活，似乎被狡詐、令人窒息的過度複雜關係給包圍住了。現在，我自由了——黑暗籠罩着我們，空氣是清冷的，而四野的寂靜也透着濃濃的安祥。

我的猜測是正確的。這種陡峭、絆絆跌跌的路走了約二十分鐘後，空曠的騎馬道前方是一片突起的山壁，十分陡直。我想它可能是林裏的防火巷，或是牽引機開路開到一半，不知原因地停下來不管它用途何在，有了它，對我和菲利浦來說是容易多了。

但隨後我們發現這裏也不怎麽好走，枯枝四處散佈着，不過至少還可以看見要走的路。菲利浦緊抓住我的手，喘着氣，勇敢的在我身邊攀爬。我們曾經回頭望了瓦敏堡一眼，河谷遠處的城堡在月光的籠罩下，淡淡的浮現在森林的上端，堡邊亮着一盞孤燈，里歐・瓦敏仍在等待着。

我輕輕戰慄了一下，把臉轉回氣味芳甜而荒凉的地約東內山，然後我們爬上在松林間的月光峽谷。

「你還好吧，菲利浦？」

「還好，老師。」

如果那晚森林裏還有其他的動物在活動，我們也絕不會看到它。唯一對我們閃爍的眼睛是星星，和在掉落的樹枝上滾動着的一些露珠。風很微弱，當它停止吹送時，我們脚上那些松枝的碎

裂聲聽來就像打雷。我發現自己快速的看了瓦敏堡遙遠的小燈一眼，試着更輕巧地走着，看着月光將我們憔悴而帶點恐怖的身影洒在空曠的道上。

但當我們停下來休息時，月光下已無其他恐怖之事。除了我們運動過度所發出的呼吸聲，和老松的低吟以及露珠由枝上滴落，被風吹過，帶來的露水聲外，再也没有任何聲響了。

是菲利浦先看到小木屋的。當時我正竭盡目力想經由左邊的樹叢向上尋找威廉的燈光。快到山頂時，我還在擔心是否濃密的森林使我們經過了它而未察覺。然後當我停下休息時，菲利浦用力地拉我的手。

「在那，」他上氣不接下氣的說，頭朝南方樹叢的缺口處點頭。

當一陣寒意襲上我時，我感謝地轉過頭去，注視了一會。

那確實是座小木屋，安穩地立在我預期的地方。它很小巧，成方形，就像瑞士的農舍一樣，用砍下的松材造得非常漂亮，四周環繞着喬木製的陽臺，還有斜斜的屋頂和劈啪作響的木製百葉窗。蓊鬱的松樹延伸到屋簷上，使人覺得大白天那裏都需要開一盞燈。

但是現在窗裏没有透出一點光線，早先還曾閃過一點微光，但這歡迎的燈光，很快地就消失了。我緊抓菲利浦的手，看着那些不再透出燈光的窗戶。

我馬上就注意到林木幽暗，虬曲盤結在小屋。我注視着我們的影子在空曠的山道上幽黑、醜怪的形狀，當我移動時，影子誇張的動作就好像在嘲弄我。夜是充滿了細語的。

「他一定早就睡了。」菲利浦快樂的說，完全忘了要輕聲細語。

我幾乎跳了起來，然後低頭看着他，抑制想擁抱他的衝動。「哦，那當然，」我不太平靜地說：「當然。我——我忘了天快亮了。希望他不介意再被喚醒！來吧，伯爺先生。」

他挺起胸脯來，在我的前面走向木屋，我跟着他，我們在這裏是安全了。幾哩外的瓦敏堡現在透着另一種光耀，顯示黎明即將來臨。我很快的看了那燈光最後一眼，它早已顯得遙遠而模糊。我絕不會再回到那裏去。

我眼裏充滿了淚水，淚眼模糊中我看到的不止是一盞燈，而是一串燈光在遠方亮起。我氣憤地抬起手把淚水擦掉，然後再看一次。

不是一盞，是一片燈海。

有三盞燈從瓦敏堡白色龐大的身軀中亮起。當我注視它們時，戰慄、憤怒的混雜情緒很快的由體內升起。另一扇窗戶打開了，然後再一扇，我的臥房，起居室，課室……一扇接一扇，然後我看到兩盞小燈由山下的陰影中浮升出來，原來是一輛車由院子裏開出來。全堡都驚動了，我的天！全堡都驚動了。他没有等到早晨！他後來又再度查看我們了，現在瓦敏堡的人都起來了。我幾乎可以聽到快速的腳步聲、低語、輪椅的滾動聲和電話聲。明亮的窗戶隔着河谷用五隻眼睛注視着，然後燈又很快的一盞一盞的滅了，瓦敏堡再度沉入了寂靜中。只有一盞燈還亮着，而再下面一點的地方，車燈很快的投下了兩道閃爍的光線，然後當車燈關掉時就消逝不見了。

我猜錯了，里歐並沒有驚動全堡。他發現我們逃走了，就同到電話旁邊等候。他還有凌晨這段時間，所以派人出來追我們，是嚴肅陰沉的伯納？還是洛爾？

當菲利浦輕敲木屋門的時候，我轉過身跑進松林的暗影裏。

半分鐘過去了，四十五秒也過了。我站在菲利浦旁邊，試着安定內心複雜的恐怖心情。這些馬上就要成爲過去了，那英國人的脚步聲會安祥的走向門邊，把鎖鏈軋軋地打開，温暖的火光會投入寒夜中。

森林裏寂靜無聲，冷風在我身後肆虐着。一分，一分半，沒有一點聲響。他一定還沒醒。

「要我們再敲門嗎？」

「好的，菲利浦。敲重一點。」

指關節敲在木頭上的尖銳重擊聲使我的神經疼痛地緊抽起來。敲門聲在靜夜裏就像擊鼓，我覺得定已把整個森林給喚醒了。

一陣靜默之後，我聽到下面的路上，有車子急駛而過的咆哮聲。

可是木屋裏沒有任何聲響。

「裏面沒有人，」菲利浦的聲音有點抖——他一定很累了，使得我必須重新振作起來。

「他睡得太熟了，」我平靜地說。「讓我們看看有沒有辦法進去。如果我們吵醒他，他也不會介意的。」

菲利浦提起門栓推門，門立刻就開了，我有點意外。他踏前一步，又猶疑地停了下來，我輕輕的推他，使他走在前面直入室內。山谷傳來那單調重複的引擎聲，使我皮膚起鷄皮疙瘩。」

「布雷克先生！」關上門後我輕輕地喊着。「布雷克先生在家嗎？」

寂靜迎接我們，那是一種沒人在屋裏的空寂。

由威廉先生的敍述中，我知道木屋只有一個房間，後面上頭還搭了一間小閣樓，通向厨房的門是關着的。現在我們所站的房間是起居室、飯廳兼臥室。

他不可能離開了很久。我不須回想亮燈的時候，來推算他在這裏留到很晚才離開。因爲爐裏仍有一些火星，食物的味道也仍殘留在空氣中。他一定曾在這工作，燒了一頓飯，然後很晚才決定下山到柯亞狄酒店去的。床角的毛毯很整齊地叠成一堆。

這只是一個沒放多少東西的小房間。松木的地板、牆壁、天花板仍透着爐火的餘温，聞起來帶着淡淡的森林氣息。旁邊有一張堅固自製木桌，幾張木椅和一張看來很堅固的床，床下墊着箱子，角落裏放了一個小碗櫃，床頭的書架上擺了一些書，靠近火爐的釘子上則是一些雜物——繩索、登山背包和一件舊卡其外套。一些備用工具堆成一堆放在下面乾淨的帆布袋裏，較遠的角落有一個梯子通到方形的天窗上。

「我們不能留在這兒嗎？」菲利浦悲哀的聲音裏帶着點懷疑，他一定筋疲力盡了，事實上到更遠地方去的念頭使我心驚。我們又能上那去呢？這種感覺就像陷入泥沼裏的狐狸發覺牠只剩極

少的力量去掘出通路一般。我看看關着的門，看看閃着餘燼的爐子，再看看菲利浦。

「當然可以啊。」車子會搜索到梅莊的路，但絕不會到這裏來找我們。我說：「你想你能爬到梯子上去嗎？」

「那個梯子？可以啊。上去幹什麽？爲什麽要上去呢？」

「唔，」我說，「這裏只有一張床，而且是布雷克先生的，他如果同來就用得着。而且，你不覺得我們藏在上面更好嗎？如果任何人進來，你能躲在這裏像老鼠一樣不出聲嗎？」

他抬起頭來看着我，憔悴的小臉上只有一雙大眼。他咬着唇點點頭。我想里歐・瓦敏如果這時進來，我一定會把他殺了。我盡可能輕鬆地說：「我們不能留下任何到過這裏的痕跡，如果其他人在布雷克先生同來以前找到這兒就糟了。你的鞋子濕了嗎？哦！是有點濕，不是嗎？我的也一樣。我們得把它脫掉——不要留在鞋墊上，小東西——這樣好多了。好，當我到閣樓去勘察的時候，你帶着鞋子到火爐邊烤乾。」

幸而天窗門不重，而且看來還常使用。總之我輕而易擧，毫無聲息地就把它打開了，然後我站在梯子上，頭和肩膀先探進去，用菲利浦的電筒掃查了一遍。當我爬上來的時候，曾衷心地祈禱。希望這地方不致太糟，現在我鬆了一口氣。閣樓和起居室一樣乾淨，而且相當乾燥。過去它似乎曾做過儲藏室，我可以看到一些盒子、罐子、繩索、一圓桶線以及一些切合實際的東西——煙囱旁有一堆防水布和帆布袋。

我很快的下去，把這些告訴菲利浦。「上面眞暖和，」我高興的說，「就在火爐上面。在我找毛毯的時候，你能不能把鞋子塞進口袋裏爬上去？我會把毛毯遞給你，電筒我現在要用，所以你別到太裏面去。」

正如我所期望的，床底箱子裏還有一些毛毯。我用電筒的光小心的將它們找出來，然後困難的把毯子一塊塊帶上梯子送進菲利浦懷裏。最後我爬上去坐在他旁邊，用剩下的最後一點電筒光探索這個小房間……沒有痕跡會顯示我們在這裏，地板是乾的，床沒有動過，門關着，而且沒上鎖……

我們把天窗的門輕輕關上然後爬回來——閣樓中央僅能容一個人站着——鋪我們的床。煙囱傳來的温暖很舒服，毛毯厚而暖，這個黑暗的小閣樓和斜斜的屋頂給人一種安全的錯覺。分吃一條巧克力和禱告之後，我們非常愉快地開始躺下，享受這剩餘的夜晚。

菲利浦很快就睡着了，照例捲成一小堆，躺在我身邊。把毛毯塞在他周圍，然後躺下來聽他輕微的呼吸聲，和包圍着我們的無邊靜寂中許多細小的噪音。

風似乎停了，因爲閣樓下森林很安靜，只有時斷時續類似長嘆的低語從松林裏傳來。農舍裏常有一些小喧鬧擾亂了寧靜，木板嘎嘎作響，火爐裏焦黑的木頭掉落，還有老鼠在牆上活動，發出窸窣聲。我躺在那兒，努力把憂慮趕出腦海，思考明天該做些什麽。明天是星期三，一週中我只有這一天能外出到梅莊兌款，如果不去的話，打一個電話就可以解決。這件事容易辦，絕對沒

有問題。

假使威廉·布雷克在早上回到木屋的話，事情就變得更簡單了，我一想到可請他陪伴時，僅存的一點危險也消失了。現在我所要做的只是放鬆心情，嘗試入睡。里歐·瓦敏和伯納都不會想到我們在這兒。我曾經對洛爾提過威廉一次（一想到這我就再度清醒過來），他可能會回想起這個名字——但是洛爾並不在瓦敏堡，他現在在巴黎，他跟搜索毫無關連。我們在這兒很安全，非常安全……我可以睡了……

突然我聽到有人提起門栓的聲音，在睏極的時候，聽起來就像是一聲槍響。

當我的部分神經像老鼠聽到聲響急忙四散般的驚懼奔逃時，另一部分却慢慢放鬆而更睏了。那當然是威廉·布雷克，不可能是別人。我一定睡得比自己想像得久，現在是清晨，所以他回來了。

我爬起來聽，但那個人再也沒有任何動作。一些其他和我的推斷毫無關係的想法，使我被箝制住了。

我等待着。菲利浦依然沉睡。

下面的門輕輕地關上。這個剛進來的人走了兩三步，然後又停住了。我可以聽到他沉重的呼吸聲，好像走得很匆忙。他站在那，久久沒有移動。我等待着一些親切的聲音，像把木頭放進爐子裏，擦亮火柴聲以及打開廚房門等聲音，可是除了靜默和急速的呼吸聲外，什麼都沒有。然後

突然安靜下來，連呼吸聲也沒有了。

我想我也一樣。我知道那不是威廉·布雷克，我也知道他爲什麼停下來屏住呼吸，在這段時間他是站在那兒聽，也可能是用手電筒掃射黑暗的屋子。他在聽獵物的聲音。

喘了一口氣後，他的呼吸聲再度出現了，然後他在地板上走着。

接着我聽到輕關百葉窗的聲音，移開燈罩、劃火柴聲，但這些聲音就像扣扳機一樣的粗野。

我聽到燈罩輕輕滑入燈座，接着一聲低低的咀咒，我猜一定是燈心又滅了。幾秒鐘之後，我再次聽到劃火柴聲。

現在一定還沒到早晨，那個人也絕不是威廉·布雷克。咀咒聲用的是法語，由聲音我想我可以推斷出那是伯納。這個搜尋是帶有報復心理的。

燈再度亮了起來。天花板縫間到處都有微細的光線透進來。他移動着，慢慢地審視，震驚多於匆忙。只有呼吸仍然急促，而那，顯然也經過了控制。

我發現自己綣縮在毛毯裏成的小窩裏發抖。使伯納呼吸急促、點燈笨手笨脚的原因並非匆忙的動作，而是興奮。當獵犬一進門興奮地伸舌時，他已知道我們在這。

他走過地板，到了梯子下面。

但他只是走向厨房。我聽到門打開，更多詳細檢查的聲音。我們逃過了一次檢查，然後我聽到他把後門關上，又回來了。

我刺痛的唇有點鹹鹹的，毛毯上的手緊握，指甲在毯子上留下印痕。我該不該告訴菲利浦伯納的事？這樣萬一他醒來，可能就不會太害怕……但是上帝，還是讓他睡吧，讓他睡……或許伯納不知道有這麼一個閣樓，或許他不會注意到梯子……只要菲利浦不醒來暴露出我們在這……

他從厨房出來關上了門，這一次他沒有再停下查看。他不慌不忙的跨上了兩大步走向梯子。當他抓住梯子時，我聽到木頭嘎嘎地響。

有人從外面陽臺大步急走過來。我聽到伯納低低的咒罵。門再度被打開了。一個陌生的聲音說，「見鬼了。哦，伯納，是你。你跑到上面來搞什麼鬼？」

當伯納鬆手時，梯子又再度響了起來。「你好，朱力斯。」他的態度很嚴肅，但聲音重濁而不太平靜。他似乎有點狼狽，幾乎是震驚了。「我也可以問你同樣的問題，不是嗎？什麼使你在這時候上這裏來？」

另一個人關上門走進屋子。「夜晚巡邏，這眞該死！自從伯呼塞爾那場火災後，老板一直認爲災情慘重，他又從不聽別人的。所以我必須在這該死的夜晚在伯呼塞爾到蘇必魯間來回巡邏，偏偏我結婚才兩個禮拜，無論如何，黎明時分巡邏是最討厭的，尤其我想到我本來可以——」

伯納笑了，然後從梯子邊走開。「朋友，運氣不佳。我仍然希望你會有辦法。」

「這個嘛，」朱力斯坦白的說，「反正整個白天我都可以上床睡覺，不是嗎？來，我們把爐火生起來吧……嗯，這樣好多了！什麼事使你在這種時候到這裏來？都五點多了，不是嗎？如果你要找這個英國人，他下山到柯亞狄酒店過夜去了。他幹了什麼事？」

伯納說話了。緩慢得使我幾乎可以聽到他每個字後愼重的尾音，「不，不是英國人。」

「不是？那是怎麼回事？別是來縱火的吧？伯納，」朱力斯笑着，「來吧，告訴我你上山幹什麼？說清楚點，否則我要以侵入私宅罪逮捕你。反正不是公事就是女人，我就看不出到府那一樣會使你上山來。」

「這次兩者兼有，」伯納說。「今晚瓦敏堡發生了怪事。你聽說過小菲利浦的家庭老師，叫馬丁的那個女孩嗎？」

「就是纒着洛爾先生的那個漂亮小妞嗎？誰沒聽過？她做了什麼？」

「她不見了，而且——」

「哦，不見了又怎麼樣？她上山來幹什麼？老友，明擺着有個地方一定可以找到她，那就是洛爾先生的床，而不是這個英國人的。」

「天老爺，你就不能兩分鐘不要想到床嗎？」

「不能。」朱力斯乾脆地說。

「試試看吧。讓我把要告訴你的話說完。來，抽根煙。」

一根火柴劃亮了。高爐煙的強烈氣味經過木板傳到我躺的地方來。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兩個人，彷彿天花板是用玻璃做的，他們暗黃的臉被爐火照亮了，藍色的煙穿過温暖空氣在他們中間

繚繞着。伯納說，仍然以那種極爲愼重的奇特語調，「那小男孩也不見了。」

「小男孩?」

「小菲利浦。」

一陣停頓，然後一聲長長的輕嘯。「老天！你確定嗎?」

「該死，我們確定！他們都不見了。夫人不久前才去看那孩子——你知道，他不太健康，她也一直很擔心他。她睡得不太安穩……總之，她去看，而他不在房裏。她就去叫家庭敎師起來，然後發現她也不見了。不打個招呼，也沒有留言，什麽都沒有。老爺和我把城堡從天花板到地下都查遍了，可是沒有任何踪跡。他們走了。」

「但是爲什麽呢?這沒什麽意義嘛。除非這女孩和洛爾先生——」

「你可以把他由關係人中剔除，」伯納不高興地說。「我告訴過你她不會在他床上。因爲她上床的話，帶那男孩做什麽?他也不能幫助誰吧，對不對?」

「對，確實不能，」朱力斯說，顯然因此大爲改變了看法。「但是——哦，這簡直瘋狂！他們會上那去?又爲什麽呢?」

「天曉得。」伯納的口氣聽起來幾乎是無動於衷的。「可能他們很快又會出現。雖然夫人像是要崩潰了，老爺看起來却不怎麽擔心。這件事使夫人病了——你知道，她的心臟不太好——所以老爺叫我出來到處找一找。我到杜諾找過了，但沒有什麽踪跡……」他停頓了一下，接着我聽到他打呵欠的聲音。

身邊的菲利浦輕輕地動了一下，然後又睡了。他的鞋子一定就在他身邊，因爲他的膝蓋隔着毛毯碰到了其中的一隻，在推向地板時發出了一個小小的聲音。這個聲音雖然很輕，但在下頭沉默的時候聽來就像打雷。

但伯納什麽都沒有聽到。他漠不關心的繼續說着，「我十塊賭你一塊，這些都是瞎猜疑。也許我不該告訴你這件事，但是既然你在這裏發現了我——」他笑了。

「但是爲什麽他們會上山到這來呢?」

「這是老爺的主意。好像人家看過這女孩在杜諾和這個英國人在一塊。我告訴你，整件事都很瘋狂。顯然只有兩種情況：不是兩個人一塊到什麽地方去玩了；就是菲利浦獨自去玩，那女孩子發現了，想去找他回來。」

朱力斯的聲音聽來有點懷疑。「聽起來不太可能。」

伯納又在打呵欠了。「是不太可能，但小男孩是很奇怪的——和女人一樣奇怪，朱力斯。他和馬丁這女孩特別好。我聽說他們前天晚上還擧行了一個午夜大餐。他們不會走遠的……這只是一個玩笑。不然會是什麽?」

「嗯，只要老爺不擔心就好了，」朱力斯懷疑地說。一陣短短的沉默，使我聽到了火爐的嘶嘶聲和一個男人站起來的聲音。然後伯納精神抖擻地說，「唔，我想我最好走吧。一起走嗎?」

朱力斯沒有馬上回答。他以一種旁敲側擊的語調說：「關於馬丁那女孩……有一些傳言，許多傳言。」

「哦？」伯納的聲音不太感興趣。我想，裝得好像你不知道一樣。

「人家說，」朱力斯遲疑地說，「她和洛爾先生訂了婚。」

「哦，」伯納說。停了一會，「不錯，是眞的。」

「見鬼！是眞的？那麽說她抓住他了？」

「如果你要那樣想的話。」

「難道你不這樣想嗎？」

「唔，」伯納說，聽起來像是覺得很有趣，「我想洛爾先生可能會對這件事有些話說。你總不可能告訴我任何一個女孩——不管她有多漂亮——都能够要洛爾先生如何行事吧？」

「反正方法多的是，」失力斯狀極睿智地說。「他當然知道自己追逐的是什麽，但是誰也難免偶有失算……」他笑了。「她可不像他平常遇到的女孩一樣。這些笨蛋總是做些讓我們搞不懂的事，不是嗎？」

「他從來不笨，」伯納說。「如果他想和她結婚的話——唔，我想那就是他所希望的。」

「你不會要告訴我他相當迷她吧，嗯？迷這個英國小女孩？別天眞啦！他只是想同她上床，而她不肯罷了。」

「或許吧。但是上床和結婚可相差太多了吧？……尤其是像他這種人。」

「用得着你說？唔，或許有更迫切的理由。或許她跟他發生了關係，出了點紕漏，強迫他不得不這樣。他們一定發生關係了，」朱力斯猜測地說。「我應該想到的。」

「哦？恭喜。」伯納心不在焉的說。「但我懷疑是否眞是這樣。」

是你的大頭鬼！當朱力斯的話像蟲子一樣在我的皮膚上爬時，我緊咬指頭不敢抗議。有人把煙蒂彈在木頭上，使火爐輕輕地響了一聲。伯納又說了，「嘿！我得走了。一起來嗎？」

「伯納……」朱力斯突然降低了聲音，好像知道我在聽一樣。他的聲音急促而且似乎有點不好意思。這種改變很奇怪，幾乎有點可怕，因而使我好像被刺了一樣突然又緊張起來。

「幹什麽？」伯納不耐煩的說。

「那個女孩——」

「怎麽樣？」伯納的聲音再度響起。

「你眞的確定……她——」朱力斯突然停住了，然後我聽到他低低的說——「她對那男孩沒別的用心嗎？」

「你到底是什麽意思？」

「嗯……我告訴你有些傳言。人家說她……嗯，有野心。」

「野心？誰沒有？也許她有，但野心怎會使她對這小鬼『別有用心』呢？你認爲——」伯納

的聲音慢慢聽不見了，然後我聽到他屏住呼吸，以怪異的語調說，「你的意思可不是——？」

朱力斯反擊的說，「怎麽不是？憑什麽她的野心只限於和洛爾先生結婚？有誰眞正知道她的來歷？她到底是什麽人？」

「一個英國孤兒——我想出身大概還不差。我也只知道這些。」一陣停頓。「她很喜歡這男孩。」

朱力斯說，「這男孩也不會使她成爲瓦敏伯爵大人。」

久久的停頓。伯納不自然的笑聲打破了它。「我的朋友，我看你越早回床上越好。夜晚的空氣給了你太多幻想。我也必須回去了。事情八成已經過去，他們一定已經安全的回到床上了。我希望老爺早上痛打他們一頓，懲罰他們惹出來的麻煩。現在，走吧——」

朱力斯不死心的說，「你也許覺得好笑。但我告訴你，嘉尚先生說——」

「那個嘮叨的雜貨店主？你最好多做點事，少聽些風風雨雨。」

「可是——」

伯納生氣的說，「天老爺，朱力斯！你不能把每一個利用她優點的漂亮女孩當成犯人。現在我眞的得走了。你要往那去？」

朱力斯聽來有點不高興。「下山到蘇必魯去，慢慢挨到早晨。」

「好，我跟你一塊去。我把車停在山下，所以我可以送你一程。在我關燈、關門的時候你先走吧。」

「好的。」當第二支煙扔進火爐的時候，爐子又玎璫响了一下。我聽到朱力斯拖着沈重的脚步走向門口。身邊的菲利浦又動了一下，在睡夢中發出幾聲囈語。脚步聲停了下來。朱力斯敏感地說，「那是什麽聲音？」

「嗄？」

「我聽到聲音。在那裏，好像是，要不然——」

伯納輕聲說，「把門打開，快一點。」朱力斯照做。早晨新鮮的空氣飄進香煙、木頭味裏。

「這裏沒有什麽。」朱力斯的聲音好像從很遠的地方傳來。我想他是在陽臺外注視着木屋。

伯納仍然在我們下面，短促刺耳地笑着說，「一隻老鼠，朱力斯。你可眞是草木皆兵啊，對不？」他大聲地伸懶腰打呵欠。「哦，我最好回到床上去，不過，我怕我的床沒你的暖和。通常這英國人什麽時候回來？」

「相當早——如果他今天回來的話。我不清楚。」

「哦，好吧，咱們走。我希望山下的瓦敏堡有好消息。我想不出老爺爲什麽叫我上山來。走吧，我會把燈關掉，門關上。隨後就來。」

「我等你。」

「嗄？哦，好……好，就這樣。我想爐子這樣可以了吧？不錯，唔……」他走了，聲音慢慢

地消失在門邊。我身邊的菲利浦頭動了一下，鼻息輕觸我的面頰。

朱力斯的聲音又響起來，聲音裏顯露出好心情，「要說我的床啊。讓我告訴你，朋友……」

門輕輕地關上了，不是朱力斯用的方式。我聽到他模糊的聲音慢慢地消失在黎明寂靜的森林中。我不知道外面有多安靜。沒有一根樹枝在動，也沒有一根小枝椏碰到屋簷。菲利浦在我旁邊輕輕地呼吸着，遠處傳來斑鳩沙啞的吱咕聲。

太陽很快就要升起來了。這將是可愛的一天。我躺在菲利浦旁邊，像得了熱病一般的抖着。

驚恐後暫時的安全來得這樣突然，使我好像失去了控制。在整個談話過程中我一直蹲着，神經緊張地猜測他們的意圖，但是雖然不停地思索，我的腦中却是一團迷惑。一度我曾經想叫喊，讓朱力斯發現我們，他不是瓦敏堡僱的人，無論如何，他會幫助我們逃開伯納的傷害。可是接着我發現自己茫然地聽着朱力斯的指責，和伯納的衞護。他說的眞是够怪：里歐．瓦敏並不擔心；他們知道我很喜歡菲利浦；還有洛爾先生「可以從關係人裏剔除……」事實上，伯納在壓抑我認爲是他和愛波婷散佈的流言。我的震驚和迷惑是不足爲奇的。我錯了嗎？我有可能出錯嗎？如果里歐．瓦敏有罪，他一定我從和菲利浦的逃走中知道我懷疑他。如果他有罪，他不可能不擔心，而且如果他有過錯，爲什麽伯納要爲我說話呢？而且又說洛爾和這件事無關。上帝呀，難道我錯了嗎？

但是仍有一些事令我煩心。整個談話過程中常有一種奇異的成分，在伯納爲我所做的辯護和

他所用的緩慢、愼重的語調中有一些不一致。

斑鳩在外面的松枝頂平靜地啣咕叫着，我靜靜地躺在那兒，享受着地約束內的安詳與寂靜，而身體中急流的血液也漸漸恢復了正常。菲利浦又動了一下並且說：「老師？」然後再度進入睡夢中。我微微地笑了，想到另一件仍有餘悸的事。要是他剛才也說得這樣清楚，伯納一定會聽到他。畢竟他就站在我們下面，而朱力斯則在門口……

一想到這我就有如掉入深淵中，唇乾舌燥，心臟又再度在胸腔裏急跳起來。

伯納一定聽到他了。伯納當然聽到他了。

伯納知道我們就在這裏！

那就對了。沒有其他解釋能符合事實，並且說明他在談話時奇怪的語調。怪不得感覺上不一致，怪不得我會敵友難分！

伯納已經知道了。朱力斯在的時候他不方便把我找出來。那就是爲什麽雖然在上閣樓的時候他被打斷了，他也沒有完成搜索。所以他才拒絕去「聽」朱力斯所聽到的聲音；所以他才叫朱力斯先走，自己留在後面「關門」。

那也可以解釋他所說我們離開瓦敏堡後的情形。不管早上發現了什麽，顯然伯納在森林中出現是需要有個解釋的。最簡單而又安全的辦法是說出部分眞相。當我蹲在離他頭頂不到四呎的地

方時，他必須很小心地玩一種遊戲，不把獵物嚇走……至少不要在他逮住機會單獨回來之前。

因此他一定會回來。在這想法襲上心頭前，我已把毯子掀開，然後輕輕走過地板，到通天窗的門邊。雖然我只聽到朱力斯說着話走向森林的聲音，但我可不願冒着被敵人抓到的危險。我平躺在天窗的旁邊，然後慢慢地把它打開，直到露出一條縫能看到地板爲止。我盡可能地往下看，關得不很嚴的百葉窗透進一點光，房間空無一人。

我回到菲利浦旁邊，但是當我正想伸手推醒他時，我又抑制了自己。我跪在他身邊，雙手緊緊地交握，然後閉上眼。在這恐怖的時刻我不能喚醒這孩子，我必須再控制自己，我一定要。我給自己二十秒鐘，慢慢地算着，使自己平靜下來。

他會回來，他會送朱力斯回家，讓他看見自己返回瓦敏堡，然後再回來。他會盡可能地快，因爲夜晚的任務已經被拖到了早晨。

我沒有再往下想，我不想把它用文字表示出來。我更不想理出頭緒，一種害怕的感覺傳遍了我。他們如何逃避懲罰？我不能，也無法想像，但是，在孤獨的森林裏，現在的情況使我的腦子想不出什麼是可能的。我跪在那，使自己平靜的數那可能是一生中最艱困的二十秒鐘。而恐怖的感覺越來越近，慢慢的上升成爲幻想……「魔王」在一哩外明亮的窗戶後看着我們，他坐在輪椅上用可怕的雷達穿過森林搜尋我們……我想把這瘋狂的幻想趕走，可是它却堅持不去，里歐·瓦敏就像一個巨大醜陋的影子，不管我們到那去，他都會籠罩着我們。爲什麼我會以爲自己能夠勝

得過他呢？從沒有一個人能夠勝過他，除了上帝。悲傷的眼淚流到我的臉上，我彎下身喚醒菲利浦。

第七輛馬車

哦！沙米，沙米，為什麼沒有一個在場的證人！

狄更斯：匹克威克故事

他很快就醒過來了。「老師，是要走了嗎?」

「不錯。起來，小東西。我們得上路了。」

「好的。老師，你哭了嗎?」

「老天，沒有啊!你爲什麽這麽想?」

「有東西掉到我臉上，濕濕的。」

「那是露水，小傢伙。屋頂漏下來的。現在走吧。」

他馬上跳了起來，我們很快的下了梯子，當我快速的察看威廉•布雷克的碗櫥時，菲利浦在

一旁繫着鞋帶。

「餅乾，」我高興地說，「還有奶油和——嗯，一罐沙丁魚罐頭。我帶了蛋糕和巧克力。眞夠豐富!男人是可以照顧自己的。他像松鼠一樣把東西都儲存起來了。」

菲利浦笑了。今早他的樣子看起來比較不疲憊，雖然昏暗的光線由百葉窗透進來使他仍然顯得蒼白。天知道我是什麽樣子，我覺得自己像是行屍走肉。

「老師，我們能不能把火爐升起來?」

「恐怕不行。我們最好別在這等布雷克先生。森林裏有太多人來往。我們走吧。」

「上那去?蘇必魯嗎?他在那兒嗎?」

「不錯，但我們不到那去。我想我們直接去杜諾。」

「現在?」

「是的。」

「不先吃早餐?」他的嘴巴乾乾的，我想我也一樣。碗櫃裏有一罐咖啡，爐子也是熱的，如果我有時間做，什麽都有了，幾乎樣樣俱全。

我說：「太陽出來了以後，我們再在外面找個地方吃早餐。來，把這些東西放進口袋裏。」

我重新瞥了這座木屋一眼。「好吧，咱們走。我們要確定沒有人比我們更早，對不對?你到那個窗戶邊去……小心點。」

我們小心的從窗戶觀察外面的情況，但任何人都可能藏在樹後監視、等待我們。如果伯納逖朱力斯到山下的蘇必魯去，他還不會回來，但我發現自己仍然在恐懼地搜尋繁茂黑暗的森林。沒有東西在那活動，我們有離開的機會。

離開木屋的這一刻是非常困難的，我把手放在門栓上，低頭看菲利浦。

「你記得那段空曠的騎馬道吧？我們上來的那條路。它就穿過那第一片樹林下去。在瓦敏堡看得見我們的時候不能從那走。我們必須從它的這一邊過去，在森林裏走，直到爬到山脊爲止。並不很遠，你懂嗎？」

他點頭。

「等我把門打開，你就出去。不要等我，不要回頭看。轉到左邊——那條——上坡路，然後你盡可能地快跑。不管有任何事或任何人都不要停下來。」

「那你呢？」

「我會跟你一起跑。但是如果——萬一發生了任何事，你不要等我。你一定要繼續走，穿過小山，到下面最近的一棟房子去，請他們帶你到杜諾的警察局去。告訴他們你是誰，以及發生了什麼事。好嗎？」

他的眼睛瞪得又大又圓，但默默地點頭。

我衝動地彎下身吻他。

「好，小松鼠，」我說，打開門，「快跑！」

結果什麼都沒發生。我們毫無阻礙的離開了木屋，到達山脊頂端，然後停下來。我們急匆匆地衝出藏身的地方，現在恢復了正常，安靜但仍快速的走到騎馬道前一百多碼的平緩下坡路。

我們在榛樹叢後上上下下的觀察，平直的騎馬道上空無一人，遠處的樹木和昨晚一般密遮。

我們開始跑，把班鳩像火箭似的從松枝頂驚起，除此外沒有任何動靜。疾走進落葉松林，樹木依然濃密，使我們必須不停地用手把樹枝撥開以保護眼睛。

樹木帶着清晨的寒意，樹枝也常滴下露水。我們很快就全身都濕透了，但是仍然朝偏北方向走，希望最後能把我們引到一條通往杜諾的鄉村道或小路上。

是菲利浦發現洞穴的。我走在他前面，在濃密的枝葉間爲他開路，當我推開一片濕濕的針樅林時，發現自己在一塊突出岩石的邊緣。這是一個小型的懸崖，從樹中伸出來，就像一個突出的船頭。森林像兩條河分流一樣的佈向兩邊，把這小小的峭壁和青苔地展現給天空。我可以聽到泉水的湍流聲。

我說：「小心走，菲利浦。這裏有一個陡坡。小心到這邊來，走那條路。」

他聽話的滑下來。我跟着他。

「老師，那裏有一個洞！」

我高興地說，「還有一個小山泉。我想我們可以喝點水休息一下，你覺得呢？」

菲利浦渴望地說，「還吃早餐？」

「哦，當然。」在逃離伯納的匆忙中，我根本忘了食物的事，但現在我意識到自己實在是很餓。「我們馬上就吃。」

那並不是一個山洞，只是一個突出物下的乾燥角落，但它可以使我們躲過灰森林的寒冷，並且給我們一種安全的感覺。我們一言不發地吃着，菲利浦似乎很專心地吃，我豎起耳朵聽不屬於森林的聲音，但我什麽都沒聽到。樫鳥的叫聲、樹上露珠滴下的聲音、班鳩翅膀的劈啪聲，和身邊泉水的滴流聲……這些聲音造成的一種寂靜使我們覺得很安全。

太陽很快便升上來了，使春天的森林頂鑲上紅邊，就像着火一樣。

聽來也許好笑，但我幾乎是在享受這個早晨。太陽的魔力無邊，炙熱明亮的陽光傾注大地，照射到前面潮濕的樹木使它產生一層霧氣，針樅林也慢慢亮了起來，陽光映照着落葉松的小花，沿着樹幹投現出一片紅光。景色令人眩目。我們並不匆忙，我們兩個都累了，而且，因爲我們不是沿着什麽路走來，所以伯納幾乎不可能追踪到我們，所以我們很放心。在這麽一個可愛的早晨，想像這種可怕的事會發生是不可能的。噩夢已經結束了。我們自由了，我們在通往杜諾的路上，衣伯利先生會在今晚來……太陽和森林間的路，會引導我們勇敢患難，雖然並不富浪漫的氣

氛，但却具有每天散步的迷人之處。我們手牽着手安詳地走着。在老年森林裏比較好走，因爲這裏樹很大，分得也散，束束光線在它們之間灑落下來。當班鳩由棲息的枝頭飛向高高的藍天時，森林裏廻響着它拍擊翅膀的劈啪聲。

我們看到密林邊緣的前面更亮了。茂密的大樹像懸崖般突然就消失了，前面是一些小樅樹，玫瑰紅的枝幹，酸模樹般柔綠的枝葉，這一片林大約有七十碼寬，其中的野草十分茂密，寒冬的枯黃已被生氣蓬勃的綠給趕走。較小的枝幹上，嫩芽豐厚而呈粉紅色。

在勇敢的面對這一塊空曠的地區前，我們又停了下來。一片嫩綠懸垂到山邊，直到地約東內河谷下的陰影裏。從這望下去，我可以看到牛隻放牧的地方，柳樹林像一條線般沿河蜿蜒，幾戶零星散布的房子，而遠處一個小農莊間的白點則像是鷄。

沒有人在山坡上。處處可見班鳩在高高的樹頂嬉戲，當它成曲線急速俯衝下降時，在藍色的天空裏就像白色的浪花，它把翅膀用力往後拍，胸部圓鼓鼓地突起衝入空氣中。

沒有別的東西在活動。我們投入這環境裏——菲利浦把胸部挺得高高的——穿過這些可愛的小樹。一叢叢綠草像羽毛般輕觸我們的手脚，聞起來有暖暖的樹脂味。走了一半，菲利浦突然停下來叫道，「看！」一隻狐狸棕色的身影像片葉子般隱入遠處的森林裏，到了樹後時，牠停下身回頭看我們，一隻爪舉了起來，聳動着耳朵在傾聽。太陽把牠的毛照成紅色，背後的毛則像金毛一般閃耀着。然後牠偷偷地溜出我們的視線，森林又再度屬於我們了。

整個早上十分愉快，我們的運氣太好了，就像神話一般不眞實。我們幾乎常常忘記此行的陰暗和急迫的原因。

我們在路上經常休息，並有一兩次迫不得已轉向，中午以前終於到了想要找的路上。這是一條窄路，兩邊是陡峭的山壁，我們要走的路是蜿蜒多石的，在河谷上方的高處，將主幹線引向南方。在找到這條路之前，我們經過了一段充滿荊棘羊齒的難行路程，所以當我們爬過那些樹籬，穿過遮掩壕溝的枯荊棘後，心中非常興奮。

我們的幸運使自己有些疏忽。當我登上這條碎石路面，轉身拉菲利浦時，身後傳來金屬玎璫和車輪沙沙的聲音，使我覺得自己像被追趕的鹿。

一輛破舊的雷諾車輕輕的滑過彎道，聽起來比它的外表昂貴得多。車子滑行——帶着一點嘎嘎聲，掩飾了它昂貴安靜的引擎——停在我們旁邊。司機是個強壯灰髮的男人，穿着骯髒的藍色斜紋布，他好心地看着我們，破爛帽子下的臉沒帶一絲好奇。

他是個吝於言辭的人。他先用大拇指指指前面，我說，「先生，能載我們一程嗎？」他又用手指指後面，我說：「謝謝，先生。」便帶着菲利浦鑽進了後座，裏面早有其他乘客：一條柯利狗，綠繩袋裏有隻小豬，條板箱中還有一窩骯髒的白鷄。前座的農夫身邊放了一大袋馬鈴薯，有些滾到後面佔住了空間。柯利狗熱情的撲向我，使我說話都不流利了：「先生，你眞好心。」雷諾車以高速度行駛着，一個急轉彎，車身向前傾斜，接着是一連串叮噹聲和呻吟聲，豬狗也怨聲

四起，使得談話無法進行，這使我心中竊喜。

他載我們走了大約兩哩路，然後停下車讓我們下來，前面有一條農村小路。

我向他道謝，他點點頭，用拇指指指農舍表示他要去的方向，把車開走了。我們像入迷了似的一直看着車，直到它在距一座荷蘭式穀倉兩呎前停下，我們才轉身繼續走，後來遇到一個人，他似乎從沒有聽過瓦敏堡，使我們深自高興。我想最好他也又聾又啞，免得把遇到我們之事說出去。我們的運氣實在很不錯。

我們沿着山坡往前行，路還不難走。搭便車使菲利浦頹喪的心情振作起來，他勇敢地走着，絲毫沒有抱怨，但是我看得出他已經累了，而我們還有很多路要走……我不知道以後會面臨些什麽。

他愉快的走着，談着柯利狗和小豬。我心不在焉的聽他說，眼睛注視着前面彎曲的塵土路；耳朵則聽着身後的聲音。路在滿是金雀花的河岸間彎來彎去。

半哩，四分之三哩，菲利浦的鞋裏進了顆石子，我們停下來把它弄出來，再開始走，現在速度慢多了。一哩，一又四分之一哩，菲利浦不再吭聲，可是脚步開始有點緩慢下來，我立刻想到水泡，把步子放得更慢了

聽到另一輛車聲來，我正準備叫他到路邊休息一下。有輛車從前面開來，上坡上得很快，可是引擎聲却比那輛雷諾車小多了。一輛大車，一輛馬力很足的車……我不用假裝認得那輛車，事

實上我甚至知道車裏面是誰。車聲使我毛骨悚然。

我喘息着說：「有輛車來了。躲起來，菲利浦！」

我告訴他該怎麽做。他立刻像地鼠一樣矯捷俐落的爬上河岸，我跟在他身後。河岸上有繁茂的金雀花叢，還有密密的綠樹，大約有三四呎來高，人可以輕易的藏在中間而不被發現。當卡廸萊克車在三百碼前彎過來時，我們就藏在這些隱蔽物後面。下面的路非常平直，車子經過，揚起一些塵土，還夾帶着強風。花、樹被風颳低的一剎那間，我看到了駕車人的臉，是他——我的雞皮疙瘩都起來了。

除了雲雀歌唱的忽高忽低聲外，這個陽光普照的午後沒有一點聲音。菲利浦在我耳邊低聲地說：「那是洛爾堂哥，老師。」

「不錯。」

「我還以爲他在巴黎?」

「我也以爲。」

「他——我們可不可以——他會幫助我們嗎?」

「我不知道，菲利浦。」

他用孩子般好奇的語調說，「可是……他在午夜大餐上那麽好。」

我沒說話。

「是不是，老師?」

「我——是的。是的，菲利浦，他是很好。」

我們都沒再說話。過了一會，他又用那種可怕的好奇語調小聲說：「洛爾堂哥?洛爾堂哥也有嫌疑?你不相信他嗎，老師?」

「相信，」我說，過了一會又絕望的說：「不相信。」

「但是爲什麽?」

「別問了，菲利浦，拜託。我不——」我把目光從他臉上調開，然後堅決地說：「你難道不明白，我們不能冒任何險?不管有多肯定，我們必須——我們必須十分小心。」我有點勉強的把話結束。「懂嗎?」

即使他聽出我這番話有什麽牽強的地方，他也不會表示出來。他羞怯而帶點大人氣的把手伸過來碰碰我的手叫：「老師——」

「我沒有哭，菲利浦。沒什麽，別擔心。我只是累了，昨晚沒睡好，肚子也有點餓。」他困惑的看看我，我對他笑笑，不着痕跡的抹掉淚水。「抱歉，小傢伙。在這一段旅程裏，你像個勇士，而我却像個笨女人。現在沒事了。」

「我們吃午飯吧。」菲利浦很快能把握情況。

「好的，小拿破崙，」我把手帕放在一邊說：「不過爲了確定起見，我們最好在這兒多待一

會。」

「確定他眞的走了？」

「嗯，」我說，「確定他眞走了。」

菲利浦服從的躺在金雀花叢後，把下巴枕在手上，看着下面的路。我轉過身讓太陽照着我的臉，閉上眼。這時我還不想面對它，只想盲目、本能的繼續走下去……但是當我躺下，小心地聽車聲時，一種想法又忍不住襲上心頭。我知道洛爾和我中間隔着許多人，本能使我避開里歐·瓦敏和艾蘿怡，但是不管找任何原因，都不足以說明我爲何避開洛爾。

因爲你希望如此。你還不算是個笨人嗎，灰姑娘？我在温暖的草地上不安的移動着，但心中仍堅持着這種想法……

洛爾來了以後所發生的事，以及他的一言一行，和整件事似無關又有關……我囘憶過去，不十分有把握的這樣告訴自己。再仔細推敲以後，我發現這些理由都不夠充份：他並不知道請個不會法文的敎師目的何在；對我可能會偷聽他父親的談話，他只是覺得有趣而並不憂慮；在聽到森林裏的槍擊事件後，他和我一樣震驚；對威廉·布雷克所提的尖銳問題，和表現出的暴躁脾氣，可能只是出於一種潛在的嫉妒心理，而並非是覺察這個無依無靠的孤兒和他有瓜葛；使菲利浦幾乎掉下陽臺的按喇叭舉動，或許也只是個意外事件。伯納沒提過這件事，他雖然直截了當地對白絲說森林裏的事是洛爾做的，我却從沒相信過。儘管他醉醺醺地向白絲發誓，我想他絕不會坦承做了這種事的。那麼舞會的事……

想到這我已經頭昏腦脹了，這些意外事件使人受不了，而我只想把它們趕開。爲了菲利浦，我必須先假定洛爾有嫌疑，除了這樣因應外，我沒有別的辦法。孩子只有一條命，我不能讓他涉險。在眞相大白前，洛爾是有嫌疑的。我這麼做並沒錯，雖然他囘來了，我們也不能向他求助。

菲利浦湊到我的耳邊叫：「老師。」

我把眼睛睜開，他的臉靠得很近，臉上滿是驚懼。他說：「後面山上有一個人，他剛從森林裏出來，我想那是伯納，你認爲他可能在那嗎？」

我點點頭，很快的把手指移到唇上，然後小心地抬起頭，躲在茂盛的金雀花叢後往囘看。起先我只看到森林和河岸上的灌木，但過了一會我就看到他了。的確是伯納。他在我們上方兩百碼處，就站在赤松的旁邊。我沒有叫菲利浦當心，因爲我們都像兎子一樣藏在樹叢裏。伯納紋風不動地站在那兒，搜尋着下面的斜坡。時間好像停頓了。他又望向我們這邊，好像發現了我們，可是眼光却只停留了一下又移開了，過了一會又移了囘來……

他很快的走下山，朝着我們走來。

我想當死亡的脚步逼近時兎子仍躺着不動，是因爲牠認爲那不可能發生。我們也停在那兒不動。

當我聽到卡廸萊克車駛囘的聲音時，他已走完一半的路程。

我的手重重地壓着菲利浦的手，頭則轉過去注視着路面。肌肉緊縮，身子幾乎要不由自主地滾下去了。

我不知道自己應不應該跑過去，在未採取行動前，車子已經開了過來。輪胎擦到碎石路，在離我們五十碼的地方停下。金雀花叢後，我可以看到他。他抬頭看伯納，按了幾下喇叭，伯納馬上停住脚步。洛爾舉起手招呼，伯納改變方向迅速往車邊跑去。他跳過小溝，走到車旁。洛爾對他說了些話，伯納搖搖頭，用手指了指山區和地約東內後面的部分，把我們隱藏的地方也包括進去。然後洛爾拍拍他，他就上車坐在他身邊。

卡廸萊克在我們下面慢慢駛過，洛爾低下頭點起一支煙，伯納與高采烈地和他說話。

我看看菲利浦。

過了一會，我慢慢站起身，伸手給他。

「走吧，」我說：「我們同路上去，另外找地方吃午餐。」

吃完午餐後，我們又走同森林，連個鬼影子也沒見着。午後我們出了角樹、忍冬林，進入另一片綠地，終於看到了雷曼湖，就在北邊不遠的地方。

17

你的看法雖和我不同，我會努力，
證明你是對的……

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第八十八首

「我們在這休息一下。」我說。

菲利浦勘查着小溪谷，它在森林中央，掩蔽得很好，不過還是可以照到陽光。野生林向山上延伸，暗綠的冬青在樺樹的光影下，變成了淡紫色。空曠溪谷下糾結的枝條，一直到接近杜諾的地方才消失。那些鮮艷的屋頂看起來離我們有一哩多遠，我看着熠熠生光的尖頂和有燦爛花床的方場若有所思。城裏也有一些樹木，低垂輕搖的楊柳極富中國韻味；茂盛的柏樹倒映着碧綠的湖水，映照在鮮艷的牆壁上宛如白色的雲朵。

我脚邊有條奔流的小溪，稍遠的樺樹後還有些櫻花。

菲利浦拉着我的手說：「我認得這個地方。」

「你認得？怎麽會呢？」

「我到這旅行過。」

「你記不記得到杜諾去的路?是那一條?」

他指指左邊。「這條像樓梯一樣一直通到下面。盡頭有籬笆，還有一條小徑，可以通到馬路上。走完小徑，就看到車房和店鋪，那裏還養了隻沒尾巴的淡黃色猫。」

「那是條大街嗎?」

他皺着眉頭不太肯定地看着我。「嗯……」

「店鋪、車和人是不是很多?」

「哦，不多。路邊有樹和高高的牆，我想有人住在那。」

一個住宅區。這樣最理想。我說：「到那以後你會不會去梅莊?」

「當然會。兩座花園間有路通往湖上方的馬路，沿着這條路一直走，到盡頭就可以看到梅莊的大門了。我們常常坐電纜車去。」

「這回恐怕不行。眞是太好了，菲利浦，我們就快到了!再加上你這個嚮導——」我對着他笑——「我們不會迷路的，對不對?待會我看看我還記得多少梅莊的事，現在我們得停下來休息一會。」

「在這?」

「是啊。」

他高興地坐在橫倒下來的樺樹上。「我的腿好痛。」

「我知道。」

「你的也痛?」

「哦，沒有。可是我昨晚睡眠不足，如果再不休息，我就要站着睡着了。」

「像馬一樣。」菲利浦笑着說，有點有氣無力。

我捏捏他的臉。「就像匹馬一樣。現在，我來鋪床，你把茶弄好。」

「英國茶?」

「是啊。」

草地很乾，頭頂上的太陽依然散發着威力。我跪在樺樹旁邊，小心地把枯枝、薊草和堅硬的石頭，從「床」上移開，然後把我的外套鋪在上面。菲利浦鄭重其事的把最後一些餅乾平分成兩份。他把半條巧克力和我的那份遞給我，我們沒有交談，慢慢地吃着。

過了一會，我叫：「菲利浦。」

「什麽事，老師?」

「等會我們就要到杜諾了。我們一定要先去警察局。」

他的大眼注視着我，一句話也沒說。

我說：「我不知道最近的英國領事住在那兒，不然我們就可以去找他了。我不認爲艾維安會

有，你沒護照，我們不能去日內瓦，所以最好是到警察局去。」

他還是沒吭聲。我等着他發問，我知道他和我一樣清楚，警方做的第一樁事是把里歐•瓦敏也找來。過了一會他問我：「衣伯利叔叔什麽時候回來?」

「我不知道。他可能早就回來了。不過我們可以晚一點再去——等到天黑以後。」

他沉默了一會。「布雷克先生在那?」

「我不曉得。他可能在地約東內；也可能回山上的木屋去了。不過我們——我們最好不要在那等他。」他奇怪的看着我，我趕快補充：「我們可以從杜諾打電話到柯亞狄酒店，他們可以替他留話。嘿，這是個好辦法，我們不妨試試。」

他還是默默不語。我有點失望的看着他。「你想先去找叔叔是不是?」

他點點頭。

「菲利浦，你知道，如果我們到警察局，你會很安全。我們——我們應該先去那。他們會好好的對你，照顧你直到衣伯利叔叔來——比我照顧得還要好。我們實在得先去那裏。」

「不要，求求你，馬丁小姐。」

我心裏明白應該要堅持。並不只是菲利浦的沉默抗議；和冰冷小手的緊握使我動搖。也不光是因爲我怕面對里歐•瓦敏……雖然憤怒已被疲倦取代，在想到要在警察局面對他時，我仍不禁退却。

還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我承認那多少有點自卑。或許我能勇敢地面對里歐•瓦敏和警察，但是我不能面對洛爾。我多多少少有點傻，可是如果讓這個孩子再冒險，那我眞是個不折不扣的大傻瓜了……在洛爾可能一起出現的情況下，我不想到警局去。我還沒準備好面對眞相，我也不能帶警察去……現在還不行。如果有人對他們說了什麽，我甚至不會想去那兒。我準備鵠候，等衣伯利先生來，把整個擔子交給他。我只是個女人；一個弱者，我還沒準備面對自己的憂慮。

輕嘆了一口氣，我說：「好吧，我們先去梅莊。按理說他們應該先搜過那了。」

「你怎麽知道?」

「嗄?哦，我想應該如此，難道你不這樣想嗎?不過，小傢伙，你叔叔還不會在那的，這點我可以確定。我們先在這多留一會，休息一下。現在我可不能再走了。來，把最後一點巧克力吃完。」

「謝謝。」他淡淡一笑。「我想睡了。」

「好吧，躺在那睡。我也要睡了。」

「我口有點渴。」

「我想河水還乾淨，從山上直接流下來的應該可以喝。我們不妨冒一次險。」

我們喝了點水，躺在太陽下，蜷縮在外套裏，沒一會就睡着了。

我根本不用擔心過度的欣喜會讓我睡不着，睏倦像烏雲般攫住了我，直到太陽下了山我才醒

來。樹影伸出長長的手臂觸摸着我們，使我們感到微微的寒意。

菲利浦早已醒來了，他屈着膝把下巴擱在上面，嚴肅的注視着遠處的屋頂，在夕陽的餘暉中它們呈現出淡紫色。雷曼湖像猫眼石一般蒼白，在淡淡的霧裏若隱若現。遠處的海岸邊有些玫瑰和杏花，更遠的地方是瑞士的雪景。

陽光已漸漸隱退了……我輕輕抖了一下，站起身把菲利浦也拉起來。「現在，」我直截了當地說：「小傢伙，把你知道的路告訴我，我們得上路了。」

他的記性一絲不差。小徑就在那，接着是窄窄的田間小路，轉角有車房和店舖，我們匆匆地經過它們，唯恐有人認出他來。他沒有說話，握着我的那隻手愈來愈重。我擔心地看看他，他原本不多的精力已經用得差不多了，前面可能還有漫長的等待，想到這，我猶疑痛苦的咬着唇。

薄暮已經籠罩了小城。我們沿着一條旁有高牆的街走着，人行道上種着低垂的楊柳。燈一盞一盞的亮了起來，電話線在燈光映照下，在薄暮中閃閃發光。路上行人不多。一輛卡車從車房裏開出來，發出轟隆轟隆的聲響，黃色的燈光在晦暗的光線下，宛如獅子的雙目。另一輛大車響着嗚嗚聲，匆忙地開過。兩三個工人騎着脚踏車回家。旁邊的小街裏傳來收音機沙沙的聲音，和油炸東西的香味。

菲利浦停下脚步，抬起蒼白的小臉望着我，說：「就是那條路，老師。」

我往右邊看去，在兩座高高的，滿是長春藤的圍牆間，有一條路從街邊延伸過去。路很窄，

而且沒有燈，不到二十碼長就完全消失在暗影中看不見了。鬆散的長春藤蓋着圍牆；葉子像金屬一樣尖銳，呈暗黑色。

馬路的左邊傳來一陣笑聲，一個女人尖銳的聲音，和善的在叫什麽。餐廳的門開開關關，洩出串串光影和香濃的食物味。

菲利浦的手緊抓着我，一言不發。

如果一個人從不被誘惑，要運氣又有何用？

我扭頭再看看那個黑暗的小巷子。幾分鐘後，我們就坐在火爐邊一張紅色的餐桌旁，一個瘦高的男人圍着骯髒的圍裙；表情像悲傷的蒼鷺，等着我們點菜。

到現在我還清楚的記得我們所吃的每一道菜。湯最先來，那是我們廿四小時以來所吃的第一道可口、熱騰騰的食物……是奶油蘆荀湯，盛在棕色的陶碗裏送了上來，蘆荀漂浮在奶油湯上。同時上來的是奶油和脆脆的小圓麵包，冒着熱氣，一看就是剛出爐的。

菲利浦喝了湯，精神振作多了。他的煎蛋捲送來以後，他就像一般小男孩一樣，用手抓着就大快朵頤起來。蛋捲很新鮮，蓬蓬的一大捲，邊邊看起來很脆，磨菇和肉湯在他咬了一口後，紛紛流擠出來。我倦累得需要一些較實的東西，所以點了一客牛排。這份餐點眞是豐盛，油還在肉上滋滋作響，肉汁從紅棕色的肉上不停滲出，還有許多磨菇、洋芋、小肉片，和一小堆炒得很脆

的洋葱點綴着……我對侍者讚美着，他悲悽的臉因而開朗起來。

「下一道要什麽，小姐？乳酪？還是水果？」

我看看菲利浦，他睏乏地搖搖頭。我笑着說：「我的小弟弟快睡着了。那就不用了，我不要乳酪。謝謝你，先生。來杯咖啡牛奶，和一小杯班尼蒂酒。」

「一杯咖啡牛奶，一杯班尼蒂酒。」

他把桌上的碎片清走，用抹布再把桌子擦乾淨，然後轉身準備離開。我說：「先生，能不能換些打電話用的硬幣？」

「沒問題。」他把我手中的錢拿走。沒多久飲料就送來了，我也拿到一些硬幣。

菲利浦不解地望着它們，問：「這是什麽？」

我吃驚的看着他。過了一會才猛然想到，瓦敏堡的伯爵先生當然沒打過公用電話。我溫柔地向他解釋，必須買這些小銅板，才能使用公用電話。

「我想試一試。」伯爵先生帶着一點期盼躍躍欲試地說。

「可以，小伙子，不過今晚不行。還是我來打。」我站起身。

「你上那去？」他沒有動，可是問的話使我又停了下來。

「到酒吧後面的角落去。你知道嗎？那兒有個電話。待會我就回來了。你等在這，把飲料喝完——還有，菲利浦，不要對那邊的人那麽感興趣。假裝你到過這種地方幾百次，好嗎？」

「他們不會注意的。」

他們目前是沒有注意。餐廳裏其他的客人是：一羣專心玩牌的粗壯工人；一個纖瘦的年輕人和一位嬌小美麗的吉普賽女郎。在瞥了我們一眼後，沒有人再注意我們。店主坐在酒吧後編織東西，當我經過桌子走向她，問她是否可以借用電話時，她只微笑的望着我點了點頭。無論如何，這裏沒有人注意一個棕髮灰眼的年輕女郎和瓦敏伯爵。

當我思索着快要忘掉的電話時，我想保護我們的並不全是運氣，顯然我們在這被發現、認出的可能性並不大。依常理來看，沒有人會太注意……

一個玩牌的人抬起眼來看看我，然後用肘推了推身邊的人，說了些什麽，後者也抬起頭來，眼光注視着我，好像想把我看穿似的。儘管腦子裏要自己鎮定，內心還是有點緊張，我強迫自己若無其事地掃了他們一眼，用一邊的肩膀靠着牆，焦躁地等待電話接通。在角落裏，我注意到第二個人說了些話，咧嘴笑了起來。我放心的鬆了一口氣，那兩個人的注視只是出於非常原始的動機，和流浪在外的瓦敏伯爵絲毫無關。

「這裏是柯亞狄。」一個大剌剌的聲音在我耳邊響起。

我把注意力回到電話上，回想蘇必魯那個人聲喧嘩的小客棧。

「請找布雷克先生說話。」

「誰？」

「布雷克先生。從地約束內來的英國人。」我輕輕地說着，希望收音機的聲音大得使別人聽不見我。「我知道他住在你們那，現在他在嗎？」

有人在旁邊爭吵什麽，可是我聽不清楚。然後突然停了，好像話筒突然被人用手給蒙住了。我有點生氣自己的手在冒汗。

然後對方的聲音又再度響了起來，「不，他不在這。那一位？」

「他今晚會在嗎？」

「也許。」是我太神經質，還是懷疑使對方的聲音這麽不友善？「他沒說。如果你再過半小時打電話來……請問是那一位？」

我說：「非常謝謝你，我會再打來。抱歉麻——」

對方又說話了，聲音有點粗啞、嚴厲。「你從那打來的？」

懷疑像毒蛇般咬了我一口。柯亞狄在瓦敏的領地內，這個消息可能藉電話馬上傳回堡裏。如果我能拖延一下——讓他們以爲半個小時內我都會安心地待在那……

我毫不遲疑，愉快地說：「我在艾維安的百花市場。不必麻煩布雷克先生了。待會我會再打給他。非常謝謝你。」

在他另一個問題還沒問完前，我就把電話掛了。

我咬着唇，不太專心地站在那看着電話。我根本沒打算等半個小時再打過去，那會耽誤了追

踪，也拖延了布雷克的幫助。如果他得到了我的消息，如果他知道那個盛傳在蘇必魯的故事，他就知道我需要幫助，而且會立刻出發到艾維安的百花市場去，問遍每一層樓，也不會有人記得有個年輕女人帶着小男孩，曾經在黃昏的某個時刻借了電話。

我確定威廉‧布雷克會幫助我，可是現在我不能再企求他的幫助了。如今我才明白自己是多依賴他的幫助與陪伴。我很清楚，想見衣伯利不會很容易。我從未像現在這般需要朋友——不管他是誰，即使他什麽都不做，只要伴着我就很够了。我對自己很不滿，我不能這樣，幾個小時以前，我曾恢復了其他方面的信心，現在不應該那麽頹喪。我已經下了不少苦心——哦，看來這還得繼續花點心血。人眞正擁有的，絕不會再失去。人們不是常這麽說嗎？

我回到位子上，喝完飲料，覺得味道都有些不對了。我喝得很快，不時小心地偷看另一個角落裏玩牌的人。

在他們專注的開始另一場賭局時，我乘機付了帳，向店主點頭道了晚安，然後帶着菲利浦離開了。

18

如果你要離開我，請不要最後才離開，
在一些小悲傷造成人們的怨恨時，
但在攻擊來臨後……

莎士比亞：十四詩第九十首

梅莊在雷曼湖邊，是一幢宏偉壯觀的建築，屋宇環繞着湖岸，藉着一條窄小美麗的路和城裏的大街相連，路約有兩百碼長。大多數的房子都在大花園中，園裏種滿了樹，高牆深門使梅莊免於路人的煩擾。

到達梅莊的時候，天已經黑了。大門是關着的，當我們的脚步在門邊停下時，沉重的鐵鏈聲響了起來，然後一隻狗開始大吠。

「那是貝波。」菲利浦低聲說。

「牠認識你嗎？」

「不認識——我不知道。我怕牠。」

門房將門打開，燈光照到樹上，在門外形成大團陰影，尖銳的女聲喝了幾聲，吠叫聲變成低嗚。門關上了，樹木又隱入黑暗中。

我問：「還有別的地方能進去嗎？」

「從湖邊可以進去。花園一直伸展到岸邊，那兒有一個船屋。可是我不知道怎麼到湖邊。」

「我們應該找得到。」

「還得再走嗎？」他的聲音透着驚嚇與不安，眼淚也快要滴下來了。

「只是找一條到側邊的路。我們不能從貝波和什麼太太身旁進去，你說那位太太叫——？」

「法薩絲。」

「除非你想去看她——」

「我才不想。」

我說：「你會很安全的，菲利浦。」

「她會打電話給里歐叔叔，對不對？」

「十之八九。」

「那洛爾堂哥就會過來？」

「可能。」

他看看我。「我寧可在這裏等着衣伯利叔叔，你說我們可以先等他。」

「好吧。我們等他。」

「你眞願等衣伯利叔叔嗎？」

「眞的。」

「那，」菲利浦吞吞吐吐的說：「也許我們可以很快找到路。」

我們是很快就找到了。一個小便門沒有關緊，門後是片灌木林，我們小心的溜了進去，看到房子裏黯淡的燈光，在迷濛在樹影後隱約浮現。狗沒有吠叫，我們沿着一條蜿蜒的小徑毫無阻礙的往裏走，最後到了湖邊。

霧氣嫋嫋由湖面升起，慢慢地擴散到岸邊的樹叢裏。夜裏並不冷，可是水將寒氣滲入了空氣中，給我們一種濕冷的感覺，使我不由得打了一個寒噤。

「那就是船屋了，」菲利浦低聲說。「我知道鑰匙放在那兒。我們要進去嗎？」

船屋是一個方方小小的兩層樓建築，在由兩個彎曲石堤造成的人工港灣的頂端。這裏的湖堤很窄，一碼來寬的堤上種滿了樹，環繞着梅莊花園。船屋的後壁緊靠着河岸，山毛櫸的樹枝延伸到屋頂上。霧和黑夜使景象模糊不清，但此時菲利浦和我並不關心這些荒廢的景象、隱約的樹木或是拍岸的水聲。

我扼要地說：「我想穿過花園，上去看看房子，這樣才能知道他是不是回來了。你留在船屋

裏等着好不好？你可以把門鎖起來，我們先定個暗號——」

「不要。」菲利浦開口。

「好吧。你跟我一起到花園裏去勘查，要小心留神。」

「法薩絲太太耳朵不好。」菲利浦說。

「也許。可是貝波聽得見。走吧，小傢伙。」

堤岸滑而陡，山毛櫸樹間全是泥土和濕葉。我們輕巧地從一個大樹幹跑到另一個大樹幹，脚下的草又軟又濕，很不調和的是空氣中還散發着一些淡淡的紫蘿蘭香。樹種很多，一會是榆，一會又變成馬栗，在不斷前進中，我時時察覺這棵樹的粗皮和那棵樹的黏液，從我掌間滑過。濕濕的柳樹枝拂過我們、纏絆我們，也阻礙了我們的行動。我們進了一叢像帳篷似的柳樹堆裏，停下脚步。現在我們已經快到屋前了。柳樹遮住了草坪，草坪後就是陽臺，距我們大約有三十碼遠。較靠近我們的是個發着冷光的小池，前面好像還有座雕像。

我牽着菲利浦的手，悄悄地走到雕像的底座後，楊柳樹像掛氈般垂下，輕拂着水面。我撥開垂曳的枝條，觀察着房子的外面。沒有一扇窗戶透出燈光，但前面似乎有盞燈照着車道。我們看不見門，但是燈光下可以見到砂石的車道，和石楠花岸，走上來了以後，空氣中仍瀰漫着一些霧氣，燈光灑在濕濕的葉片上像是一層霜。

我小聲的說：「面對陽臺的窗戶，那個房間是做什麼用的？」

「那是客廳，從沒用過。衣伯利叔叔的書房是樓上，最後一扇窗，裏面沒有燈光。」

我抬起頭來看着那扇窗戶。「恐怕他還沒囘來。」

「我們要進去嗎？」

我考慮了一會。「後門在那？」

「就在另一邊，靠近門房的地方。」

「換句話說也靠近貝波？那就不必了。我在想是不是有窗戶還開着。前面的那盞燈………不行，菲利浦，我們還是等着好了，你覺得怎麽樣？」

「好，我——有車來了！」

他的手抓痛了我。馬路就在我們右邊不到二十碼的地方。一輛車開了過來，迅速減慢速度，引擎尖叫着。乒乒砰砰的門響、腳步聲、鈴聲。幾秒鐘後，我們聽到鑄鐵相碰撞的玎璫聲和開門聲，夾雜在喧鬧的犬吠聲中，法薩絲太太急急忙忙的開門。

菲利浦抓得更緊。「衣伯利叔叔！」

灌木林外有個男人含含糊糊的說了些話。

「不，」我幾乎一口氣喘不過來。「是洛爾。」

冰冷的手在我手裏抽了一下。我聽到門房用震耳欲聾的聲音說：「沒有，先生。什麽可疑跡象都沒有。還沒任何消息嗎？」

他不高興的說：「沒有。你確定他們不會進來嗎？我認爲他們會來這裏。後門鎖了沒？」

「沒有，先生，但是我可以從窗戶裏看到。沒有人到那去過，甚至連到門附近都沒有，這點我可以確定。」

「窗戶呢？」

「都鎖上了，先生。」

「沒有人打電話來？什麽都沒有？」

「什麽都沒有，先生。」

有一陣子沒人說話。在這段空檔，我可以聽到自己的心臟急速跳動着。

「到處都沒有踪跡，」他說：「我到各處看看。不要關大門，伯納隨時會來。」

另一陣使我心跳加速的靜默。車子再度發動，車燈慢慢的在路上移動，燈光掃過石楠花葉。他在門前停車，下來。我聽見他跑上臺階，門在他身後關了起來。狗仍嗚咽的低吠着。門房喝止了牠，過了一會，一切又恢復寂靜。

我覺得菲利浦冰冷的小手扭動着。低下頭，孩子的臉上滿是淚水。我輕輕的說：「緊靠在雕像後面，他可能會把燈打開。」

還沒來得及再說什麽，客廳裏的窗戶已亮起一方方的光芒，燈光穿過陽臺，投射到草坪上。我們仍在暗影裏，緊張的在雕像後等待着他們下一步的行動。那是一個男孩的像，沒穿衣服，注

視着水裏的自己；一如細緻、泰然自若的納西塞斯那樣自私、驕傲……

一間間的燈亮了又滅。我們的眼光跟着他在屋裏移動，燈光、黑暗，燈光、黑暗……陽臺後面對我們的窗戶仍是亮着的。最後所有的燈都滅了，只剩下那一盞。他走到一扇落地窗前，打開它，走到陽臺上。他的影子越過草坪，射在水邊。他在那站了一兩分鐘沒動，注視着黑夜。我輕輕的把手放在菲利浦頭上，把它壓下去，免得微弱的光線照到他臉上。現在我們是蹲着的，我的臉頰緊貼着石頭底座，它又冰又滑，聞起來還有點青苔味。我不敢抬頭看洛爾，只是看着他影子的尖端。

影子很快就移開了，這時我聽到另一輛車急匆匆地由馬路上駛來，燈光照在大門上。客廳的燈滅了，我抬起頭豎起耳朵聽着。

脚步聲到了砂石路上。洛爾的聲音從陽臺上傳來，「伯納？」

「先生？」後來的人到了屋子的角落邊，我聽到洛爾的脚步聲從陽臺下來。他用問法薩絲太太那種生硬快速的聲音問：「有踪影嗎？」

「沒有，先生，不過——」

我聽到洛爾低低的咀咒了一聲。「你囘木屋去了？」

「是的，他們不在那兒。但是他們去過那，我發誓他們——」

「他們當然去過。昨晚英國人在上面，到午夜才離開。這點我很清楚。他們會去找他，你查出他到那裏去了沒有？」

「他還沒囘來。大清早他就和一夥人到伯呼塞爾附近的葡萄園去了，他們現在還沒囘來。但是，先生，我跟你說，我剛剛打電話過去，他們說她會打電話到柯亞狄找他。她——」

「她打電話給他？」話聲一下停住了。「什麽時候？」

「三、四十分鐘前。」

「該死。」我聽到他吐了口氣。「她從那打來的？那些笨蛋問了沒？」

「問了，先生。你知道，他們已聽朱力斯說過這件事了，而且——」

「她從那打來的？」

「艾維安的百花市場。他們說——」

「半小時前？」

「或者四十五分，不會更早了。」

「那麽這英國人還什麽都不知道，他一定還跟那夥人在一塊。她沒有跟他在一起。」

他很快的轉過身，伯納跟着他。他們的聲音漸漸聽不見了，但是我聽到他咆哮着：「快開車到艾維安去，我自己過去，我們要趕快找到他們。聽到沒？快去找！」

伯納說了些話，聽來像在辯白，然後我聽到洛爾又在罵他。聲音在房裏消失了。過了一會卡廸萊克的引擎響了，車燈在車道上畫了一個圓弧。狗又叫了起來，法薩絲太太一定在聽到第二輛

車聲的時候就出來了，因爲我聽到伯納在和她說話，她用誇張的聲量回答：「他說他在十二點會回來，最晚十二點。」

然後伯納也走了。我從冰冷的底座後抬起頭，用手臂環繞着菲利浦，再等了一會。

菲利浦低聲的說，聲音裏透着點興奮。「他十二點回來，你聽到沒?」

「聽到了。我想現在差不多九點了。我們只要再等三個小時，小傢伙。而且他們到艾維安去找我們了。」

「他從陽臺下來，一定有扇窗戶還開着。我們要不要進去?」

我遲疑了一會，然後說：「不要。只有三個小時了。我們讓它安安全全的過去，回船屋裏把門鎖上。」

船屋似乎比剛才更暗了。菲利浦跑到屋後，過了一會得意洋洋的玩着鑰匙出現了。

「你眞棒，」我說。「帶路吧，小寶貝。」

他從外面小心的爬上陡峻的梯子，到了船屋的頂樓。梯上佈滿青苔，滑溜溜的不太安全。他在門邊彎下身，我聽到鑰匙開鎖的聲音，門呀然而開，裏面黑漆漆的，有股陰濕的霉味。

「避難所。」我假裝沒注意到菲利浦的感覺高興的說，然後小心翼翼的打開電筒。

感謝上蒼，頂樓很乾燥。這也是它唯一的優點。這是個沒什麼愉快東西的小黑盒子，一個塞

滿夏天遺忘物品的地方。稍後我發現碼頭突出的水泥防波堤裏有個小水池，夏天被充做小型游泳池。放置在頂樓的東西，盛夏時曾帶給人們極大的歡愉，帆布條躺椅、橙色的大遮陽傘、還有一些髒髒的東西，已被折騰得差不多了，看來像是氣墊之類；玩具鴨、臘腸似的小馬，身上還帶着些藍斑點……在寒冷的四月夜晚，前途晦暗滿心驚懼下匆匆地檢視它們，覺得旣好笑又可怕。

靠陸地這邊的牆壁底下有扇小方窗，我用帆布椅把它遮了起來，免得有人經過看到燈光，然後跑到門邊把門鎖上。

菲利浦在我身後悒鬱地說：「十二點前我們做什麼呢?」

「玩掛掛鈎或下棋，」我高興地說：「睡覺好了。爲何不乘機睡一下。你一定累壞了，現在沒什麼可煩心，令你睡不着了。」

「我不累，」他猶疑的說，過了一會突然提高聲音說，「我可以睡在船裏。」

「小傻蛋，船不在這，而且那太濕了，上來這邊，」我不太肯定的說，用電筒光掃着堆東西的地方，「這裏好多了，也許我們可以找到——」

「在這。」菲利浦跑過我身邊，從三支槌球棍下拉出一些東西：半扁的海灘球、壞了的槳、一個扁扁黃黃的東西，看來有點像騎車用的防風衣。

「這是什——」我說。

「船。」

「哦。哦，我知道了，是橡皮艇吧？我從來沒見過。」

他點點頭把它攤開放在另一邊的空地上。「你把它吹起來，氣孔在這。把氣吹進去，那邊就會鼓起來，這樣就像艘船了。我想睡在裏面。」

我很高興他找到一些東西來發揮他過多的想像力。

「這倒不錯，」我說。「這是一個挺好的防水圓墊，有點髒又有什麽關係？」

「這不是圓墊，是艘船。」他又在角落的帆布堆裏搜尋着什麽。

「你把它吹起來。」菲利浦耐心的說着，從斑點小馬和一堆雜物上抬起頭來，小臉散發出一種奇異的光芒。

「親愛的，如果你認爲我們倆誰還有力量吹起怎們——」

「用這個。」他吃力的拿起一個重重的東西，我接了過來。

「這是什麽？」

「幫浦。它很好用，我來教你。」他早已坐在那團暗黃的東西旁，把幫浦的管口和氣孔接在一起。我不想勸阻他。而且……菲利浦忙着弄幫浦，看起來是不難。如果這艘船眞能成形……

船是吹起來了。菲利浦得意、驕傲的抬起頭。我大大的稱讚了他一番，希望他不再想把馬、鴨子和海灘球都吹起來，或許我便能躺進暖暖的外套裏，等待剩下的三個小時和接踵而來的嚴格考驗。

恐怖的時刻慢慢過去。罩上帷幕的黑夜一片靜謐。我可以聽到頭頂樹枝露珠滴落的聲音，和風吹動樹，擊打屋頂聲。船屋下的聲音，顯示四周沒有什麽特別的動靜……和這相比，昨晚的宿處像家一樣温馨，我不由得想起伯納進來和離開的時刻。

天很冷，菲利浦似乎够暖了，他像球一樣蜷縮着，背靠在我懷裏，幾乎是立刻就睡着了。但隨着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我覺得寒意從心底昇起。我的背部最先開始冷，然後慢慢地，寒冷的感覺遍及全身，血管裏的血液幾乎要凝住了。因爲菲利浦緊靠着我，我不願移動身軀弄醒他。我想，他應該可以睡很久，讓他在援救來臨前好好的睡吧。

因此我躺在那，眼光避開帆布椅，看着黑暗的夜空，期待梅莊的燈光，試着不再想寒冷。海灘球結束了不快的守夜——我想可能是因爲菲利浦的撥動，它再也耐不住一冬的蟄伏，而從一堆盒子的頂端滾了下來，迅速的從棲止處掉到地板上，無聲無息地突然落到我身上，使我在麻木、半入睡的守夜狀態中尖叫起來。我很快的坐起身，菲利浦受驚的問：「怎麽啦？」

我笨拙地摸索着手電筒。「是海灘球，抱歉，菲利浦。別害怕。看看幾點了……差一刻十二點。」我看看他。「冷不冷？」

他點頭。

我說：「我們走吧？屋裏還沒亮燈，我們可以試試陽臺的窗戶。只要再過幾分鐘……」

霧更濃了，電筒的小光圈照在上面白白的。它像雲層般積壓在樹上，但草坪過去一點靠近房

子的地方，搖曳的燈影使它變成薄薄的一層白紗，而且不停的游動着。

前門的燈還是亮的。當密密的樹木在霧中隱約浮現時，燈影似乎瑟縮在一角。沒有其他的燈指引路途。

我們輕悄的走過草坪，上了台階。落地窗仍然閉着，我們進到屋裏。

客廳很大，用電筒光小心的掃了一遍後，它看來更大了。光影照出了覆蓋着的家具，熠熠生光的鏡子，華麗的枝形燈架在風從窗縫裏吹進來時發出玎璫的聲響。微弱的燈光只加厚了陰影，使室內其他部分更黑暗了。空氣中混雜着久未使用的霉味與陰鬱乾燥的塵土味。

進了屋子後我們猶豫了一下。

我低聲說：「先去衣伯利叔叔房裏。那裏家具應該比較齊全，對不？也許還有火爐。裏面有電話嗎？」

他點點頭，帶路穿過客廳。即使他害怕也沒表現出來。他幾乎是麻木的移動着，好像在做惡夢。他推開一扇厚重的門，眼前是個大廳，他目不斜視的穿過去，我緊跟在後。

大廳呈方形，很高，經過的時候，我只注意到一些樓梯。地磚廻響着我們匆匆的脚步聲。沒有其他聲響。我們走上樓，菲利浦向左轉，沿着寬大的走廊繼續前行，最後停在一扇門前。

「這是衣伯利叔叔的書房。」他低聲的說，把手放在門鈕上。

室內的確很溫暖。我們像鐵釘被磁鐵吸住了似的，奔過地毯走到大火爐邊，冰冷的身體儘量

靠過去。我用電筒查看一下室內，說：「那扇門通到那去？」

「那邊還有一個更大的廳，現在根本不用了。」

我走過去，打開門，光圈再度掃到一些看來有些嚇人的家具，和樓下那間一樣，都覆蓋着防塵套子。房間有股霉味，當我輕輕的觸摸牆壁時，壁面就像死蛾翅膀一般脆弱、骯髒。天花板上垂掛着一些現在看來很熟悉的枝形燈架，兀自在那玎璫作響。

我輕輕的走過地毯，在一個覆蓋後看起來像沙發的東西面前停下。我把佈着灰塵的套子拉起來，摸摸下面……「菲利浦。」我輕聲的叫。

他像小精靈一樣到我身邊。身子有點抖。我直截了當的說：「其實沒什麽必要，但是每一個士兵都得有條退路。如果仍然必須躲藏，我想這是個絕佳的地方。躲在佈了灰塵的套子下面。這樣一拉就像個帳篷，看到沒？躲在下面會很暖和，而且絕對不會被人發現。」

他看着套子，點點頭沒說話。套好沙發前，我再看看他，然後跟着他回到書房。我把身後的廳門拉上，不過並沒關嚴。

看看腕錶，差五分十二點。沒有車來。我轉身到衣伯利的書桌前，拿起電話。

叔叔，原來你在這裡！

莎士比亞：哈姆雷特

19

一個男人的聲音說：「柯亞狄酒店。」

他的聲音和緩且沒有敵意，還有五分才十二點，何妨先解除他的疑慮。

我快速且渴望地說：「親愛的吉約姆？我是柯莉黛。」

他反問一句：「柯莉黛嗎？」

「是的，我從安納亞來的，你還記得嗎？你親口告訴我——」

對方的聲音充滿了興趣。「小姐，對不起，你到底找誰？」

「你不是吉約姆嗎？老天，我可眞荒唐。」我神經質笑了笑。「先生，對不起，我大概弄錯了，如果他已經起牀的話，請您轉告他……。」

對方很有耐性地說：「當然，這是我的榮幸，但你要找的是吉約姆太太？還是吉約姆・羅維爾？」

「都不是，我想找的是布雷克先生，那個英國人。他難道不住這裏嗎！他告訴我——」

「柯莉黛小姐，不要緊張，他的確住這裏，我這就去找他。」他離開時，我聽到電話那頭傳來輕微的笑聲，看來威廉在那裏似乎頗爲吃得開。

菲利浦向我走來，微弱的燈光從沒有敞開的前門照射進來，使他的小臉蛋顯得格外蒼白。我眨眨眼，扮個鬼臉，逗得他笑出聲來。

這時聽筒傳來威廉的聲音，聲音透着迷惑和懷疑。「我是布雷克，那一位？」

「對不起，讓您感覺意外，」我說：「我是琳達・馬丁。發生了一件意外，要請您幫忙。」

「噢！原來是你。櫃臺說是一個小女孩，使我摸不清頭腦——發生了什麼事？你在那裏？你還好嗎？那男孩——」

「老天，請你不要講出來。附近有人聽得到你的談話嗎？」

「什麼？噢，我想他們聽得到。不過，他們不懂英語。」

「還是不要冒險。爲了安全起見，電話不能談太久，但我…我需要幫忙，我想你也許……」

他很快地說：「我樂於幫忙。我剛聽到地方新聞，知道你出了事很替你着急，希望你能主動和我聯絡，沒想到你果眞……發生了什麼事？我能幫什麼忙？」

我滿懷感激，說：「威廉……電話裏沒辦法講清楚，不要爲我擔心，我和孩子都很安全。目前雖沒有危險，假如您願意來的話，我會很感激您。我知道對一個瞭解不深的朋友，提出這種要

求，實在很過份，但我無法單獨處理這件事。」

「告訴我，你現在在那裏，」威廉簡短說道：「我立刻開我的吉普車去找你。」

「不，不。他們已經告訴你，我曾經打電話找您？」

「是的。我剛從艾維安鎮回來。」

「噢！威廉，你搞錯了。」

「那麽，」他冷靜地說：「我相信你會在那兒待過。昨晚我在木屋工作得很晚，今早和一些人約好，要到南方莊園去。因爲出發得早，我就在木屋過夜。今天我一整天在外奔波，很晚才回來，聽說你從百花市場打電話來，又聽到別人的傳聞，我打電話到百花市場詢問，他們不記得你曾到過那裏，我就開吉普車到艾維安鎮。」

「你見到洛爾·瓦敏嗎？」

「我不認識他，」威廉簡短地說：「他也在找你嗎？」

「是的。」

「我以爲你可能——我是說，有人認爲——」他遲疑了一下。

我說：「不管你聽到什麽傳聞，都不是眞的。」

「呃，嗯，那麽，」威廉愉快地說：「你現在在哪？我去找你。」

「我們在梅莊，衣伯利·瓦敏的別墅，他是——」

「我知道，你見到他嗎？」

「他還沒回來，我們正在等他。等您來了以後，我再解釋爲什麽不去警察局報案的原因。」

「當然。我已經準備好要出發，麻煩你再將詳細地址說一次。」

「梅莊，你向別人打聽，他們一定樂於告訴你。就在湖畔，你往下坡路開，準沒錯。」

「好的，謝謝你……親愛的。」

「什麽？噢，我明白了，櫃臺的人還在旁邊偷聽？」

「是的。」

「那麽，您道別時，恐怕要表演得逼眞一點。」

「我不知道怎麽說。」

「你只要說，親愛的，等下見。」

「親愛的，等下見，」威廉的聲音顯得很生硬，過了一會兒他笑道：「不管怎樣，我很高興你的興致還很好。」

「是的，」我親熱地說：「威廉，謝謝你，等下見。」

「不要放在心上。」威廉說完，掛上電話。

汽車駛近來時，我手上的聽筒還沒掛好。我們並肩站在漆黑的窗前，注視着車頭燈射出兩道柔和的光芒；車速漸漸減低，駛進柵門，燈光犂開濃霧，照射着巍峩的建築物。

菲利浦握住我手，緊緊抓着。我的手不聽指揮顫抖起來。

他口齒不清地說：「他來了。」

「是的。」我輕聲回答。

「你一直都在害怕嗎？」

「嗯！」

「我怎麽一點都看不出來？」

「我很高興你沒看出來。」

車子停下來。燈光先熄，接着關掉引擎。一陣脚步聲走過碎石路，砰然一聲！關上車門，而後來人以快捷而充滿自信的步伐上前門的階梯，我們聽到轉動門把的聲音，現在聲音從室外進到屋裏，門呀然打開，咯咯的脚步聲踩在瓷磚上。

他來了，一切都結束了。

我顫抖地說：「上帝保祐！」往門邊走去。

我還沒考慮要如何對衣伯利啓齒，他可能已經風聞到外面的傳說，也可能還毫無所聞，甚至不知道我是誰。不管怎樣，他總算出現，讓我可以卸下身上的重擔。

我沿着舖着地毯的畫廊，走下雕花的扶梯。

大廳的燈光沒有打開，前門半掩着；廊外一盞燈，光線透進來，照得地板的一角閃閃發亮。

來者剛進門，一隻手舉起來，作出要打開燈的動作。他的輪廓背着光，魁梧的身影，像在傾聽着什麽。

我脚踩在厚厚的地毯上，無聲無息，比一個幽靈更安靜地走着。我下到樓梯半途，一手扶着欄杆，停下來。

他看到我，抬起頭來。

「原來你在這裏。」他說。

我像挨了一記悶棍，一隻手緊抓住欄杆，手勁之大，只差沒將欄杆捏碎。下意識裏只想拔腿就跑，身體却動彈不得，好半晌才從齒縫迸出兩個字來：「洛爾？」

「是我。」

他打開電源，室內大放光明；當中一盞枝型的豪華水晶燈，耀如白晝，使我眼睛差點張不開來，只好用手擋住強光，此刻腦中一片空白，忘了菲利浦，也忘了衣伯利，和從蘇必魯村專程趕來的威廉•布雷克；眼前只有站在門邊的男人。我們凝然對視，周圍的一切恍若靜止了。

他放下手，關上身後的門。臉色顯得異得蒼白，眼光就像石頭一樣僵冷。他臉上出現我從未見過的紋路，儼然就是里歐•瓦敏的化身。

他說：「菲利浦也在這裏嗎？」聲音非常平靜，却掩抑不住他內心的憤怒。

菲利浦自己回答他的問題。他跟在我後面出來，但他的警覺性比我更高，走到畫廊時察覺不

對就停下來。燈亮時，他映在牆上的身影，幢幢移動，使得洛爾抬起頭來，因此不得不同答堂兄的問話。

洛爾四個大步就橫越大廳，兩步併作一步奔上樓梯。他的動作如此突兀，倉促中，我只剩本能反應，抓着欄杆的手一鬆快步跳上階梯，一邊尖叫道：「菲利浦，快逃……」狂亂地揮舞着雙手，試圖抵擋來勢洶洶的洛爾。

我還沒觸到他，他已自動停止脚步，兩條手臂無力地垂下來。我向後倒退幾步，直到碰到樓梯轉角的欄杆才停下來。他的注意力已從菲利浦轉到我身上，銳利的眼光緊盯着我，我別過頭，這時後面畫廊傳來輕微的關門聲。

洛爾也聽到聲音，他頭抬了一下，而後看着我。

「我明白了。」他說。

我也明白過來。疲倦使我一受到驚嚇，就本能擋住樓梯口；現在我卻從他臉上刻薄自負的表情，知道我的愚昧已經粉碎了我的愛情和幻夢。我沒有說話，淚水模糊了視線，沿着臉頰流了下下，我知道自己哭相難看，但感覺已經麻木不仁。

他沒再移動，冷靜地說：「今天早上我同瓦敏堡時，父親告訴我你們出走的消息。他認為你會向我求助。我告訴他不可能，你以為我在巴黎，星期四才會同來；但是我星期二晚上就離開巴黎，因此你不可能掌握我的行蹤。後來我才發現你根本不曾打電話到巴黎和我聯絡。」他口氣冰

冷，完全不帶感情。「我左思右想，你不肯打電話給我，只有一個原因。我問父親時，他否認對你有過任何不利的行為，我不相信。」

他頓了一下。我無法面對他，伸手想拭去眼淚，眼淚却不聽指揮地泉湧而出。

「我告訴他，我打算娶你為妻，如果你或菲利浦因他而發生不測，我就顧不得倫常，要找他算賬。」

我看了他一眼。「洛爾……」聲音喑啞，發不出聲來。

他同應我的眼光，慢慢說：「是的，我相信我猜得沒錯。」

我們兩個都沒聽到汽車駛近的聲音。當廳門突然打開，一男一女走進來時，我們都嚇了一大跳。女的是艾蘿怡．瓦敏，男的我雖沒見過，但我一眼就知道他一定是衣伯利。他臉上瓦敏家族的特徵非常明顯；他是里歐．瓦敏年輕時的翻版，只是線條比他柔和多了——如果里歐是撒旦，他就是還沒墮落前的撒旦。他看起來很和善，當他和艾蘿怡交談時，聲音顯得很動聽。我從他那和善的外表，和隱藏着的焦慮及疲倦中，看得出他內在擁有許多男人擁有的力量，只是他更為冷靜、和緩。在這種情況下，我該謝天謝地，我所求助的對象有足夠的力量。

他和瓦敏夫人都沒看到我們，因為法薩絲太太一看到汽車的燈光，就從後面廂房迎出來。

「先生，您總算平安抵達！外面霧這麼大，我一直在擔心你的安全！」她的手忽然停在半空

中，聲音充滿驚恐。「夫人怎麽了?她是否病了?」

經她一說，我才發現艾蘿怡倚在衣伯利的臂彎，好像病得很嚴重。在枝型吊燈強光的照射之下，她臉色蒼白得像鬼，而憔悴如同上了年紀的老婦，難怪法薩絲太太湊前看時，會嚇得驚呼失聲。」

艾蘿怡嘎聲說：「他沒事吧?」

洛爾的聲音有些嘶啞。「沒事，他一直和馬丁小姐在一起。」

她輕嘆了一口氣。衣伯利說：「依我看來，我們最好快點將這件事弄清楚。大家都到我書房來。艾蘿怡，你能上樓梯嗎?」

沒有人看我一眼或是和我交談。我只是一個陰影、幽靈，和一片被強風遺棄地上的落葉。我的事情已經結束，衣伯利甚至沒要求我解釋清楚。我雖然平安無事，却生不如死。

艾蘿怡和衣伯利慢慢上樓。洛爾罔視我的存在，走過我身邊，逕自走上通到畫廊的樓梯。我跟在他後面，快步移動。我雖停止啜泣，臉上却涕泗縱橫；我覺得非常疲倦，像一個老婦，需要扶着欄杆才能走動。

洛爾打開書房的門，開了燈，站在一旁等着。我沒看他，低着頭走過他身邊。我用力推開書房和客廳相通的大門說：「菲利浦，沒事了，你可以出來。」我遲疑了一下，感覺到洛爾站在我的後面，於是說：「你現在安全了，衣伯利叔叔同來了。」

不知爲什麽，其他人竟然離開温暖舒適的書房，跟我們進入客廳。

衣伯利將椅罩移開，坐下來，一隻手擁着菲利浦。艾蘿怡坐在靠近爐架一把舖着金緞的椅子上，椅子很小，她全身踡縮在一起。

燈火之下，小客廳看來比平常更加陰森。豪華燈架上掛着幾百只冰柱般的燈泡，冷冷的強光照着覆在傢具上的白色布罩；也映得洛爾後面的大理石壁爐分外蒼白。他一手支在壁爐架上，就如他在瓦敏堡書房中的慣例站着。

我儘可能遠離他們而坐。長型房間的盡頭是一架巨型鋼琴，上蓋着綠色的粗呢布罩；我不作聲退到角落，背對着鋼琴，坐在琴櫈上，兩隻手緊抓着櫈沿。我覺得麻木和難以言喻的倦怠。他們將有一席長談，然而這是瓦敏家族的事，和我無關，我只想置身事外。我抬起頭，環顧這個豪華但死氣沈沈的房間，那些人遙遠得如同在另一個星球。

衣伯利壓低聲音和菲利浦交談了一陣。而後抬起頭對洛爾說：「你可能猜得着，艾蘿怡開車到日內瓦機場接我。她告訴我一個很離奇的故事。」

洛爾挑了一根煙，說話時，連眼皮也沒抬一下。「你最好告訴我這件事，我最近已經聽了各種不同的說法。」他說：「我承認，我被搞迷糊了。所以我倒想知道艾蘿怡是怎麽說的。」

她發出輕微的聲響，衣伯利的嘴唇一抿。「親愛的洛爾——」

「我想這件事如果將禮敎和倫常撇到一邊，光講實情會比較容易，」他眼光停在艾蘿怡的身

上。「艾蘿怡，你不用再演戲了，早上父親說已經對我坦白過了，我相信他現在一定打算否認早上的說法。我不知道他派你到日內瓦去說些什麼，但事情已經結束了。艾蘿怡，這裏又沒有見證人，你何妨放棄你的假面具？」

她沒吭聲，靜坐着。

洛爾面無表情地打量她。肩頭一聳，轉過去對衣伯利說：「既然艾蘿怡不再演戲，我們何不開誠佈公呢？」

衣伯利的眼睛輪流打量他們兩個，忽然顯得非常疲倦。「很好，你說吧！」他說：「你星期二早上打電話到雅典，口口聲聲說菲利浦可能有生命的危險，要我立刻回來，還含糊其辭，提到他的家庭敎師。艾蘿怡今晚也向我說到她，同樣語焉不詳，大意只說這個年輕女郎有問題。我承認到現在還是茫無頭緒，你說明時儘量簡單扼要，經過長途跋涉，我有些疲倦。」

洛爾說：「你不用懷疑菲利浦的家庭敎師。」（我在他口中僅是菲利浦的「家庭敎師」，他講的時候，甚至沒看我一眼，態度冷漠且遙遠）他繼續說：「她只不過因爲意外，才牽涉在內。這件事從頭到尾只和我父親有關，所以我剛才才說要撇開禮敎和倫常。現在既然你先問起，我們何妨開門見山講清楚？事情是這樣的：令兄——也就是我父親——和他太太共謀，想要謀害菲利浦的生命。」

我聽到艾蘿怡發出輕微的呻吟，菲利浦從衣伯利臂彎轉頭看他的嬸嬸。我用低得連自己都聽

不清楚的聲音說：「菲利浦只有九歲，經過這場大變，他一定又倦又累，我希望您准我帶他到樓下厨房，找一個能幹的僕人爲他張羅吃的。」

他們像聽到椅子開口一樣，全都嚇了一跳。衣伯利說：「他當然可以下樓去。你如果不介意的話，我希望你留在這裏解釋清楚。洛爾，請你按鈴，叫僕人進來。」

洛爾用一種奇異的眼光看着我，而後依命行事。

我們靜候着。門打開時，一個長得慈眉善目的老僕人走進來。

「葛史東，」衣伯利說：「請你帶菲利浦少爺到樓下厨房，替他弄點吃的好嗎？另外請法薩絲太太爲他準備睡的地方……這樣好了，讓他睡我的起居室。菲利浦，你和葛史東一齊下樓去，他會照顧你。」

菲利浦一躍而起。看到他笑嘻嘻的樣子，白髮蒼蒼的老僕人跟着眉開眼笑，「來吧！」他張開手臂，菲利浦頭也不回地跑過去，背後的門跟着關上。

衣伯利轉向洛爾。我可以看得出他儘力控制自己臉上的表情，聲音雖然有些顫抖，却溫和如昔。他說：「洛爾，你可以講了。在講之前，我勸你先將事實搞清楚，他畢竟是我的哥哥。」

「他也是我的父親。」洛爾嘎聲說道，突然將煙灰彈進壁爐中。「至於事實，我知道的並不多，我也是今早才知道的。」他嚴厲地看我一眼，過了半晌才繼續說。

他說：「我不需多費唇舌，告訴你這個故事的背景；你也知道，假若菲利浦沒生下來，父親

就成爲瓦敏堡的主人。他自小在瓦敏堡長大，對那地方本就有一份特殊的情感，自從他發生意外以後，這種情愛，轉而成爲狂熱。許多年來，埃丁伯都沒有結婚的打算，他便理所當然認爲瓦敏堡遲早是他的，因此從未將佳釀園和瓦敏堡兩家產業的收入分清楚。我從十九歲就接管佳釀園，所以知道那些年來，他一直用佳釀園的收入貼補瓦敏堡的開支。後來佳釀園成爲我的產業，我却不像父親那樣肯定，認爲埃丁伯不會生個兒子。」

衣伯利說：「我知道，里歐從來不聽別人的忠告。」

「後來，」洛爾說：「埃丁伯果然結婚，還生下菲利浦。我不打算告訴我父親對這件事的反應；好在他還懂得瞞住埃丁伯……也許正因爲這樣，埃丁伯才肯讓他繼續住在瓦敏堡。埃丁伯婚後，最顯着的結果就是佳釀園的收入就不再外流，我首要的任務就是將多年來混淆的賬目重新整理起來，」他似笑非笑地牽動嘴角。「其實我喜歡這種轉變，但去年，埃丁伯不幸飛機失事。」

他看着衣伯利。「瓦敏堡又需要佳釀園的資助，才能維持開銷。」

衣伯利動了一下。「事情就是這樣的嗎？」

洛爾又牽動唇角，終於露出笑容。「我很高興，你這麼快就進入情況。是的，菲利浦還有六年才能繼承產業，這段期間，父親一定要想辦法對菲利浦下手——」

衣伯利提醒他說：「你可要根據事實。」

「當然。如果你知道父親已經承認他企圖謀殺菲利浦的事實，我們就不需多費唇舌解釋。」

沉默片刻。衣伯利說：「好吧！我相信你。他向誰招認呢？」

洛爾說。「我。叔叔你可以放心，家醜還沒外揚。」

「哦——」衣伯利身體在椅上動了一下。「你希望我帶菲利浦一起到希臘。」

「是的。我至今對事情還沒有全盤了解，」洛爾冷靜地說：「我作夢也沒想到自己的父親會是殺人兇手。我只是憤怒且迷惑——我憤怒自己多年來辛辛苦苦往上爬，却被一拳打下無底的深淵。記得四月初我回瓦敏堡時，一心想知道菲利浦在那裏的生活情況。老實說，我當時一點都沒有動疑念——誰會懷疑自己的親人呢？總之我回瓦敏堡，只是像往常一樣，想知道一些事情。情況看起來大致不錯。我聽說菲利浦有一個新的家庭教師，我懷疑——」他停了一下，看我一眼，繼續說：「瓦敏堡是適合孩子住的地方。但當時看來，一切都沒問題。誰知，第二天發生了一件事。」

他冷靜、有條不紊地對衣伯利述說林間的槍擊事件。一直保持冷靜的衣伯利驚呼失色，艾蘿怡在椅中忸怩不安的蠕動着。洛爾的眼光停在她臉上，却沒有任何表情。

「當時，」他說：「我還沒猜到事實。事發後，我責備自己的大意，但是誰能料得到呢？」他將煙蒂扔到火爐前，而後用鞋跟踩熄。「也許我曾動過疑念，隨即又自我否定掉。」他注視着他的叔叔：「你能了解嗎？」

「是的，」衣伯利重重地說：「是的。」

「我知道你能了解，」洛爾說：「眞是一個可怕的考驗不是嗎？」他拿起另一枝煙。

衣伯利說：「你心中的疑念，使你又想回去看。後來復活節又回去一次？」

洛爾全神貫注，點燃香煙。「我回家也不全然因爲疑心，甚至也不曾操過心。直到復活節舞會——當晚我曾打電話吵醒你——又發生了兩件事。爲了馬丁小姐告訴我，意外已經不只一次；西邊陽臺的石頭已經鬆動，她發現了就拿一樣東西蓋在上面，以免菲利浦不小心掉下去，被鐵欄杆的尖端戳死。」

這句話似乎產生了效果，使得衣伯利第一次拿正眼看我。他臉上的表情，使我首度想知道艾蘿怡從日內瓦到這裏途中，對他說些什麽。不過，我相信絕不會是好話。當洛爾提到我和菲利浦午夜大餐的事，我發現他臉色一變——顯然他現在所聽的和艾蘿怡所描述的截然不同。「當晚艾蘿怡的舉止很古怪，」洛爾說：「她像受到驚嚇，後來馬丁小姐又談到夢魘的事——這是第二樁使我意識到事態嚴重的事件。我當下決定打電話和您商量對策，想找出試圖謀害菲利浦的人和動機。」他對衣伯利勉強一笑說：「到那時爲止，父親在警方面前，還掌握絕對優勢，可以證明他的清白無辜，但我相信你一回來，至少可以防止他進一步的陰謀。」

談話再度中止，四周一片岑寂。衣伯利看向艾蘿怡，洛爾繼續說：「說來有些不合理，我這麽久才看出他圖謀不軌。但就如我所說，誰會對自己的至親啓開疑竇呢？何況我就算知道，又於事何補呢？如果今晨我和他之間的談話，對事實有所改進的話——」他忽然中斷，聳聳肩。我打

電話給你後，心中如釋重負，我也知道馬丁小姐値得信賴，所以當時就做了一個錯誤的決定。第二天早上我本來不打算離開瓦敏堡，但我接到巴黎打來的長途電話，當天下午有一個和佳釀園有金錢交易的酒商路過巴黎，我得趕去向他收賬，不得不立刻離開。我本打算在巴黎逗留到星期三下午，再趕回來和你會合。但我離開瓦敏堡後，心裏愈來愈不安，就像我一離開他的勢力範圍，就愈來愈看清他的爲人，總之，我第一次意識到自己最不願接受的事實可能成眞，且有一觸即發之勢。當天下午我打電話回瓦敏堡給他，我隨便編個藉口——現在已忘了當時的說法——問他幾個問題。他將你打電報回來的事告訴我。我敢發誓，他當時的口氣似乎很歡迎你回來。我掛上電話後不禁爲自己的庸人自擾感到可笑。」洛爾吐一口煙圈，就像他無聲的嘆息。「但是……到了晚上，我終於沉不住氣，打電話到機場詢問，剛好還剩下一張機票使我得以順利趕上最後一班飛機。我到巴黎前曾將汽車停在日內瓦機場，一下飛機，就直接開車回瓦敏堡。今天凌晨，我到達時，才知道菲利浦和馬丁小姐失蹤的消息。」

洛爾一彈煙灰。「艾蘿怡，我倒想知道，你到機場接叔叔時，是怎麽說的？」

艾蘿怡沒答腔。她似乎並不專心，蒼白的臉上毫無血色，指頭不斷撫摸着金色的椅墊。

因爲我在這事也揷上一脚，衣伯利臉上開始出現不安的表情。「她說得含糊不清，我——」

我說：「沒有關係，讓我來告訴你事情發生的經過。星期二晚上，我預先得知瓦敏先生的陰謀。最先是伯納喝醉酒，不愼在舞會中洩露出口風，白絲知道了，白絲去轉告我，叫我儘速帶着

菲利浦離開。我——我不知道逃到那裏，只有躲躲藏藏，最後逃到這裏，等你回來。事情的經過就是這樣。」

我覺察洛爾的眼光正看着我，但我們間隔着一個空曠而充滿敵意的空間，我無法當場就告訴他後來發生的事。

衣伯利轉問洛爾。「繼續說下去吧！你回來發現他們失蹤後，一定和里歐對上了！」

「是的，」他始終保持平靜的聲音，終於有些激動，也使我情緒受到感染，將眼光從他臉上移開。他說：「古堡中對他們失蹤的事衆說紛紜，只有我心裏有數：馬丁小姐發現菲利浦生命受到威脅，所以就帶他離開。我不斷自責爲什麽如此大意讓事情發生？於是就去找父親對質。」

「後來呢？」

洛爾說：「那是一次不愉快的談話。長話短說，總之，他當時否認我一切的問話——你應該也知道他的爲人——他將一切推得乾乾淨淨，使我覺得自己像是傻瓜。但是琳——馬丁小姐逃走的事實又擺在眼前，使我不能不據理力爭。最後他終於露出馬脚，他提醒我，馬丁小姐的命運和菲利浦息息相關，他自然特別關心。」

衣伯利說：「這是什麽意思？」

洛爾沒回答，我簡單說道：「瓦敏先生認爲我愛上洛爾先生。」

衣伯利眉毛一抬，他的反應和里歐一樣敏捷。他說：「所以他猜想你可能想除掉菲利浦？若

是這樣，你眞是一個有長遠打算的女人。洛爾，你又如何表示呢？」

「他荒誕不經的說法，反使我没了脾氣。我只有苦笑，告訴他，他的想法太離譜了。我們之間純粹是兩情相悅，而且都非常認眞——換句話說，我打算娶馬丁小姐爲妻，如果她或菲利浦受到傷害，我和警察絕不會放過他。」

衣伯利的眼光輪流打量我和洛爾，最後落在自己的手上。沉默了好一段時間，他才說：「後來呢？」

洛爾的聲音沙啞而沉重。「這是不可告人之事，我儘量簡單扼要。接着他又一次改變態度，想要說服我和他合作，表示菲利浦一死，會給我和未來的太太帶來種種的好處。但他作夢也没想到我竟會反對。他甚至相信我和未來的太太會附合他的陰謀；等你從希臘回來以後，先安撫你，再打發你回雅典，然後就可以從從容容除掉菲利浦。此外我們可以散佈一些謠言，說琳達逃走，是爲了和我私奔，使事情變成桃色新聞。」

這眞是駭人聽聞的說法，里歐的兒子和弟弟却没有表現出驚訝的樣子。

洛爾說：「我没說什麽。我——我實在說不出口，我怕自己壓抑不住衝動，對他動粗。我只說，我和琳達都没想過要加害無辜的菲利浦，叫他不要淨說些無稽之談，目前尋找人才是當急之務，醜聞一旦傳開，就像引火燒身，擋也擋不住。我本以爲琳達會打電話到巴黎和我聯絡，所以當他的面，打電話回巴黎詢問，結果却没有電話，我留言給門房，以備萬一琳達打電話去時，要

他轉告。放下電話，我愈來愈覺得事有蹊蹺，照理說，琳達一定會打電話向我求援，除非他們發生了不測，所以——呃——不管怎樣，現在已經不重要了。伯納進來時，我才知道自己弄錯了。很顯然，他曾經四處找人，看到我時，顯得非常吃驚。我靈機一動，想到他們可能向在森林內工作的英國人求援——我很高興琳達在這附近有一個朋友。我打電話到蘇必魯村他偶而去投宿的柯亞狄酒店詢問；但他已經出外，晚上也不回去吃飯。我又要伯納到英國人貯藏物品的木屋尋找，他告訴我，曾經去找過，沒有任何踪跡。他還告訴我他曾去找過的地方。我給他一些指示，要他隨時和我保持聯絡。他離開後，我乾脆對父親表示，如果他們兩個遭遇不測，我就要和他拼命，然後開車離開。」經過一番掙扎，他的聲音突然顯得平板而疲憊。

我正襟危坐，雙眼下垂。事情的經過就是這樣：接下來的時間內，他在鄰近四鄉展開搜索，打電話到巴黎詢問，又挨家到醫院、警察局查看。

至少有兩件事情非常明顯。第一，里歐．瓦敏對外傳我們將要結婚的事毫無所知。第二，洛爾對後來下毒的陰謀毫無所知，且還沒洞悉里歐想謀害我的意圖。伯納在他們談話中出現，一定知道主人有了麻煩，想要出來解圍；而里歐．瓦敏就在一旁眨眼，示意要他暫停追逐，但不管怎樣，昨天我們在樹林當中，的確是千鈞一髮，今天早上洛爾同來後，伯納才停止用獵犬追我們。我們今天一整天平安無事，原來是因爲洛爾同來的緣故。

寂靜持續着。吊燈顫動一下，發出豎琴般奇異的聽音。我俯視下面坐在壁爐前面的人們。

兩個男人的眼光，不約而同看着坐在椅中的女人。

她軟若無骨地靠在椅背上，兩手毫無知覺地垂掛在椅臂上，昏暗的瞳孔張開來，痛苦萬狀地來回看着洛爾和衣伯利。我想，她不用開口，臉上已經清清楚楚顯示，她聽了洛爾的話，神態大變，有如釋重負的感覺。

門打開時，菲利浦走了進來，他手中端着一碗冒着熱氣的肉湯，走到我的面前說：「這個給你。」

我說：「噢，菲利浦……」竟然哽住，說不下去。他沒注意到我奇特的反應，看到艾蘿怡蹲縮在椅子中，遲疑了一下說：「艾蘿怡嬸嬸，你要一些熱湯嗎？」

這句話終於發生了效用。她開始痛哭失聲，乾嚎的聲音，令人不忍卒聽。

我湊上前，親吻菲利浦的臉頰，說：「謝謝你，艾蘿怡嬸嬸身體不舒服，你最好上床睡覺，晚安。」

艾蘿怡沒有用雙手掩住臉頰。她欲哭無淚地乾嚎着，衣伯利在一旁顯得束手無措，只會拿出一條手絹，雙手不住顫抖地拭拭嘴角。遲疑了好久，他才走到她身邊，拿起她的手，輕輕拍着，他輕聲細語安慰着，卻產生不了效用。

洛爾靜靜站在他們兩個當中，臉上仍然全無表情，甚至不看我這邊。

我正想對他說話，這時艾蘿怡總算講話了。她用尖細、顫抖、幾乎喘不過氣來的聲音說：「

衣伯利，那是眞的！是的，他說的全是眞的！他迫使里歐告訴他……他無權……眞可怕……」她突然轉向他，一隻手狂亂地抓住他。「衣伯利，我很高興你知道這件事。你會幫我們澄清這件事嗎？你總不會讓事態繼續惡化下去？這件事警方無權干涉，就像洛爾說的——只是家庭私事！伯納絕對不敢聲張出去，洛爾不能說什麼，里歐畢竟是他的父親，」她猛然搖撼着他的手臂，聲音愈來愈急促。「你應該知道，事情不能張揚出去！你和洛爾不至於出賣里歐……反正孩子和那個家敎都平安無事，何不當作沒發生過任何事一樣。洛爾，不要用這種眼光看我，只要你願意，事情就可以迎刄而解！馬丁小姐如果愛你的話，就不會聲張出去……」

「艾蘿怡，求求你！」衣伯利掙脫她的手臂，向後倒退數步。他看她的眼光，就像看一個陌生人似的。「你說的都是眞的？你知道這件事？你？」

她往椅背一靠，大口喘着氣。「是的，是的！他說的全是眞的！只要你肯幫忙的話——」她忽然察覺他講話的音調和態度有些怪異，聲音一變。「我——我不是壞人！衣伯利，你知道我不是壞人，我不想傷害菲利浦，但……我這樣做全是爲了里歐的緣故。」她接觸到他無情的眼光，繼續說：「你和我一樣淸楚，瓦敏堡應該是他的。那是他的家！你不也這樣說過嗎？你也知道，他和一般人不一樣，他有權當瓦敏堡的主人。」

衣伯利不安地動了一下。「艾蘿怡，這完全是兩回事，我們現在講的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和謀殺一個小孩有關——」

「是的，是的，我知道我錯了，我也承認了。但事情還沒發生，沒有人受到傷害。如果你肯幫忙，不將事實抖出來，人們也許會說閒話，但過一陣子就會煙消雲散。我知道你不忍心出賣里歐，你將親眼看他成爲瓦敏堡的主人。他早該和你商量，用正當的手段成爲瓦敏堡的主人，而不需要走旁門左道。我相信你一定會同意他的看法，不是嗎？」

他冷靜地說：「艾蘿怡，現在討論這些，只是徒費口舌。」

「你只要答應我，不要讓這件事鬧到警察局。」

「我不能作任何承諾，只能儘量尋求圓滿的解決方式。」

她似乎聽不進去，精神整個崩潰了，而無法收拾；全身控制不住地顫抖着，口不擇言地哀求着；她甚至不知自己嘴裏講的是什麼。

「要他同佳釀園就像殺了他一樣！我們將所有的錢都投資在瓦敏堡，你不能否認他確實全心全意經營瓦敏堡。」

「我承認。」衣伯利說。

她甚至忽略話中明顯的嘲諷。她這種毫無理性的表現，證明里歐的思想已經完全控制了她，使她全然喪失理性。她說：「請你們看在里歐的份上！他不該受到這種打擊！瓦敏堡是他的！埃丁沒權利奪走他的東西。」

洛爾突兀地說：「上帝保佑你，你已經被他同化了！」

這才使她安靜下來。她轉頭看他，兩手緊抓着椅臂，嘎聲說：「你，」她說，「你一向就恨他，不是嗎？」

他沒答腔，拿出另一根煙，費了好大的勁才點燃。

「他是你親生父親，」她說：「你難道願意眼看他被毀掉？他是你的父親，難道不是嗎？」

洛爾仍然不吭聲。從他臉上的表情看來，他似乎沒聽進去，但他眉頭緊鎖。

她忽然用手重重捶着椅臂，破口大罵：「你這個畜牲，你難道想毀了自己的父親？是你，站在這兒，宣佈他是兇手！他只是一個殘廢的人，將來這一切還不全是你的？你譴責他，滿口仁義道德，誰知道你如果處在他的地位，會倒行逆施到何種地步？如果你像他一樣，因爲意外事件，斷了一條腿，而且葬送了兩個人的幸福——是的，我和他的幸福！她難道會像我一樣，還全心全意愛你，陪在你身邊？」她停了一下，深深吸了一口氣。「噢！上帝！洛爾・瓦敏，他比你強上一千倍！」

她掩住臉頰，啜泣起來。

事情演變得愈來愈令人難以忍受，我突兀地站起來，這時門突然打開，威廉・布雷克慌慌張張地撞進來。

第八輛馬車

死亡已盡其所能地肆虐。

勃朗寧：後來

「你是誰？」洛爾說。

由於他說的是法文，威廉・布雷克沒怎麼注意。他看起來還是那麼魁梧，非常的英國化，滿頭的金髮散亂着。進了房內，他誰也沒理的就對我說：「琳達？發生了什麼事？你還好吧？」

我悲喜交加的叫了他一聲「威廉！」然後朝着他奔去。

他想摟住我，可是又怕湯弄髒了他的夾克，結果還是灑在地毯上。

「不要激動，」他說。「你眞的沒事？」

「眞的沒有。」

衣伯利有點驚訝的站了起來。可是艾蘿怡並沒有因爲這個陌生人的出現而停止哭泣。衣伯利躊躇了一會，求援似的望着才進門的這個人。洛爾說：「就是這個英國人，我跟你說過他。」

哭聲使得威廉不大自在。「他們傷了你？」

「沒有，沒有，不是他們，威廉，一切都過去了，眞的。」

「要不要我幫什麽忙？」

「什麽也不要——只要，帶我走。」

我聽到衣伯利在我身後對艾蘿怡說：「艾蘿怡，別這樣，你必須振作起來，光哭又不能解決問題，你這樣會生病的！」

威廉說：「我會想辦法盡快把你帶走。」

他一手摟住我的肩。「走吧！」

衣伯利朝我們這兒走了一步，「馬丁小姐——」

此時，艾蘿怡啜泣得更厲害。我突然有點不忍心。

「等一等，威廉。」我說着把手中的杯子塞給他。

我走到艾蘿怡面前蹲下來。她用手捂着臉，聲音小了點。我握住她的手，輕輕說：「夫人，別這樣，別哭了，事情是可以解決的——你這樣，會把身子弄壞的。」然後我對衣伯利說：「她

需要上床休息一下。」又回頭對她說：「夫人，我們會好好安排的，不要再哭好不好？」

啜泣聲停住了，她淚眼汪汪的看着我，臉上沒有一絲昔日的嬌柔。「你的淚已經流够了，夫人。別再折磨自己了。一切都已經過去了，你不會有事的。喏——擦擦眼淚。」我遞了條手帕給她。「你手怎麽這麽冰涼？那邊書房裏的壁爐燒着火，你爲什麽要坐在這兒？你這幾天本來就有病——來，我們到書房去，叫僕人倒杯咖啡來——你站不站得起來？——來，我扶你——」

她僵硬的、慢慢的站了起來。我扶着她到了書房。她像是在夢遊一樣，毫無意識的任由我擺佈。其餘的人也跟進了書房，都沒說一句話。

我把她安置在爐邊的椅子上，自己順勢蹲在她的旁邊。

她不再哭了。「我喜歡你，馬丁小姐，我一直就喜歡你。」她近乎木訥地對我說。

我安慰她說：「我知道你喜歡我。別擔心了，我們會送你回家的。我——」

「你不必對這些意外自責。我們並沒有想怪你的意思。我們從來就沒有要你負責。」她說。

「不……」

「里歐也喜歡你。他一直說你很勇敢。他說你在這裏很可惜也很委曲。」

洛爾在我的後頭，小聲的說：「他是什麽意思？」

夫人沒注意到。她好像覺得這個房間裏，只有我和她兩個人。「那是他一天前說的。當然，在第二次的陽臺事件以後，我們本來打算解雇你的。他說你太機靈了，遲早會懷疑我們。當你給

我們口實遣走你的時候，我們好高興。可是，你以為我只在生氣，對不對？」

「是的，夫人。」

「然後，我們接到了電報。使我們必須馬上採取行動。那時村裏大家都知道你和洛爾的事，也知道你要走的事，可是里歐說如果村裏有你的謠言，將來會對我們有利。」

洛爾在我後頭深深的吸了口氣，好像要說些什麼。我馬上安慰她說：「夫人，這些我都知道了。然後艾波婷就開始散播謠言了，對不對？好了，別再想這些事了。」

「她不知道我們另有目的。」瓦敏夫人說：「可是，她不喜歡你。她一直都不喜歡你。她向我打小報告，你常常將醫生的處方弄錯，想要讓我以為你是個粗心大意的人，她只是小心眼，可是我們卻因此想到下毒。我們本來不打算將你扯進來的，馬丁小姐。我們放藥在葡萄糖裏，你曉不曉得？毒藥放在葡萄糖裏，因為你每天晚上都要沖巧克力給他喝。」

「夫人——」

「幸虧罐子裏沒多少糖了，我們把藥丸外面的藍色糖衣弄開，然後磨成粉，混在糖裏。可能是放得太多了，有苦味，所以他沒喝。」

「不，他不是因為太苦而沒喝。」我望了望衣伯利，他安靜的站在桌旁。「瓦敏先生，我可不可以搖鈴再叫杯咖啡？我覺得——」

「我們當時沒時間去構想一個完美的計劃，」艾蘿怡說。「如果他真的喝了的話，看起來會

像意外，沒人會以為是謀殺的。那種藥丸是藍色的，醫生一定會認為小孩把它當糖吃了，誤食中毒。我們計劃把葡萄糖罐子倒空，再放一兩顆在他的床頭，最後再放一罐在你的壁爐架子上。這樣一來，他們也不可能怪你，因為他們會以為你一時疏忽拿給西頓太太。總之當時里歐說，你不會被牽扯上的。」

洛爾在我後面說：「艾蘿怡，你到底在說什麼？」

她木訥的望着他。「下毒。那根本不是個十全十美的計劃，可是唯有這樣才像是意外。誰知他竟沒喝，結果還是失敗了。我說這些只是要告訴她，我們沒有意思要嫁禍給她，我喜歡她，一直都喜歡她。」

我馬上說：「夫人，你現在心情不好。你已經有點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了。我們喝點咖啡，然後送你回家。」

洛爾湊前說：「可是，如果他們怪起琳達，如果案子有了謀殺的嫌疑，那麼她和我——那麼你使大家以為，我們兩個人有足夠的理由殺害菲利浦，對不對？」

她沒作聲，瞪着他。

「難怪爸爸說：『這謠言以後會對我們有利。』」

衣伯利好像要開口說什麼，可是洛爾不讓他說。「星期二晚上，艾蘿怡——誰發現菲利浦失蹤了？」

「里歐。他沒睡着，我們正要去把糖罐倒空，然後——」

「你們發現菲利浦失蹤了。然後呢？」

「他以爲菲利浦一定是身體不舒服而跑到馬丁小姐那兒。可是馬丁小姐房裏的電燈沒亮，她也不見了。」

「你找不到他們，後來呢？」

「他派伯納去找。」

洛爾說：「怎麽告訴伯納的？」

她沒回答。在他咄咄的逼問下，艾蘿怡似乎清醒多了。

「怎麽告訴伯納的？」

她還是沒作聲，她也用不着回答。她整個表情像蠟似的熔化了。「够了，洛爾。」衣伯利粗暴地吼着。

「我想是够了。」洛爾說。

他走出屋外，關上房門。

有好一會兒，沒人說什麽。

艾蘿怡站了起來，順勢把我一推。「里歐，他要去殺里歐。」說完就暈倒在地毯上。

我站了起來，像傻瓜一樣，呆若木鷄地站在那裏。

「洛爾，洛爾！你回來，傻瓜！」衣伯利大叫着。等洛爾砰的一聲關上了大門後，他奔到電話邊，開始撥電話。

我走到廻廊外，拼命奔下階梯。威廉一把抓住我。「琳達，琳達，你上那兒去？別再多管閒事了，你也幫不上什麽。」

外面，馬達聲憤怒地吼着，車子劃破了黑夜寂靜，長嘯而去。

我甩開威廉的手，衝下階梯，撞開了大門。

我跑出來了。

威廉一把抓着我，「老天爺！琳達——」

「我們要阻止他，一定要阻止他！」

「可是——」

「你難道不明白，他要去殺里歐？他做得到，他一定會殺了他。你難道還不明白嗎？」

他仍然抓着我。「可是，你又能做什麽？你被寃枉得還不够啊？跟我走吧，你自己告訴我一切都過去了。就算他們互相殘殺，又干你什麽事？」

「干我什麽事？老天啊！你一定得幫我。威廉，你幫我開車，好不好？」我的心砰砰跳着。

「好吧！」他平靜的說，打開了吉普車的門。

「不是這輛，」我顫聲的說，「開這部英國車好了。」我開了門，跳進車裏，這輛是衣伯利

的座車。

威廉跟在我後面。「你覺得我們開這車妥當嗎？」

「不管了，這樣快一點。鑰匙在車內！快！威廉！」

「好！好！」

我們上了路。車子滑過碎石子路，車燈犂開濃濃的霧氣，照着樹林，農舍……左一個彎右一個彎，在霧夜的小路上迂廻旋轉着，終於爬上了小鎮。駛過冷清的市場，幾片大白菜的葉子孤零零地躺在水溝旁。兩旁的栗樹，一排排的掠過，越來越快。

出了小鎮，路面穩多了。我們拐進了叉路的左邊。威廉的駕車技術和洛爾差不多，可是洛爾先出發，開的又是自己的車，自然比較得心應手。我正在擔心會追不上他的時候，前面的濃霧使我更加惦記他的安危，希望他不要因爲一時衝動發生意外。路旁的樹，在霧中像幽靈一般的隱隱約約。一團團的霧，更像雲塊一樣，在梅莊周圍打轉，一不小心，就會駛入河內。起先，威廉眞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連眼睛都不敢眨一下。可是沒多久他就進入了情況，越開越穩，也越開越快，好像以前開過這種路似的。照這種情況看來，我們應該可以追得上洛爾，因爲洛爾有好長一段時間不是住在佳釀園就是巴黎。

我緊張的瞪着眼睛往前看，希望洛爾的車燈能在霧中浮現。

「到底是怎麽同事？」威廉說。

「什麽？噢！對不起，我老是忘了你不會說法文。」我有點不好意思。「威廉，我——實在覺得很抱歉，今天晚上，我有點恍恍忽忽。你來了，我甚至連謝都沒謝一聲，就無端把你捲進一場是非當中，還讓你深夜開車——我實在很感激你。眞的。」

「這一點小事不足掛齒。把事情的經過從頭到尾說給我聽聽。」我就一五一十地把事情的經過說出來。我說得斷斷續續，而且常因爲擔心洛爾而分神。前面的道路在眼前無涯地展開，漸漸向後倒退，外面一片漆黑就像一個夢魘，而紅色的車燈，在我眼前像把劍一樣，朝着我刺過來。

我沙啞的說：「威廉，你看到了沒有？」

他沒同答，不過我相信他也看到了。可是，它馬上又消失了。

威廉加足了馬力，紅燈終於在離我們三百碼的地方又出現了。

他開得並不快。我們拼命的追。兩百碼、一百碼、五十碼……

我們緊緊的跟着，想越過它。

「不是這輛，這是一部卡車。」威廉說。

這輛法國造的卡車體積龐大，佔住了整條路面；我們雖然拼命的閃動車燈，它却毫無讓我們通過的意思。

我不記得在後頭跟了多久，像是一個世紀似的。我咬牙切齒地瞪着，嘴唇都快咬破了，坐在後面可以清楚的瞧見上面的車號 920～D E 75。但我一心只掛念着即將在瓦敏堡圖書室發生，洛

爾槍殺里歐的一幕。

「威廉。」我說。

「別擔心，如果洛爾的車能超過，我們的也可以。」他胸有成竹的說。「抓好！」

他一點也不急，說完就把車靠向左邊，閃了閃燈，然後等了一會。卡車仍然是隆隆的霸着道路。偏偏又是上坡路，它的速度越來越慢，我們只得在它後頭跟着。

一陣鼻酸湧了上來。我用手悟住了口，盡量控制着自己的情緒。

坡上的樹林，在燈光下似乎都變形了，變得好粗好大。對面山上的燈光，毫無顧忌的放着光明。車子已經駛上了山頂。

突然，我腰際一閃，車燈亮了亮，我們的車輪陷入旱溝裏。威廉駛足了馬力，按着喇叭，倏地一聲，終於超過了這輛可惡的大貨車。

「你眞乖！」威廉得意的拍拍方向盤，然後咧着嘴對我笑了笑。我的腰還有點痛，「還是騎馬比較痛快！」他說。

車子駛上馬路以後穩多了，我集中眼力往前看，希望能够出現一道車燈，可是却大失所望，一直快到瓦敏橋，還沒有一部車出現。我大概不小心發出失望的嘆息，威廉看我一眼說：「別着急——」他說。「他們會先吵起來，然後才——」他說得並沒有什麽把握，剛才我們都看到洛爾的臉色，事情的發展難以逆料。他的車燈遠遠的在前面，顯示着他的怒氣未消。

威廉開始踏下油門，加速前進。我們駛過了最後一個山坡，正要拐到橋上，車子突然吱的一聲，猛地停住。

「怎麽回事？」我緊張的問道。

「路上容得了兩車並行嗎？」

「你是說這段彎轉路嗎？不行，但——」

他往前點點頭，我順着他的目光望去，輕喊了一聲：「喔，天哪！」一輛車駛離車道，正小小心心地作U形急轉彎，它轉過來了，正優雅地駛下山……

「你要到那裏去？」威廉厲聲問道。

我正扳弄着門想打開。「橋後有一條小路，可從林中上去……我想我可以——」

他彎身過來，按着我的手。「別傻了，這樣你會摔下去，而我仍然比你先到。坐好！」

「但是，威廉——」

「小姐，我懂你的意思，但是此刻別無他法。」他的音調十分平靜。「看，他快下來了，坐好。」

我身不由己地顫抖起來。「當然。和——你又沒有關係，是不是？」

他的眼神十分溫柔，但也很嚴肅。「和你有關係了？你眞的很在意嗎？」

我沒有說話，下山的那輛車繞過最後一個彎，車燈往瓦敏橋方向前去。和那夜一樣，今晚也

有霧。

威廉輕輕說：「我很難過，琳達。」

車正過橋，穿過夜霧前進，停了一會，發出吱嘎之聲，再度向前。威廉換了擋，我們的車衝向前，急駛過橋，揚起一陣輕霧。

在峭壁掩住瓦敏堡之前的一剎那，我看到夜空中那堡中發散出的亮光，我知道，威廉的話就是指它——空中樓閣、灰姑娘的夢——一夕的幻境罷了。戶外野宴有火炬、音樂和競技，九輛馬車正等着！

可不是等你，琳達！你還是同你的北倫敦吧！

我們的車緩緩上山，繞過最後一個轉彎，上了車道的碎石路，滑了一大圈，才猛地停下，前面是卡廸萊克車。

停在那裏的，還有一輛車，以及一輛貨車，但我幾乎没注意到。車子停下以前，我已把車門打開，衝上門前臺階。

西頓在大廳，一看到我就向我走來，說：「噢，馬丁小姐——」但我無視他的存在，逕自越過他，走到通往圖書室的走廊。

圖書室門微微開着，待我走近，勇氣却已盡失，就像酒從杯中洒出一般。我恐懼木然地扶着門，正要打開，發現室內沒有聲音。

我輕輕把門推開，走進去三步，便突然停下來。房內有好幾個男人，我只看到兩人。

洛爾．瓦敏背着門站着，正低頭注視其父。

這次，里歐．瓦敏沒有坐在輪椅上，他已從椅上跌落地上，歪歪扭扭地趴着，頭偏向一邊，臉頰貼着地毯。他的臉孔十分光滑，沒有皺紋也沒有陰影，俊美與邪惡全部消失，他臉上變得異常空洞。

從我站着的地方，根本看不到太陽穴上那黑色的彈孔。

若非威廉伸手從後將我扶住，並拖到房外，我一定當場暈倒。

第九輛馬車

21

看着你，月光依舊閃爍

約翰・韋布斯特・瑪菲公爵夫人

……溫暖、液體的聲音、杜鵑花的味道……有人拍着我的手。但是沒有音樂，而且叫着我名字的不是費羅蒙的聲音。也不是洛爾趕着我到月光下的陽臺上去……

威廉說：「來，琳達，喝下去。」

酸酸的液體燒痛了我的喉嚨，使我喘起氣來。我睜開眼睛。

我躺在客廳爐火旁的沙發上。火舌捲上新木，我昏昏地看着。我以前從來沒有昏倒過，記憶中的頭昏眼花使我十分駭怕，我以顫抖的手放在眼睛上。客廳的景物仍然在我面前游動，室內太明亮了，我無法集中焦點看。

「喝完它。」威廉催促着。

我柔順的聽從他。不管他給我吃的是什麽東西，味道可憎。東西強烈而溫暖的滑進喉嚨，一會兒後我就覺得頭腦清晰，手指變得靈活，記憶也清楚了。

「你現在覺得怎樣？」威廉問。

我擔憂的說：「哦，很好。威廉，我很抱歉，我們白忙了一場。」

他把我手中的杯子接過去，放在壁爐上。然後他坐在我身旁的沙發上。「今天晚上我們所做的事都沒有什麽用，是不是？」

我茫然地看着他。當然，對他來說，將內心深處的話說出來並不算什麽。「他們……將他帶走了嗎？」

「還沒。」

「威廉，我必須……見他。只要一會兒，我一定要見他。」

他的聲音有些爲難。「但是，琳達——」

「他什麽時候走？」

「我不知道，警察還在忙着。救護車也在等待。」

我喘了一下，然後突然轉過頭去。「救護車？他受傷了？發生了什麽事？」我坐起身抓住他的手臂。眼前又升起一片迷霧，隔着迷霧，我看到威廉迷惑的眼睛帶着一點震驚。我模模糊糊地

聽到他說：「琳達，你難道不明白嗎？我以爲你知道他死了。」

我緊緊的扯住他的袖子。他的手靜靜地蓋住我的手。「他在洛爾、你、我到達之前，舉槍自殺了——」

「哦，」我的聲音高昂、愚蠢。「里歐……里歐自殺了。救護車是給里歐用的。」

「有什麼不對——除了他還有誰？」

我發出一聲乾笑。「到底是誰？」我的淚水奪眶而出。

威廉碰到我眞不幸。對一個保守的英國人來說，他已經做得很好了。他調了一杯很難喝的飲料，拍打我的手，並且安慰地用手攬着我。

「我想你了解這個情況，」他說。「當你知道是里歐先生使你昏倒，你一定很震驚……僕役總管拿酒進來時把一切都告訴我了。我想你一定也聽到了，我不覺得你完全沒有知覺。」

「我——我只聽到你說話，但我並沒有聽進去。你的聲音就像在夢中……來了又走了。」

他的手臂將我攬緊一點。「可憐的孩子，你現在好一點了嗎？」

我點點頭。「告訴我，西頓說了什麼？」

「他叫西頓？謝謝老天，他是個英國人！西頓說十一點後他到圖書室去看爐火，結果發現里歐死在地板上。沒有人聽到槍聲。西頓先打電話給警察和醫生，然後再打電話到梅莊去，那邊沒有人接電話。」

「那一定是在菲利浦和我進入屋子之前。」

「哦？他們後來又試了兩次。我想一次是你恰巧和我在通話，最後他們終於找到衣伯利先生了。衣伯利先生馬上就會到了。」

「假如他會開吉甫車，才到得了。」

「哦，謀殺，」威廉說。「我從來沒有想到。」

我說：「他們確定是自殺嗎？」

「哦，相當確定。槍在他手中，而且還有一封信。」

「一封信，里歐·瓦敏留下一封信？」

「是的，被警方拿走了。西頓沒有看，但是從警方問他的問題判斷，他也猜到八、九成了。他在信上承認兩次企圖謀殺菲利浦，除了伯納外沒有其他人參與。他明白的表示洛爾和瓦敏夫人都不知情。他沒有提起毒藥的事，我想這件事可能與他太太有關。他只說伯納一定透露些消息給你，所以你才替菲利浦操心。全部就是這樣，你實在不必擔心。」

「不，」我沉默了一會兒說：「除非他們問我，我不會主動說什麼。不論瓦敏夫人做了些什麼，我不想再增加她的負擔。里歐死了，她還必須活下去。有人認爲她會逐漸死去，就像太陽毀滅了，月亮也失去了她的光輝。里歐似乎在開解她的罪，而把可憐的伯納扯進去……然後伯納本來就難辭其咎。伯納畢竟還是失敗了。」

「當伯納發現你們兩人走了，而洛爾去找你們，他想必明瞭里歐・瓦敏已經技窮了，他勢必拿不到預期的財富了。他爲了前途打算，就倒向贏的一方，和洛爾一起尋找了你們一天。昨天晚上——也就是三、四個小時前——他來此找里歐先生，並想拿回那些財產。」

「敲詐？」

「對，信上說的。他威脅說要告發出來，這是里歐先生最後自殺的原因。畢竟敲詐是永無止境的，是不是？」

我慢慢的說：「你說的也許沒錯。我正在懷疑他爲什麼要自殺，而不等着看洛爾和衣伯利會怎麼做——畢竟他們都是一家人。但我後來又想……即使洛爾、衣伯利和我爲了菲利浦和瓦敏家族的緣故，把這件事掩蔽起來——里歐・瓦敏還剩下什麼呢？衣伯利可以盡情加壓力在他身上，甚至請他離開瓦敏堡。假如里歐可以留下來，衣伯利會管住錢袋，而且洛爾會阻止里歐搾取佳釀園……而且六年之後里歐還是得離開。當我們都知道——甚至菲利浦也知道他是什麼人後……最後他所利用的伯納又反過來敲詐他。是的，任何人都看得出來里歐的前途茫茫。他當然不是那種會屈服於敲詐勒索的人，他寧可早些死掉。我只是很驚訝他居然沒有先殺死伯納，也許伯納早有防範，而里歐在體力上又比較吃虧。伯納後來究竟怎麼了？里歐殺了他嗎？」

「不，他失蹤了。將來警方會追捕他，但是大家都希望他走遠些，把其他不幸的事也一起帶走。」

「可憐的白絲。」

「她是誰？」

「哦，沒什麼，她只是一個受害最深的無名小卒。威廉，我懷疑我對里歐自殺的解釋究竟對不對……也許他是爲了別的理由尋短見。我自信對他十分了解，他受了打擊，被揭發了，我不相信他忍受得了。他是一個自大狂，他把自己看得太偉大了……每一次發生的事都與他有關係……他想把別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身上。他喜歡自己能隨意玩弄別人，他不能忍受屈居別人之下。他舉槍自殺，留下一封寬大的遺書……對，這就是里歐・瓦敏沒錯。」我憂慮地往後靠。「不論他的理由是什麼，這是最好的結局對不對？哦，威廉，我好疲倦。」

他焦急地說：「你還好嗎？要不要再喝點白蘭地？」

「不，謝謝，我很好，只覺得情緒驟落。」

「你現在要走嗎？也許我們可以——」

「走？去那裏？」

他的手刷過頭髮。「我——對，我還沒想到。他們梅莊的人尚未對你表示隆重的歡迎，是不是？他們應該好好向你致謝，如果沒人提醒他們，我會提醒他們。」

「他們知道。」

「但是你不想待在這裏，是不是？」

「我還能怎麽辦？當衣伯利先生來時，他會發現我回國的機票都買好了。」

「你要回家？」

「對。」我微笑地看着他。「我無法馬上離開，恐怕要等警方問完所有問題後才能走。我去看看白絲，等一下再回來等他們。」

「等等，有人來了。」威廉說。「對，是他們來了。」

我一定還處在半昏迷狀態。雖然我還記得探長的模樣，但是對我們之間的交談已經記不切實了。我只記得里歐．瓦敏死後，受了驚嚇的僕人把菲利浦和我失蹤的事，以及其他的謠言都說出來。但是里歐的信，衣伯利打的電話，以及最後和洛爾的見面却不記得了。這一點我馬上就可以弄清楚了，警長對我的態度溫和且帶着敬意，我也是安心而穩定的答覆他的問題，只是我仍然牽掛着心中的某一個人，所以在半個鐘頭的問答過程中，我的眼睛一直看着打開的門，每一次有人經過走廊，我的心就跳得特別快。

衣伯利來時，探長終於離去了。我看到他們一起走向圖書室。衣伯利仍舊蒼白、疲倦，但是非常鎭定。一旦驚魂安定後，這件事倒是令人鬆一口氣。

我很快想到艾蘿怡，接着又想到白絲。但是當我起身準備去找她們時，西頓正好端着咖啡進來，他對我說警方對艾蘿怡很和善，經過交談後還用車子送她回來。我想那輛車子就是送我們上崎嶇路的車子。對於白絲，只能希望她忘掉伯納就好了。西頓爲我倒咖啡的時候，我又憂慮的坐

下來。他停留了一下子，問我菲利浦的事，最後當衣伯利進來時，他才往客廳的方向走去。

威廉有點笨拙地站起來。我把咖啡杯放在地板上，也站起來。但是衣伯利很快地說：「不，請別這樣，」然後以英語對威廉說：「別走。」

我開始說：「瓦敏先生，我——我很抱歉——」

但是他以手勢阻止我，並走近沙發。他彎身向我，並拉起我的手。在我猜他要做什麽之前，他吻了我的手。

「馬丁小姐，我爲了菲利浦向你致謝，我們欠你許多恩情。我來此是向你致遲來的道謝，並對在梅莊對你的傲慢態度表示歉意。」

我無力地說：「先生，你心中還有其它事。」我想告訴他不必爲我操心，他還有許多煩惱和個人的悲劇等他去傷神。但是我說不出來，所以我只好坐在那兒，讓他帶着誠懇的態度，殷殷向我致謝。在他說話的時候，我盡量不去看門口，也不去想他的聲音和洛爾多麽相像。

我突然了解，他已經從過去談到未來了。

「……他目前和我住在梅莊。馬丁小姐——不曉得經過這些恐怖事件後，你還願不願意和他住在一起？」

我呆呆地看了他一陣子後，才了解他的意思。他一定忘了洛爾對他說過有關我的事。我說：

「我——我不知道。這個時候——」

「我了解，我不應該現在來煩你，孩子，你看起來很累，也許過一陣子你願意考慮考慮。」

走廊有一種奇怪的聲音，一種緩慢、拖着脚走路的聽音。我知道那是什麼聲音，是里歐離開瓦敏堡嗎？我低頭看着手。

衣伯利穩穩地說：「假如今晚不想在這裏過夜，梅莊隨時歡迎你。」

「哦，謝謝你。好，我——我喜歡這個安排。」

他看威廉一眼，威廉立刻說：「當然可以。」然後威廉又結結巴巴的補充說道：「很抱歉我們開走你的車。當時情況很緊急，我眞的很抱歉。」

「沒什麼，」衣伯利對這件竊盜事件揮揮手說：「我想你是爲了要防止一個悲劇發生——」他的眼睛沉穆地轉向門口。「但是這事實上不是一個悲劇……我想你們會了解。」他又看了威廉一眼，這一次他的嚴肅表情中帶着一絲笑容。「你的車已在外面——再見。」

他走了，我心不在焉地端起咖啡杯，但是咖啡涼了，表面上結了一層薄膜。我把杯子放下。外面走廊上沒有動靜，我看着鐘，鐘停了，那個時刻像永不會改變……我也不敢對永久的時刻咆哮，我只爲了你看着鐘……

「琳達，」威廉過來坐在我旁邊。他把我冰冷的雙手握在他手中——那安全、温柔的手；穩定、敏銳的手。「琳達。」他再說一次，然後清清喉嚨。

有隻冰冷的手碰我的肩膀時，我醒了過來。我坐起身來說：「威廉，我非常感謝你爲我做的

這些事。今晚要不是你在這裏，我眞不知道該怎麽辦。我實在不該如此打擾你，但是當時我孤立無助，而你又是我唯一的朋友。」

「朋友就是有這一點用處，」威廉說，並放鬆我的手。中間沉默了一下，他又接着說：「假如你留下來陪菲利浦，我就可以常常看到你了，是不是？」

「我可能不留下來。」

「不留？」

「不。」

「我懂了。」他站起來，並笑着俯視着我。「要不要我用吉甫車載你到梅莊去？」

「不，謝謝你。我——我想在這裏等。」

「好吧，那我就走了。你走以前會來看我，是不是？」

「當然。再見。還有……謝謝你，威廉。」

他一走出門後，我立即忘了他。有人從圖書室出來，我可以聽到衣伯利和洛爾在輕聲討論。他們一起沿着走廊走過來。

我的心在抽痛，我很快的站起身走向門口。衣伯利在說艾蘿怡的事。我縮在門後，所以他們經過時不會看到我。

「……一家療養院，」衣伯利說。「我把她交給富瑞醫生，他會照顧她。」他們還提到一筆

津貼。「在一個離開瓦敏堡的地方，坎城或巴黎。」當他們快要離開走廊時，我模模糊糊地聽到他們說：「她的心臟也許不要多久……」

他們抵達客廳，衣伯利要告辭。我悄悄地走到走廊，等衣伯利離開。我全身因爲痛苦而顫抖着。里歐和艾蘿怡已經消失在過去的時光裏了，他們心裏已經不再害怕了，但是我心裏還有其它的鬼魅。

洛爾的聲音在問問題，西頓的回答聽不清楚，好像是在說：「走了。」里歐高聲的又問了一次，西頓清楚的回答：「是的，先生，幾分鐘以前。」

洛爾沉沉的說：「我知道了，謝謝你。晚安，西頓。」

然後我明白他的問題了，我忘了衣伯利和西頓在場，趕忙跑下樓梯叫道：「洛爾！」

前門關上後，我的聲音傳不出去了。

我到達客廳時，聽到引擎發動的聲音。西頓驚訝的說：「啊呀，馬丁小姐，我以爲你和布雷克先生走了！」我沒有回答，只跑過大廳，將門打開，跑進黑夜裏去。

卡廸萊克已經起動了，當我出來到門外時，車子早已呼嘯而去。我再叫一聲，但是他沒有聽到——至少車子還在加速。我開始往前跑，但是沒有用。

我離車子還有二十碼遠時，車子轉入第一個彎道，消失不見了。

假如事先停下來想一想，我就不會這麽做了。但是我無從考慮，因爲我只知道，一旦我心裏

有話要說，一定要說完了才睡得着。我毫不猶豫地轉入一條捷徑。

這是一條很陡的人行道，直通瓦敏橋。我和菲利浦曾經走過好幾次。這條小路修整得很好，階梯又寬又穩，但是可能很滑，晚上走可能是自找死路。

我不在乎。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我把菲利浦的手電筒放在口袋裏。藉着微弱的燈光，我走下令人昏眩的小道，好像有許多鬼魂在追趕我。

卡廸萊克的燈光在左邊的第一個轉彎處。引擎的聲音非常小，我往下衝出樹林，也顧不得搓傷和瘀血了。

當然沒有辦法了。車子轉第二個彎時，車前燈往北照。我跌跌撞撞的往前跑，車燈照射下的樹影，像網子一樣覆在我腳上。

小路像蛇一樣蜿蜒而下。整個樹林在車燈下變化搖動，像惡夢中的景象一樣。就在他的車子快要開過以前，我看到下面一段小路又繞了十呎回來。我毫不遲疑地越過欄杆和階梯，用背滑下去。就在車子經過前幾秒鐘滑到了最底下。

第三個拐彎是最長的一個。我扶着欄杆，奔下陡滑的路，每一步跳過三個階梯。欄杆已經使我的手破裂了，但是我渾然不覺。一根樹枝掃過我的臉，幾乎使我看不到前面。我仍然眨着眼往前跑。跑下階梯，再經過一個山谷上的石板橋……車前燈往北照，樹影再一次瘋狂地在我身上搖動，好像一張巨網的繩子抓住了我。我的呼吸如泣，心跳聲比快要到的車子還要大聲，我的嘴唇

傻傻地唸着：「老天幫我！幫幫我！」

我沒有停下來。他再繞過兩個彎道，經過瓦敏橋。我離開小道，穿過樹間最短的距離，斜坡下就是瓦敏橋了。我困難的越過山毛櫸的樹幹。霧氣籠罩着河水，卡廸萊克平滑的轉入最後一個彎道。

我走下斜坡，霧中來的燈光照在石頭上變得非常詭異。我想我被刮傷、撞傷了，但我却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滑了一跤，抓住冬青叢，保住了一命。當我大叫一聲時，聽到了卡廸萊克的煞車聲。

我後來才發現有個東西跑過馬路，我相信這是天意，那個東西使車子停了幾秒珍貴的時間。

他的車燈照在最後一個彎道時，我正好跳到路上。

我跑到橋上，霧升到腰際了。燈光照在霧上，使霧變成白、灰和金色。

我閉上眼睛，伸出雙手，停止不動。

煞車和輪胎尖叫聲停止。我張開雙眼，三呎外的汽車引擎蓋冒出白煙來。車前燈熄了，四周一片漆黑。側燈亮起來，使霧像煙一樣飄渺。我搖搖擺擺地往前走三步，把手放在車身上。我靠着車子，平靜一下呼吸。我心中仍然不停地響起祈禱的聲音。

他跨出車子往前走。他在引擎蓋的另一邊，在迷霧的燈光中，看起來比平常高。

我用力說：「我……在等你。我……必須見到你。」

「他們說你走了。」他毫不動容的說。「你這個小笨蛋，我差一點就撞死你。」

我已經能够從容的呼吸了，但是雙腿却好像不是我的。我沉重地靠着車子側身說：「洛爾，我必須告訴你我很抱歉。我很抱歉我曾經懷疑你是兇手。」

我繼續悽慘地說：「我無法原諒自己，我知道你也不會原諒我……但是。洛爾，我只希望你會諒解一些，然而我却不曉得該從何說起。」

「你不必解釋，我懂。」

「我不覺得你懂。有人告訴我你加入其中——伯納是這麽跟白絲說的，他對她說是你在樹林中開槍射擊。雖然白絲很明白的告訴我這件事，但是我無法相信。但是其它的事都很明顯……而且而且又沒有一件事可以說明你是無辜的。除了——除了我對你的直覺外，沒有一件事可以證明你是無辜的。」

我停止說話，看着他的表情。他似乎是在很遙遠的地方。

我說：「洛爾，我不能指望你相信我，但是我一直是和你站在同一邊的。自從星期二晚上以後，我獨自經歷了浩刼。你說那是該死的藉口，記不記得？每一樣嫌疑都指向你，我感到非常不愉快，而且……起了疑思，到最後我甚至無法相信自己的知覺……哦，我現在不想再把你拖進這裏面了，你已經受够了，但是我——我在你走前必須向你說明白。我之所以懷疑你，只是因爲我不能冒任何險。洛爾，你能了解是不是？請你說你能了解！」

他玩弄着手套。聲音平板而無感情，「你準備再一次去冒險——」

「我準備如此，但這回不包括菲利浦。我沒有權利在菲利浦身上冒險。我不敢。他是我的義務，我的職責所在。」這種不中聽的話聽起來有一點矯飾，而且十分不合理。「我——是他僅有的。此外，都沒有什麽大關係。」

「爲什麽沒關係？」

「我所有的只有你。」我說。

他沒吭聲。現在他站得很直。是霧的影響，還是他眞的離我很遠？在奇異燈光的暗影下，我只看到他孤寂的身影。這突然使我覺得，這才是我印象中的他，遠離其他人，甚至他的家人。我第一次認爲，我開始了解眞正的他——不再是浪漫年輕的我所渴望的人；不再是夢中白馬王子，而是英俊複雜的人；是我深愛的英雄……這就是洛爾，他曾是一個寂寞、安靜的小男孩；一個在誇大狂父親陰影下長大的不快樂青年；一個瘋狂抗拒以保護自己微小財產的年輕男人……或許他曾不只一次憤怒、艱困的解決那些難題？………可是永遠是孤孤單單的。在我遭遇到寂寞、危險時，並未看出他的需要和我相同。

我温柔的說：「對不起，洛爾。現在我不該拿這件事來煩你，我想你已做了該做的。除了遺憾外，令尊我還能說什麽呢？」

他說：「你眞認爲我會對他開槍嗎？」

「不，洛爾。」

一陣靜默。他用一種奇怪的聲音說：「我相信你了解。」

「我相信我是了解。」我噓口氣。「即使是過去這廿四小時——世界變得瘋狂，價值全被粉碎了——我仍然深切了解，你還是你，這就夠了。洛爾，我希望你知道這件事，然後我就走。我一直是愛你的，從沒間斷過，現在還是一樣。」

他仍未移動。我背向城堡，說：「我要離開你了，再見。」

「你上那去？」

「有人要帶我去梅莊。你的衣伯利叔叔請我到那去。我——我不想再留在瓦敏堡了。」

「上車去，我帶你去。」我躊躇着。「走啊，上車去。你以爲我去那兒？」

「我根本不以爲什麽。走開。」

「我到梅莊去照顧你。」

我沒說話，也沒動。內心因痛苦的打擊開始猛跳。

「琳達。」平靜的聲音裏含着情感。

「嗯？」

「上車。」

我上了車。門關上時，晃動的霧被摒棄在門外。當他進來坐在我身邊的位子上時，霧又晃動

起來。車裏很暗。他看來很高大，很靠近我。

我在發抖。他並沒湊近來碰我。我清清喉嚨，把跑進腦海的第一件事講出來。「這輛車是那裏弄來的？輪盤賭嗎？」

「別管它。琳達，你想和菲利浦在梅莊住一陣是不是？」

「我不知道。有些事我還沒想好。我太喜歡他了，但是——」

洛爾說：「即使和衣伯利在一起，他還是會寂寞。我們要不要帶他到佳釀園去？」

我屏息的說：「洛爾，洛爾，我不認爲——」我停了下來，用微抖的手觸着臉。

「怎麼啦，甜心？」

我低聲下氣地把臉埋在手裏，說：「你是說你仍然……要我？」

我聽到他急急的吸了一口氣。他沒回答，然後突地轉身面對我，不太温柔的把我擁入懷裏。

後來的話只容我們倆人知道。我們談了很久。

稍後，當我們彼此取得諒解後，他帶着笑說：「你還沒讓我擁有它，親愛的。你不認爲現在是時候了嗎？」

「你在說什麼？擁有什麼？」

「愛你的權利，說『我愛你』的權利。」

「哦，那個啊。」

「是啊，該死，就是那個。」

「那我得冒冒險才行。」我說。

車子立刻往前開，穿過雲霧，轉往瓦敏堡北邊的地方開去。

好時年出版社書目

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三八三巷二十四號七樓
電話三九三六五一一　郵政劃撥一八六六七

科技叢書

	書名	譯著者	定價
1	基本物理學（一至四册）	王秉賢等譯	每册36元
2	基本物理學習題解答（一至四册）	王秉賢等譯	每册28元
3	積體電子學（一至四册）	薛興國等譯	每册45元
4	怎樣外銷	姜守一著	60元

星座系列

	書名	譯著者	定價
2	決斷的自我	曹亦孚譯	45元
3	哥多巴老鄉	李寶麟譯	45元
4	璀璨的人生	艾覺譯	40元
5	三百六十行	薛奮生譯	45元
6	拳王阿里	邵宗海譯	35元
7	危機時代的智慧	陳蒼多譯	30元

其　他

書名	譯著者	定價
浮世繪(1)、(2)、(3)（已出版三集）	吳浩選輯	每集25元
飛越杜鵑窩	艾覺譯	40元
烏干達行動	洪維健譯	40元
隱藏的歲月	吳企平譯	40元
水門事件	李鐵著	24元
根（全譯本）（惠顧時請註明所需版本）	張琰譯	精裝120元 平裝90元
根（普及本）	張琰譯	50元
螢光幕後	羅明琦譯	35元
二　哥	錢其梅譯	35元
珍聞趣典	本社編輯部特譯	60元
你的弱點	曹亦孚譯	40元
高棉淪亡錄	張琰譯	35元
結婚前後	曹亦孚譯	35元
照他的形象	楊緯武譯	35元

好時年出版社書目

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二八三巷二十四號七樓
電話三九三六五一一　郵政劃撥一八六六七

名家名著

	書名	譯者	定價
1	午夜情挑	劉延湘譯	70元
2	朱門血痕	張琰譯	60元
3	魔鬼騎士	沈錦惠譯	65元
4	愚人之死	楊孟華譯	75元
5	深宮孽海	沈錦惠譯	70元
6	牙買加客棧	沈錦惠譯	55元
7	崎嶇路	張琰譯	75元
8	天涯過客	楊孟華譯	50元
9	惡夜疑雲	張琰譯	70元
10	刺　鳥	張琰譯	75元
11	錢莊風雲	艾覺譯	65元
12	蝴蝶夢	楊孟華譯	70元
13	靈異琴音（床邊故事選）	沈錦惠譯	65元
14	窮人富人	徐牧雨譯	80元
15	法老咒語	張琰譯	60元
16	替罪羔羊	徐牧雨譯	65元
17	異島迷情	張琰譯	50元
18	水晶洞窟	徐淑貞譯	75元
19	三姝怨	沈錦惠譯	70元
20	躍虎情仇	張琰譯	70元
21	淘金夢	陳娟娟譯	50元
22	空山幽谷	楊孟華譯	70元
23	迷音盲曲	王安辰譯	50元
24	月神之石	徐淑貞譯	80元
25	何處是兒家	陳娟娟譯	55元
26	大冒險家（上）	楊孟華譯	65元
27	大冒險家（下）	楊孟華譯	75元
28	九輛馬車	張琰譯	70元

名家名著 28

九輛馬車

■原　著　瑪麗・史都華
■譯　者　張　琰
■發行人　蔡浪涯
■印　行　好時年出版社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五號
■發行處　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二八三巷二四號七樓
電話　三九三六五一一
郵政劃撥　一八六六七
■印　刷　其宗印刷有限公司
電話　三〇六四九三七
■初　版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一月二十日
■每册定價七十五元